拳王的觉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郑永慧　译



拳王的觉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郑永慧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根据法文译本 BAHIA DE TOUS LES SAINTS *Librairie Gallimard* 1938年版译出

拳王的觉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郑 永 慧 译

责任编辑：白 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198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5,000　印张：11　印数：1—43,300

统一书号：10109·1511　　定价：0.87元

作 者 介 绍

若热·亚马多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巴西作家。他出生于一九一二年，十八岁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一九三二年加入了当时的巴西共产党，从此一边坚持革命，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几乎每年都发表一部长篇小说。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他数度被捕入狱和流亡国外。一九四五年巴西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亚马多担任了圣保罗市巴西共产党主办的报纸主编，同年以巴西共产党员的身分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九四七年巴西共产党再度被迫转入地下，亚马多也于一九四八年初被议会开除，流亡欧洲。一九五零年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他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一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曾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的态度十分友好。一九五五年亚马多退出了巴西共产党，居留在巴西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创作生涯已有四十八年。

他的作品除了一本诗集，两部传记，一个剧本和一些散文以外，全是长篇小说。评论家们通常把他的长篇小说以一九五八年为界，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认为他的前期作品带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后期作品是他退出巴西共产党后所写，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前期作品有《可可》(1933)，《汗水》(1934)，第一个三部曲：《拳王的觉醒》(原名为《茹比亚巴》1935)、《死海》(1936)和《沙滩队长》(1937)，以及第二个三部曲：《无边的土地》(1943)、《黄金果的土地》(1944)和《饥饿的道路》(1946)。后期作品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七九年止，有《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肉桂》等九部小说。

他的小说每出一部即风行一时，人手一册，争相传诵，据一九七七年统计，在巴西国内的发行量已达四百万册之多，成为巴西当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巴西人对他的爱戴，不下于对巴西足球大王贝利的爱戴。一九五九年亚马多获得了巴西文学院院士称号，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沙滩队长》、《无边的土地》、《饥饿的道路》、《奇迹的店铺》以及《堂娜弗洛沙和她的两个丈夫》等五部小说已先后被搬上银幕；《拳王的觉醒》和《特雷莎·巴蒂斯塔》这两部小说也正在计划拍成电影。在国外他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八种文字，发行量达到六百万册之多。巴西国内外都有人对亚马多的作品进行专门研究，仅仅美国就出版了二十多篇有关亚马多作品研究的专论。

亚马多的前期作品，《无边的土地》、《饥饿的道路》和《黄金果的土地》，五十年代已在我国译成中文出版①，受到当时我国文艺界极高的评价，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① 先后有平明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几个版本，由吴劳、郑永慧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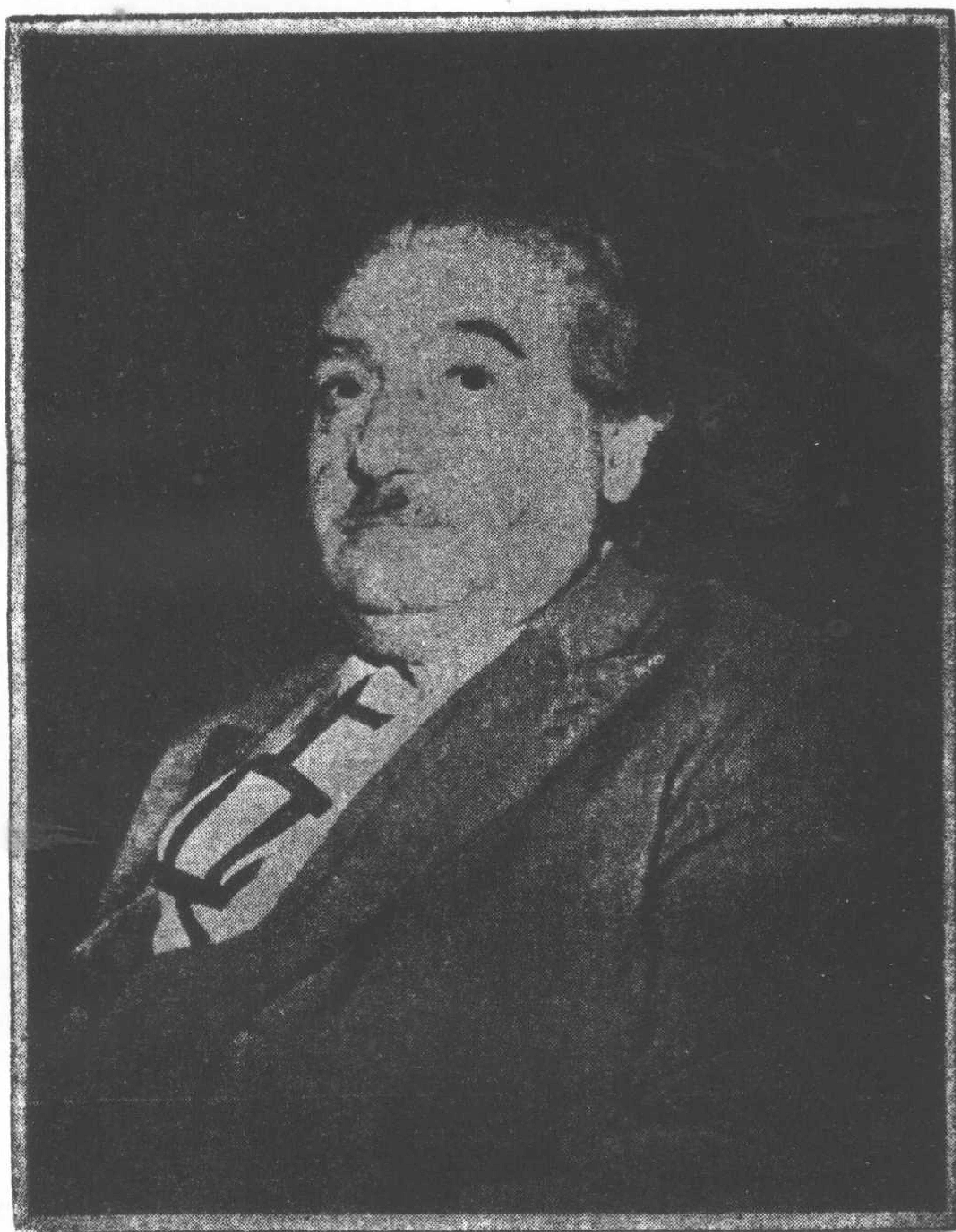
亚马多的前期作品被某些批评家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往往以下层人民的被压迫求解放为主题，描绘了党在斗争中的形像和作者心目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写作手法上又承袭了世界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值得惋惜的是作者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在每部作品中都有对两性关系的过于具体描写。到了他的后期作品中,这点自然主义因素已无限扩大,演变为纯粹的色情描写,内容也完全变为小市民庸俗爱情生活的写照，什么压迫，什么斗争，完全消失了。这就是亚马多要求脱离政治和"独立思考"的结果。

《拳王的觉醒》是亚马多的前期作品之一，它同《死海》和《沙滩队长》被称为三部曲，因为这三部作品从三个方面反映了巴西下层人民的生活，它们都具有亚马多早期作品的共同特点：如实地描绘贫苦群众在饥饿线上挣扎和斗争，大量运用民歌和民俗，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从《拳王的觉醒》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亚马多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典型的人物形像，放进典型的现实生活中去发展。他塑造的人物形像鲜明，情节真实可信，故事娓娓动人；他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着重以形写神，通过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直接的心理剖析，也少有晦涩不明的象征、暗示等手法。因此全书脉络清晰，情节紧凑,使人一拿上手就爱不能释,要一口气读下去。这部小说还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通过小说，我们可以认识到巴西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遭遇，理解他们的愿望和斗

争。小说的高超艺术成就使人不能不认为作者无愧于他的崇高声誉，的确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在现实主义方面的成就，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郑永慧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若热·亚马多

拳　赛

观众像一个人似的一齐立起来。全场笼罩着庄严的静寂。

裁判一直数到“六”……

他还没有数到“七”，那个金色头发的汉子已经挣扎着撑起一条臂膀，接着奋起全身气力，站了起来。于是全体观众再坐下去，喊声又响了。那个黑人猛冲过去，两个拳击对手在圈子中间互相揪扭着。观众在怒吼：

“打倒他！打倒他！”

这天晚上大教堂的广场上黑魆魆地坐满了人。观众在长凳子上互相挤轧，流着汗，突着眼睛盯着灯光不十分明亮的拳击圈子，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正在圈子里和德国人爱而近较量。百年老教堂的阴影长长地倒在观众身上。兵士，水手，学生，工人都热烈地追随着拳击场上的变化，他们全都只穿着长裤和衬衫。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都站在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他的对手已经两次被打倒。

在白人第二次倒在台上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裁判还没有数到“七”，他已经站了起来，再度投入战斗。观众禁不住钦佩得战栗起来。有人喃喃地说：

“这个德国佬，也算得是一条好汉……”

观众继续为那个大个子黑人打气，他是巴义亚重量级的冠军。现在他们拚着气力狂喊，要拳击快点结束，换句话说就是要德国人快点失败。

一个脸色苍白而瘦弱的人，不停地咬嚼嘴里的半截熄灭了的雪茄烟。一个矮小的黑人用力拍自己的膝盖，仿佛为自己的叫喊打拍子。

“打倒他！打倒他！”

观众用力顿足，发出的喊声连卡斯特罗·亚尔凡斯[1]广场那边也听得见。

可是到了下一回合，那个白人猛烈进攻，把黑人一拳打到绳子上去了。观众丝毫没有为黑人担心：他们等待着黑人的还击。事实上巴尔都诺的确在瞄准德国人流着血的脸。想不到爱而近比他更快，他朝黑人脸上猛击一拳，使黑人的眼圈顿时变成流着血的肉团。这一下子使德国人声威大振。他像一个巨人似的控制着那个黑人，黑人毫无还击之力，只能在脸上、胸膛、肚子各处挨打。巴尔都诺又倒在绳子上；他攀住绳子，停在那里动也不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跌下去。于是他用尽全身气力抓住绳子，这时候毫无阻挡的德国人用铁锤似的拳头猛击他的脸颊。巴尔

---

① 卡斯特罗·亚尔凡斯（Castro Alves，1847—1871），巴西革命诗人和民族英雄；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来纪念他。

都诺的鼻孔流血，右眼已经睁不开来，耳朵下端有一条裂开的伤痕。他模糊地看见那个白人在挥动拳头，观众的喊声在他耳朵里听来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声音。有人大吹口哨。难道观众心目中的英雄要倒下来了吗？有人大声叫喊：

“打呀，黑人！到圈子里去打呀！”

可是观众不久就不作声了，因为他们的拳击冠军毫不抵抗的样子使他们愕然。接着四面八方响起了咒骂声：

“饭桶黑人！孬种！……你，金头发，打他，狠狠地打他！……”

他们看见黑人毫不还击，都感到非常气愤。他们付了三个密耳瑞斯① 的门票钱，为的是要看看巴义亚的冠军打败这个自称为中欧冠军的白人。现在他们看见的却是黑人被打成这副样子，他们认为受骗了，他们再也不能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们不知道应该给那个白人喝采，还是应该辱骂他。最后，他们终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因为锣声响了，这一回合结束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退到拳击圈的一个角落里，两只手扶着绳子。这时候，那个咬着半截雪茄的瘦个子故意吐了一口唾沫，大声说：

“黑人巴尔都诺，白人的克星，现在到哪儿去了？”

这一次，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听清楚了。他就着大胖子递给他的酒瓶上喝了一口烧酒，然后回过头来望着观众，找

① 密耳瑞斯是巴西的旧币名称。

寻这个声音的来源。

这个清晰响亮的声音又来了：

"白人的克星，他到哪儿去了？"

一部分观众齐声响应：

"他到哪儿去了？现在他到哪儿去了？……"

巴尔都诺觉得好像被人鞭挞了一下。那个白人的拳头打在他身上他并不觉得痛，可是他的崇拜者对他的谴责不能不在他身上产生作用。他对大胖子说：

"待会儿完了以后，我要揍这家伙一顿。记住他。"

锣声一宣布拳击继续，他马上就向爱而近扑过去。他击中了两拳，一拳打在爱而近的嘴上，另一拳打在肚子上。观众心目中的冠军又出现了，他们欢呼：

"打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打呀，巴尔多①！把他打下去！……"

那个矮小而丑陋的黑人又开始用力拍自己的膝盖。那个脸色苍白而瘦弱的人微笑了。

巴尔多发狂似的继续进攻。

德国人也想反攻了，他瞄准对方没有受伤的一只眼睛……可是黑人飞快地一闪，然后像放松了的弹簧一样，一下直击恰好命中德国人爱而近的下颔。这个中欧冠军沿着抛物线飞起，然后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

观众快乐地欢呼：

① "巴尔多"是"巴尔都诺"的昵称。

“巴尔多！巴尔多！……巴尔多！……”

裁判数着：

“六，七，八……”

心满意足的巴尔都诺望着躺在他的脚下的白人。然后他用搜索的眼光环顾欢呼的观众，找寻那个胆敢说他不再是白人克星的家伙。他没有找到他，于是巴尔都诺望着大胖子微笑起来。裁判数着：

“……九，十……”

他抬起了巴尔多的臂膀。观众狂呼起来，可是黑人只听见一个清晰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说：

“很好，黑人。你仍然是白人的克星……”

有些观众已经从锈烂剥落的拱形正门走了出去，可是绝大部分的观众像潮涌似的抢着走到方形灯光照亮的拳击台那边，把战胜者抬起来。一个码头工人和一个学生抓住巴尔都诺的一条腿，两个混血种人捧住他的另一条。他们就这样把黑人一直抬到公共厕所那边，那里就是拳击手们的更衣所。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穿上了他的一套蓝色服装，喝了一口酒，接过了他应得的一百个密耳瑞斯，对他的崇拜者说：

“那个白人吃不消我的一拳……没有一个白人能够打得过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我跟你们说，黑人是男子汉……”

他微笑了，把那张一百密耳瑞斯的票子紧紧塞在裤袋里，然后沿着柴拉公寓的那条路走去，他的瑟发住在柴拉公寓里，瑟发是从马拉农来的一个修补过牙齿的混血姑娘。

童年时代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小山① 顶上逗留得很晚，在那里凝视着山脚下城里的灯光。吉他的声音从月亮升起以来就在小山上荡漾。歌声如怨如泣。西班牙人卢朗梭的铺子里挤满了人，他们是来闲聊和看报的，店主人给那些喝白来姆酒的顾客保留了一份报纸。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穿了一件宽大的女用短袖衬衫，上面经常沾满污泥，他和一些同龄的孩子们——他的游戏伙伴——整天在小山的街道和弄堂里奔跑。

他刚满八岁，已经当了一群顽童的领袖，这些顽童在这座阉割一黑人小山和附近几座小山上游荡。可是每到黄昏时分，任何游戏都不能够阻止他欣赏这座这么近又这么遥远的城市的灯光。在日落时刻，他总坐在同一个斜坡上，像恋人那么焦急地等待灯光的出现。这样等待是有快感的；简直像男的等待女的一样。他坐在那里，两只眼睛望着城市，侦察着。他的心愈跳愈快，黑暗也逐渐吞没一堆堆的房屋，盖没

① 巴义亚有一座小山是贫苦黑人聚居的地方。这座小山的名字很特别，叫做“阉割一黑人”小山，名字的来源在本书内有说明。

了街道和小山的斜坡，一种特别的喧闹声从下面升上来，那是回家的人的声音，那是人们谈论今天的新闻和昨夜的犯罪的声音。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少到城里去，而且每次去都是匆匆忙忙地被他的姑母拖着走，现在这种时候他才和城市的整个生活在精神上合而为一。他坐在那里，倾听着这些杂乱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波浪似的沿着小山的斜坡一阵一阵升上来。他的神经感觉得出这些代表生活和斗争的声音的颤动。他想像自己已经是一个成人，过着成人那种匆匆忙忙的生活，参加每日的斗争。他的小眼睛里闪耀着光芒，不止一次他想沿着斜坡一直滑到山脚下，就近欣赏城市在这种薄暮时刻的景色。如果真的这样做，他一定会吃不到晚饭，而且在回来的时候会挨一顿狠揍。不过这一切都不是阻止他走近一点看一看这座在放工时刻人声嘈杂的城市的理由。他最怕的，是看不见灯光的出现；对于他，灯光的显现永远是新鲜、美丽的。

现在几乎全城都沉浸在黑暗中。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再也分辨不出什么。一阵寒冷的风随着黑暗吹来。他并不觉得冷。他在心醉神迷地倾听这些声音，倾听这些愈来愈响的嘈杂声。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他分得清楚：这是笑声，这是喊声，这是酒鬼的声音，这是讨论政治的谈话声，这是那个要饭的瞎子乞求人家为着上帝的爱而施舍的拖长的声音，这是电车的隆隆声，无数的乘客在电车月台上下了车。他就是这样细细地体味城市的生活。

有一天，激烈情感的一下冲动使他浑身战栗起来。他跳起来，高兴得发抖。原来他听见了哭声，他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哭声，还有许多声音在安慰她。他内心的感情像潮水似的涌上来，使他愉快得晕眩。一个人，一个女人，在这座逐渐昏暗的城市里哭泣。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倾听这个哀哭声，一直到一辆电车经过，车轮的隆隆声把这悲声淹没为止。他屏住呼吸，继续等了很久，看看是不是还能够听到。可是人家大概已经把那个女人带走了，他再也听不到什么了。这天晚上，他不想吃晚饭，也没有心思和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在街道上奔跑。他的姑母说：

“这孩子一定看见什么东西了……有满肚子心事似的……”

另外一些愉快的时候，就是他听见贫民救济院的救护车敲着警钟驶过城市的日子。这意味着下面城市里有人在遭受苦难，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八岁的孩子，对这些苦难的片段感到愉快，像人们对性爱感到愉快一样。

可是灯光的出现使一切都净化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沉迷在欣赏路灯的光线中，两只机警的眼睛盯住灯光，他觉得他需要好好地对待小山上别的黑小孩们。如果这时候有一个黑小孩走到他身边，他一定会爱抚他，他不会像惯常那样用指甲抓他，也不会骂一两句他早已学会的粗话。他一定会用手抚摸他的小朋友的凌乱的头发，用自己的胸膛贴着他的朋友的胸膛。也许他还会微笑呢。可是孩子们在小山上奔走，并没有留意到他。他继续凝视灯光。他分辨得出来来往往的路

人的影像，分得出男人和女人，他们仿佛都在散步。在他背后，小山上有人在弹吉他，有些黑人在聊天。老大娘路易丝在叫喊：

“巴尔多，回来吃晚饭啊……这小鬼，真没有办法……”

他的姑母路易丝等于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关于他父亲的情况，巴尔都诺知道得不多，他只知道他的父亲名叫瓦朗丁，在将近成年的时候是安东尼奥·龚舍列罗①的信徒；他是个美男子，每走一步都有一个女人落到他的怀抱里；他喝酒喝得很厉害，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喝得大醉，被电车轧死了。这些事情巴尔多是从他的姑母那里听来的，他的姑母常常和邻人们谈起她的死去的兄弟，她总是这样结束她的谈话：

“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漂亮得叫你看见了就流口水。不过说真的，像他那样会打架和爱喝酒的人，世间上找不到两个。”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旁边静静地听着，而且把他的父亲想像成英雄。毫无疑问，他的父亲曾经在城市里度过灯光闪耀的一刹那间的生活。有时他把从老大娘路易丝那里听来的片段故事串连起来，试着描画他父亲的一生。那时候他就沉溺在幻想中，尽力想像出一些英雄行为来。他对着灯光，默想他的父亲可能是怎样的一个人。每听到一件荒诞无稽的事，他就总认为他的父亲也做过同样的事，或者做得更好。

① 安东尼奥·龚舍列罗是上世纪巴西的一个神秘僧人，在上世纪末期曾经率领他的信徒在西阿拉州的荒野里，抵抗政府军队的四次进攻。

他和小山上别的黑孩子们一起玩假扮强盗的时候，如果他们问他将来想做怎样的人，他不会回答：我将来想做埃狄一波罗，或者埃尔莫，或者马斯士特，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看过电影。

"我想做我的父亲。"

别的孩子们嘲笑他。

"他做过些什么事，你的父亲？"

"做过很多事情。"

"呸！他不见得像马斯士特一样，曾经用一只臂膀举起一辆汽车吧。"

"他曾经高高地举起一辆卡车。"

"一辆卡车？"

"是的，载满了货物的……"

"谁看见过这件事，巴尔多？"

"我姑母看见过。你可以去问她。如果你不喜欢这件事，你就说，或者你过来。"

因此，为着这位他从未见过的父亲的英勇回忆，他曾经打过许多次架。

关于他的母亲，安东尼奥什么也不知道。

他自由自在地在小山上到处游荡，他还不懂得什么是恨，什么是爱。他像一只野兽那么单纯，他只服从本能的驱使。他像匹野马一样飞也似的奔下小山的斜坡，他拿着扫帚当马骑，他很少说话，可是他的微笑是甜蜜的。

他很早就当了小山上顽童们的领袖，连那些年龄比他大

的孩子也听他指挥。他勇敢而且富有想像力，没有人比得上他。他打弹弓总是瞄得很准，在打架的时候他的眼睛闪耀发光。他们玩假扮强盗。他总是当强盗的头子。有很多次他忘记了是在游戏，很顶真的打起架来。他会说一切下流话，随时随地都可骂出来。

他帮助老大娘路易丝弄玉米汤①和苦薯粥②，弄好了她在傍晚时分拿到广场上去卖。他帮助洗锅子，拿用具，除了锉磨可可以外，他什么都会做。起初，别的孩子们嘲笑他，叫他“厨子”，可是自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用石头敲破瑟贝达的脑袋以后，孩子们就不敢继续叫下去了。为了这件事他的姑母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始终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挨打。可是他很快就原谅了老大娘。何况老大娘的鞭子往往打不到他身上，因为他非常敏捷，他在老大娘的手中像一条鱼一样滑来滑去躲开鞭子。这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一种竞赛，他在这种竞赛中往往是胜利者，总的说来他还是占了便宜，他因此而满心高兴。这些事情并不妨碍他的姑母路易丝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他，是这屋子的男主人。”

他的姑母很爱闲谈而且很会使人听她说话。邻居都来和她闲聊，听她讲故事，听她讲鬼故事、神话和奴隶时代的往

---

① 玉米汤是用苞米、可可汁和肉桂枝制成的甜汤。

② 苦薯是南美洲产的一种大戟科植物，其根茎类似番薯，是巴西人民的主要食物。

事。有时她讲的是故事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开始的：

读者，今天我来告诉你们，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我浑身因此而战栗，
我的头发吓得直竖，
因为我从来想不到
世界上有一个女子，
居然这么凶狠恶毒，
杀掉她的亲娘和老子。

那是关于"该死的女儿"的故事，这件事报纸用大字标题报导，一个群众诗人，ABC民歌和桑巴舞曲①的作者，曾经把这件事写成诗，以四分钱一份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爱听这个故事。他坚决要求老大娘再讲一遍，如果她拒绝，他就高声吵闹。他也爱听男人们讲的关于东安尼奥·斯尔维诺和卢加西·达·费拉②的故事。在听这些故事的晚上，他就不出去玩耍。有一次，有人问他："你长大以后，想当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强盗。"他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了，而且干这一行要有很大本领：要懂得射击而且要非常勇敢。

① ABC民歌是巴西的一种民歌，有七节，其特点是每段按字母次序顺延开头，如第一段以A始，第二段是B，第三段是C……等。桑巴是巴西最流行的一种舞蹈，伴奏的舞曲称为桑巴舞曲。

② 这两个是巴西的著名强盗。

"你最需要的是到学校里去念书，"人家对他说。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学校里去念书。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识字的强盗。会念书的人是那些"博士"①，博士们都是些可怜的家伙，他认识奥林庇奥博士，他是一个没有主顾的医生，不时走到小山上来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主顾；而且奥林庇奥博士是一个瘦弱不堪的人，狠狠地揍他几拳他就吃不消。

此外，他的姑母也不识字，可是整个小山上的居民都尊敬她，没有人跟她找麻烦，也没有人说她的坏话。她的头痛毛病发作的时候，谁敢冒险跟老大娘路易丝说话呢？这个年老黑女人的头痛毛病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非常害怕。她的毛病不时发作，每次发作时她就像疯了一般，像杀猪似的大叫起来。邻居过来帮忙，她把他们全都赶出去，嘴里说她不愿意有恶魔在她家里，她叫他们全都滚出去。

有一天，老大娘路易丝发病的时候，安东尼奥听见两个邻居在谈话。一个年老的黑女人说：

"她害这个毛病是因为她每天晚上用头顶着滚热的罐子到市场去。那是会把头烫坏的。"

"不，不是这样，罗丝妈妈！你看不出来那是因为一个鬼魂的关系吗？而且还是一个好鬼魂。要知道，有些鬼魂不知道自己已经死掉，他们在找寻道路。他们到处奔走，一定要找到一个活人的身体来附进去。这一个，一定是一个罪犯的鬼魂，善良的耶稣宽恕我。"

① 在巴西，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之为"博士"，因此医生是博士，律师、法官、工程师等也都是"博士"，其实与他们的学位无关。

旁边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安东尼奥变得忐忑不安而且非常惊吓。他害怕阴间的鬼魂。可是他弄不懂为什么这些鬼魂要跑到他姑母的脑袋里去。

在这些日子里茹比亚巴就到他们家来。那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请他来的，安东尼奥奉路易丝姑母的命去请他。他走到茹比亚巴的矮房子前面，伸手去敲那扇矮小的门。里面传来一个声音问："谁呀？"

"路易丝姑母请茹比亚巴神父到我们家去，因为她又犯病了。"

说完以后他就飞也似的逃走了，因为他非常害怕茹比亚巴。他躲在门背后，从门缝里张望，他看见老巫师跨着小步走过来了。老巫师一头白发，干枯而微驼的身躯拄在一根杖上。路人都停下来向他敬礼。

"你好，茹比亚巴神父。"

"我们在天上的主宰保佑你安好。"

他一边走一边给人作福。连那个开杂货店的西班牙人也低下头来接受他的祝福。街上的顽童一看见老巫师的年老面容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他们窃窃私语："茹比亚巴来了，"接着便飞快地逃进屋子里躲了起来。

茹比亚巴经常带着一枝有许多叶子的小树条，枝叶迎风飘拂。他的嘴里喃喃地说着非洲黑人土语①。他单独一人，腿上拖着一条旧裤子，裤子上面是一件绣花衬衫，被风随意

---

① 这种非洲黑人土语原名nagoô，是巴义亚的黑人间最流行的一种语言。

吹着，像一面旗帜样鼓荡。茹比亚巴走进老大娘路易丝的屋子里，为她驱鬼。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逃出街外。可是他预先知道老大娘的头痛病就要好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十分清楚对茹比亚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尊敬他，可是他对他的敬意和他对院长神父斯尔维诺，对他的姑母路易丝，对杂货店老板卢朗梭，对活虾老瑟，甚至对那两位传奇性的人物朗标①和埃狄·坡罗的敬意，都稍为有点不同。茹比亚尼很笨拙地在小山的小路上兜圈子，人们很尊敬地听他说话，所有的人都向他致敬，有时也有豪华的汽车停在他家的门口。有一天，一个孩子告诉巴尔都诺说：茹比亚巴变成了一只豺狼。另一个孩子坚持说茹比亚巴把魔鬼禁闭在一只瓶子里。

有些晚上，茹比亚巴的屋子里传出来一种特殊的音乐。安东尼奥在席子上不安地折腾。传出来的是铜锣声，跳舞音乐和完全变了样的神秘的喊声。路易丝一定在那里，她一定穿着一条红色印花布裙子，里面衬着内裙。在这些晚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睡不着觉。在他的正常而自由的童年时代里，茹比亚巴代表着神秘。

闹嚣——黑人小山上的夜晚多么美好！这些夜晚教会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许多东西，尤其是使他听到了许多故事。

---

① 朗标是巴西近代的一个著名强盗，在巴西东北部横行二十余年，没有人能逮捕他，因此他成为巴西全国皆知的一个传奇性人物。

这些故事是在月圆的夜晚，男人们和女人们聚集在门口作晚间长谈时说出来的。星期天的晚上，如果茹比亚巴家里没有"玛孔巴"①，就有许多人聚在老大娘路易丝的门口，路易丝遵守主日休息的规定，这一天不出去卖她的"明果"②。在别的人家门口，也有一堆堆人在谈话，弹吉他，唱歌，喝一点烧酒——给邻居喝的烧酒总是有的；可是聚集在别人家门口的人总没有聚集在老大娘路易丝门口的人多。有些日子，连茹比亚巴也亲自到这儿来，讲些古老的故事，一些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在讲述中还夹杂着几句黑人土话，也提出判断和忠告。他仿佛是住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那些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们的族长，这一群黑人和黑白混血儿都住在盖着起伏不平的铁皮屋顶的土墙房子里。茹比亚巴说话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听，而且点头表示同意，态度恭敬而静默。在这些晚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并不跟他的小朋友们一起游戏和奔跑，他坐下来倾听。他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来听一个故事，尤其是一个用诗句叙述的故事。

为着这样他才非常喜欢活虾老瑟——一个从来不干活而且在警察局里有过犯罪记录的坏家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认为他有两点很大的长处：他非常勇敢；他会弹着吉他唱一些著名强盗的故事。他也会弹一些忧郁的小调，三拍圆舞曲和别的歌曲。每逢小山上的穷苦人家有了喜庆宴会的时候他就出来弹奏。他是一个淡黄脸皮、身材高大的黑白混血儿，

① 玛孔巴是黑人的一种祭神仪式，主要形式是跳舞和唱歌。

② 明果是一种用苦薯制的甜羹。

经常带着摇摇摆摆的样子，自从他夺走两个水手的武器以后，他的名声就传开了，有许多人不喜欢他，对他特别歧视；活虾老瑟却和小山上的孩子们整天混在一起，无限耐心地教他们角力。他和他们一起在地上打滚，他给他们表演怎样做"鲤鱼打挺"的动作，怎样使匕首从敌人的手中飞走。孩子们敬爱他，他是他们的偶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喜欢跟在他身边。听他叙述强盗生涯中的趣事。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他的角力方面最优秀的学生，他也想学吉他。

"你会教我的，是吗，活虾老瑟？"

"当然我会教你……"

他替老瑟递送一些写着甜蜜情话的小条子给他要好的女朋友；有人说老瑟坏话的时候，他总为老瑟辩护：

"他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你不当他的面说这些话？你怕，嗯？是这样……"

活虾老瑟是老大娘路易丝门前集会中的一个常客。他一摇三摆地走过来，屈着膝盖坐下，从一根麦秆卷的烟卷里抽出一口口烟雾来。可是等到有人讲一段吸引听众注意的故事时，老瑟就把烟卷朝耳背后一搁，说：

"呸！呸！这算什么，还是听听我遇到的一件事吧。"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件惊险故事，连些微细节都不遗漏，使得任何人都不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即使有时他发觉某个听众眼里有怀疑的表情，他也毫无愠色。

"如果你不相信我，老朋友，请你去问问当时和我在一起的瑟·方敦纳多吧。"

他总找到一个“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这个在场的见证人并不否认他说的话。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城里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都有他的份儿。人家讲起一件罪案，他插进来说：

“我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就在附近。”

接着他就按照自己的说法讲起来，他总把自己说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的跟人打架。杂货店老板卢朗梭就尝过他的味道；老板的脸上被他留下两条刀痕。这个西班牙猪猡不是曾经自夸要把活虾老瑟赶出他的铺子吗？听老瑟说话的姑娘们，两只眼睛总离不开他的身上。她们爱他的浪子风度，他吹出来的勇敢名声，他讲故事方法的巧妙；他在讲故事时能够穿插一些比较，他拿她们来做比较，拿她们的微笑，她们的眼睛，她们的红嘴唇来做比较；可是她们尤其爱的，是听他用饱满的嗓音伴着吉他唱歌。在闲谈中，有人讲完了一段故事，大家静下来的时候，总有一个姑娘这样说：

“给我们唱支歌吧，老瑟。”

“不，漂亮的姑娘，谈话不是很有趣吗？”他回答，装出谦虚的样子。

“不要这样客气了，老瑟，唱吧……”

“可是我把吉他放在家里了。”

“不要紧……巴尔多替你去拿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早已向活虾老瑟住的破房子那条路上奔过去了。可是他仍然要人家求他。

“今天我的嗓子不好。请你们原谅我。”

现在大家齐声恳求他了：

“唱吧，活虾老爹。”

“好吧，我来唱，可是只唱一支……”

他唱了一大堆歌，唱了蒂拉那①，可果②，森巴和一些伤感的歌，这些歌忧郁得使人淌泪，还有一些叙述惊险故事的ABC民歌。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听一边学。他就是从这些课本中获得知识，这就是他唯一的学校。小山上别的孩子们也和他一样。他们就是这样受教育，就是这样选择了他们的职业。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来的男子寄住在唐娜达莉娅③的家里；唐娜达莉娅是一个肥胖的黑白混血女人，据说她依靠茄比亚巴的病人发财。那个男子是来请求老巫师给他治病的，他的右腿疼痛多年，使他痛苦万分。医生们很久以前就拒绝为他医治。他们说出许多复杂难懂的病名，而且叫他去买一些很贵重的药品。病情有增无减，右腿愈来愈糟，疼痛使他无法干活。

因此他不远千里而来，请求住在闹割一黑人小山上用“玛

① 蒂拉那是一种即兴创作的歌。

② 可果是一种舞蹈伴奏歌曲。

③ 唐娜（dona），一种尊称，放在妇女的洗礼圣名前面，含有“夫人”、“太太”或“小姐”之意。

孔巴”来治好一切疾病的茹比亚巴圣父给他治病。这个男子是从出产可可的富庶城市伊尔霍斯来的，他几乎夺取了活虾老瑟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目中的地位。在茹比亚巴家里治过两次病以后，他基本上已经痊愈，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他就到老大娘路易丝的门口来闲聊。所有的人对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据说他很有钱，在本州南部发了大财，这一次他给了茹比亚巴一个康托①！他的衣服是用很好的衣料制成的。甚至曾经有人拿一封信请他念，那封信是寄给李嘉甸娜太太的。可是他回答：

“我不识字。”

这封信告诉李嘉甸娜太太，她的一个兄弟在亚马孙尼亚快要饿死了。这个从伊尔霍斯来的男子捐助给她一百个密耳瑞斯。因此，他向着路易丝门口那堆闲谈的人走近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路易丝还端了一张椅子给他坐，椅上已经有麦秆穿了出来。

“请坐，耶列米亚先生。”

“谢谢。”

他看见大家继续保持沉默：

“你们刚才在谈些什么呀？”

“说实话，”鞋匠路易回答，“我们刚才谈的是在您家乡那边的好处，在那边可以赚很多钱。”

男子低下了头，这时候他们才看见他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他的脸上有许多粗粗的皱纹。

① 康托，巴西旧币名，等于一千密耳瑞斯。

“不那么容易……很艰苦地干活，也赚不到多少……”

“那么您呢，您有财产吗？”

“算了吧！我有一座小小的种植园，可是我在那边已经工作了三十年。人家曾经三次开枪打我。在那边没有一个人能免遭暗害……”

“那是因为那边的人很勇敢吗？”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可是没有人听见他的问话。

“您得知道，这儿已经有许多人想跟您到那边去。”

“喂，那边的人勇敢吗？”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坚持问下去。

男子用手抚摸黑孩子的脑袋，对其余的人说：

“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有人死……有枪击……”

安东尼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男子，等着听那地方的故事。

“那边，为着打赌就杀人……一个旅客走过来，他们就赌那个旅客怎样倒下去：倒向右边还是倒向左边……每个人都下了赌注……于是他们开枪，唯一的目的是看看谁输谁赢。”

他向听众扫了一眼，看看他的话在听众中产生了什么效果。然后他垂下脑袋，继续说：

“那边有一个黑人，他过去的生活很放荡，人家叫他若瑟·埃斯狄克。勇敢得叫人不相信。不过，要说坏也没有人比得上他。他简直是恶鬼临凡。”

“他是强盗？”

“不，他不是强盗，因为他是个种植园主，而且很有钱。瑟·埃斯狄克[1]有一个大种植园，他的可可树简直数也数不清。可是在他的良心上杀人的次数更多。”

“他从来没有被捕过吗？”

男子眨了眨眼睛：

“被捕？”他微笑着说。“他很有钱，我跟你们说……”

他的微笑就是带有嘲讽意味的批评。其余的人愕然地互相注视。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继续静静地听伊尔霍斯来的客人说下去。

“你们知道他做的事吗？他骑马到了伊塔布那斯。他一看见有重要人物经过，就跳下马来，对那人说：‘张开你的衣袋，我想在里面小便，’那人只好服从。说真的，他是一个出名的好枪手。有一天，他进入伊塔布那斯，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白种姑娘，她是市长的女儿。你们猜他怎么样？——‘替我拿着这家伙，小姑娘，我想小便……’他想叫她拿着你们想像得出的东西。”

“她拿了吗？”活虾老瑟哈哈大笑地问。

“她的样子可真尴尬呢，可怜的姑娘……”

现在所有的男子都笑了。姑娘们则低下头，羞得满脸通红。

“他曾经杀过，抢过，伤害过无数姑娘。一个凶猛的家伙。”

“现在他死了吗？”

---

① 瑟·埃斯狄克即若瑟·埃斯狄克，瑟是若瑟的昵称。

"他死了，死在一个外国的无名小卒手里……"

"那怎么会？"

有一天，来了一个外国鬼子①，他会修削可可树。在他以前，没有人采用修树的办法。他赚了点钱，买了一小块地。这时候他回国去了，不过他回国是为了结婚。他又回来了，而且带着一个白得像瓷娃娃的女人回来。外国鬼子的那块地就在瑟·埃斯狄克的种植园附近。有一天，埃斯狄克从那里经过，他看见那个女人在晾衣裳。他就对尼古拉说……"

"谁呀，尼古拉？"

"就是外国鬼子。他对他说：'把她留给我，我的孩子，我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找她。'这一下子吓坏了外国鬼子，他跑去把事情经过告诉一个邻居。邻居对他说，必须屈服或者死亡，因为瑟·埃斯狄克向来是说话算数的。他既然说过他要来找她，他就一定会来。逃走？时间已经来不及，而且，逃到哪儿去呢？外国鬼子回到家里的时候简直受不住了。他不想让出这个回祖国找来的漂亮老婆。可是不这么做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死掉了还要被瑟·埃斯狄克抢去老婆……"

听众都抑制不住了。只有活虾老瑟微微笑着，仿佛他知道有另外一件事，比这个伊尔霍斯客人说的更动人。

"后来他怎么办？"

"那天夜里瑟·埃斯狄克来了……他下了马，可是他遇见的不是那个女人，却是别的东西：外国鬼子躲在栅栏后面，

---

① 原文是gringo，是巴西人民对外国侨民含有敌意的称呼，尤其指侨居巴西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有点象中国人口中的"洋鬼子"。

手里拿着一柄这么大的斧子。黑人的脑袋被砍成两半。可耻的下场……"

一个女人说：

"做得好！他没有抢去他的东西。"

另一个女人划了一个十字，满脸惊骇。伊尔霍斯客人留在那里讲了许多故事，其中有别的杀人和枪击的故事，以此来回忆他的英雄的家乡。等到他痊愈，真的离开这里的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感到悲伤。因为这些明月之夜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的闲谈，使幼年的巴尔都诺听到了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还没有到十岁，就暗自发誓说他总有一天要被人在ABC民歌里歌颂，他的冒险事迹要被人讲述，而且要在别的小山上被别的人们非常钦敬地倾听。

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人们过的是艰苦的生活。所有这些男子都干着艰巨的活，有些在码头上为轮船装卸货物，或者替客人搬运行李；另外一些在遥远的工厂里做工，或者从事一些赚钱不多的职业：当鞋匠，裁缝，理发师。黑女人们出售一些米粉制的糕饼，玉米汤，"沙拉伯代尔"①，"阿加拉耶"②，沿着城里曲折的街道叫卖，或者替人织衣服，或者在豪华的郊区的有钱人家里当厨娘。绝大多数的儿童也参加劳动。他们替人擦皮鞋，当小厮，叫卖报纸。有些走进漂亮的房子里，被有钱人家收养长大；其余的流散在小山的各处

① 这是一种用兽肠和猪脑子制成的巴西菜肴。

② 这是用椰子油煎成的一种团子。

斜坡上，游戏，奔跑和打架。最后一部分是些年纪最幼小的儿童。他们很早就知道了他们将来的命运：他们长大以后，就要到码头上扛活，一袋袋沉重的可可压在背上，或者到一些大工厂里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到反抗自己的命运，因为好久以来就是这样。那些住在两旁植树的漂亮街道上的儿童，长大以后要当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他们要成为有钱人，前面说的儿童将来要当他们的奴隶。为着这样，才有一座小山，和山上这些居民。这一切，就是小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早就从他的兄长们的命运里学到的。如同有钱人家有一个从伯父，父亲或者祖父——他们是些著名的工程师，出色的政治演说家——传下来的传统一样，在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居住的小山上，也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有钱的白种主人统治下当奴隶的传统。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传统。至于他们在非洲森林里的自由传统，他们早已遗忘了，或者只有很少的人记得这个传统，而这些人总是被杀害或者受迫害。在小山上，只有茹比亚巴保持这个传统。小山上的自由人是很少的，只有茹比亚巴和活虾老瑟。他们两个都受到迫害：一个被人当作巫师，另一个被人视为二流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从他们讲给小山上的居民们听的英雄故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他忘却了被奴役的传统。他坚决要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将来要在ABC民歌和别的歌曲里被人歌颂的自由人，这些自由人将是那些被奴役而束手无策的人们——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的榜样。因此，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立下奋斗的决心。后来他所

做的一切，都得归功于月圆之夜他在姑母的门口听见的那些故事。

狼　精

小山上住着一个女人，名字叫花边—奥古斯塔，她是路易丝的近邻。人们给她起了这个古怪的名字，因为她整天忙着织花边，星期六才拿到城里去卖。不过她的主顾可真不少，因为她织的花边非常精美。奥古斯塔有一种恍惚的眼光。人们以为她在凝视什么东西，其实不然，她在用眼睛向天空搜寻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她是茹比亚巴的“玛孔巴”的经常参加者，虽然她是白种人，她在圣父身边却享有极大的威信。她常常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几个子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用这些钱来买奶油太妃糖，或者买一包廉价香烟，或者和瑟贝达一起将它装进钱罐。

由于她是有一天突然到小山上来的，没有说明她的来处，也没有说明她要到哪儿去，人们就对她的身世造出许多谣言。她住了下来。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历史，可是她恍惚的眼光和悲哀的笑容使人传说她有一段不幸的历史和失恋的经历。人们向她提出问题，她只限于这样回答：

“我的一生，真是一部小说……应该把它写出来。”

她在量花边的时候，往往糊涂起来；她量花边的方法是非常笨拙的：她右手拿着花边放在颔下，左臂伸长来量。她

数着："一，二，三，"然后停了下来，愤怒而且迷惑："不，不是二十。谁说是二十？我只数到三。"她望着女顾客解释：

"他把我弄糊涂了，您是想像不出的。我正在数得好好的，好，他就在我的耳边飞快地计数，真叫人害怕。我只数到三，他已经数到二十了，他。真拿他没有办法……"

接着她又开始哀求：

"走开去，我要正正当当地出卖我的花边……"

"您跟谁说这些话呀，奥古斯塔太太？"

"是呀，就是这个问题呀。他到底是谁呢？这个混蛋总不肯离开我。就是到我死了以后，他还会叫我受苦的。"

有时这个鬼魂却要和她开玩笑，把线缠在她的大腿上。她在马路当中停下来，以无限的耐心开始把线一根一根抽掉。

"您在干什么呀，奥古斯塔太太？"人家问她。

"您没看见吗？我在拿掉这些线，这个坏东西把线缠在我的腿上，想使我不能走路，不能出卖花边。他想使我饿死。"

她继续抽这些看不见的线。可是如果有人问她纠缠她的这个鬼魂是谁，奥古斯塔就会沉默下来，眼光望着远处，很悲哀地微笑起来。女人们常常说：

"奥古斯塔有神经病，因为她吃过很多苦。她的生活并不愉快。"

"可是她到底遇到过什么事呀？"

"闭嘴……各人有各人的事……"

第一个遇见狼精的人，是奥古斯塔。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黑暗笼罩着小山上泥泞的街道，只有很少的几所房子里闪耀着油灯的光亮。这正是鬼魂出现的好时机。奥古斯塔正沿着小山的坡路走上来，突然听见荆棘丛里发出一声使人战栗的哮喘声。她抬头一望，看见了狼精的两只火似的眼睛。即使她到目前为止，丝毫不相信所谓人变狼精的故事和本堂神甫的骡子的故事，可是这一下子她亲眼看到了。她扔下一篮花边，飞也似的一直奔到路易丝的屋子里。她一边宣布这件新闻，一边大做恐怖的手势，她的声音哽塞在喉咙里；他的眼睛却凸了出来，她的两条腿还因为狂奔过而不住颤抖。路易丝给了她一杯水喝。她接受了："喝一杯水可以定一定心。"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旁边听见了这消息，早已跑出去到处散播了。不一会儿，整个小山都知道了出现了一个狼精。第二天晚上，另外三个人也看见了这妖怪：一个是下班回家的厨娘，另一个是木屐匠李嘉朵，还有一个就是活虾老瑟。老瑟把小刀向狼精掷过去，可是狼精哈哈大笑，逃走了。以后的几个晚上，小山上的其余居民一个跟着一个都先后遇见了这个大笑着逃跑的狼精。于是恐怖笼罩着小山；家家户户提早关门，晚上足不出户。活虾老瑟建议组织一队人四面兜捕这个妖精，可是很少人敢响应他的建议。只有小黑孩巴尔都诺热烈地赞成这个计划，还拾了许多尖利的石头，准备用投石带来发射。狼精继续创造新闻：路易丝有一天晚上回来得比往常晚一点，就看见了狼精的影子；彼得罗被狼精追

赶过。整个小山生活在恐怖中，狼精成为人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还看见一家报馆的记者到小山上来拍照。当天晚上报上就登出了一则消息，消息上说并没有什么狼精，完全是阉割一黑人小山的居民们造的谣。杂货店老板卢朗梭买了那份报纸，可是没有人相信这种解释：大家都看见了狼精，而且狼精是一向就有的东西。孩子们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提出他们的看法。

"妈妈告诉我说不听话的孩子会变成狼精的。"

"是的。他的指甲长得很长，然后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就变成狼精。"

这种说法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大感兴趣。

"真的吗？人可以变成狼精吗？"

"你也可以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想到地狱里去吧。"

"你是一个傻瓜和胆小鬼。"

"那么你干吗不做狼精呢？"

"好，我就做给你看。怎样做法？"

其中一个知道方法的孩子告诉他：

"你让指甲和头发长得很长，不要洗澡，每天晚上去望月光，经常捉弄你的姑母。你每次去望月光，要装成四只脚在地上爬……"

"一定要四只脚在地上爬吗？"

"是的，这样才能养成习惯呀。"

"以后呢？"

"以后你就慢慢地变了。你浑身长满了毛，你要像马儿一

样蹴脚，用指甲来挖泥。终于有一天你变成了狼精。你要到处奔走，使得人人见了都害怕。”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开去了。可是走了几步，他转过身来再问一句：

“以后再变成人呢，怎么办？”

“这个我倒不知道。”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试着变成狼精。他想出许多恶作剧的方法来捉弄老大娘路易丝，他挨了两顿痛打，他让指甲长得很长，不再剪头发。有月亮的夜晚，他走进屋子的里间，四只脚爬在地上到处走来走去。可是没有什么效果。他开始丧气了，小朋友们每天问他什么时候才变得成功，而且经常嘲笑他，使他再也忍受不了，可是他忽然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他一定是不够坏，所以变不了狼精。于是他决定变得更坏一点。几天以来，他就在反复考虑怎样做才好。一天晚上他看见冉娜在玩娃娃；冉娜是一个可爱的小黑女孩。埃略代尔不断地给她带来新的娃娃，布做的白色或黑色的“巫婆”等等，她照着她认识的人的名字给她的娃娃起名字。她给娃娃缝衣服，整天坐在家门口抱着它玩。她给娃娃洗礼，证婚，这些日子就成为小山上孩子们的节日。大家还记得她给伊拉舍玛洗礼那天举行的庆祝会，伊拉舍玛是一个瓷娃娃，是她的代父在她生日那天送给她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早已成竹在胸，走过来用最甜蜜的声音开始了谈话：

“你在干啥，冉娜？”

“我的娃娃有了一个未婚夫……”

“那真好！谁是未婚夫呀？”

“未婚夫是一只盘着腿的玩偶小丑。”

“你愿意当神甫吗？”

他想要那个玩偶小丑。冉娜表示拒绝，而且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

“如果你拿走我的小丑，我就告诉妈妈。走开。”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嗓音变得更加甜蜜，而且低下了头，微微笑着。

“把它给我吧，冉娜。”

“不，你想把我的娃娃弄坏。”于是她把洋娃娃紧紧地搂在怀里。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害怕起来了，就像一个当场被逮住的小偷一样。她怎么会猜得出他的心事呢？他想退缩了。可是冉娜又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眼泪快要流了下来。于是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像瞎了眼或者昏了脑袋一样，扑过去抓住那些娃娃，把拿到手的全都砸破。冉娜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也不动，流着眼泪却哭不出声音来。大滴的泪珠涌出来，沿着脸颊，一直流到嘴边。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立在那儿偷眼看她：他觉得她眼睛充满泪珠的样子非常好看。突然间小黑女孩望了望她的破碎的玩偶，然后放声大哭，哭声哽咽还夹杂着哀号。巴尔都诺站在那里，背靠着墙，在欣赏这些眼泪。人们不得不用强力把他拉走。他从冉娜家的门口，一直挨打挨到他家的厨房里。这一天，他简直没有设法使自己的身体躲开皮鞭。他的眼前还浮现着冉娜的样子和她的眼泪。后来他

被缚在一张桌子的脚上，不久他的愉快就过去了。于是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得戳杀蚂蚁，以此当作游戏。

“这个坏孩子，”一个邻人说。“我跟你说，他总有一天要变成罪犯的。”

他没有变成狼精，这个失败使他在小山的顽童中间享有的威信大为动摇，为着恢复他的威信，他不得不和其中两个顽童打架，还敲破另外一个顽童的脑袋。传说中的那个狼精也消失了，因为茹比亚巴在一个月圆的夜晚，由几乎所有的小山上的居民簇拥着，在小山顶上施行过一次驱魔术。他一边念经一边舞动一根带叶的树枝，命令狼精离开，然后把树枝朝狼精出现的方向掷去，狼精就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了。从此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是小山上的人还继续谈论这件事。茹比亚巴——没有人知道他活过多少岁，他在小山上居住比谁都早——向居民们说：

“它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赶走它也有很多次……可是仍然阻挡不了它的再度出现，它是注定了要回来的，只要它还没有赎满它在世间所犯的罪，它是要回来的。它还会常常出现……”

“它是谁呀，茹比亚巴公公？”

“啊！你们不知道……唔，他是一个白种人，他有一所种植园。那是过去的事，黑奴时代发生的事。他的种植园就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你们不知道这座小山为什么叫做阉割一黑人小山吧？啊，你们不知道……唔，就是为着这个原

因。他希望他的男女黑奴养下孩子，使得他有更多的奴隶。不能生孩子的黑奴就被他阉割生殖器。他阉割过很多黑人……他是一个很坏的白人。为着这样人们才把这座小山叫做阉割一黑人小山。山上这只狼精就是这个白种主人。他没有死，他太凶恶了，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变成了狼精，他在世界上到处奔走，恐吓所有的人。现在他在找寻小山上他的房子旧址。他还想阉割一黑人。他以为我们现在还是黑奴……"

"对呀，现在再也没有黑奴了……"

"现在还有黑奴，也有白种的奴隶，"一个在码头工作的瘦削的人插进来说。"所有穷人仍然是奴隶。奴隶制度并没有消灭……"

黑人，黑白混血儿，白人，都低下头来。只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继续昂起头。他，他将来不愿意当奴隶。

有一次，在深夜里，"救命啊！"的痛苦喊声扰乱了小山上的平静。家家人家打开了门，男人们和女人们睡眼惺忪地走出街外。喊声是从列奥波尔的房子里发出来的。可是现在喊声停止了，只听见一些压抑住的呻吟声。大家向列奥波尔的房子那边奔去。木板门已经打开了，插锁早已损坏，屋子里列奥波尔在痉挛地挣扎，胸口上有两处刀伤。他的身边流了一大滩血。他试着攀住什么东西，接着就倒在地上再也不能起来。一注血流从他的嘴里涌出，有人拿了一根点着的蜡烛放在他的手里。人们低声说话。一个女人开始背诵临终经

文。屋子里渐渐挤满了人。

这是人们头一次走进列奥坡尔的屋子。他一向拒绝接待任何人。他没有亲戚，也避免跟任何人接近，自从到小山上来居住以后，他没有到过别人家里作客。只有一次他到过茹比亚巴家里，而且在那里逗留了好半天；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对圣父说过些什么。他的职业是木工，他喝酒喝得很凶。每当他在卢朗梭的店里喝酒，神情就变得愈发忧郁，而且毫无理由地用拳头大力敲击柜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怕他，现在他看见死尸的胸口上有两处刀伤，就更加害怕了。人们永远不知道谁是凶手。可是过了一年，巴尔都诺正在小山的斜坡上奔跑的时候，一个面带病容的汉子，穿着一条破烂的裤子，戴着一顶有洞的帽子，走到巴尔都诺身边，问他：

“喂，小朋友，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列奥坡尔的家伙？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样子一板正经的……”

“我知道……可是他不在了，先生。”

“他搬了家吗？”

“不。他死了。”

“死了？怎样死的？”

“被刀戳死的。”

“被人暗杀的吗？”

“是的，先生。”

他望着汉子：

“他是你的亲戚吗？”

“谁知道？告诉我，到城里去要走哪一条路？”

"您不想到山顶上去吗？我的姑母可以告诉您更多的情况，而且我可以指给您看他以前住的房子……现在是瑟嘉住在里边。"

汉子从他的破烂的裤子里摸出一个十个苏的辅币，给了巴尔都诺。

"听我说，孩子，如果他没有死，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说完以后他不等回答就回头向山下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他后面追上来："您不要我告诉您到城里去的道路吗？"可是汉子没有回过头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把这一次奇遇告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使他很害怕。这个戴着有洞帽子的汉子的形像过了很久还在梦里追逐着他。汉子像是从远路来的，样子很疲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他的良心已经丧失了。

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小山上的生活依然如旧，居民也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路易丝的头痛病愈来愈严重了。现在几乎每天要犯病。晚上，叫卖玉米汤和"明果"回来以后，她的头痛就发作了。她开始乱嚷乱喊。把邻人赶走，茹比亚巴来了，可是他愈来愈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治好路易丝的头痛病。老大娘变得非常古怪：她怒气冲天地从街上回来，杀猪似的叫着，遇着任何事都要发脾气，毫无理由地痛打巴尔多，等到头痛过去以后，她又拉巴尔多过来，抱他坐在膝头上，很温柔地摇着他的头来哄他睡觉，她又低声啜泣，请求人家宽恕她。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非常惊吓，他一点也不懂得这一切。他觉得他的姑母一忽儿过分愤怒，一忽儿过分温柔，非常可笑。因此他经常在游戏中停下来去想他的姑母。他预见到他快要失掉他的姑母了，于是他的早已充满了爱和恨的童心抽紧起来。

黄昏降临了，天空昏暗而且布满了云。黑夜送来了一阵沉重而残暴的风，它一直钻进人们的脖子，在窄小的街道上呼啸。一直到上灯以前，风和顽童们一起在小山的斜坡上奔跑，钻到花巷和和平圣母巷去访问女人们，卷起一阵阵的灰沙，侵进屋子里打碎人家的杯盘碗碟。等到灯光明亮以后，暴雨就开始落下来。风暴来了，这是许久以来没有见过的大风暴。油灯熄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整个小山的居民都躲在自己的破房子里。路易丝准备出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屋子的角落里消灭蚂蚁。他的姑母对他说："巴尔多，来帮我。"巴尔都诺帮助她把一只白铁小箱子放在托盆上，她举起托盆，顶在头上。她用手抚摸一下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脸颊以后，就向门那边走去。可是她在拔起插锁以前，突然做了一个疯狂的手势，把托盘和小箱子都扔到地上，开始叫起来：

"我不再去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惊呆了。

"唉，唉！我不再去了，谁爱去谁去。唉，唉！"

"什么事，姑妈？"

玉米汤在地砖上面流着。路易丝平静下来了，她没有回答巴尔都诺，却开始讲一个很长的故事，里面说的是一个女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木工，一个是泥水匠，还有一个是挑夫。后来这个女人变成修道女，路易丝就讲那三个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得没头没尾，可是安东尼奥终于不得不笑了一次，因为他听到那个木工问魔鬼说：

“你怎样处置你的两只角呀？”

魔鬼回答：

“我已经送给你的父亲了。”

正讲到这个糊涂故事最有趣的地方时，路易丝突然向盛着玉米汤和“明果”的器皿望了一眼。她跳起来，开始唱歌：

我再也不去了
永远不去了
永远不去了……

安东尼奥又害怕起来，他问她是不是头痛又发作了。可是她用非常古怪的神气望着她的侄儿，使得安东尼奥不得不躲在桌子后面。

“你是谁？啊，你想偷我的‘明果’，小鬼！等着瞧，我来给你一顿教训。”

她追赶安东尼奥，安东尼奥逃出街外，一口气奔到茹比亚巴家里。大门没有关紧，他推开门走了进去。茹比亚巴在埋头读着一本古书。

“什么事，巴尔多？”

“茹比亚巴圣父！……茹比亚巴圣父！”

他连话也说不出来。喘息刚定，他就哭起来。

“什么事呀，我的孩子？”

“路易丝姑妈又犯病了。”

外边暴风雨异常猛烈。大雨倾盆。可是巴尔都诺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只听见他的姑母问他是谁的声音，他只看见她的怪异的眼光，这种眼光他从来没有看见别人有过。他们两人不顾狂风暴雨，在风暴下面奔走。两人都没有说话。他们到达的时候，屋子里早已挤满了邻居。一个女人对花边—奥古斯塔说：

“她经常用头顶着这些小箱子，所以害上这种毛病……我认得另外一个女人，也因为这样变成了疯子……”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哭起来了。奥古斯塔不同意那位邻妇的话：

“不是这样，我的好太太。她是有鬼附身，而且是一个恶鬼，您等着瞧，茹比亚巴马上就会给她把鬼赶掉的。”

路易丝放开喉咙大声唱歌，哈哈大笑，陪伴着她的活虾老瑟不管她说什么，总是表示赞许。茹比亚巴走近来，开始为这个女疯子驱魔除鬼。人们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带到奥古斯塔家里，可是他不能闭上眼睛。他听见他的姑母的喊声和笑声混杂在暴风雨的吼声里。他大声抽抽泣泣地哭起来。

第二天，救济院开来了一辆车子，两个男人抓住老大娘，

把她带走。安东尼奥攀住她不放。他不愿意让人家把她带走。他试着解释："这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她的头痛毛病。茹比亚巴圣父就会把她治好的。"路易丝只管低声唱歌，对一切毫不关心。

他咬住男护士的手，不肯放松，一直等到人们用强力把他带到奥古斯塔家里，他才松了嘴。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好地待他。活虾老瑟走过来和他谈话，谈的是拳击和吉他；杂货店老板卢朗梭给了他一些奶油太妃糖，奥古斯塔太太不停地说："可怜的小东西，可怜的小东西。"茹比亚巴也来了，他拿一块护符挂在安东尼奥的脖子上：

"这样可以保佑你坚强和勇敢……我很疼你。"

他在奥古斯塔家里住了几天。一天早上，奥古斯塔给他穿上他的最好的衣服，搀着他的手。他问她他们要到哪儿去。

"现在你要到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居住，到参议员贝里拉的家里。他要收养你。"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说什么，可是马上产生了逃走的念头。他们在山路附近遇见了茹比亚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吻了吻老巫师的手，老巫师对他说：

"你长大以后，要回到这儿来啊。你成了大人以后要回来啊。"

全体顽童都在马路上望着他们。巴尔都诺凄然向他们告别。然后他开始下山。

在山脚下他还看见茹比亚巴坐在小山的一个斜坡上，衬衫迎风飘扬，手里拿着一簇树枝。

棕榈林的森比胡同

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两旁污秽的房子有一种说不出的颜色。街道是笔直的，没有转弯。

房子歪歪斜斜地排列着，每间房子前面的人行道或高或低，或者侵占一部分马路，或者畏畏缩缩地向房屋的大门退回去。街道铺着石块，铺得很不高明，石块和石块之间都有了裂缝，大量杂草在裂缝中生长。

静寂和睡眠渗进一切事物，从四面八方流出来，从空中落下来，笼罩着街道和人。简直可以说，在棕榈林的森比胡同里，黑夜降临得特别早，比城里的其余地方更早。

在这里，冲激着岩石的海水也惊醒不了这条街道。这条街道像老处女一样睡着了，老处女的未婚夫离开她到遥远的都城里去了。这是一条凄凉的街道。死气沉沉的小巷。

这些房屋，这些露出脚根的石块多么古老啊！

简直像住在最污黑的一所小屋里的那个黑老太婆一样老；这个黑老太婆用慈祥的手势，给了黑孩子们几个子儿，让他们去买可可糖吃。她整天吸着一根陶制的长烟管，嘴里喃喃说着一些没有人懂的话。

街道的入口处有两座面对面的漂亮住宅。其余的房屋都是一些矮房子，偶尔也冒出一两所颜色褪落的高大建筑物，里面挤满了工人。

在街角上的那一所住宅，虽然古老，还保持着一定的风姿。右边的那一所里住着一个遭遇重大不幸的家庭。自从他们的儿子被人暗杀以后，这对老夫妻就闭门隐居，他们从来不在窗口上出现。有时偶然有一扇窗门打开了，人们就能从窗口望见客厅里挂着的一幅大肖像，上面画着一个穿着军服的金发青年。

二楼上有一座小望楼，小望楼里有一个穿着黑色丧服的金发少女。她在读一本黄色封面的书，不时扔些镍币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每天下午，从街道的里端走来一个俊俏后生。他轻轻地吹着口哨以引起年青姑娘的注意。于是她站起身，走过来靠着窗口，微微笑着。俊俏后生在窗口下面走来走去，又是致敬，又是微笑，然后从钮扣上取下一朵红色的康乃馨，先吻了吻，接着偷偷地掷上窗口。年青姑娘一只手接过掷上来的花儿，另一只手却掩住眼睛。她把红色的康乃馨夹在两首诗的中间，然后轻轻地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俊俏后生走了，第二天又再来。在他离去的一段时间内，年青姑娘扔了一分镍币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是在这条街上唯一看见这些恋爱场面的人。

对面房子里住着爵士老爷。他的盛开鲜花的花园里有鹅群在散步，一条两旁植着芒果树的小径环绕着房子。

爵士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只花一点点钱就把这块地买下来了。“真是发了一笔意外的财”，每逢星期天，他在花园里兜了一圈，然后走到院子里的吊床上躺下来的时候，他总爱这么说。他住在这儿已经有好多年了，自从他开始发财就住到这儿来了。也许他在内心深处是很喜欢这所座落在这条清静的胡同里 有四分之三的地方空着的大兵营里的。

看见这所庞大的房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睁大了眼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同样的房子。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墙壁都是泥糊的，大门是用破箱子上拆下来的木板钉成的，屋顶是用些凹凸不平的铁片盖的。每所房子只有两间房间：一间用来吃饭，另一间用来睡觉。可是爵士的房子就大大的不同了！多么高大！多么多的房间！有些房间甚至从来不曾打开，有一间摆满家具的房间是留给客人的，客人却永远不来，还有许多宽大的客厅，一间漂亮的厨房，还有许多洗盥室，仅仅这些洗盥室就比小山上任何一所房子舒服！

花边一奥古斯塔和小黑人到达的时候，两个人因为从阉割一黑人小山到棕榈林的森比胡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都感到疲乏，爵士家里正在吃午饭。空气中弥漫着葡萄牙菜肴的香味。贝里拉爵士主持这个家庭仪式，他的衬衫袖子卷了起来。奥古斯塔拉着小黑人的手走进来的时候，小黑人抬起眼睛，立刻看见了林弟娜尔娃。

桌子的上座坐着爵士，他是一个有浓密唇髭的葡萄牙人。他的旁边坐着他的老婆，她的肥胖程度几乎同他一样。林弟

娜尔娃坐在她的母亲的右边，身体非常瘦削，脸上有雀斑，赭色头发，一张小嘴，和她的母亲正好形成非常滑稽的对照。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惯了小山上不事梳洗的黑女孩们，觉得林弟娜尔娃很象画片上的人像，这些画片是卢朗梭在圣诞节时分赠给他的老顾客的。

她并不比他高大，虽然她的年纪比他大三岁。小黑人垂下眼睛，凝视着油漆地板，脑子里充满错综复杂的计划。

唐娜玛莉亚提议：

“坐下来吧，奥古斯塔太太。”

“我这样很好，唐娜玛莉亚。”

“您吃过中饭了吗？”

“还没有……”

“那么，来一起吃吧。”

“我待回儿在厨房里吃块面包，不忙不忙……”

奥古斯塔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也懂得什么是客气话。

爵士把嘴里的食物咀嚼完毕以后，放下手中的叉子，然后向着厨房大声叫喊：

“亚美莉娅，拿点心来！”

这时候奥古斯塔说：

“我把孩子带来了，就是我跟先生说过的……”

爵士，他的老婆和女儿，全都望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啊！就是他，”爵士说，“到这边来，有福的孩

子①……”

安东尼奥怯生生地走过去，早已看出来他要怎样才能逃出葡萄牙人的笨重的手掌。葡萄牙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长得没有完的名字。从今以后你就叫巴尔多吧。”

“在小山上人家是这样叫我的。”

奥古斯塔对爵士说：

“先生真的肯收容这个小坏蛋，把他教养成人吗？”

“当然是真的。”

“先生真是好心肠……可怜的小家伙死掉父亲和母亲……只剩下他的姑母，他唯一的亲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又疯了。”

“怎么会疯的？”

“照我的意见，这是鬼魂在作祟……一个恶鬼……这个恶鬼不会马上离开她的……我知道是这样……”

安东尼奥扁了扁嘴唇，仿佛快要哭出来。爵士抚摸着小黑人的卷曲的头发：

“不要怕。我们不会把你吃掉的。”

唐娜玛莉亚对奥古斯塔说：

“说起鬼魂，附在您身上的那一个怎样了？”

“啊！唐娜玛莉亚，不要提起了！简直愈来愈糟。现在

---

① “有福的孩子……”这句话原文是葡萄牙文。

他简直像是吃醉了。他重得那么厉害，我简直受不了。他要缠死我了。”

“您为什么不去参加祭礼呢？”

“我去参加祭礼？……每个星期六我都去呀。茹比亚巴圣父的确赶走了他，可是他又回来了。他是很顽固的。”

“您去参加的是‘玛孔巴’。您要去参加真正的祭礼。有一个地方的祭礼是很灵的，是在圣米舍尔海岸上。”

“不，唐娜玛莉亚！如果圣父茹比亚巴也赶他不走，还有谁赶得走他呢？何况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给我吃点苦头。他喝醉了，我跟您说。您还是看看我吧：我在这儿；我疲倦得那么厉害，您简直想像不出。可是他爬在这儿，攀住我的脖子，他重得使人害怕……”

她转过来对爵士说：

“上帝会报答您的，爵士先生，您对这孩子做了好事。上帝会保佑您身体健康，保佑您阖府安宁。”

“谢谢，奥古斯塔妈妈……现在您带这孩子到厨房里去吧，告诉亚美莉娅给饭给他吃。”

说完以后爵士就开始向点心进攻。唐娜玛莉亚加上一句：

“还有您自己，奥古斯塔，您也吃点东西。”

在厨房里，亚美莉娅款待他们。三个人吃着饭的时候，奥古斯塔用感动的声调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身世告诉厨娘。厨娘拿起围裙揩拭眼泪，说到姑母发疯的时候，安东尼奥连饭也不吃，呜咽起来。

奥古斯塔卖完花边以后，向安东尼奥告别：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

这时候，小黑人才真正觉得自己离开了小山，人家迫使他离开了他出生的地方，他学会了许多东西的地方，人家要把他，小山上那一小队顽童里最自由的孩子，禁闭在一位先生的家里。

这一次，他没有哭。他仔细打量这所房子，思量着怎样逃走。

可是等到林弟娜尔娃走过来找他去玩时，他就忘掉了逃走的计划。他为小姑娘心爱的安哥拉小猫建造了一所房子，他和她一起在院子里奔走，他跳到石榴树的最高的丫枝上，替她摘心爱的石榴。从这一天起他们就变成了朋友。

后来烦恼开始了。他在吸烟的时候被人看见，厨娘给了他一顿耳括子。他很愤懑。他姑母可以打他，他不在乎。可是厨娘，不行！

同样地，他骂了几句粗话——他不愿意戒掉粗话——的时候，厨娘用尽气力对准他的嘴巴打了一下。他终于恨起厨娘来，他恨这个葡萄牙女人，只要她一转身，他就朝她的背影做鬼脸。

爵士待他却很好。爵士居然好心到把他送到拿撒勒广场的小学里去念书。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立刻走上胡作非为的道路。用不着多久他就使人认为他是不可救药的孩子而开除了他。亚美莉娅对唐娜玛莉亚说：

“黑人是奴隶种。黑人是没有资格读书的。”

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获得了必要的知识。他完全能够读任何一首歌颂著名强盗的ABC民歌，也能读报上登载的各种新闻。他和亚美莉娅好的时候，他就在傍晚时分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罪案念给她听。

因此，他的生活就在林弟娜尔娃对他的友谊和亚美莉娅对他的仇恨中度过；他愈来愈崇拜林弟娜尔娃；亚美莉娅却每天对着唐娜玛莉亚埋怨“这个肮脏的黑孩子过分顽皮”，而且私下狠狠地打他。

奥古斯塔给他带来小山上的消息。奥古斯塔每个月都将花边卖给唐娜玛莉亚。每逢这种时候他就惋惜过去自由的生活。

一个星期日，茹比亚巴到爵士家里来了。他和爵士在客厅里谈了一会话，后来就命令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穿上他的最好的衣服。

茹比亚巴带着他搭上一辆电车。小黑人又看见了城市：他用力吸着街上的空气，吸着他所最爱的自由的气息。他连问也没有问茹比亚巴带他到哪儿去。他对圣父绝对信任。这个星期天，圣父穿了一件陈旧的外套，一顶可笑的帽子搁在他的头发顶上。最后他们下了电车，进入一条宽阔的街道，走进一个高大的拱门，门口有兵守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以为人家要录用他当兵，不由得高兴地微笑起来。这是他的梦想：当上兵士，穿着军服带着黑白混血姑娘们在公园里散

步。可是他很快就失望了。在一座灰色建筑物的内院，他没有看见兵士，他看见这座建筑物有装着铁丝网的窗口，很像一所监狱，内院里有许多男男女女，穿着同样的衣服，带着疯疯颠颠的神气在走路，或者自言自语，或者向空中指手划脚。最后茹比亚巴带他来到老大娘路易丝身边，路易丝用微弱的声音一再重复着说：

我再也不去了，
永远不去了……
永远不去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费了很大的劲才认出她，因为她变得瘦了，皮包着骨，一对眼睛在毫无血色的脸上突了出来。他吻了吻老大娘的手，她用毫无感觉的眼光望着他。

“姑妈，我是巴尔都诺……”

“仔细听我说，孩子。你们想偷我的‘明果’；你们这些孩子。你到这儿来偷我的东西，嗯？”她变愤怒了。

可是她立刻又温和下来，继续唱她的凄切的歌：

我再也不去了，
永远不去了……
永远不去了……

回家的时候到了。巴尔都诺最后一次望了这座像监狱一

样的阴森森的建筑物一眼。在电车上，茹比亚巴问他是不是还保存着以前他给他的那道护符。巴尔都诺在衬衫里搜索了一阵，拿了出来给茹比亚巴看。

“很好，孩子。要留着。它会给你带来幸福……”

下车以前，他给了孩子二十个苏。

他后来只再到救济院一次。也是茹比亚巴带他去的，可这一次他是去给老大娘路易丝送丧。在穷人的棺材旁边，小黑人几乎看见了所有的熟人。每个人待他都很好，人人都抱吻他。有几个人哭了。大家一直送到坟场，巴尔都诺向尸首扔了泥土，然后人们离开了老大娘路易丝。只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小心灵里还保存着她的记忆。这个小心灵里已经充满了爱，也充满了同等分量的恨。

在送丧回来的途中，为着分散巴尔都诺的思想，茹比亚巴给他讲了棕榈林的森比的故事。

“这条街叫做棕榈林的森比，对吗？”

“对的，先生。”

“你知道谁是森比吗？”

“不知道。”巴尔都诺满怀悲哀，正在琢磨新的逃走计划，起先没有注意茹比亚巴所说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黑人还是奴隶……”

棕榈林的森比是一个黑奴。生活非常艰苦的黑奴。森比也被人打，也挨揍。可是在他生长的那边，没有人打他。因

为在那边黑人不是奴隶。黑人是自由的，黑人整天在荆棘丛里跳舞。

"为什么他们要到这儿来呢？"巴尔都诺问，他已经感到兴趣了。

"那是白人来找他们。白人对他们说了许多谎话。黑人很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白人。白人天良丧尽，心肠狠毒。白人只想赚钱，白人拿黑人当奴隶，拿棍子打黑人，带他们走。这就是森比的遭遇。可是森比很勇敢，他比别的黑人更勇敢。有一天，他逃走了，别的黑人跟着他，他又自由了，就跟过去在他的家乡一样。这样许多黑人都来跟随他。他们建了一座住满黑人的城市。白人派了许多兵士来杀他们。可是兵士们都给打败了。后来别的兵士又来了。黑人始终坚守着……"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睁大了眼睛。他的整个身体兴奋得战栗起来。

"他们又派了数不清的兵士来，比黑人的数目多上千倍。可是黑人们不愿意再沦为奴隶。森比发觉他们已经失败了，为着永远不再受白人的鞭笞，他从一座小山上跳下去自杀而死。别的黑人也跟着他跳下去……棕榈林的森比是一个善良而勇敢的黑人。"

这一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找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占据了他的姑母在他的心中留下来的空位。从这一天起，棕榈林的森比变成了他的最崇拜的英雄。

虽然亚美莉娅经常找他麻烦，可是他的生活也不缺乏愉快的一面。首先有林弟娜尔娃，他的游戏的伴侣。他能够一连好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地欣赏她的圣女似的容貌。另外还有电影，电影对他是一种启示。看那些西部牧童片的时候。和别的孩子们相反，他总是为那个同白种英雄为敌的坏印第安人喝采。种族的感情，被压迫种族的感情，在他的内心不知不觉地生了根，最后还有活虾老瑟，他来弹吉他给街角那所房子里的小市民们听，他也义务地教巴尔都诺弹吉他。

在爵士家里干的活儿并不十分令人讨厌。他在写字间打打杂。洗洗碗碟，到市场去买东西，给人家跑跑腿。爵士竟然想叫他在他的商行里当伙计：

“我想栽培栽培这个黑人，”他说。“他是一个灵精鬼，这小鬼……”

耳括子教会了巴尔都诺隐藏自己的行为。他偷偷摸摸地吸烟，他低声骂粗话，而且毫不害羞地说谎。

爵士想栽培巴尔都诺，想改善他的命运，让他在他的商行里当一名拿薪金的伙计，使得他将来可能有所成就，这个计划恰巧是迫使小黑人决心逃走的原因。下面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一个星期天，爵士宣布从下个月起，已经满十五岁的安东尼奥就要在他的商行里工作，这个消息使亚美莉娅气愤得发疯。她真弄不懂为什么她的主人这么固执地要保护这个黑人，而且想把他栽培成人。

“黑人是孬种，”她固执地重复着说。“黑人简直不是人……”

于是她就费尽心机去找一个藉口来破坏小黑人的名誉。有一天，她看见他坐在楼梯的梯级上用心醉神迷的眼光凝视林弟娜尔娃，那时候林弟娜尔娃已满十八岁，正在望楼上做缝纫活。

“简直坏到顶了，讨厌的黑人！现在你居然看唐娜林弟娜尔娃的大腿……”

真是天晓得！巴尔都诺完全沉侵在回忆中，他回忆过去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起在院子里玩耍的那些好日子。可是他吓了一跳，仿佛他真的在看那个年青姑娘的大腿。

这句恶毒的话一直传到爵士耳中。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句话，包括林弟娜尔娃在内，从此以后，她对巴尔都诺投过来的，就只有厌恶和害怕的眼光。

爵士知道怎样做一个善良的人，可是在必要时也懂得采取严厉的态度。

“小混蛋！我把你当作儿子那样养大，我给你安排好走上成功的道路，原来你这样来报答我吗？”

亚美莉娅更在火上添油：

“这个黑鬼坏得吓死人。前几天唐娜林弟娜尔娃在洗澡，他从锁匙孔里张望。”

林弟娜尔娃走了出去，几乎哭了出来。巴尔都诺想抗议说这是谎话，可是看见人人都相信亚美莉娅，他就不作声了。他挨了一顿痛打，打得他倒在地上，浑身受伤。可是受创伤

最深的是他的心。到目前为止，这一家人家是唯一受他尊敬的白人，这一天以后，他把这一家人家也归到其余白人一类里去，他恨这些白人。

这天晚上，他梦见了那个年青姑娘。他看见她浑身赤裸，他醒了过来。于是他记起了小山上那些孩子们的恶习。他现在是孤单一人……不，他不是孤单一人：他和林弟娜尔娃在一起，她对他微笑，她的画中美人似的脸儿对着他微笑。这天晚上，他变成了成人。从此以后，无论他占有哪一个女人，林弟娜尔娃总是伴着他。

黎明时分，他从棕榈林的森比胡同逃走了。

叫 化 子

现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自由了，在这座面临诸圣湾①的宗教城市里，圣父茹比亚巴所在的宗教城市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自由了。他在重新获得的伟大自由中生活。全城都是他住的地方。整个城市是属于他的。

巴义亚，宗教的城市，殖民地的城市，黑人的城市。华丽的金装玉砌的教堂，装饰着蓝色古陶器的资产阶级的房子，茅屋，草棚，铺着石块的上升的街道②，历史纪念碑，古老的碉堡，港口的船只碇泊区，这一切，都属于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所有。只有他占有全城，因为只有他熟悉全城，他知道全城的秘密，他曾经在全城所有的街道上遛达，只要城里什么地方出了事，聚集了一群人，或者发生了车祸，总有他的份儿。他监督着这个城市，他的城市。他决不放过城里的任何变动，也不会不知道城里有哪几个自称为勇士的人，他参加本城的富有诗意的节日，他欢迎和欢送到这城来访问的客人。他知道所有沿海货船的名字，他是一切停船在本港

---

① 巴义亚前面的海湾名为诸圣湾。

② 巴义亚市分为两部分：临港口地区是下城，靠山是上城，有庞大的上山电梯沟通上城和下城。沿山街道是逐渐上升的。

的船老大的朋友。他吃第一流饭店的菜肴，他乘坐最新型的汽车兜风，他在最现代化的摩天楼里居住。他爱搬家就搬家。由于他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吃的，坐的，住的，全都不要付钱。

把他放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他马上就征服了它。当然，这一点路人是不知道的。也许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自己也不知道。

一顶鸭舌帽压到眼皮上，嘴上叼着半截烟卷儿，穿着一条布满污点、又破又脏的黑呢裤子，上衣是不知从哪一个巨人那里承受下来的，穿在他的身上又大又宽，在冬天就当作大衣使用——这就是本城皇帝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打扮。另外有几个黑人——他最垂爱的子民——簇拥着他，就是他的仪仗队。这队仪仗队没有制服，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可是打起架来没有人比得上他们。皇帝的脖子上挂着一道很大的护符。所有这些黑孩子的腰带上都藏着小刀，短剑，匕首。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上前：

“做做好事，为了上帝的爱。”

那个肥胖的汉子对着小黑人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了一阵，扣上衣裳的钮子，嘲讽地摇了摇头：

“像你这模样的家伙也要求人做好事吗？干活去，懒鬼！你不害羞吗？……”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向周围仔细地察看一下。马路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于是他说：

“我不是本地人，好心肠的先生……我是从一处好儿个星期没有下过雨的好地方步行到这儿来的。在这儿我找不到活儿。我只求您给我两分钱喝喝咖啡。您是好心肠的……”

他想看看这番话产生的效果。可是汉子继续走路：

“够了。跟别人去要……干活去！”

“我对着头上的太阳发誓，我绝对没有说谎，假如您有工作，我马上接受、我不怕干活。可是足有两天我没有吃过东西……我快饿死了。您是好心肠的……”

汉子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从腰包里摸出一块钱币扔给了安东尼奥。

“拿去……不要再跟我找麻烦。滚开。”

可是年青的黑人继续跟着他。那是因为汉子嘴里的雪茄烟已经吸剩了小半截。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雪茄烟头是爱之若狂的。汉子在思索黑人对他说的那番话。难道城里所有的叫化子所说的都是事实吗？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他们的含有敌意的面容。他害怕起来，扔掉雪茄，再扣上衣裳的钮子，然后走进一家酒店使自己定下心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拾起雪茄。这时候他才张开紧紧捏住那块钱币的手。那是一块值两个密耳瑞斯的银币。他把银币向空中一抛，很灵巧地接个正着，然后奔过去会见他的伙伴们。

“喂，黑小子们！猜猜多少钱？……”

“十分钱……”

安东尼奥哈哈大笑：

“不止这点儿……”

“两个密耳瑞斯？”

“一点不差，”他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孩子们，我吗，我是早就预见到的……”

于是大伙儿都哈哈大笑起来。过路人只看见一群小叫化子在求乞。可是实际上那是本城的皇帝被他的仪仗队簇拥着。

如果出现了一群艳装异服、涂脂抹粉而且笑脸迎人的娘儿们，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吹了一下特殊的口哨，马上有一班小叫化子排成一长行。大胖子领头，因为他有一副凄楚动人的嗓子和一张圆脸儿，像一个经常挨饿的笨小子的脸儿。他的两只手合在胸膛上，装出懊丧万分的神气，挡住娘儿们的去路。后面一群小叫化子就把娘儿们包围起来，大胖子开口唱歌：

做好事呀，慈悲的太太们！
可怜可怜七个穷苦的小瞎子……
我是老大，
这一个是老二，
其余几个在家里。
爸爸是残废人，
妈妈病倒在床，

做做好事呀，慈悲的太太们；
可怜可怜七个小孤儿，
他们看不见老天爷的阳光。

唱完以后，大胖子几乎哭了。他带着悲哀的眼光，泣诉的神情，真的像是一个小瞎子，有六个像他一样瞎的弟弟，母亲病倒在床，父亲是个残废人，家里没有吃的。他毫不厌倦地反复歌唱：

做做好事呀，慈悲的太太们！
可怜可怜七个穷苦的小瞎子……
我是老大……

他指着身边的一个同伴：

他是老二……

最后他摊开肥胖的大手，作了一个包括全体的手势，呜咽着继续唱：

可怜可怜七个小孤儿，
他们看不见老天爷的阳光。

别的几个叫化子齐声应道：

他们看不见老天爷的阳光。

大胖子挪着笨重的身体走上前，伸出肮脏的手来接布施。通常他们是有收获的。娘儿们总肯给一点钱，有些是可怜这些街头的流浪儿，她们想起了自己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子女们；别的却是想摆脱这些肮脏的小鬼，他们的出现仿佛是对她们的一种控诉。最大胆的就嘲笑他们：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七兄弟，可是这儿有十多个。他们是孤儿，可是他们却有生病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瞎子，可是什么都看得见。这算什么名堂？……”

他们并不回答。他们只把包围圈收紧，大胖子又唱起那首圣歌来：

做做好事呀，慈悲的小姐太太们。

没有法子抵抗。孩子们愈走愈近，他们污黑的脸儿差点就碰到那些涂脂抹粉的娇滴滴的脸儿。他们像牛鸣似的齐声唱歌的时候，那种景像是可怕的。于是钱袋打开了，钱币纷纷落到大胖子的手中。他们放松了包围圈，大胖子道谢：

“小姐将来要嫁一个漂亮的丈夫，一个乘船来的先生……”

大多数的娘儿们都微笑起来，也有几个闷闷不乐。可是大街小巷里早已哄起了孩子们的笑声，自由的笑声，幸福的笑声。然后他们买烟卷儿抽，也喝一杯甜烧酒。

他们当中有一个金头发的孩子。他是最年幼的一个。他还不满十岁。他的脸儿像游行队里的圣像，头发卷曲，手掌肥厚，蓝眼睛。他的名字叫菲力浦。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小白脸。他的母亲在下街的妓院里过着放荡生活。她是一个年老的法国女人，过去曾经和一个大学生谈恋爱。大学生毕业以后到阿马索尼亚去了。他的儿子流落在街头，孩子的母亲终日沉溺在醉乡中。

菲力浦最初参加他们团体的时候，曾经惹起一场争吵。他们挤在一起，在一座摩天楼的门口，用白报纸裹着身体睡觉。其中一个绰号叫“没牙齿”的少年想脱掉菲力浦的裤子。“没牙齿”是一个十六岁的强壮的黑白混血儿。他从空洞的齿缝里吐出痰来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而且他的痰总能够吐中目标。这就是他的主要本领。那一天，坏孩子“没牙齿”紧紧抱着菲力浦，动手解他的钮扣。菲力浦开始抵抗。他喊了一声，惊醒了所有的孩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揉着眼睛问道：

“吵什么？”

“有人把我当作兔子……可是我不是……”菲力浦用哭丧的声音说。

“听我说，‘没牙齿’；你别烦这孩子好不好？”

“这跟你没关系。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喜欢他，我，我喜欢这小娃娃，怎样？”

“你要记着，如果你碰一碰这孩子，我就跟你过不去……”

“对了，你想跟他来一手……分错牌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叫其余在旁边看着的孩子们作证：

“你们全都知道我不想跟任何人来这一手。我爱女人，对不对？如果这小子是一个兔子，他就不能留在这儿，因为我们这儿不许有兔子。这小子是个男的，对吗？任何人都不许碰他！”

“如果我碰他呢，我？”

安东尼奥觉得孩子们全都站在他的一边：

“好吧，你试试看……”

他站了起来。“没牙齿”也跟着站起来。他心想如果他打倒了巴尔都诺，他就可以当头儿了。他们互相打量对方。

“我等着，”“没牙齿”说。

安东尼奥一拳打过去。“没牙齿”晃了两晃，可是没有倒下去。于是两人扭成一团。孩子们在旁边兴奋地观战。“没牙齿”滚倒在地上，可是马上又爬了起来。安东尼奥一拳把他再度打倒在地上。这一次他再爬起来的时候，黑暗中一柄小刀的刀锋在闪闪发亮。

“放下来！你不懂得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打架……”

“没牙齿”拿着小刀一步步走过来，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小山上从活虾老瑟那里学会了技击。他把腿一伸，“没牙齿”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手里的小刀飞了出去。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下了结论：

“谁碰一碰这孩子我就跟谁过不去……下一次，我就要用刀了……”

“没牙齿”走开去独自睡在另一座门廊下面。小白脸菲力浦终于参加了这个集团。

他的特长是向老太太们求乞。只要街角上出现了一位老大娘，他马上把颈上那条他从来不肯解下的旧领带整理一下，丢掉嘴上的半截烟卷，两只手插进开着破洞的裤袋里，藏好他的小刀，装出可怜的神气走上前去。他喃喃地说：

“您好，太太，我是一个被爷娘抛下的孩子。我肚子饿……”

他哭了。他有特殊的天才：能够随时随地哭出来。只看见泪珠滚滚而下，只听见他呜呜咽咽：

“……我饿得太厉害了……妈……您也有孩子……可怜可怜我，好心的太太……”

他哭起来的时候模样儿可真漂亮，胖胖的脸颊上沾满泪珠，嘴唇战抖着。老太太毫无疑问受到感动：

“可怜的孩子……这么年青就没有母亲……”

人家把大银币布施给他。曾经有三次有钱的太太邀请他到她们家里居住。可是他太爱街上的自由，因此他继续效忠于他们的集团，现在他已经成为集团里非常会赚钱，非常受尊敬的一分子。连“没牙齿”看见他向老太太求乞以后，也对他表示了敬意：

“又给了，真了不起……”

于是，在这座住着圣父茹比亚巴和一切圣者的城市，孩子们的笑声在大街小巷里响起来了。

他们当中最古怪的，是矮子维里亚托。人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因为他很矮小，比菲力浦更矮小，虽然他比菲力浦大三岁。他虽然矮小，却很壮，在他这样的年纪，有那么大的气力，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他洗浴的时候，他也给人一种贫苦和污秽的印象。在集团组成以前，他就已在求乞。他的扁平的脑袋令人畏惧。为着进一步使人惊吓，他弓着背走路，这样显得更矮小、更畸形。很难使他开口说一句话。别的孩子们哈哈大笑的时候，他仅仅微笑一下。

可是他从来不讨人厌，即使得到的钱很少，他也不多要一点。他只要有得吃，有烟抽就满足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看得起他，往往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而且很重视他的意见。

矮子维里亚托很少和集团的人混在一起。白天，他站在智利街，浑身缩成一团，脖子缩进肩膀里。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把帽子向着行人伸出来。他坐在大门下面，仿佛是大门的一部分，也像是一个悲剧的雕像，或者像一个装饰房屋的怪人面。他的收入总是丰富的。下午将尽时，他就回去和集团的人会合，而且把他一天所获交给集团的头儿。把帐算好，大家分到钱以后，他就走回自己的角落，吃东西，抽烟，睡觉。他也跟随着别的孩子们一起在街上胡闹，可是他从不十分兴奋。他是随大流。他是这个年青叫化集团中唯一把求乞当作职业的人。

黄昏时分，巴尔都诺坐在地上，叫孩子们集合在他身边，

开始收集当天乞到的钱。他们把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有许多镍币，也有几块银币，他们把这些钱都交给他们的头儿。

“你，大胖子，多少？”

大胖子数着钱：

五，八百①。”

“小白脸呢？”

菲力浦带着骄傲的神气把他乞到的钱抛过来：

“十六个密尔瑞斯。”

维里亚托是不等人家叫他的：

“十二，一百。”

每个人挨次报告数目。巴尔都诺的鸭舌帽逐渐装满了镍币和银币。最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把自己的衣袋翻过来，也把他乞到的钱放进公共资金里。

“我的数目不多：七个密尔瑞斯……”

他用手指算着总数。然后，由维里亚托在旁帮助，他开始分钱。

“我们是九个人——得数是六，每人六百。”

接着他问：

“孩子们，这样行吗？”

行的。每个人从巴尔都诺前面走过，巴尔都诺把每人应得的一份分别交给他们。

---

① 指五个密耳瑞斯又八百瑞斯；下同。

分完以后，他们去吃饭，然后在城里寻欢作乐，或者找些黑白混血姑娘带到沙滩上去，或者去参加郊区的祭神节日，或者到下城的卖酒柜台上喝一杯甜烧酒。

有一天，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豆荚老瑟走过来把他乞到的钱交出来的时候，他很神秘地微微笑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唱道：

“三个密尔瑞斯。”

豆荚老瑟吃吃地笑道

“还有这东西……”

他把一只戒指扔到黑人的鸭舌帽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抬起眼睛很有把握地说：

“你偷来的，豆荚老瑟。”

“我对你发誓，这不是偷来的。那位年轻姑娘把钱给了我，然后走了。我就在身边发现这只戒指。我跑去追她……”

“是这样吗，你当着我的脸说谎吗？”

孩子们只顾欣赏那块宝石，轮流拿着戒指来看，没有注意他们的一问一答。

“算了吧，把真实情形说出来吧”。

“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真话，巴尔多。真实情形就是我说的那样。”

“你追过她吗？”

“这一句，当然，这是一句谎话……可是其余的话都是实话，我对你发誓。”

“很好。现在我们来看，怎样处置这小东西？”

菲力浦笑起来：

“给了我吧。我天生是应该戴戒指的。”

大家都哄笑起来，只有巴尔都诺没有笑，他再问：

“我们到底怎样处置这小东西？”

矮子维里亚托喃喃地说：

“拿到当铺里去。他们肯付好价钱。”

菲力浦又开玩笑：

“我要叫人裁制一套新衣……”

“好呀……到破布堆里去找吧！”

“可是上当铺是不可能的，维里亚托。当铺的伙计他不会相信戒指是我们的。他要叫警察来，马上就见效：到监狱里去！”

“给了我吧，让我戴在手指上，”菲力浦哀求。

“玩笑开够了……”

“我的意见是把这戒指收藏一些日子。等到那个娘们忘记了以后再说……”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把戒指系在脖上挂着的护符旁边。

巴尔都诺走近一个穿着秋大衣的汉子。他的手下人在街角上注视着事情的发展。

“做做好事，为了上帝的爱……”

“干活去，二流子！”

这一次，街道上阒无一人。穿着大衣的汉子急匆匆地赶路。他的钮洞上别着一朵红花。安东尼奥再走近一点。他的

手下人也跟着走过来：

“给我一个小钱……”

“如果你再跟着我，我就揍你一顿，脏东西！”

孩子们走了过来，挡住汉子的去路。

“您有钱，先生。您能够给我们一个大银币……”

汉子不再开口了，因为他发觉自己已经被包围。巴尔都诺的脸已经凑到他的脸旁边。黑孩子把手插进衣袋。一柄匕首出现了：

“快点，一张纸币！”

“强盗，嗯？”穿大衣的汉子居然大着胆说。“在这种年纪，真是太不幸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冷笑了一阵，晃了晃匕首。其余的孩子们把包围圈收紧。

“拿去，强盗孩子！”

“当心点，咱们还会碰上的……”

“明天，我去报告警察。”

可是他们已经听惯了这种威吓的话，他们毫不在意。巴尔都诺拿了那张十个密尔瑞斯的纸币，把匕首插回鞘中，他们一班人就向邻近的街道四处走散了。

每逢狂欢节，或者蓬芬节，或者红河地区的节日将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使用这种暴力手段。

有一天，罗桑多病了。发高烧。一到晚间他就神志昏迷，连饭也不吃。第一天晚上他还笑着说：

“这没有什么。就会好的。”

别的孩子们也笑了。可是第二天晚上罗桑多害怕起来。他神志清醒的时候就呻吟着说：

“我要死了……叫妈妈来……”

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们愉快的眼光全都变得忧郁了。巴尔都诺问：

“她住在哪儿，你的妈妈？”

“我不知道。我走出来的时候，她住在木港。可是她搬了家。去找她来，巴尔多……”

维里亚托负责看护病人。他给了他一些只有他一个人懂得的奇怪的药。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床毯子，他把毯子铺在门槛上给病人睡。他讲了一些滑稽的故事给他听，这些故事因为是很少开口而且从来不笑的矮子维里亚托讲出来的，就愈发显得滑稽。

维里亚托问：

“她叫什么名字，你的母亲？”

“李嘉甸娜……她和一个车夫同居……她是一个胖胖的黑女人，年纪还轻，保养得很好。”

病人谈起他的母亲就不安地翻动：

“我要妈妈……我要死了……”

“不要担心。我和巴尔多俩明天把她带来。”

菲力浦哭了，这一次，他的眼泪不是装出来的。大胖子在祈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紧紧地抓住脖子上的护符。

第二天，巴尔都诺留在楼梯的步级上陪着罗桑多。他想当晚就去请茹比亚巴来。可是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矮子维里亚托带来了一个肥胖的黑女人。罗桑多在昏迷中竟认不出她。她拥抱了他一阵，叫了一辆汽车。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有礼貌地问：

“您有钱吗，太太？”

“不太多，可是靠着上帝的帮助，我的钱也够了……”

这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起了他挂在脖子上的那只戒指：

“我们把这个给您，为了罗桑多……拿去给医生……”

别的孩子们睁大了眼睛。黑女人问：

“你们这只戒指是偷来的吗？你们是些小偷吗？那么我的孩子是跟小偷在一起吗？”

“我们是在街上拾到这戒指的。”

黑女人拿了戒指。巴尔都诺又提出一项建议：

“假如您愿意，太太，我带茹比亚巴到您府上来。他会治好罗桑多的……”

“你？你带茹比亚巴来？”

“是的，太太。他是我的朋友。”

“好的，孩子，带他来。”

他们把罗桑多抬上汽车。罗桑多嚷着说他要他的母亲，他快要死了。

安东尼奥问维里亚托：

“你怎么找到她的？”

“最困难的是她已经不再跟那个车夫同居。现在换了一个木匠……”

他用漠然的眼光望着街道。突然间他对巴尔都诺说：

“假如我生病了呢，我？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什么亲戚都没有……”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拍了拍他的肩膀。大胖子战栗起来。

茹比亚巴医好了罗桑多。一个大晴天的早上，孩子们唱着歌去看望他们的同伴。

他们发觉罗桑多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是他的继父做的。他们谈起过去在一起时的事情，大家笑了好半天。后来罗桑多宣布他再也不当叫化子了，从今以后他要像一个人一样和他的继父一起干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微笑了，矮子维里亚托的脸色却非常严肃。

本城的皇帝在第一流的饭店里吃饭，他有最华贵的汽车给他代步；他的住所是最新式的摩天楼。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午饭时间过了后，他带着孩子们向一间大饭店走去，他对饭店的侍者咬着耳朵说了几句话。侍者知道最好是不要和这些孩子们作对头。他用报纸把吃剩的菜肴包起来，给了他们。有时分量那么多，孩子们都吃不完，只得把剩下的扔到垃圾箱里去。年老的叫化子就去拾了这些残余的残余来吃。

他用行家的眼光望着许多汽车驶过去。因为本城的皇帝

不是任何一辆汽车都坐的。等到来了一辆非常舒适的汽车，他才攀住行李座让汽车把他带走。可是如果在半路上他看见另外一辆更漂亮的汽车，他就放弃头一辆，攀住第二辆，继续在这座被他征服的城市里兜圈子。

他和他的仪仗队只在最新式的摩天楼的拱门下面睡觉，守夜的警卫知道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孩子们身边都藏着小刀和匕首。

有时他们也自愿睡在港口的沙滩上，面对着巨大的轮船，面对着星星和神秘的绿色的海洋。

回 家 的 道 路

大海是他多年来热爱的对象。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他早已和大海有过多次悠长的爱情谈话。他研究它的颜色的变化，有时是蓝色，有时淡绿色，突然又变成深绿色，他迷惑于它无边无际的广阔。泊岸的远洋轮船，或者在落潮冲击下左右摇摆的木帆船，也使他迷惑。大海给他的心灵一种在城里感受不到的平静；可是没有人能够成为大海的主人。

他到了晚间才去访问大海。惯常他是单独一个人去：他躺在木帆船碇泊区岸边白色的沙滩上，在那里作着梦想。他流浪儿的睡眠，在那里最酣甜。有时他也带着整个集团去。那时候他们就到大碇泊区去，到远洋轮船的碇泊区去。他们可以看见人们带着衣服行李上船。他们可以看见人们卸货。这些卸货的人们都是黑人，简直象蚂蚁抬着庞大的重物。起重机象嘲笑人们的巨大妖怪，举起难以置信的沉重货物；货物摇晃着，停留在空中。一切都在轧轧作响，在呻吟，在铁轨上滚动，一些攀登在起重机的脑壳里穿着罩衫的人们远远地操纵着这一切。

另外一些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带着伴侣到这儿来，可是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小集团的人们。他带着一个年

轻的黑种姑娘，年纪和他相仿，或者还不到他的年龄，一起到沙滩躺下。这种时候他就到一些隐僻的处所去，这些处所只有他和另外几个黑人知道，在那里只能望见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他很喜欢把他的情人介绍给大海，使大海知道他虽然只有十五岁，却已经是一个成人；同时也使大海知道他怎样把一个姑娘翻倒在柔软得像床的沙滩上。

可是不管他单独一人或者带着伴侣，他总把大海看作回家的道路。

他很有把握地认为终有一天，大海会给他带来一种他不知道，可是等待着的东西。

这个小黑人，才十五岁就已经统治了这座黑人的城市巴义亚，他还缺少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可是他总缺少什么，为着找到这件东西，他要漂洋过海，或者等待大海藉助远洋轮船的船舱，沿海帆船的舱底，或者溺死者的尸体把这件东西给他带来。

一个晚上，码头上的人们突然停止工作，向海岸奔去。那时月色皎洁，星光明亮，使人看不见那间名为“淹死者之灯”的小酒店的灯光。人们找到一件旧上衣和一顶破帽。有几个黑人潜入水底。他们捞上来一具尸首。死者是一个年老的黑人，一个罕见的有白头发的黑人，他是投海自杀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这个黑人走上了回家的道路，他也是惯常每天晚上到码头上来的。一个码头工人解释说：

"他是沙鲁斯蒂亚诺老头，可怜的人，自从他不在码头做工以后就一直没有工作。"

他向旁边瞟了一眼，愤怒地吐了一口唾沫：

"他们说他不中用了，不能干活了。於是他就饿肚子，吃砖头，可怜的老头儿。"

另一个接上来说：

"总是这么回事：他们叫你干活干得要死，然后把你一脚踢开。那时候你除了投水以外，再也没有气力干别的了……"

说这话的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黑白混血儿。一个肥胖的黑人接着说：

"他们吃我们的肉，可是他们不愿意啃我们的骨头。在奴隶时代，他们连骨头也啃……"

响起了一声哨音，所有的人都回到货物和起重机那边去。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已把老头的旧外衣盖在老头的脸上。

接着妇女们来了，哭声响起来了。

另一次，港口上的黑人又停止了工作。这一次，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淹死者之灯"里一个盲人弹着吉他，奏出奴隶时代的歌曲。这时候有一个人爬到一只木箱上演讲。

别的人走近来，围绕着他。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他的伙伴们到达的时候，演讲者已经在喊"万岁"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他的朋友们齐声响应：

"万岁！"

他不十分清楚那个人为谁而欢呼，可是他喜欢这样欢呼。就象他笑是因为他喜欢笑一样。

演讲者看来象是西班牙人，他站在一只木箱上，散发传单。正在这时候有人叫喊：

"警察！"

警察抓住演讲者。这人诉说人民的贫困，预言将来在新的国家里人人有工作，有饭吃。就因为这些话警察来逮捕他。他们提出了抗议：

"啊，不！不能够！不能够！你们不能够……"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跟着喊："不能够！"在这个事件中，他认为最痛快的就是这样喊。最后那个矮小的人被带走了，可是剩下来的人们把地上的传单拾起来，互相传阅。有许多拳头举起来，朝警察走去的方向挥舞。有许多坚强有力的黑臂膀作出粉碎锁链的样子。

有人徒然用力吹叫子。一个红脸颊的胖子拿着一把雨伞，嘶着声音叫骂：

"瘪三！……"

谁知道是大海选择一具自杀者的尸首来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指示回家的道路，还是那个在演说中谈起工作和面包的人的被捕，和其余的人的反抗手势给安东尼奥指出了回家的道路？

美好的岁月，自由的岁月，在这些岁月里他和他的集团

统治着全城，在马路上求乞，在死胡同里打架，在码头上睡觉。他们齐心。也许这些年青的流浪儿彼此互相尊敬。可是他们只懂得用咒骂和打架来表示这种敬意。毫无恶意地侮辱一个同伴的母亲，就是这些孩子们所能采用的表示亲热的最好方式。

是的，他们齐心。其中一个跟人打架，别的几个都站在他的一边。他们挣来的一切都是兄弟般地平分。每个孩子都有他的自尊心，可是他们首先重视集团的荣誉。

有一天，他们和另外一群小叫化子发生了争执。他们知道有这样一群由一个十二岁的黑孩子率领的小叫化子存在以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设法和他们结交。他派了一个使者到他们的大本营去。这个使者就是小白脸，他的口才很好。可是那一群小叫化子根本不让小白脸走近他们。小白脸被他们可耻地驱逐，辱骂，他回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愤怒，眼睛里装满了眼泪。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安东尼奥。

“是不是因为你到了那边装腔作势，以吸引人注意，对吗，小白脸？”

“他们简直不让我开口说话……他们一开口就用一大堆下流话来侮辱我的母亲……你等着瞧，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落到我的手里……”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沉吟了一下：

“我要派大胖子去。”

“没牙齿”反对：

“再派一个人去？不要去这么多次数！……我们应该一

起去打烂他们的狗嘴。我们应该全体去。走！”

别的孩子们表示赞成：

“‘没牙齿’说得对……走！”

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这种事……我要派大胖子去。谁知道，也许他们也在挨饿。假如他们肯把活动范围限定在鞋匠下街①，我就跟他们讲和。”

“没牙齿”嘲讽着说：

“你大概害怕他们，巴尔多。”

安东尼奥抓住他的匕首，可是他抑制住自己：

“看样子，‘没牙齿’你大概忘记了我们把你和西西救起来的日子，你当时在麦秆城饿得要死……如果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干掉你们两个。可是我们不想这样做……”

“没牙齿”低下头，低声吹着口哨。他再也不想那班在广场那边的敌人，他也不在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冲散他们或者和他们和平相处了。他回忆起挨饿的日子；那时候他的父亲失了业，整天在小酒店里喝酒，花的是他的母亲替人洗衣挣来的钱。他想起了那一天，他插进父母中间，想从父亲手里抢回母亲的钱。他挨了一顿打。他的母亲哭了……父亲连声叫骂：“混蛋，混蛋……”

后来就是逃走。在城里没饭吃的时候，他遇见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他的集团。开始了新的生活……“没牙齿”

---

① 鞋匠下街是巴义亚市的著名地区。

想起了这一切。于是他觉得喉咙哽塞起来，心里涌起了对这个世界和世上人们的无比仇恨。

大胖子以大使身份出发了，小白脸菲力浦微笑着送他走。

“我也没有办法，你！……”

矮子维里亚托喃喃地说：

“不要开玩笑，嗯，大胖子！我们不愿意找麻烦。我们只想各自相安无事。”

他们在国库街守候。大胖子划了一个十字，向广场那边走去。

过了好半天大胖子还没有回来，矮子维里亚托开口了：

“哼！我觉得有点不妙……”

小白脸开玩笑说：

“呸！他正在教堂里祈祷呢……”

西西赞同这句嘲讽的话，可是他们虽然没有说出来，实际上全体都害怕他们的大使遇到了什么意外。的确，大胖子回来的时候，满脸都是泪痕。

“他们抓住我，揍了我一顿……他们抢掉了我脖子上的圣牌……”

“你没有还手吗？”

“他们五十人打我一个……”

接着他叙述事情的经过：

“我到达的时候，他们全体正在嘲笑小白脸是个胆小鬼

……他们立刻开口骂我，把我当作猪猡。他们叫喊：猪猡来了……”

“你这样算什么，”菲力浦说，“他们狠狠地侮辱我的母亲呢……”

“可是我没有留意。我走上前，我想说话。他们简直不让我有时间开口。他们抓住了我；我说我们想和他们讲和……他们就像这样子回答我……他们不止二十个人……”

“很好。他们想打，我们就打，而且马上就打。”

于是他们全体站起来，轻松愉快地出发，手里紧紧抓住他们的小刀，嘴里还在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打架结束以后，广场的那一伙小叫化子消失了。大家相信他们已经分散开来，从今以后他们只能打打游击了；的确，后来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们结集成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一伙人大获全胜归来，只有大胖子没有找回他的圣牌。

大胖子是一个很虔诚的宗教信徒。

因为大胖子很信教，所以巴尔都诺遇见林弟娜尔娃那天，大胖子划了一个十字，而且浑身战栗起来。这一天，他明白了一切，虽然他没有明白表示出来，他对巴尔都诺的友谊事实上是愈益加强了。

他们正在智利街，一对男女从街上走过。他们排成长行，大胖子带头，向那对男女走过去。谈情说爱的男女总是肯做好事的。于是大胖子把两只手合在胸前，开口唱起歌来：

“做做好事，好心肠的太太……”

他们包围了这对恋人。这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认出了那是林弟娜尔娃和一个手上戴着一只红宝石戒指[1]的青年人。另一边林弟娜尔娃也认出了巴尔都诺，她露出嫌恶和害怕的样子，缩成一团紧紧地靠着她的恋人。大胖子唱着歌；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喊一声：

"够了！走吧……"

他飞奔着逃走了。他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林弟娜尔娃继续闭着眼睛。那个年青人问：

"什么事，亲爱的？"

她说谎：

"多可怕，这些孩子们……"

年青人用保护者的神气笑起来了：

"亲爱的，您多么胆小！"

他扔了一块钱币给那些小叫化子。可是他们已经走远了；他们围绕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巴尔都诺用手掩住脸庞。矮子维里亚托问：

"你怎么了，巴尔多？"

"没有什么。我认识这两个人。"

"没牙齿"回到原来的地方捡起那块钱币。明白了一切的大胖子划了一个十字，留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身边，给他讲彼得罗·马拉扎特的故事。大胖子知道很多故事，而且

---

① 在巴西，自由职业者戴着各种不同的宝石戒指以资识别：律师戴红宝石戒指，工程师戴青宝石戒指，医生戴碧玉戒指，等等。

讲得非常好。只不过最快活的故事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也变成严肃的了，因为他的故事里总有天使和魔鬼；可是他的故事很美，他创造出许多东西，他说了很多谎话。到后来他却坚决相信他自己捏造出来的东西。

他们连续两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他们在城里的街道上游荡。他们观看足球赛和拳击赛。他们打架。他们偷偷地溜进奥林比亚电影院。他们听大胖子讲故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长大了，成人了，所谓“七个小瞎子”的乞求方法对他们已经不合时宜了，他们已经长成为高大、坚强的黑人，他们把黑白混血姑娘掀倒在码头上，他们在神圣的巴义亚城里散播恐怖。他们获得的布施开始减少了，有一天，他们竟以游荡和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捕。

一个戴草帽的黑白混血儿，手臂挟着文件，报告了公安局，警察把他们带到局里。这个黑白混血儿是公安局的暗探。

到了公安局，人们没有对他们说什么。人们只把他们带到一条昏暗的走廊里。一道阳光从天窗上射进来。他们听见被拘留者的歌声。看守们来了，手里挥舞着橡胶鞭子。他们被鞭打了一顿。他们不知为什么挨打，也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他们在那里第一次被人文身。小白脸菲力浦的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报告公安局逮捕他们的那个黑白混血儿在旁边笑着，吸着烟卷儿，喷出一口口烟。上面，下面，到处都有囚犯在唱歌。他们的歌里说外边有自由，有阳光。橡胶鞭子打到孩子们的身上。“没牙齿”一边叫喊一边咒骂世界

上所有的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试着用脚勾倒看守，矮子维里亚托愤怒地咬紧嘴唇。大胖子却大声地念经：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橡胶鞭子打下来，打下来，一直打到血流下来才停止。囚犯们在凄惨地唱着歌。

他们在监里关了八天，名字被填上犯罪记录卡，最后在一个大晴天的早上被释放了。他们又恢复了流浪生活。

这一次的流浪生涯时间并不长。他们一伙人逐渐星散了。最先离开的是"没牙齿"。他参加了一个扒手集团，这班扒手的特长是偷钱袋。他们后来不时看见"没牙齿"。他拖着一双破旧的皮鞋，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脖子上系着一条颈巾，象往常一样吹着口哨。西西失踪了，不知到哪儿去了。耶苏诺到工厂里去做工，结了婚，使他的老婆养了一大堆孩子。豆荚老瑟当了水手。

小白脸菲力浦死在一辆汽车底下。那天早上阳光很好，菲力浦比任何时候都漂亮。他脸上的那道伤痕使他显得非常勇敢。他换了一条新领带来庆祝他的十三岁生日。别的孩子们一边笑着一边推推搡搡。柏油道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很像一颗钻石。巴尔都诺说：

"真像一只钻戒……"

小白脸菲力浦高兴得跳起来：

"太好了！我去拾起来戴在手指上。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从人行道中奔过去。维里亚托向他喊了一声当心，有汽车来了。菲力浦微笑着回过头来，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微笑，再过一分钟，他已经成为一堆呻吟着的肉。可是他死的时候，他的脸还带着微笑，他向警告他的维里亚托表示感谢。他的脸没有受伤，依然非常漂亮，发着光辉，像王子的脸一样。他的尸首被抬到公众殓尸所里去。

这时候来了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一边呜咽一边叫：

"Mon chéri……Mon chéri……"[①]

她吻了吻菲力浦的漂亮的脸颊。他们一伙人又团聚起来给菲力浦送丧。"没牙齿"回来了，耶苏诺回来了，西西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了。唯一没有回来的是豆荚老瑟，他是水手，在遥远的地方。菲力浦的母亲和下街的妇女们送来了鲜花。孩子们从一个土耳其旧衣商那里买了一套衣服来给菲力浦穿上。

唯一留下来的继续求乞的是矮子维里亚托，他愈来愈矮，身子愈来愈缩小。别的人分散在城里，从事各种职业，或者在工厂里做工，或者当清道夫，或者做搬运工人。大胖子叫卖报纸，因为他有一个好嗓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回到阉割一黑人小山，和活虾老瑟一起到处游荡，学习技击，在节日弹奏吉他，参加茹比亚巴的"玛孔巴"。

每天晚上，他总到码头上去，想从海上找寻回家的道路。

---

① 菲力浦的母亲是个法国女人，因此她说的是法文，意思是："亲爱的……亲爱的……"

“淹死者之灯”

葡萄牙人安东尼奥从一个水手的遗孀手里盘下“淹死者之灯”咖啡店的时候，这个咖啡店早已有了“淹死者之灯”这个名字，而且在店门口挂着一块画得不高明的招牌，上面描绘着一条美人鱼捞起一个淹死者。这个咖啡店是好几年以前一个水手开的。开这店的水手有一天卸下一船货物，在这个殖民地式的昏暗的旧厅堂里安定下来了。他的情妇是一个黝黑的黑白混血女人，她煮奶油饭卖给顾客，也卖别的食物给码头上的工人。

他为什么要以“淹死者之灯”作为店名，没有人知道。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曾经三次遭遇海难。他曾经走遍了全世界。死之前，他娶了他的情妇，使得她能够继承他的咖啡店，那时候咖啡店已经有了很多老顾客了。她又把这店盘给安东尼奥，这个葡萄牙人好久以前就已经看中了这家咖啡店，他认为店址非常适中。可是，他不喜欢这个招牌。这个店名太古怪了，没有什么理由保存下去。因此，把店盘下来不到几天，他就换了招牌。新的招牌也画着一幅不怎么样的图画，画的是葡萄牙向海外发展时代的一艘大帆船，下面写着店名：“瓦斯各·德·甘玛”。

可是，主顾们对这个改换了招牌的店子感到惊讶，竟不再进来了。在这个新招牌和粉刷一新的店堂之间，他们再也认不出他们常来的老地方，他们是习惯在傍晚时分到这个老地方来喝一杯酒和闲聊闲聊的。

安东尼奥非常迷信。第二天他从废物堆里找回那块老招牌，又挂了上去。他把新招牌也留着，准备在城中心开另一家咖啡店的时候用。“淹死者之灯”这个招牌恢复以后，那个水手的情妇，黝黑的黑白混血女人也回来了，她又为老顾客煮奶油饭，为码头工人准备吃的东西，又像以前一样睡在原来的床上。唯一的不同，是她现在和一个爱说话的葡萄牙人同睡。而不是和一个沉默寡言的水手同睡。假使将来安东尼奥能够在城中心开一间咖啡店，而且挂上那块画着葡萄牙向海外发展时代的大帆船，写着“瓦斯各·德·甘玛”的招牌的话，她仍然会继续为老顾客煮奶油饭，为码头工人预备吃的东西，而且继续和新店主睡在同一张床上。

顾客们又回到“淹死者之灯”来。可以看见店里有金头发的水手们和别的黑人们一起谈论关于远洋的航行。沿海航行的木帆船的船老大们在谈论海湾的市集，他们要载运一船船的水果到市集上去。有人弹奏吉他，有人在唱桑巴，在布满繁星的夜里，有人讲述使人胆战心惊的故事。女人们从“大梁坡”上面下山到“淹死者之灯”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活虾老瑟和大胖子是其中最热心的顾客。连茹比亚巴本人有时也到这儿来。

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光是活虾老瑟在技击方面最好的学生，而且在弹奏吉他方面不久也超过了他的老师，变得和老师同样出名。有很多次，他在街道上遛达的时候，他用草帽打拍子，创作出一首歌来，他一边想出歌词，一边就唱起来。结果一首新的桑巴诞生了，他唱给小山上的朋友们听：

我的美人，黑人的生活，是美好的生活……
每一天，都是他们的节日，
打麦场上每天晚上都有舞会，
薄暮时分还举办市集。

在节日里，这样一首桑巴获得巨大的成功。

莲芬戒主是我的主保圣人，
他制造的媚药非常有劲；
我是一个轻浮子弟，我的美人，
是你，造成我的不幸。

没有一个姑娘不受这首桑巴的诱惑。

有一天，一个衣冠楚楚的汉子来小山上找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人们指给他看安东尼奥正在和一堆人谈话。汉子拖着手杖，走到黑人身边。

“您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吗？”

巴尔都诺以为是公安局来的人。

“您这样问要干什么？”

“不是您会创作桑巴吗？”汉子用手杖指着他问。

“有时也创作，如果我想到什么内容的话。”

“您肯唱一支给我听吗？”

“对不起，您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因为我很可能出钱来买一首桑巴。”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恰好需要钱来买一双新皮鞋，他在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市场看中了一双。他走去拿了吉他，唱了好几首桑巴。其中有两首使汉子很中意。

“您愿意卖这两首给我吗？”

“您为什么要买它们？……”

“因为我喜欢这两首。”

“好的。”

“我给您二十个密尔瑞斯买这两首桑巴。”

“好价钱。假如您将来还要买的话……”

汉子叫他用口哨把曲调吹出来，汉子用笔把它记录在一张划满横线的纸上。然后再写下歌词。

“我以后再来买别的……”

汉子拖着手杖下了山。小山上的居民都惊愕得睁大了眼睛。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伸直身子躺在食品杂货店的门口，把两张十个密尔瑞斯的纸币放在他的裸露的肚子上。他开始想他要买的那双新鞋和他要送给冉娜的棉布。

当天晚上，那个买了两首桑巴的汉子在城中心区的一家

咖啡店里说：

"我创作了两首了不起的桑巴……"

他用手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唱起来。过了不久，这两首桑巴在唱片上录了音，在无线电台上广播，在钢琴上弹奏。报纸上说："今年狂欢节最成功的节目是诗人安尼西奥·彼来拉的桑巴。这两首桑巴具有不可抵抗的魅力。"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看报纸，不听无线电广播，不弹钢琴。他继续把桑巴卖给诗人安尼西奥·彼来拉。

冉娜让她的头发披散下来，她很小心地用熨斗把头发熨平，还洒上香水，那种香水味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头晕。他把他的扁平鼻子凑近她的脖子，掀起头发，深深地闻她头发上的香味。她笑着对他说：

"你还不把你的鼻子挪开？"

他也笑着回答：

"真香呀！"

他把她推翻在床上。冉娜的声音已经微弱了：

"坏坯子！"

他穿着新皮鞋，挟着那块给冉娜做衣服的印花布到来的那一天，冉娜正唱着他卖给那个拿手杖的家伙的一首桑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她说：

"你不知道吗，冉娜？唔，我已经把这首桑巴卖掉了。"

"怎么，你卖掉了？"她很奇怪桑巴怎么能出卖。

“有一个家伙到小山上来，向我买了两首桑巴，付给我二十个密尔瑞斯。”

“可是他买来干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照我想，他是一个傻瓜。”

冉娜思索起来。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把印花布给她：

“我拿这笔钱买了这东西……”

“多好看！”

“瞧，我穿着这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她扑过去抱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脖子，安东尼奥哈哈大笑；他觉得生活非常美好，他很高兴自己做了一桩好买卖。他一边嗅着冉娜脖子上的香味，冉娜一边为他唱他的桑巴。她是唯一的唱这首桑巴而知道他是真正的作者的人。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告诉她：

“今天我们要到茹比亚巴家里去参加‘玛孔巴’。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的乖乖。”

他们去参加了“玛孔巴”，然后躺在港口的沙滩上，在那里热烈地实行性爱。因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占有冉娜的时候，总是想像着他在占有林弟娜尔娃。

他们经常到“淹死者之灯”去。可是冉娜不愿意：

“你知道，这地方经常有很多妓女进出……人们很可能把我也当作其中的一个。”

冉娜在胜利街一间饭店里当女招待，住在根塔斯的一间

小房间里。在港口的沙滩上谈情说爱使她欢喜，可是到"淹死者之灯去"，她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巴尔都诺的任性才去的。他们一齐去的时候，巴尔都诺和她坐在一张靠边的桌子上，喝着啤酒，用微笑来回答那些对他说"晚上好"的人。他是来炫耀一下他的情妇，之后他就离开了，临走时对人眨了眨眼睛，仿佛告诉人他们要去干什么。

可是几乎每天巴尔都诺都和大胖子，约奥沁姆，活虾老瑟到这儿来。他们喝烧酒，他们大谈奇闻轶事，以黑人独有的方式大笑。大胖子生日的那天晚上，矮子维里亚托出现了。这几年来他变得很厉害。当然，他并没有高一点，也没有更强壮一点，可是他衣衫褴褛，走起路来要拄着一根砍削得很粗糙的木棍。

"我来为你的健康喝一杯，大胖子……"

大胖子叫了烧酒。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你好吗，维里亚托？"

"差不多……"

"你病了吗？"

"没有。手杖是为了讨饭便利，"他露出了惯常的冷淡的微笑。

"为什么看不见你了？"

"哦，你知道……我很疲倦……不过我不觉得怎样……"

"有人告诉我说你病了？"

"什么！不过是发了一次疟疾。救济所把我收了进去……如果我再次病倒，我宁愿死在马路上。"

他接过约奥沁姆递给他的香烟。

“可是你现在已经复原了，”巴尔都诺说。

“复原吗，还没有。寒热还时常发作。总有一天我要像条狗似的倒毙在马路上。”

大胖子在桌子上向维里亚托伸过手来：

“不，不会的，老弟，你不会死的。”

约奥沁姆试着笑起来：

“坏种子总是容易生长的。”

可是维里亚托继续说下去：

“你记得罗桑多吧，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病了，可是他的母亲来找他。还是我把她找到的呢。还有菲力浦，小白脸，他死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来给他送葬。墓前的许多花朵就是她带来的。还有许多娘儿们来送丧……”

约奥沁姆打断他说：

“其中有一个娘们的大腿你……”

“每个人都有父亲，母亲，总有个什么人。可是我什么人也没有。”

他朝屋角扔掉香烟，再叫了一杯烧酒。大胖子战栗起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注视着自己的一杯烧酒。

矮子维里亚托站起来：

“我使你们厌烦了……”

“你要走了吗？”约奥沁姆问他。

“我到电影院等散场。”

于是他拖着木棍，驼着背，穿着一身褴褛的衣服走了。

“他现在已经养成这样走路的习惯了。”约奥沁姆说。

“为什么他只说些悲惨的事情呢？”大胖子问；“这样会使他伤心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比你懂得更多，”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

隔邻桌子上，一个前额束发的黑白混血儿解释给一个黑人听：

“摩西命令大海分开两边，他就带着所有的基督徒走过去了。”

大胖子提出抗议：

“为了我的生日，他今天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什么？”

“只说一些悲惨的事情……我的节日让他给破坏了。”

“不。我们马上就到活虾老瑟家里大事庆祝。我们带几个妓女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

大胖子会了酒帐。旁边的桌子上，那个黑白混血儿正在讲述所罗门王有六百个妃嫔的故事。

“你说的所罗门王倒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哈哈大笑着说。

他们尽情狂欢，拚命喝烧酒，他们吻了些身材健美的姑娘，可是他们总无法遗忘那个生病没人照料的矮子维里亚托。

冉娜因为巴尔都诺有别的情人，常常跟他吵嘴。巴尔都诺是一个十八岁的体格坚强的青年，他在女佣，洗衣妇和那

些叫卖“阿加拉耶”和“阿巴拉”①的小姑娘中间享有很高威信。他懂得怎样跟她们交谈，最后总能够把她们带到码头上，一起在沙滩上打滚。

他和她们春风一度之后就不再和她们见面。她们在他的生命中经过就像浮云经过天空一样，天上的云却使得他想出许多富有诗意的比喻。

“你的眼睛这么黑，简直像天上的云一样。”

“哎呀，快下雨了……”

“我们到屋子里去躲避吧……我知道有一个避雨的好地方。”

可是冉娜的脖子上有那种动人的香味。她缠着他，知道他和别的姑娘发生关系就发怒，据说她还作过妖法使他对她忠实。她曾经把黑母鸡的羽毛系在她情人的短内裤上，而且把五个铜币放在苦薯粉团里面，在月圆的夜晚她把这一切放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门口。

住在布洛塔斯的阿尔连多的家里请客的那一天，只为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曾经和一个娇小的金发混血女郎黛尔芬妮跳了几次舞，冉娜就狠狠地闹了一场。她想打黛尔芬妮，她已经脱下她的鞋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觉得这场争吵非常有趣，呵呵大笑起来。

他们一齐回家的时候，冉娜问他：

---

① 这是一种油炸的团子，先把大豆放在可可汁中煮熟，放进小虾，用蕉叶包起来油炸。

“你到底看中这个烂污货好在什么地方？”

“你嫉妒她吗？”

“这个老娼妇……千刀杀的，烂污货。不，我只弄不懂你看中她什么。”

“这一点，你是不能够知道的……她也许有秘密。”

于是他又大笑起来，又和她一起在床上打滚，同时嗅着她脖子上的香味。

他回忆起他是怎样认识她的。那是在红河的节日那天。他弹着吉他，远远地看中了她。她马上疯狂地爱上了他。第二天是星期日，他们又见了面，而且一起到奥林比亚去看早场电影。她对他讲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来向他证明她还是一个处女，他最后相信了她的话。他很想把她放弃，可是在后一个星期四他们约会的那天，他终于赴约去了，因为那天晚上他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他们在冈坡·格朗德随便散步，他没有说什么，因为她是处女，而他对处女是不感兴趣的。等到她要离开他回饭店上班的时候，她对他说：

“听我说，我看出来您是一个老实而且人品好的小伙子，那么我就向您说真话吧。我已经不是处女了。”

“什么！”

“那是我的叔父，住在我们家里的，我的叔父。三年前，有一天我单独一个人在家，妈干活去了……”

“您的父亲呢？”

“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的叔父利用这机会把我强奸了。”

“这真可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认为她的叔父很有理由这样做。

“自从那一次以后，我没有和别的男人来往过。可是，现在，您，我欢喜您。”

这一次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出来她在说谎，可是他没有说什么。当晚他阻止她回去上班，可是他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带她去过夜，他们就到码头上去，面对着大海和轮船。过了不久，他们租了根塔斯的小房间，冉娜住在里面，每天对他说些谎话，经常和他吵闹。

黑人已经不再相信她，他开始对她厌倦了。

一个晚上，天气很不好，他在“淹死者之灯”里，大胖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来。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谈着话的约奥沁姆看见了他：“大胖子来了。”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码头工人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常有的事。

“维里亚托……”

“谁？”

“矮子维里亚托。”

他们奔出去。死尸已经放在码头上。一群人围在旁边。死尸大概已经在水里泡了三天，因为尸身已经肿胀。死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注视他们。他的鼻子已经被鱼儿啃了一半，里面有些小蟹在弄出一种古怪的声音。

他们抬起死尸，送到“淹死者之灯”里去。他们拿两张桌子拼起来，把死尸放在上面。一些小蟹在他的皮肤上爬动。安东尼奥从柜台上取了一根蜡烛，想放在死者的手里，这两只手紧握着张不开来了。约奥沁姆说：

“他死了以后身体倒大了。”

大胖子祈祷：

“可怜的人！他没有一个亲人……”

有几个酒客过来看死尸。女人们望了望，害怕起来，走开了。安东尼奥始终拿着蜡烛，因为没有人敢把它放在死者的手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拿着蜡烛，走到死者身边。他扳开死者肥厚的手，把蜡烛放在手里。

“他孤独一人，”他说：“他找寻回家的道路，所以他投了海……”

没有人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有人问维里亚托住在哪里。茹比亚巴刚到，他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找寻慈悲，茹比亚巴圣父！可是他没有找到，所以他自杀了。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人照料他。他要寻死，因为他没有找到慈悲。”

没有人懂得这些话的意义，可是当茹比亚巴说：“奥尤一阿依一伙一伊卡，里一奥古①”的时候，他们都战栗了。

大胖子把矮子维里亚托的故事告诉一个酒客，他说得很详细，情节非常动人。照他说，有一天，维里亚托看见了三

---

① 这是巴西流行的非洲黑人土语。

个天使和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维里亚托的母亲，她在天上叫唤他。所以他才投水自杀。

突然间，在这一大堆人中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感到自己孤零零地和死尸呆在一起，他害怕起来，怕得很厉害。他开始战栗，牙齿咯咯直响。他想起了所有这些人：变成疯子的他的姑母路易丝，被人暗杀的列奥坡尔，在病中高声叫喊妈妈的罗桑多，被汽车压死的小白脸菲力浦，在码头上自杀的沙鲁斯蒂亚诺老头，还有矮子维里亚托，小蟹在尸体上蠢蠢而动。

他在沉思：一切的人，不管死了还是活着，他们都很不幸；还有那些即将诞生的也是如此。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暴风雨熄灭了“淹死者之灯”的灯光。

玛 孔 巴

首先，他们驱除了埃苏①，使他不能来扰乱祭礼的秩序。于是埃苏走了，到遥远的地方，比如非洲或者伯南布哥去了。

黑夜一直深入到人家屋子里。那是诸圣海湾一个宁静而充满宗教气氛的夜。

从圣父茹比亚巴的屋子里传出来鼓声，定音鼓声，铃声和葫芦声，这是玛孔巴的乐声，这些声音一直传到眨着眼睛的星星那里。在门口，有些黑女人在卖阿加拉耶和阿巴拉。

被驱走的埃苏到遥远的地方去扰乱别的祭礼去了，或者到弗吉尼亚②的棉花田里，或者到里约，去扰乱拉·发佛拉小山的敬神祭礼去了。

乐队在大厅深处的一个角落里演奏，在泥地上演奏。单调的乐声在观众的脑袋里响着。这是令人神经衰弱的音乐，令人思乡的音乐，和这个种族同样古老的音乐，这种音乐是由大鼓，铜鼓，小铃和葫芦发出来的。

---

① 这是恶神，或者魔鬼。

② 弗吉尼亚是美国东部的一州，黑人很多。

观众沿着墙分散成圆形站着，眼睛注视着坐在大厅中间的奥冈们①，奥冈们成方形坐着。费塔们环绕着奥冈们旋转。奥冈们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是敬神祭礼的人员，费塔们是女司祭，她们有资格接受圣人附身。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一个奥冈，约奥沁姆也是，可是大胖子还不是，大胖子夹在观众中间，和一个消瘦而秃顶的白人站在一起，那个白人聚精会神地注意仪式的进行，而且竭力用手拍着膝盖来为音乐打拍子。其余的观众是些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和一些肥胖的黑女人紧紧挤在一起。这些黑女人穿着短裙和露出颈项的胸衣，脖子上挂着许多项圈。费塔们踏着很慢的节奏摆动身躯，跳着舞。

忽然间，一个背靠在正面墙上的年老的黑女人被圣人附上了身，她就站在那个秃头的白人附近。她早已神经质地哆嗦了好一阵。人们把她带进一间小房间里，可是因为她是第一次在这所房子里参加祭礼，她要留在房间里一直等到圣人放弃她，另外附在一个年青的黑种姑娘身上为止。人们把这个年轻的黑种姑娘也带进女司祭的房间。

附在这个黑姑娘身上的神是桑果，雷电之神；由于这一次他选中了一个初入道的姑娘的身体，这个小姑娘从房间里再度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圣人的衣服：白袍，白珍珠，上面有一点点红点。她的手里拿着一根小棍。

“广场”的母亲带头领唱欢迎圣人的赞美歌：

---

① 奥冈是巴西黑人拜物教的辅祭。

裒杜罗—代民—罗囊—哦—爷！

观众齐声接唱：

啊—翁波—可—瓦—约？

“广场”的母亲接着用非洲土语唱出一句：

请让些地方给我们，因为我们要跳舞了。

女司祭们在奥冈四周围成圆圈，观众张开两只手掌，两臂屈成直角，手掌向着圣人，向圣人致敬：

“奥开！”

大家齐声叫喊：

“奥开！奥开！”

黑人，黑妇，黑白混血儿，秃头的白人，大胖子，全体观众都鼓励圣人：

“奥开！奥开！”

于是圣人走进新入道的姑娘们的圈子里，也开始跳舞。这个圣人是桑果，雷电之神，他挂着有红点的白珍珠，穿着一件白袍。他走进去，向茹比亚巴敬礼，茹比亚巴在奥冈们的中间，因为他是一切圣父中最伟大的一个。然后雷电之神一边跳舞一边转过来向那个秃顶的白人敬礼，这个白人是茹比亚巴请来的。圣人在这个人面前鞠躬三次，然后拥抱他的脖子。

现在“广场”的母亲唱起来：

伊也—里—爹—格贝—哦
阿非—爹—斯—哦蒙—罗祸
阿非—伊列—开—斯—哦蒙—列来姆。

意思是说：

母亲浑身饰满宝石
她把珍珠挂在她的孩子们的颈上
她又拿珍珠挂在她的孩子们的颈上。

这时候，奥冈们和观众们发出一连串的响声，模仿珍珠互相撞击的声音：

哦米罗—逢隆—逢隆—逢隆—哦米罗。

冉娜已经跳起舞来，仿佛惊惶失措似的，她被朦胧女神奥靡卢附身了。

她走进小房间里，再出来的时候，她穿了一条杂色的短裙，其中鲜红的颜色特别夺目，一条绣花裤子在裙子下面露出来。上身是赤裸的，只有一条白丝巾包扎住双乳。冉娜的胸部非常健美，她的乳房从白丝巾下面挺出来。可是没有人认出她是黑女人冉娜了。连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认不出她

就是和他一起在码头上毫无顾虑地睡觉的情人。这个赤裸的上身是女神奥摩卢的，是可怕的膀胱女神的。“广场”的母亲用单调的声音欢迎女神进来：

哀杜罗—代民—罗囊—哦—爷！

鼓声，铜鼓声，小铃声，葫芦声，都响起来了。这种音乐单调，刺耳，令人发狂。观众齐声应道：

啊—翁波—可—瓦—约。

大家向圣人致敬：

“奥开！奥开！”

这时候在初人道的姑娘中间跳舞的奥摩卢走过来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敬礼。然后她向“能够进入这所屋子”的观众行礼。她向大胖子，向秃顶的白人行礼。

现在每个人都激动起来，每个人都想跳舞。奥摩卢邀请圈子里的女人们跳舞。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象摇橹一样摆动上身，两只手臂伸出来向圣人致敬。大厅里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那是从圣人们，从乐队，从赞美歌，尤其是从年老而身体矮小的茹比亚巴那里产生出来的。

大家又唱另一支玛孔巴圣歌：

哀哦洛—比里—哦—巴渣—格巴—可—啊—贝

韩达。

意思是说：

一条狗走路的时候翘起它的尾巴。

奥索斯，狩猎之神，出现了。他穿着半白半绿的衣服，上面也间杂着一点红色，拿着一把松了弦的弓，腰带上一边挂着一支箭，另一边挂着一只箭筒。这一次，他除了戴着一顶盖着一小块绿布的金属盔以外，还插着一只蝇拂。

娘儿们赤裸的脚踏着泥地，躯体有节奏地起伏。每个人汗流浃背，都被音乐和舞蹈攫住了。大胖子四肢战栗，除了娘儿们，圣人们和遥远森林的怪诞天神们晃动着的躯体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个白人也用脚踩着地；他对身边的黑人大学生说：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跳舞……"

圣人向茹比亚巴致敬。构成尖角的臂膀向狩猎之神奥索斯致敬。人们嘴唇紧闭；手和躯体在神圣的舞蹈的刺激下哆嗦着。突然间，奥沙拉——最大的天神，他分成两个：一个是年青的奥索弟央，一个是年老的奥索卢方——附上了玛莉一代一洛亚的身上，玛莉一代一洛亚是一个十五岁的黑姑娘，有一个光洁的处女身体。她变成了奥索卢方，就是年老的奥沙拉，年老的奥沙拉弯着身子，拄着一根光线杖。她从小房间出来的时候，浑身穿着素白。观众一直下拜到地上来欢迎她：

"奥开！奥开！"

这时候"广场"的母亲又唱起来：

衣—依喃—哦渣—拉—哦—罗，依喃—里

啊—哦—罗。

意思是说：

市集的人们，准备啊。我们就要进入市集了。

观众齐声应道：

衣罗—哦渣—衣—派拉—蒙，

衣—依喃—哦渣—里—啊—哦—罗。

“当心，朋友们，我们就要进入市集了。”

是的，他们就要走进市集了，因为他们当中有奥沙拉，黑人的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

奥索卢方，就是年老的奥沙拉，只向茹比亚巴鞠躬。然后他在初入道的姑娘们中间跳舞。最后，拉·玛莉—代—洛亚失足颠了一颠，跌倒在地上。可是她继续跳舞，她的身体按照节奏痉挛，嘴唇和下身都喷出泡沫。

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狂热地在大鼓，半圆形铜鼓，小铃和葫芦的乐声中跳舞。圣人们也伴着这非洲古老的乐声，在初入道的姑娘中间环绕着奥冈们跳舞。他们中间有奥索斯，狩猎之神，桑果，雷电之神，奥摩卢，膀胱女神，还有奥沙拉，神中之神，他正在地上喷着泡沫。

在天主教的祭坛上，教堂的角落里，奥索斯是由圣乔治

代表的；桑果是由圣耶乐美代表的；奥摩卢是由圣洛克代表的，还有奥沙拉，是由蓬芬我主代表的，他是这个黑人城市中最灵的圣人。他的节日最美好，因为他的节日和一场敬礼祭礼或者玛孔巴完全相同。

在大厅里人们给观众吃烘玉蜀黍，接着又给观众吃羊肉“青青”和“阿宇沙”饭。在举行玛孔巴的晚上，城里的黑人们总聚集在茹比亚巴的前廊上谈家常。他们整夜不回家，在外边闲谈和议论本星期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一晚，他们不像惯常那么自然，因为有一个白人在场，这个白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茹比亚巴圣父的玛孔巴的。白人吃了很多羊肉“青青”和“阿宇沙”饭；他还舔了舔嘴唇。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知道这个周游世界的白人会写ABC民歌。起初，安东尼奥以为他是水手。大胖子说他是一个流浪汉。事实上是那个向巴尔都诺买桑巴的诗人带他到这儿来的。他想看看玛孔巴，诗人对他说只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个人有相当的威信能够使他参加茹比亚巴的玛孔巴。可是不管他怎样对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好话，巴尔都诺总不十分愿意在茹比亚巴面前为他说话。带一个白人到玛孔巴里来，而且又是一个陌生人，这是不应做的事。这个人可能是警察局派来的，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想把一切都劫走。有一次，他们抓去了茹比亚巴，圣父和埃苏一起在监狱里过了一夜，最后不得不由比任何人更善于解决困难的活虾老瑟到警察局去把奥里沙拉偷回来，虽然有哨兵在看守着。这个坏家伙从警察局回来的时

候，埃苏挟在他的上衣里面，大家欣喜若狂。那一次的玛孔巴举行了一整夜，以安慰激怒了的埃苏，因为埃苏可能扰乱以后的节日来作报复。

为着这个缘故，巴尔都诺才迟疑不决地不敢带这个白人进来。最后还是一个黑人大学生不断地哀求他，才使他决心向茹比亚巴谈这件事。大学生是他的朋友，当时恳求他说：

"我担保这个人……我熟悉他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

巴尔都诺想知道这个白人的一生经历。等到他知道这个白人正在周游世界要看遍一切东西的时候，他兴奋起来了。谁知道这家伙将来有一天会不会为他写一首ABC民歌呢？

白人要走了，在离开以前他向茹比亚巴宣称他从来没有见过更美妙的仪式。大学生跟他一起走，走了以后，黑人们才像其中一个人说的，真正的能够自由地呼吸了。他们能够叙述他们的事务，谈他们所爱的东西，也撒一些大谎。

罗沙多对巴尔都诺说：

"你看见过我新刺的花吗？"

"没有。"

罗沙多是一个水手，不时从巴义亚经过。有一天，他带来了豆荚老瑟的消息，豆荚老瑟在远洋航行，已经会说外国话了。罗沙多的肋骨两旁刺满了女人的名字。上面还有一瓶花，一把匕首。现在他又叫人刺上一只雄牛的头和一根鞭子。

他笑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有点嫉妒地欣赏着他的刺花：

"真不错……"

“你知道吗，小鬼，船上有一个美国佬肚子上刺了一整幅地图。真是奇观……”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起了那个白人。他应该留在这里看一看这些刺花。可是他走了，仿佛他为着不使黑人蒙受羞耻而逃走了似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要叫人为他刺花。可是他还不知道他要刺些什么。他想刺上大海和棕榈林的森比。码头上有一个黑人就把森比的名字在肚子上刺了出来。

达美昂，一个满头白发的黑人，微笑起来了。

“您爱看刺花吗？”

茹比亚巴作了一个手势阻止他。可是他早已扯起衬衫，露出皮肤。他的背上有鞭笞的伤痕。在奴隶时代他曾经在种植园里受过鞭笞。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发觉鞭痕下面有一处灼伤的伤疤：

“这是什么，老伯伯？”

达美昂知道他问的是火烧的伤疤以后，骤然羞惭起来，拉下衬衫把伤疤遮住。他沉默下来，向灯火明亮的巴义亚城那边望着。玛莉一代一洛亚注视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曾经当过奴隶的黑人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

冉娜满怀嫉妒地走了，玛莉一代一洛亚也回到她的母亲家里去了。于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大胖子以及约奥沁姆一齐下山。他带着他的吉他，以备狂欢时使用。

可是大胖子不久也走了，因为他住得很远，住在他的祖母家里，他的祖母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唇上有些短髭，

她从好久以来已经和现实世界隔绝。她生活在另一世界中，在她所叙述的事情中往往把人和事夹杂起来，而且从来没有结局。实际上她并不是大胖子的祖母。这个亲属关系是大胖子捏造出来的，因为他抚养这个老妇人。老妇人在遇见他以前无家可归。不过大胖子待她像亲生的祖母一样：他和她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他很早回家，使她在家里不致寂寞。有时大胖子手里拿着一块衣料，人家还以为他是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子的。

"是送给我的祖母的，可怜的人……她的衣服破得厉害，因为她睡在肮脏的泥地上。她已经像孩子一样要人照顾了……"

"我说，大胖子，她到底是你的祖母还是外祖母呀？"

大胖子变得狼狈了。别的人都知道大胖子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可是大胖子有一个祖母，很多人还羡慕他哩。

大胖子走了以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约奥沁姆沿着坡路下山，嘴里吹着一支桑巴。坡路上静寂而荒凉。只有一家人家的窗口上有灯光，那是一个穷人家的房子，窗口上一个女人正在晾婴孩的屎布。房间里还传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娃娃……小娃娃……"

约奥沁姆批评了：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第二天工作的时候打瞌睡……他在晚上要当保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你注意到大胖子是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吗？"

"善良？"约奥沁姆没有注意到。

"是的，善良……他是一个好心眼的人。他到处做好事，"

他们沉默不语地走下山。巴尔都诺眼前又出现了玛孔巴的景象和那个周游世界的秃顶白人。这个白人走了，真的，他逃走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 这人一定是彼得罗·马拉扎特。可是他逃走了，因为他看见黑人们害羞。他想起了棕榈林的森比。假如再有一个森比，那个老黑人达美昂就不会受鞭笞了。这个白人走了……终有一天他会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写一首ABC民歌。一首雄壮的ABC民歌，歌颂一个自由而快活的黑人的业绩，这个黑人是一个英勇无比的强盗。

想到这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又高兴起来了。他笑道：

"有一件事你知道吗，约奥沁姆？我要得到这个小黑姑娘的处女宝……"

"哪一个黑姑娘？"约奥沁姆注意起来。

"玛莉一代一洛亚，就是被奥沙拉附身的那个，小姑娘……"

"她是花中魁首，巴尔多。她是一个军人的未婚妻。你会惹起一场麻烦的。"

"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她爱上了我。军人？我不认

识。我要跟她谈爱，这个栗色头发的小姑娘……军人吗，滚他妈的吧……”

约奥沁姆知道得很清楚，如果巴尔都诺真的想要这个黑白混血姑娘，他根本不会把这个兵士放在心上。可是约奥沁姆不喜欢和军人们有纠葛，他劝道：

“丢开这个栗色头发的小姑娘吧，巴尔多……”

他只忘记了一件事：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即使死了也要有一首ABC民歌来歌颂他，而且安东尼奥所崇拜的在ABC民歌里歌颂的英雄们，都是喜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娘儿们很浪漫地度过一夜，第二天和军人们争吵的。

他们在沉睡的下城里走着，没有遇见任何人可以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淹死者之灯”早已上了店门。街道上没有人，没有一个黑女人可以带到沙滩上去。没有一所酒店可以进去喝一杯鸡尾酒①。他们走着，深深地吸着夜间的空气；约奥沁姆打了一个呵欠。他们走进一条胡同，看见了一对黑白混血男女，看样子仿佛是新认识的恋人。约奥沁姆提出来：

“一个黑白混血姑娘，老弟……”

“很不错，约奥沁姆。是给我们的……”

“她跟一个男的在一起，巴尔多。”

“你等着瞧，看我要不要你警告……”

---

① 这是一种由甜烧酒和覆盆子果汁搀和的饮料。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跳到那个黑白混血姑娘前面。他猛力打了她一拳，女人跌倒在地上。

“贱人，你真反了！我出去干活，你却在外边勾搭野男人……你不知羞耻吗？”

然后他转过来对着那个黑白混血儿。黑白混血儿不等巴尔多开口，就向他请罪：

“她是您的朋友吗？我不知道，我……”

“我的朋友？你想说我的老婆吧！我们是在教堂结婚的，你听见吗？在教堂……”

他向那人走上一步。

“我不知道。请原谅我……她这一切都没有告诉我……”

他东躲西闪地走开了，在转弯处消失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像疯子般大笑起来。约奥沁姆始终闪在一边，让那两个男人去交涉。这时候他才走过来。

“你看见了吧？”

他们两个放开喉咙大笑，笑声简直可以惊醒全城。地上传来另一个人的笑声。原来是那个女人爬了起来。她是一个没牙齿的黑白混血女人，皮肤很白，可是样子不值得人家为她这样冒险。不过既然找不到更好的，他们就决定把她带到沙滩上去。安东尼奥第一个干，然后轮到约奥沁姆。

“她没有牙齿，可是她并不坏。”约奥沁姆说。

“呸，不值得，”巴尔都诺说。

他躺在沙滩上，拿起吉他弹奏起来。约奥沁姆把脚浸在水里。穿好衣服的女人走到他们身边，开始唱起安东尼奥在吉

他上弹着的那支歌来。起初声音很低，不久就高了起来，她有一副好嗓子，古怪的嗓子，几乎像男人的嗓子一样。她的声音响彻码头，连沿海航行的木帆船上的人们也被歌声惊醒了。水手们在船壁上出现，天亮了。

拳击家

茹比亚巴的房子很小，可是很漂亮。房子座落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一块平地中央，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前廊，后面有一个庭院。

一间大厅几乎把整座房子占据了。大厅里有两张长凳，长凳中间是一张茹比亚巴和他的客人吃饭的桌子，还有一张安乐椅，面向着卧室。许多黑人男女在桌子两旁的长凳上坐着闲谈。其中有两个西班牙人和一个阿拉伯人。墙上挂着圣父和亲友们的无数照片，装在白色和红色的贝壳相框里面。在一个相架上面，一个黑人的奥里沙拉像和一个蓬芬圣人的像很紧密地放在一起。画像上蓬芬圣人正在救起一艘遇难的船。旁边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偶像：那是一个体格健美的黑女人，手里捧着一只膨胀的乳房，像是奉献祭品似的。她就是杨桑，水神，白人称她做圣巴巴拉。

茹比亚巴从房间里出来，穿着一件绣花袍子，这件长袍一直垂到他的脚跟上，这就是他唯一的衣服。一个黑人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扶圣父坐下。

黑人轮流吻茹比亚巴的手。其次轮到两个西班牙人，然后是阿拉伯人。其中一个西班牙人牙齿发炎。他用手帕捂着

脸，走到圣父跟前说：

"尤(茹)比亚巴圣父，我有一只坏牙子(齿)，痛得不得了……他妈的！我波(不)能工索(作)。他妈的！我花了大大的少(钞)票给牙医……"

他解下手帕。脸肿得很厉害。茹比亚巴开方了：

"用葵花煮茶，同时这样祈祷：

圣尼古丹姆，医好我的牙！

尼古丹姆，医好我的牙！

医好我的牙！

我的牙！

牙！

茹比亚巴又加上一句：

"你要在沙滩上祈祷。你在沙上把祈祷写下来，每次少写几个字。然后你回到家里煎药来吃。可是如果你不祈祷，药方是不灵的。懂了吗？"

西班牙人付了五个密尔瑞斯，回去照方服药去了。

接下来是一个黑人，他想行使法术。他凑到圣父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圣父站起来，黑人扶着他，走进房间里去了。过了几分钟，他们重新走出来，第二天，人们就看见亨利克·柏代罗家的门口放着最恶毒的物品：苦薯粉混和着椰子油，四个密尔瑞斯的钱币，两枚分币，最后还有一只活着的小兀鹰。过了不久，亨利克·柏代罗就害了神秘的病死了。

一个黑女人也想行使一种法术，可是她不是低声说话，不！她也不到房间里去……她当着众人说：

“那个不要脸的玛尔特，她抢去了我的男人。我要他回到我们这儿来，”黑女人非常愤激。“我有孩子；她，她没有……”

“你们去取她的几根头发，”茹比亚巴回答。“把头发拿来给我，我保证你一切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

后面排队的人一个个上来。所有这些黑人都想行使法术。有几个由茹比亚巴拿着一枝水芹给他们祝福。第二天清晨，满城都摆满了这种物品，过往的行人见了都恭敬地远远避开。茹比亚巴也接待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物，有些是戴着戒指的博士，也有坐汽车来的有钱人。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兵士正在和圣父谈话。兵士竭力低声说话，可是他那么激动，使得大家都听见了他的说话：

“……她好像不再爱我了……她装作听不见我……我认为她爱上了别人……可是我不能放弃她，圣父……我想得到她……”

他用哭丧的声音说话。茹比亚巴提出一个问题，他回答：

“玛莉—代—洛亚……”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吓了一跳，然后微笑起来。他尽力设法听下去，可是茹比亚巴已经送走那个兵士：

“你去拿她的几根腋毛来给我，再拿你自己的一条短裤子：我可以使她永远不离开你……她要一直跟着你，像一条狗一样。”

兵士出去了，他低着头，谁也不看，竭力使人不注意他。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到茹比亚巴跟前，他坐在地上。

“看来他真的热恋着这小姑娘……”

“你认识她吗，巴尔多？”

“不是在上次祭礼时被奥沙拉附身的那个小姑娘吗？”

“这个兵士爱她，他要对她行使法术……当心点，巴尔多……

“使我苦恼万分的倒不是他！”

“他在热恋……”

“对的，很明显，看得出来……”

他继续坐在地上用一小块木片在地上乱刮。他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可是他的样子似乎已有廿五岁。他像一棵树一样强壮，像只野兽那么自由，而且他有全城最嘹亮的笑声。

他离开了冉娜，他再也不和那个没牙齿的、有一个男人的嗓子而且唱过他作的桑巴的女人会见，他对那些可以带到沙滩上去的黑女人再也不感兴趣。

他和大胖子一起在玛莉一代一洛亚的住宅周围徘徊。他为她创作了一首桑巴，内容是：

我爱的是你，玛莉亚，
玛莉亚，我的心给了你，
如果我曾经使别人痛苦，
现在是你使我痛苦。

这首桑巴他不肯出卖。他在一个节日里一边望着当时在场的玛莉，一边唱着这首桑巴。那个兵士不知怎么办才好：他还没法拿到玛莉的腋毛去交给茹比亚巴。玛莉一代一洛亚只是微笑。她用悲哀的眼光望着兵士，因为她知道他爱着她，为了她，他会毫不迟疑地击倒一个男子。她想起了他写给她的代母唐娜·布郎加·柯斯塔的信，在信里他请求她的代母答应他和玛莉的婚事。这封白字连篇的信，她藏在家中一个箱子底下。信里说：

唐娜·布郎加夫人各下：

今天或永远我感觉被带往一个忠诚而安洛的天堂。我为一的内心感情洋溢在此地。我要告知各下，我对你可敬的玛莉亚怀有神圣和纯洁的爱情。

我的爱情永不古竭，除非光阴过去。各下慈裴给我门幸福和快乐，让我们永生永世幸运。因此我亲此几会，以我的内心感情向各下请求，让温尤可爱的玛莉亚和我结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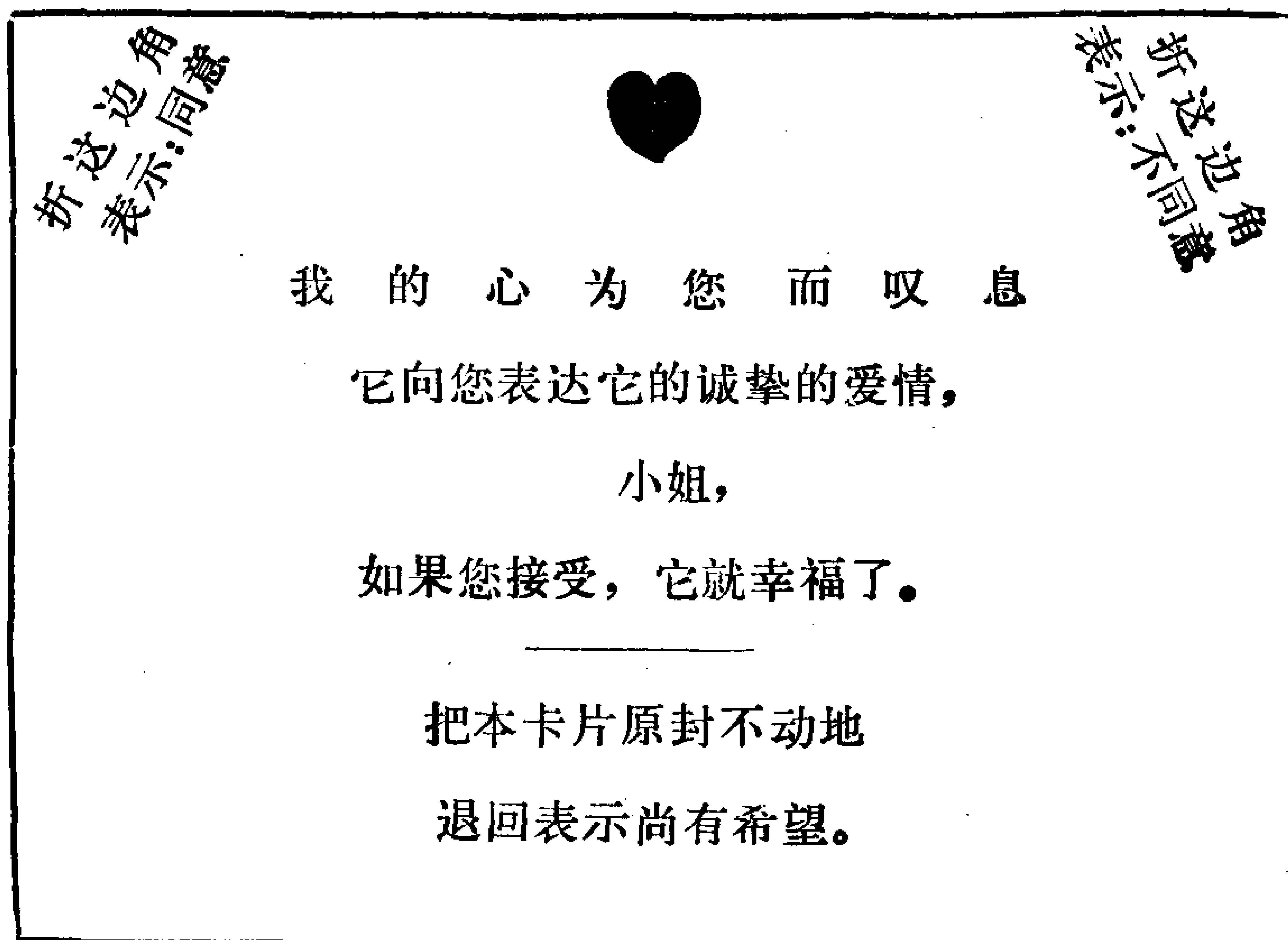
我能得到你心爱的堂上珠是我非常的幸福，我决心在再短时间内使各下和她有名望的家亭满意。

我希亡各下答允我的求昏，我放下笔请各下接受我的敬意。

签名：奥索里约，第十九团兵士。

唐娜·布郎加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军人，可是玛莉亚坚持自己的意见，以致最后她不得不离开代母家里。婚礼预定在

八月，只等奥索里约晋升为伍长之后就举行。大尉已经答应把他提拔为伍长。在这期间，玛莉—代—洛亚在玛孔巴里认识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这个风流浪子，他会作歌、会弹奏吉他。他没有给她写信，他也没有提起结婚。他只在李啤连诺家里过节那天偷偷地塞一张卡片给她，卡片的内容是这样的：



她把卡片藏在怀里，然后奔进李啤连诺老婆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房间里堆满了男人们的帽子，还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吉他。看见过这张卡片的甘弟达，跟着玛莉亚走进房间：

“谁送这张东西给你的，妹妹？”

"你猜……"

"你叫我怎么猜得着？等一等……"

她沉吟了一阵："说真的，我猜不出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嘘！他吗，他不是人……他是魔鬼的化身……跟他在一起的娘们都倒了霉……当心点，我的代·洛亚小妹妹……"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

"奥索里约呢？"

奥索里约就是那个兵士。玛莉一代一洛亚沉思了，她没有把表示同意的那只角折起，她把卡片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可是在后者的心目中，仿佛她已经折起了表示同意的那只角。

现在他要到布洛塔斯街她家的门口和她谈话，因为这是那个兵士值勤的日子。兵士只能够在星期四，星期六和星期日来。一星期中其余的几天就是安东尼奥的，他的手已经熟悉她的娇小的处女躯体。一个星期二，加布拉那里有庆祝会，玛莉一代一洛亚和一个女朋友去参加。她们在广场上遇见了巴尔都诺。黑人打扮得非常华丽：红皮鞋和红领带。他在抽一分钱一根的雪茄。他们谈起话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一个彩票摊前停下来，买了一张彩票给玛莉亚。他们打开那张卷着的彩票，看见号数是四十一。卖彩票的商人是一个肥胖的西班牙人，他看了看彩票中了什么。他叫起来：

"四十一。一盒香粉。"

盒子上面有短短的四句诗。那是几句签诗：

我预见将来有哀哭，
有争执，有吵闹，
因为谈情说爱的事，
人们没有注意防止。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吃吃地笑。可是玛莉一代一洛亚愁闷起来。

"如果奥索里约来了呢，嗯？"

好像故意要与他作对似的，奥索里约打扮得齐齐整整向他们走过来。他先开口：

"我真有理由提心吊胆……可是我总不能相信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我不能相信……"

他的声音如泣如诉，就像教堂的歌声一样。他说话的时候，玛莉一代一洛亚用手掩住脸。女伴们用笑来掩盖她们的不安，嘴里不住地说："奥索里约先生，您不会这样做罢……"

"来呀，"安东尼奥说，他已经防备了。

兵士伸手想打安东尼奥的耳光，可是黑人躲开他的手掌，用脚一勾，兵士就跌倒在地上。他爬了起来，手里拿着军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拉开他的小刀。

"如果你是男子汉你就来吧！"

玛莉一代一洛亚哀求：

"巴尔多，为了上帝的爱……"

女伴们也说：

"奥索里约先生……奥索里约先生……"

"别以为我怕你的那身军装和武器，"巴尔都诺说，他打掉兵士手中的武器，兵士的脸上已经有了伤痕。

兵士的军刀跌落地下的时候，安东尼奥也扔下小刀，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待奥索里约。路人围拢来；警察，兵士也走过来了。奥索里约向巴尔都诺扑过去，却吃了一拳，这一拳只有巴尔都诺才打得出来……兵士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一个外国人用内行的眼光看着这场打架，他抓住安东尼奥的臂膀说：

"走吧，兵士们来了……打得好……我们得再会面……"

黑人拾起小刀，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向玛莉一代一洛亚的家里走去。走得正是时候：兵士们从四面八方出现，他们看见自己的同伴受了伤，开始打起路人来。路上乱成一团。

玛莉一代一洛亚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藏在她自己的卧房里，她睡了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清晨黑人离开的时候，代一洛亚的身体依然柔软和温暖，可是她已经不是处女了。这比最伟大的圣人奥沙拉更好。

过了几天，巴尔都诺在"淹死者之灯"里遇见了那个帮助他逃走的外国人。他和大胖子走进来的时候听见有人招呼他。

"我找得您好苦。我到处找您。您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他拉开椅子，拿香烟出来敬客。他们坐了下来。巴尔都

诺向他道谢。

“没有您我怎样应付这班兵士！”

“这一拳打得出色……打得好……”

大胖子当时没有在场，他问：

“什么一拳？”

“他打那兵士的一拳……我的圣母，这就是所谓好身手！”

他叫了啤酒。

“您学过拳击吗？”

“不，我只学过技击。”

“……因为，假如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使您成为拳击冠军……”

“拳击冠军？”

“对的，我可以担保，凭圣母发誓！……出拳多漂亮……真伟大……”

他察看黑人强有力的拳头。他摸了摸他的肩膀，他的手臂。

“我跟你们说，拳击冠军……拳击冠军……”

他似乎在追忆过去的日子。

“只要您愿意……”

安东尼奥最愿意的无过于此：

“怎么一回事？”

“也许可以到里约去，然后，谁知道？也许可以到北美……”

他喝了一口啤酒：

“我以前是一个拳击教练……我培养了许多拳击家，他们现在都是各国的拳击冠军……唔，没有人吃得消这一拳……打得真漂亮！……”

他们走出酒店的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被吕义雇用，他们还协商好让大胖子跟他们在一起，作为看护。他们三个人半醉地走出来。第二天，安东尼奥对代一洛亚说：

“现在，我的小乖乖，我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了。我是一个拳击家。我就要成为拳击冠军。以后我要到里约去，然后到北美洲去……”

“那么你要走了？”

“我带着你走，我的小宝贝。”

这比最伟大的圣人奥沙拉更好。

几个月以后，第一次比赛公布了。现在人们谈起黑人巴尔多了。吕义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一家报纸连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照片也登了出来，照片上他一只手伸出来，另一只手作出防御的姿势。玛莉一代一洛亚把照片粘在墙上。

对方是一个自称为海军重量级冠军的人，名叫杨蒂尔。事实上他是一个码头搬运工人。

在大教堂的广场上，一切爱好拳击的人，“淹死者之灯”的所有熟客，包括店主人安东尼奥先生在内，阉割一黑人小山上的居民，还有巴尔都诺的朋友，都聚集在那里，济济一堂。

裁判首先走上拳击圈。他是一个陆军曹长，今天穿着平

民服。他说：

“我们马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比赛。我请求观众静下来，而且鼓掌欢迎。”

接着大胖子出现了，他拿着一只水桶和一个瓶。另一个黄脸皮的汉子也拿着同样的东西走了上来，到对面的角落去。接着吕义陪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上台。所有小山上的居民，“淹死者之灯”的熟客，沿海航行木帆船和小船上的人，都欢呼起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裁判介绍：

“巴尔多，黑人。”

然后轮到对方，观众也鼓掌欢迎：

“杨蒂尔，我们光荣的海军的重量级冠军。”

鼓掌，欢呼。可是小山上的朋友们，木帆船上和酒店里的朋友们却嘲讽地望着那个黑白混血儿说：

“他为了这个头衔这次可要吃苦头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望了望他的对手，微笑起来，吕义不停地忠告他：

“狠狠地打，打嘴，打眼睛，用尽气力……”

大胖子神经紧张，他为他的朋友得胜而祈祷。可是他想起拳击赛是一种罪恶，害怕起来，就停止了祈祷。

钟声响了，两个拳击对手互向对方走去。群众疯狂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由于犯规被取消资格，因为他在某

一时间曾经使用过技击技术，可是这场比赛显示了他的拳击天才。观众不服裁判的决定，对着裁判大发嘘声，警察不得不出来保护裁判。

报纸上登载了巴尔都诺的一张新照片，其中一张报纸由于刊载了黑人的小传而销路大增。人们发觉了诗人安尼西奥·彼来拉署名发表的桑巴原来是巴尔都诺的作品，这件事成为本城文学界的一件丑闻。

人们给巴尔都诺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一次观众更加拥挤，鼓掌欢迎他的不仅是小山上的朋友们和木帆船以及“淹死者之灯”的朋友们，全场观众都鼓掌欢迎他。安东尼奥先生押了二十个密尔瑞斯赌他必胜。裁判宣布：“巴尔多，黑人”的时候，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欢呼。

到了第五回合，黑白混血儿杨蒂尔已经失去了海军拳击冠军的称号。他躺在拳赛圈上，一动也不动。大胖子替他朋友擦掉汗。然后大伙儿成群结队到“淹死者之灯”去喝掉安东尼奥先生赢得的二十个密尔瑞斯。

说到旅行，倒是玛莉一代一洛亚首先实现。她的代母新生了一个婴孩，代母的丈夫是一个政府公务员，被派到马拉农去。玛莉一代一洛亚跟着他们一起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觉伤心，因为玛莉能够使他忘掉林弟娜尔娃，那个脸色苍白有许多雀斑的年青姑娘。

分离的那一晚，他喝了个大醉。望着带走他的女朋友的轮船离开，他甚至于想去当水手。代一洛亚带走了巴尔都诺

的那张漂亮的照片，照片上他伸出一条臂膀，嘴里、眼里都带着微笑。

他打败了所有居于他和巴义亚冠军之间的拳击家。巴义亚的冠军名叫文桑特，他因为找不到同等的对手，早已停止了拳击。可是大家开始谈论巴尔多和他的一连串胜利以后，文桑特又恢复起拳击锻炼，他害怕失去冠军称号。

拳赛前一星期，城里到处贴满了海报，上面有两个拳击对手的照片。

在接见新闻记者的时候，文桑特宣称他要在第六回合取得胜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第二天回答说：在第六回合，巴义亚的冠军早已被打死了。他们互相辱骂对方，观众兴奋欲狂。打赌的人很多，巴尔都诺是最受人拥护的。

事实上，不到第六回合文桑特已经丝毫不能动弹地躺在拳赛圈子里，黑人巴尔多成为巴义亚一切重量级的冠军。

人家给文桑特一个报复的机会。巴尔多又取得了胜利。吕义高兴得发狂，整天只说着要到里约去。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依然带些黑白混血姑娘到沙滩上去，继续在“淹死者之灯”里喝酒，而且使城里的街道充满他的明朗的笑声。

沿海城市里突然来了一个里约热内卢的拳击冠军。他向所有的人挑战，到处大吹大擂。人们为他约定了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比赛一场。消息传出来以后，全城的人只想着这两个冠军的决赛。

决赛的前夕，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正在“淹死者之灯”

里谈笑，对方的班主走来找他：

“晚上好……”

“晚上好。”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要了一瓶啤酒。

“我想单独跟您说两句话。”

大胖子和约奥沁姆走开去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

“是这么一回事……您知道，克劳弟奥是不能叫人打败的……”

“什么话？”

“……理由是这样的：我在他的身上花了很多的钱。假如您打败了他，他就不能再在这里赚钱了，对吗？……”

“对。”

“假如他打赢了，他可以继续参加拳赛……我的钱也就捞回来了。”

“怎样？”

“我给您一百个密尔瑞斯，只要您肯让他把您打败。下一次我们会给您一个报复的机会。”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举起了手，可是他的手落在桌子上。

“您已经跟吕义谈过了吗？”

“吕义是个傻瓜……这件事不必叫他插手……”

他微笑起来：

“何况在离开这儿以前，我们会给您一个报复机会的……同意吗？”

“您钱带来了吗？”

“比赛以后我再给您。”

“不行。不能这样……假如您现在把钱给我……”

“怎么？……假如您赢了呢？”

“假如我打败了呢？这笔钱不是落了空吗？”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站了起来。大胖子和约奥沁姆在另外一张桌子上注视着事情的经过。

“用不着动气，”班主说。“请坐下……”

他打量着喝了一口烧酒的黑人。

“我相信您……拿着，从桌子底下拿过去……”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接过了钱。他数了数，是五十密尔瑞斯。

“您刚才说一百……”

“还有五十我在比赛以后……”

“这样不行。”

“我没有带在身边，不骗您！”

“现在不付就拉倒……”

他收了其余的五十密尔瑞斯，向大胖子的桌子走去。班主走了出去以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放声大笑，简直笑痛了肚子。

第二天，比赛以里约热内卢的冠军惨败而结束，赛完以后班主再到“淹死者之灯”来找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大家觉得情况很严重：

“您是一个骗子……”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吃吃地笑。

“您要把钱还我！”

“骗了骗子的钱，是最公道的事。”

“我要报告警察局，要登报纸……”

“请吧。”

“骗子！强盗！……”

轮到班主被打倒在地上。周围的人鼓起掌来。

“同志们，他想收买我……他给了我一百密尔瑞斯叫我让那个害佝偻病的家伙获胜……我这样被他打败！……今天，我拿了他的钱打败了他的宝贝……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用钱来收买人……只有朋友的交情才能收买我，同志们……现在我们拿他的钱来喝酒吧……”

整个“淹死者之灯”都笑了。然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了出去，他去送给瑟发一条红珠项圈，这条项圈是他当天拿了这个里约热内卢班主的钱买的。瑟发是从马拉农来的一个娇小的黑白混血姑娘，玛莉一代一洛亚委托她带一个吻给巴尔都诺。她交给巴尔都诺的吻却不止一个。

吕义一本正经地说要到里约去了。

巴尔都诺的拳击生涯在林弟娜尔娃订婚的时候结束了。报纸上正登载他要和秘鲁拳击家米盖兹比赛的消息，巴尔都诺看见了林弟娜尔娃的订婚启事：“本市名人贝里拉爵士之爱女林弟娜尔娃·贝里拉即将与青年律师古斯塔夫·巴来拉斯订婚，巴来拉斯为巴义亚市著名家族之光荣后裔，著名诗

人，富有天才之演说家。”

他喝得烂醉，在第三回合就败得一塌胡涂。他再也没有气力战斗，只能够受秘鲁人米盖兹一拳拳的打击。外边传说他受人收买。他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他失败的原因，连对吕义也没有说过。这一晚吕义哭了，而且扯自己的头发，呼天顿地；他也没有告诉大胖子，大胖子用丧家狗的眼光看着他失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拳坛上出现。

他失败的第二天晚上天气很冷，他不愿意回到“淹死者之灯”去喝酒，就到“巴义亚酒吧”去。他和大胖子坐在屋角的一张桌子上，静静地喝酒。一个汉子走到他们身边，乞求他们请他喝一杯酒。巴尔都诺抬起眼睛。

“我认识这家伙，我不知道在哪儿，可是我认识他……”

那个汉子有一双白眼。他用舌头舐了舐嘴唇：

“来，一杯烧酒……你付钱，老朋友……”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认出了他脸上的一道伤痕：

“这个，”他说，“是我弄的……”

他思索了一会，猛地拍了一下脑袋：

“你不是奥索里约吗？……”

大胖子加上一句：

“你当过兵吗？”

“是的，我以前是个曹长……”

他拉开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我当过曹长——”他舐了舐嘴唇。“来呀，一杯烧酒

……”

巴尔都诺笑了。大胖子有了怜悯之感。

“可是有一天，一个女的来了，一个女的，你听见吗？漂亮！……真漂亮！……我们订了婚，你知道……我等待着升为伍长以后……”

“可是你不是已经当了曹长吗？”

“对的；我上了那个女人的当……我相信我会升为大尉的。大尉已经答应过我了，你知道……大尉……你再请我喝一杯吗？小家伙，再来一杯，这位朋友，他付钱……我们已经定好结婚的日子……我们准备大事庆祝！……她跟了另一个……”

“那么这道伤痕呢？”

“就是那个家伙……我把他杀掉了……她真漂亮，小乖乖……真漂亮……”

“这句话倒说得对……”

“你也认识她吗？”

“你都忘记了吗？”

他们喝了一整夜的酒，天亮时，他们手挽着手走出来，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嘻哈大笑，完全忘掉了玛莉一代一洛亚，也忘掉了他们曾经一个是兵士，另一个是拳击家。

突然间汉子停下来：

“那么，是你？……”

他松开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手。

“是的，可是我也失掉了一切，跟你一样……”

他们重新紧紧地手挽着手，继续歪歪倒倒地向前走：

“她多迷人呀……”

“说到她迷人……”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把黑姑娘玛莉—代—洛亚和白姑娘林弟娜尔娃混淆起来了。

港　　口

水平如镜的海面上停泊着动也不动的大船。

沿海航行的木帆船，落了帆，在夜里静静地睡觉。即使在这种状态中，它们也使人想起船的航行，从一个小埠航行到另一个小埠，从一处市集航行到另一处市集。现在它们睡着了，它们的名字刻在船尾："旅行商船"，"没有港口的航行者"，"晨星"，"孤独"。可是第二天清晨它们就扯起了所有的帆，迎着风，划破海湾的水面开走了。

它们装载蔬菜，水果，青砖和瓦片。它们在所有的市集边都停泊。然后它们装着一船芬香扑鼻的菠萝蜜回到港口。漆着红色的"没有港口的航行者"快得像在水上飞，没有别的船比得上它。船老大马诺埃尔睡在船头。他是一个年老的黑白混血儿，生长在船上，从来不知有别的住所。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知道所有这些船只的历史。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爱躺在沙滩上，黑色的头发埋在沙制的枕头里，两只脚浸着水。在夜间这种时刻，海水多么柔和温暖呀！巴尔都诺有时也钓鱼，静静地钓，等到鱼一上钩，他的脸就闪射出微笑的光辉。可是通常他只是眺望大海，船只，和后面的城市。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很想离开此地，去认识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女人在陌生的沙滩上谈爱。秘鲁人米盖兹打败了他。

一艘轮船经过堤岸的时候拉了汽笛。它开走了，它在黑暗的夜里喷出火焰。它是一只瑞典船。不久以前，它的水手们还在城里到处闲荡，在酒吧间里喝啤酒，搂着巴洛坚那的黑白混血姑娘们的腰。今天晚上他们已经在海上航行，明天，他们就要在遥远的海港里和白种或者黄种女人在一起了。终有一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要去当水手，去周游世界。这是他一贯的梦想。他睡觉的时候，或者躺在沙滩上凝视着船只和星星的时候，他就作这样的梦。

轮船消失了。

城内教堂的尖顶仿佛是城市的无数手臂，伸向天空。从码头上可以望见逐渐升高的街道和古旧的泥屋。那上面灯光闪耀，天上飞驰的白云像绵羊一样。这些云也像约亚娜的牙齿。每一次他带一个黑种小姑娘到沙滩上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总对她说：

"你的牙齿像天上的云一样……"

可是现在他失败了，还有哪一个女的会望他一眼呢？所有的人都说他被收买了。

他沉溺在默想中。有一颗星星正好在他的头顶上。他不知道这颗星星的名字，可是这颗星星很美，很大，对他眨着眼睛。他以前还没有见过这颗星星。月亮上来了，很大，月

光一直泻入房屋深处，光线那么特别，使得他再也不认识这座城市。他幻想他自己是一个水手，刚进入一个陌生的港口。白云在天上飞驰，像绵羊一样。那是些白色的大绵羊。下城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这样醒着做梦还是第一次。巴义亚已经不再是巴义亚，他自己也不再是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再是拳击家巴尔多，不是那个参加茹比亚巴的玛孔巴而且被秘鲁人打败的巴尔多。这座城市到底是什么地方呀？他认识的那些人到哪儿去了呀？他向港口那边眺望，他望见了那只船。现在一定是要回船的时候；人家在船上等着他。

他看见了自己身上的水手服装，高声说：

"我要上船了……"

一个声音叫喊：

"什么？"

可是他没有听见，他又继续凝视那座浸在月光中的城市。他想起了那场拳击赛。

突然间，从小山的山顶那边传下来铜锣的声音。

一片乌云遮盖了月亮。他身上的水手服消失了；他依然穿着白裤和红条子衬衫。

小山上的锣声加强了。锣声像祈祷的声音，像苦闷的呼唤那样传过来。于是这座城市又变成了巴义亚，他的巴义亚，他认识它的一切大街小巷。这里也不再是茫茫大海中一个遥远孤岛上的港口了。这里是巴义亚，他被打败的地方。

现在他再也不仰望天空和白云了。他也不仰望天上的一群群绵羊了。从他的眼前消失的那些船只到哪儿去了呢？

他听着。

现在铜锣的声音从所有的小山上传下来，这种声音过去在海洋的彼岸是战争的声音，那时候铜锣是用来宣布战争或者狩猎的。今天，这种声音是祈祷的声音，是奴隶求救的声音，是一群群黑人举手向上天祈求的声音。其中有几个黑人已经满头白发，而且还留着鞭笞的痕迹。

今天，玛孔巴和敬神祭礼重复着这种年深月久的怨诉声。

这种声音像是向所有黑人发出的信号，这个信号发给还在非洲战斗和狩猎的黑人，发给在白人的皮鞭下呻吟的黑人。铜锣的声音从小山上传过来。这种愁苦而杂乱的声音也是给躺在沙滩上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这种声音钻进他的耳朵，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沉闷的仇恨。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绝望地在沙滩上打滚。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闷。仇恨在他的内心沸腾。他看见了一连串的黑人，他看见了还留着鞭痕的黑人。他看见了长满老茧的手拍着土地，他看见了黑女人生下黑白混血儿——白种主人的孽种。他看见了棕榈林的森比把奴隶的铜锣声改变为战斗的信号。他看见了高贵而冷静的茹比亚巴教育着被奴役的人民。他也看见了他自己站起来和白人比赛……可是他打败了，他被米盖兹打败了，像一个被收买的人那样打败了。

接着一切从他的眼前消失，因为月亮又出来了，月光破坏他的沉思，锣声消逝在山坡上，在黑暗的胡同里，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

在最后的锣声和耀眼的月色中，他的眼前出现了林弟娜

尔娃的苍白而布满雀斑的脸。

她是漂亮的，她微笑着。她扑灭了锣声和仇恨的火焰。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用手拭脸，想抹去那个可恶的幻想，他别转了头。他再望一眼沿海航行的木帆船的灯光和在码头上走着的船老大马诺埃尔。可是他看见了林弟娜尔娃在灯光中跳舞。这一切幻觉都是因为他打败了，他丧失了勇气。

他闭上眼睛，等到他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只是“淹死者之灯”的微弱的灯光。

海洋里传来凄凉的歌声

“淹死者之灯”的灯光闪耀着像一个邀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离开了码头和沙滩的抚摸，站起来大踏步向酒店走去。一盏几支光的灯微微地照亮着酒店的招牌，招牌上面画着一个鱼身的美人，两只乳房很挺。上头有一颗用红墨水画的星星，向着美人鱼投下来一道惨白的光线，使美人鱼的躯体显得神秘而错乱。美人鱼从水里救起一个投水自杀的人。下面是酒店的名字：**淹死者之灯**

店里有人叫他：

“是你吗，巴尔多？”

“一点不错，约奥沁姆！”

里面摆着许多积满油垢的桌子，大胖子和约奥沁姆占据了其中一张。约奥沁姆从桌子那边用手在眼睛上搭凉棚，使得眼睛在摇曳的灯光下看得清楚一点，他叫喊：

“进来吧。茹比亚巴在这儿。”

小小的店堂几乎完全沉浸在黑暗中，五、六张桌子上都有船员，船老大和水手在喝酒。厚实的酒杯里装满了甜甘蔗酒。一个黑人在弹吉他，可是没有人听。一张桌子上有几个白种金头发的水手，他们是一只货船上的德国水手，货船在港口

装货，水手们在喝啤酒和唱着歌，都醉了。

陪伴水手们的有两三个女人，她们是今晚从大梁坡来到“淹死者之灯”的。她们高声大笑，可是她们的神情有点不安，因为她们听不懂水手们唱的歌。

水手们手挽着手，和几个女的亲嘴。桌子底下放着无数空啤酒瓶。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过他们身边，吐了一口痰。一个水手举起酒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准备打架。在屋角里瞎子的吉他在呻吟，可是没有人听。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起约奥沁姆在酒店里，就放下臂膀，走过来在大胖子和约奥沁姆旁边坐下。

“茹比亚巴呢？”

“他和安东尼奥在里面，他为他的老婆念一次经。”

安东尼奥是一个年老的葡萄牙人，他和一个满脸麻子的黑白混血女人同居。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东奔西跑招待客人。他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打招呼：

“晚上好，巴尔多。”

“倒杯酒来。”

大胖子侧耳倾听水手们的歌声：

“真好听……”

“你听得懂吗？”

“不，可是我内心受到感动……”

“你感动吗？”约奥沁姆弄不懂。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却懂得，他再也不想和这些德国人打架了。现在他真想和这些水手们一起唱歌，和这些女人们

一起欢笑。他用手指在桌上敲打，而且吹起口哨来。水手们愈来愈醉，其中一个已经不再唱歌了。他的脑袋翻倒在桌子上。瞎子在黑暗的角落里弹吉他。没有人听，只除了那个招待客人的脸色苍白的孩子，在奔跑着送烧酒给客人们的间隙中，用钦佩的眼光望了望瞎子。他微笑了。

可是远远地，从黑暗的海洋那边，传过来歌唱的声音。虽然有星光，可是看不见唱歌的人是谁，也分不出歌声从哪儿来，是从小船上，沿海航行的木帆船上，还是从那座古老的堡垒上来的。只知道这凄凉的歌声是从海上来的。歌声嘹亮而遥远。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向外探望。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星光和船老大马诺埃尔的烟斗的火光。水手们不再唱歌了，娘儿们不笑了，瞎子的吉他也不再呻吟了，招待客人的脸色苍白的黑小厮觉得很可惜。

茹比亚巴回到座位上来，安东尼奥先生也回到柜台里边去。侵入酒店的风把忧愁的歌声带进来。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呢？海洋这么辽阔，这么神秘，使人不知道这支古老而忧郁的圆舞曲是从哪儿来的。可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黑人在唱歌。只有黑人才会这样唱歌。船老大马诺埃尔没有作声。因为他在想着他明天早上要到伊塔巴里加去载运沙波蒂①吗？不是的。他在倾听那支圆舞曲。他转向歌声的方向，这个充满了海洋的神秘的歌声仿佛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大胖子的眼

---

① 沙波蒂是一种热带果子，外形有点像大马铃薯。

神有点恍惚。一定是圆舞曲使他感动了。他和别的人都转向大海那边：这个黑人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啊，让我的叹息停止吧……”

歌声是从那座古老的堡垒里发出来的吗？如果是的，那就是一个老兵在唱歌。歌声是从一只小船里发出来的吗？如果是的，那就是在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市集里卖桔子的一个年青乡下人唱的歌。是一个船夫在他停泊的小船上唱歌呢，还是一个黑人水手从一只沿海航行的快船里发出来的歌声，因为他的情妇在遥远的港口里把他遗忘了？

主啊，让我的叹息停止吧，
我不能再见她，
使我忧愁得要死……

这悲惨的，越过沿海航行的木帆船，越过小舟，越过防波堤和码头，越过“淹死者之灯”，越过整个海湾，消逝在城里小路上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胖子看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神经紧张。他在想着林弟娜尔娃，而且以为黑人只为他一个人歌唱，因为他现在多么孤寂啊。可是黑人是为大家唱的，不是单纯为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个人。他为大胖子而唱，为船老大马诺埃尔，为那些德国水手，为沿海航行的木帆船和小舟上的一切黑人，为瑞典轮船上的一切白人水手，为着大海，而歌唱。

城市的灯光在小山上闪耀。不久以前小山上还传来玛孔

巴和敬神祭礼的铜锣声。现在城市仿佛离得很远，星光仿佛比电灯光更接近他们。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见了船老大马诺埃尔的烟斗发出来的火光。黑人的歌声打进他的心坎，突然间又离开去，远远地消失在海里。可是歌声又回来了，而且固执地在酒店里荡漾。悲哀笼罩着一切：

我这么孤寂，
能够做什么？
只能够呻吟，
只能够呻吟……

他们都不说话。德国水手们在倾听。茹比亚巴伸出两只手搁在桌子上。大胖子战栗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见了白皮肤、苍白脸色、有雀斑的林弟娜尔娃，她在水里，在天上，在云里，在酒杯里，在那个害肺病的少年侍者的眼睛里。

黄色的月亮又照进“淹死者之灯”里面。风把低沉的歌声带进来。大胖子在哆嗦，船老大马诺埃尔慢慢地吸烟。歌声在酒店里停留，而且随着微风旋转：

一直到你可怜我，
转过你的眼睛来望我，
把你神圣的爱情
给我……

凄凉的歌声离去了。瞎子用他的盲眼睛搜索这歌声。

茹比亚巴喃喃地说了几句话，没有人听见他。

约奥沁姆问：

“喂，朋友，你有烟卷儿吗？”

他用力抽烟。水手们喝啤酒。大海吸引了娘儿们的视线。茹比亚巴伸长了他的瘦弱的腿，向黑夜窥探。月光使一切带上黄色，使海和天变成银色。可是古老的圆舞曲又传来了。黑人的歌很近，比刚才近多了。

我不能再见她，
使我忧愁得要死……

歌声愈来愈近了。船老大马诺埃尔又吸起他的烟斗来，烟丝的火光像星星似的闪耀。一只沿海航行的木帆船在远远的那边驶入大海。它无声地向前驶着，也在倾听风吹来的悲惨的歌声。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想说：

“祝你们一路顺风，朋友们。”

可是他没有作声，只是凝神谛听。歌声随风飘散了。它又回来了，声音低沉：

“我不能再见她，”

月光走进了酒店。水手们在倾听，似乎他们听得懂黑人唱着的这支圆舞曲。懂得歌词意义的女人们不再笑了。约奥沁姆说：

“再回来有什么用？”

大胖子害怕了：

“你说什么？”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茹比亚巴说：

“茹比亚巴圣父，我今天作了一个古怪的梦，当我睡在沙滩上的时候……”

“你梦见了什么？”

茹比亚巴坐在椅子上显得又衰老又矮小。大胖子心想茹比亚巴到底有多少岁。一百多岁吗？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又强壮又高大。他没有说出他的梦来，只是继续说：

“我看见了那个背上留着伤痕的黑人，茹比亚巴圣父……”

歌声充满了整个酒店：

> 我这么孤寂，
> 能够做什么？
> 只能够呻吟，
> 只能够呻吟……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

“……他在呻吟，圣父，他在呻吟……这个背上有鞭痕的黑人……我梦见了他……真可怕。我想揍这几个水手……”

大胖子有点慌：

“为什么？”

“黑人浑身都是伤疤……都是伤疤……”

茹比亚巴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脸上的皱纹由于愤恨而拉紧。所有的人都听着他。

“这是在好久以前发生的，巴尔多……”

“什么呀？”

“我要告诉你的这件事……你父亲的父亲当时还很小。在一个有钱的白种主人的领地里，这块领地落在‘斩断手’那边。”

一首凄凉的歌，古老的圆舞曲，由一个黑人不知从哪儿唱出来的，盖没了一切：

让我的叹息停止吧……

茹比亚巴叙述：

“当时我们只是一群黑人……刚下了船，连白种主人说的话也听不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在‘斩断手’那边。”

“发生了什么事？”

“李尔老爷没有用管家。可是他有一对大猩猩，就是身躯庞大的黑猴子，用粗链条系着。主人给雄猩猩起个名字叫郭开，雌的叫郭开特。雄猩猩的铁链上系着一根木棍，手上拿着一条皮鞭……它就是管家。”

那支凄凉的古老圆舞曲怎样了，它为什么不再打动这些黑人的心，而让这些黑人去听茹比亚巴的故事？黑人的歌声

哪儿去了？现在只有瞎子的吉他在呻吟，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害肺病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黑小厮拿着一只白铁盆子向客人讨钱，那个瞎子是他的父亲，他为他的父亲向客人乞求布施。一个汉子说：

“我一个子儿也不给。老头子简直不懂得弹……”

可是大家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使得他只好放一个钱币在铁盆上。

“真是开玩笑，老朋友……”

茹比亚巴的声音：

“雌猩猩郭开特杀死母鸡，在屋子里到处奔跑。雄猩猩带工人们到地里去干活，它自己坐在木棍上。一个黑人不干活吗？它就拚命打那个黑人。有时它也无缘无故地打黑人。它用皮鞭来打死黑人。”

在“淹死者之灯”里灯光摇曳。瞎子在吉他上弹着一支玛孔巴的乐曲。

“李尔老爷很喜欢放掉郭开去追逐黑女人们。郭开把她们弄死然后和她们亲嘴……有一天，主人把郭开放出来，让它去追逐一个年青的黑女，这个黑女和一个年青的黑人结了婚。李尔老爷那天有客人……”

大胖子浑身哆嗦起来。凄凉的歌声又从远处传过来了。大家再也听不见瞎子的吉他声，瞎子在计算客人布施给他的钱。

“郭开向黑女扑过去，黑人向郭开扑过去。”

茹比亚巴向远处黑夜里望过去。月亮是黄色的。

“李尔老爷向黑人开枪，黑人早已刺了猩猩两刀。黑女也死了。地上只剩下一滩血迹。来访的客人们都非常开心，他们高声大笑。只有一个年轻的白种姑娘因为白天看见了猩猩和黑人的景象，当晚害了神经病……”

凄凉的圆舞曲歌声就在近边响着。

“可是当晚黑人的一个兄弟杀掉了李尔老爷。我认识黑人的这个兄弟。这件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大胖子挨近茹比亚巴。船老大马诺埃尔的烟斗像星星似的闪耀着火光。昏暗的大海里一个声音在唱着一支凄凉的歌：

> 我不能再见她，
> 使我忧愁得要死……

歌声很高，很响亮，充满了悔恨。

茹比亚巴说：

“我认识他的兄弟……”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摸了摸胸口上的匕首。

“哦尤……啊南……佛……蒂……伊卡，里……哦古，”茹比亚巴说。

对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清楚地知道人们再也没有慈悲心，只剩下坏心肠。在码头上这个神秘的夜里，各种音乐交响，他想放声大笑，这笑声就是他的自由的呼声。可是他

失掉了笑声。他丧失了志气。他再也不是本城的皇帝，他再也不是拳击家巴尔多了。现在本城在勒住他的咽喉，像绳子勒住吊死者的脖子一样。人们说他被人收买。因此，冲击着岩石的海水，灯火通明离岸行驶的轮船，带着一盏灯笼和一把吉他开走的沿海木帆船，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就是回家的道路。矮子维里亚托走上了这条道路，沙鲁斯蒂亚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还有别的人也一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胸口上已经刺了三种花：一颗心，一个大"林"字，和一条船。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拉走了大胖子，和他一起乘上一条沿海木帆船向海上逃走。他想从市集里，在小城市里，在田野里，从海上，找回他失掉的笑声和回家的道路。

沿海航行的木帆船

“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划破反映星光的水面。它浑身漆成红色，船上挂着一盏灯，向周围射出黄色的光线，就像刚从云里露出来的月亮的光线一样。有人向另一只越过海湾的沿海木帆船叫喊：

“谁呀？”

“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大海的道路很宽阔。潺潺的水声跟着船只前进。灯光引起一条鱼跳出水面。船老大马诺埃尔在掌着舵。大胖子注视他的动作，可是什么也不懂。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直挺挺地躺着，望着海洋的景象。船舱里溢出熟菠萝蜜的香味。

一阵和风吹过，一颗明亮的星在天空上闪耀了一下。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脑子里正在构思一支桑巴，他轻轻地拍着膝盖为他的桑巴打拍子。这支桑巴出来了，内容说的是女人，流浪，自由的黑人，天空的星星，大海的宽广的道路。桑巴里问：

“这条路通到哪儿去，玛莉亚？

它又继续说：

“你眼睛的星星在天空上……

你的笑声散布在海上……

而你是在小船的灯里。”

这支桑巴的内容就是这样。里面还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只爱玛莉亚，什么也不做。照他的说法，什么也不做就是说绝对自由。而玛莉亚是指黑白混血姑娘。

这条路通到哪儿去呢？船老大马诺埃尔是一个老水手，对他而言，这没有什么神秘。他宣布：

“这儿就是海和河接吻的地方。”

他们越过了水堰。他们进入巴拉顾亚苏。两岸有许多古老的封建城堡，有过去农场的遗迹①，这些都是过去的财富，今天它们像些古怪的影子，人们把它们当作鬼怪。大胖子说得好：它们简直像本堂神甫的母骡。

现在船下传上来的是海和河接吻的声音。那边从荆棘丛里传过来的，一定是本堂神甫的情妇的声音，她死了以后变成一头没有脑袋的母骡，在浓密的荆棘丛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这些荆棘掩盖着奴隶时代的黑人的坟墓。

帆船在平静的河水上慢慢地滑动。船老大马诺埃尔在舵边吸着烟斗。一路上他指出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条路对他没有什么秘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唱完了他的桑巴，大胖子已经听熟了。他觉得这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创作的最美丽的桑巴，因为里面谈到女人，流浪和星星。他请求巴尔都诺“不要卖掉它”。黑人笑了。帆船在河水上行驶。

---

① 过去巴西东北地区的农场，场内有制糖磨坊。

“没有人打得过它，”船老大马诺埃尔说，一边用手抚摸他的帆船，就像抚摸一个女人一样。

一阵风吹过来，使船帆臌胀起来，使人们的身体觉得凉快。船舱里溢出熟菠萝蜜的香味。

船老大马诺埃尔有一只沿海航行的木帆船已经有好多年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从小就认识他和他的“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虽然船名如此，却并不妨碍好久以前船老大马诺埃尔已经驾驶着他的木帆船到圆形港口①里来，运水果到市场里卖，装回砖瓦给市里建造新城。

人家说他三十岁，从来也没有人认为他有五十岁，可是他已经过了五十多个寒暑。他浑身只有一种肤色：深铜色，很难认得出他是白人，黑人或者黑白混血儿。他是一个青铜皮色的水手，的确，他是一个水手，他从来不多说话，整个巴义亚港一带，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市集，码头上的酒吧间，他到过的那些小埠的酒吧间，全都尊敬他。

大胖子打破沉寂，提出一个问题：

“您曾经救起过淹死者吗，老大？”

船老大马诺埃尔放下烟斗，伸长了双腿：

“有一天，刮着暴风雨，在进入水堰的时候，一条小船翻了。风把所有的灯都吹熄了。多可怕的一夜，简直像是最后审判的日子……”

---

① 圆形港口指巴义亚湾，因为这个海湾是圆形的。

大胖子安慰自己：今天晚上很亮而且很太平。

“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向前飞驶，船身侧向一边，船只沿着河身的地形前进，这条河是弯弯曲曲的，有时宽阔得像个港口，马上又缩小成为狭窄的海峡。

大胖子认为他发现了一颗新的大星，他看见这颗大星在稍后的地方闪耀。他为了这个发现高兴得嚷起来：

“看这颗新星多美丽呀！它是我的！它是我的！”他害怕别人偷了他的，抢了他的新发现的星星。

别的人也向后望。船老大马诺埃尔嘲讽地笑了。

“一颗星星！不，这是‘飞船’号在追上来……在伊塔巴里加的时候，它想追上我们。它要跟你比赛会快过你哩，”船老大马诺埃尔对“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说，一边抚摸着它。

他望了望他的同伴。

“这是一只行驶得很好的船，而且古马很善于驾驶。可是和我这只比较，它是比不过的。你们等着瞧吧……”

大胖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失掉了他的星星。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您怎么看得出这是‘飞船’号呢，马诺埃尔？”

“我从船灯的灯光看出来。”

可是这点灯光和所有沿海航行的木帆船的灯光相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之所以不像大胖子一样相信它是一颗星星，完全是因为它不停地移动罢了。他不由得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飞船”号。也许这是港口里一只快速度的帆船。他等

着瞧。大胖子望着天空，努力找寻另一颗星来代替他失去的一颗。可是所有闪耀着的星星他都认识，这些星星全都有了主人。后面的船驶近了。船老大马诺埃尔放慢了速度等它。

的确是“飞船”号。古马大声贼：

“我们比赛一下，马诺埃尔？”

“你到哪儿去？”

“到马拉各依普。”

“我吗，我到加索伊拉，不过我们可以比赛到马拉各依普为止……赌一百个苏……”

“一言为定。”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参加打赌。古马掌舵：

“开始吧。”

两只船并排向前飞驶，“飞船”占了先。巴尔都诺说：

“我说，马诺埃尔，我的十个密尔瑞斯完蛋了。”

船老大微笑着说：

“让他去吧……”

他喊一声：“玛莉亚·克莱拉！”

一个正在睡觉和作梦的女人醒来了，走了出来。船主人马诺埃尔介绍：

“老板娘。”

他们由于过分惊异竟说不出话来。她也没有说话，即使她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她站在倾侧的船上，风吹起她的袍子，头发飘拂，样子也很好看。一阵海水的香味和菠萝蜜的香味混在一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她的脖子上，她的

嘴唇上，一定有海的气味，咸水的香味。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大胖子认为她是一个守卫天神，竟想念起经来。可是她什么也不是，她是船老大马诺埃尔的老婆，船老大告诉她说：

“我和古马比快。唱只歌吧。”

歌声能够帮助风和海。这种秘密只有勇敢的老水手或者经常航海的人才懂得。

“我要唱刚才这孩子唱的那支桑巴。”

他们全都被她迷住了。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漂亮还是难看，可是在这一刹那间大家都为她神魂颠倒。她就是诱惑大海的音乐。她站着，头发被风吹起。她唱：

玛莉亚，这条路通到哪儿去？

“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在波涛声中飞快地前进。他们又看见了“飞船”号，在黑夜里“飞船”号只是一点亮光。

你眼睛的星星在天空上……

前面白色的是“飞船”号的帆，距离渐渐近了。

你的笑声散布在海上……

这个疯狂的竞赛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他们会不会撞

在一堆黑色的岩石上，结果要在海底长眠呢？船老大马诺埃尔把着舵，闭上眼睛。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战栗了，他被这个唱歌的女人迷住了。大胖子却认为她是一个天使，他在念经。

而你是在小船的灯里……

他们在"飞船"号的旁边驶过。古马向"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扔过来一卷钞票，钞票落在甲板上，一共十五个密尔瑞斯。船老大马诺埃尔把五个密尔瑞斯放进口袋，大声喊：

"一路顺风，古马。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一个声音从他们后面回答。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拿了他赢得的十个密尔瑞斯：

"把这些钱拿去买一件衣服给她，马诺埃尔。是她赢的。"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有一天曾经参加茹比亚巴的玛孔巴的那个秃头的白人，现在在哪儿呢？巴尔都诺把他当作冒险家彼得罗·马拉扎特的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将来他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勇敢而且好斗，喜爱大海和自由的黑人——写一首ABC民歌的时候，他不应该忘记这次在船上的旅行。

船老大马努埃尔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掌舵，因为现在河面很宽阔。

他到船舱里会见他的老婆去了。甲板把他们遮住，可是他们听得见一切声音。从底层传上来低微的呻吟声，恳求

声，接吻声。一个高大的浪头打上来，把一对恋人淹没了。他们一边接吻一边笑。这时候他们一定被浪头打湿了，这样对他们只会更好。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像着假使他让小船撞在岩石上会发生什么结果。那时候他们全都要死亡，呻吟声和接吻声也会消失在海里了。在这一晚上失掉了一颗星星的大胖子说：

“他不应该这样做……”

烟草的甜蜜香味

烟草的甜蜜香味！烟草的甜蜜香味！香味充满了大胖子的大鼻孔，使他的脑袋发昏。帆船在港口停泊的时间很短，仅仅是上附近加索伊拉和圣菲力克司的集市所需要的时间。然后它要开往别的小埠，像马拉各依普，三多·亚马罗，拿撒勒一代一伐连那，伊塔巴里加等地，带着马努埃尔和在夜间唱歌、有海的香味的女人一齐走。它扯起帆，在一个令人怀念故乡的早晨开走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大胖子留在加索伊拉，他们不得不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闲逛。他们闻见了这座城市的香味，闻见从对面圣菲力克司传来的甜蜜的烟草香味，香味是从一些白色的工厂里传出来的，这些工厂占据了整座房屋，像工厂主一样大腹便便。这种香味使人头脑发昏，使人想起了遥远的东西，迫使大胖子捏造或者继续捏造一些讲不完的故事。他们在工厂里没有找到工作。工厂里只雇用女人，雇用一些眼圈发黑，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女人，她们为工厂制造价值昂贵的雪茄烟，供大官们宴会之余享用。男人粗手笨脚，不能胜任这种精细的活儿。

他们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到达这儿的，当天他们就乘小

船越过隔开这两座城市的巴拉顾亚苏河。大胖子在摆渡途中讲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假使他会写会读，他可能靠写ABC民歌和故事诗来谋生。可是他从来没有入过学，他只能够用他的嘹亮的男低音来讲述他听到过的各种事情，讲述他在城里听来的古老的传说和他喝过酒后杜撰出来的故事。如果他不是有一种怪癖，喜欢在故事里加进许多天使，他的故事就更美好了。可是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小船避开暗礁。河水干涸，有许多汉子卷起裤脚管，裸着上半身在河里钓鱼来当晚餐。大胖子讲故事了：

"彼得罗·马拉扎特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当时他对那人说：'这里面有一大群猪，数目超过五百头，我说什么？五百头？其实有一千头，两千头，三千头，那么多，我简直数不清了。'拿着锅子的那个人只看见沙堆里露出尾巴，许多黑色的尾巴在摆动。这些尾巴摆动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像有些活猪埋在沙里一样。彼得罗·马拉扎特说：'这些猪是有法术的……它们大小便的时候下的是银子，是一张张一百个苏的钞票。等到它们肥壮起来的时候，它们下的就是十个法郎一张的钞票，它们老了以后，连一千法郎的钞票也会下呢。我拿它们来换你的锅子'。"

"那个家伙难道不疑心吗？"舟子插进来问。

"不，他是一个笨蛋，那些猪仔已经使他迷了心窍。他拿着他装满猪肉和肉饼的锅子去换了那群猪。彼得罗·马拉扎特加上一句：'你只要让它们在那儿一直埋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它们走出来就会下银子了。'那个笨蛋就在那里等那些

猪出来。白天过去了，晚上也过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那个老实人始终等着，一步也不离开……假如您高兴，您可以去看看他……”

舟子笑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现在很爱听锅子的故事。他喜欢彼得罗·马拉扎特的故事，彼得罗是一个会骗人而且过着小康生活的光棍。巴尔都诺想像他还活着，在周游世界，熟悉各处地方，连天堂也熟悉，因为有一次彼得罗·马拉扎特曾经负责为一个有钱的寡妇带钱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在天堂的一家破烂旅馆里饿得要死。他几乎相信他在茹比亚巴的玛孔巴里遇见的那个秃头就是彼得罗·马拉扎特化装的。那家伙不是也在周游世界，他也看见过一切么？

“我总是想，那个参加圣父茹比亚巴的玛孔巴的那个秃头男子就是彼得罗·马拉扎特，没有人能使我不这样想。”

“你说的是谁呀？”大胖子问，他已经记不起这件事了。

就是代一洛亚被奥沙拉附身的那一天……”

小船停靠在码头的烂泥里。

使人头昏的那种香味是从工厂里发出来的。捕鱼的人们都回到家里，他们带鱼回来做晚餐。这时候工厂里响起了一声悠长的尖汽笛声。一天的工作完了。安东尼奥走过来在工厂女工中找情人，他想找一个女工去谈爱。他躲在街角上，等待女工们走过，大胖子讲的故事使他哈哈大笑。

女工们出来了；她们又愁闷又疲乏，烟草的香味使她们头脑发昏，她们浑身上下和衣服都浸透了这种香味。她们一

点也不愉快，她们人数很多，简直是一大队带着病容的妇女。有几个刚制造过名贵的雪茄烟，她们自己却抽一些廉价的雪茄烟。她们差不多全体都嚼烟草。一个金头发的家伙和一个矮小的黑白混血姑娘在谈话，这个姑娘还保持着鲜润的脸色，工厂还没有使她憔悴。她笑了，那个家伙低声说：

“我要使您加工钱。”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大胖子说：

“只有这一个还过得去……可是工厂的工头已经看中她了。”

妇女们静静地走过，像喝醉了酒一样；她们走进狭窄的街道，街道已经昏暗，她们再转入没有灯光的小巷。她们神色惶恐地低声谈话，只怕被处罚金，她们在厂里谈话是要罚钱的。走过去一个怀孕的女工；她在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她抱吻一个拿着鱼的男子。现在他们挽着臂膀走着，她告诉他说她被罚了钱，因为她的肚子抽动的时候她觉得痛，曾经停了一下工作。突然间她说：

“还有我养孩子的时候不能拿工钱……那有多少天啊……”

她的声音里充满忧虑。男子低下脑袋，紧握着拳头。安东尼奥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吐了一口唾沫。

大胖子浑身哆嗦起来。工厂的女工们继续走过。墙上大块招牌写着产品商标。一家酒店里有一张广告写着：“世界上最好的雪茄。宴会，午餐及晚餐后的妙品。”制造雪茄的女工们继续走过。她们的神情那么忧郁，简直可以说她们不是

回到家里去会见她们的丈夫和她们的孩子。“她们简直像是送丧的人。”大胖子说。

那个漂亮而娇小的黑白混血姑娘跟着那个德国人走了。那个怀孕的女人挽着她丈夫的臂膀哭泣。

在加索伊拉旅馆里，年青的德国人在喝威士忌酒和进晚餐，这所旅馆很舒适，简直说得上豪华，晚餐是专门为这些德国人预备的。从巴义亚来了一些专门陪这些金头发的年青小伙子睡觉的女人，这些金头发的年青小伙子是女工们走出来的那个工厂厂主的儿子。他们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谈的是希特勒主义能够挽救德国，和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他们会在这次大战中取得胜利。等到他们喝昏了脑袋的时候，他们就唱起战争赞美歌来。

可是这些金头发的德国人看不见从小山上升起的一轮满月，现在月亮已经到了河上。女工们的丈夫在河边弹着吉他唱歌，女人们把孩子献给月亮：

> 月亮夫人，保佑我，
> 请接受我的孩子，我把他献给你，
> 请帮助我把他抚养成人。

这个雨雾蒙蒙的黄昏将近终了的时候，冉子走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大胖子身边：

"喂，同志！不吃饭吗？"

"吃的，我们就去……"

"假如你们愿意到我家里吃饭……穷人的晚餐，你们知道。只有鱼，没有别的，可是还可以下咽，而且我们请客是诚心的……"

接着他又对大胖子说：

"讲点故事，我的老伴一定很爱听。她大概已经从厂里回来了……我有五个女儿和两个男孩子……"

他微笑了，因为他早已知道回答的内容。他们走进了一条小路，然后转到一条泥泞的马路上去，这条马路使安东尼奥·巴尔部诺回忆起阉割一黑人小山。屋子里闪耀着油灯的亮光。孩子们在门口玩耍，他们拿路旁的黑泥捏成人像和牛像。

"到了，"船夫说。

墙壁被烟熏得墨黑。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幅蓬芬圣像，另外挂着一把吉他。一个婴孩睡在一张木板床上。看来这婴孩最多只有三个月。船夫的一吻惊醒了他，他向船夫伸出可爱的小手，张开他的小黑嘴笑起来。他的肚子已经像门口那些捏制泥人的孩子们一样胀得圆圆的。

船夫介绍：

"两位朋友。这一位——"他指着大胖子——"讲起故事来真是了不起。你瞧吧……"

船夫的老婆嚼着烟草。她的嘴唇向外翻，脸色蜡黄，像一个害热病的人。她拿了丈夫带回来的鱼，向厨房走去。听得见她在里面喊孩子们。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抓住墙上那把吉他。大胖子问：

"这儿生活很困难吧？"

"困难的是找一份工作……只有娘儿们有工作；男的只好去捕鱼，或者摇摇船来赚几个子儿。"

"娘儿们呢，她们收入不错吧？"

"不错？屁也没有……还不要说被罚钱，请产假，生病哩。她们马上就变老了，不中用了……这儿的生活是最困难的，老兄。"

"真凄惨……"

"凄惨？"船夫笑了。"还有些人饭也吃不上哩。一个女工离开工厂以后，她就不能在别处找到工作。他们那班人是订好盟约的……而打鱼却不是每天都能打到的……"

一个年青的黑人在门口静听。他点头表示同意。

大胖子觉得自己提出这样一个悲伤的话题是有罪的。

"可是善良的上帝会保佑你们……"

"对的，保佑我们害病，如此而已。这幅圣像是我的老婆挂上去的，我自己早已不信了……我已经尝过饿肚子的味道，有一天晚上，连最小的女孩也没有东西吃，就是这个——"他指着一个五岁的黑白混血小姑娘。"上帝已经忘记穷人了……"

他的老婆在里屋的门口出现，吐了一口黑色的唾沫。

"你说的都是异端邪说，老头。善良的上帝会处罚你的。"

站在门口的年青人反驳：

“在我的心里我也不再相信了。我只不过嘴上说说相信罢了。你要我告诉你一件事吗？那个德国混蛋打玛莉叶特的主意了。他告诉她说会加她的工钱……上帝，上帝到底在哪里？”

大胖子低声祈祷。他请求上帝不要让德国人把玛莉叶特弄到手，也求上帝使船夫的饭桌上永远不缺少粮食。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知道大胖子正在祈祷，也知道祈祷是毫无用处的。他说：

“也许这是罪恶，朋友们……可是我，现在同你们说话的人，我心里想的是杀掉一切白人……我要毫无怜悯地杀掉他们。”

鱼已经摆在桌子上。站在门口的年青人走了（几个月以后，他由于杀掉那个德国人而被判处三十年的监禁，那个德国人抛弃了玛莉叶特，使她带着一个孩子而失掉了职业）。一起吃饭的人多，吃的东西少，不够吃，孩子们还在嚷着要吃。油灯的红色火光照射出庞大的人影。

大胖子已经讲过彼得罗·马拉扎特和锅子的故事，孩子们也睡着了。其中一个女孩还紧紧地用她的小黑手拿着一个缺少一条臂膀的泥人。在她的梦中，这个泥人就是一个会喊“妈妈”而且会闭起眼睛睡觉的磁娃娃了。他们走出来，向河那边走去。男人们在月光底下唱歌。穿着缀满补钉衣服的女人们在堤岸上散步。河水流过，在桥底下消失。

大胖子唱起“维勒拉之悲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弹

着吉他伴奏。人们注意倾听这支叙述绿林好汉维勒拉的事迹的歌曲，里面叙述维勒拉和“贩卖黑奴的中尉”之间的英勇斗争。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中尉很英勇，可是维勒拉比他更英勇：

中尉非常勇敢，
勇敢到要上吊自尽！
绿林好汉维勒拉也死了，
他死得像个圣人，灵魂得了救。

“真美丽，”有人说。

接着又对大胖子说：

“再唱一支，同志。”

这一次，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唱了几支桑巴和玛狄那①，使女人们都感到悲哀。

教堂的钟打了九点钟。

“喂，朋友们——”一个健壮的黑人提议，“我们到法布列司家里去跳桑巴好吗？”

有几个人去了。其余的人有的回家，有的逗留在码头上欣赏月亮，河，桥：这就是他们的电影。

法布列司手里拿着一杯烧酒来迎接客人们：

---

① 这是一种伤感的恋歌。

"你们要喝点东西吗？"

大家都要喝，于是那只酒杯在一个个人的手上传递。法布列司很诚心地把酒斟满。

船夫介绍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大胖子："两个朋友。"

"请进来，请进来……到了这儿，朋友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边说，他一边用力拍他们的背脊。

他们进去了。一个唇上蓄着短髭的黑白混血儿在奏手风琴。一对对男女在大厅里旋转。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闻到那种黑人特有的气味。直到这里遥远的郊区，烟草的甜蜜香味仍然压倒一切。一对对男女在旋转，奏风琴的那个人俯下身子，又挺直身子，到跳舞将近终了时，他兴奋得那么厉害，竟站了起来演奏，他自己也跳起舞来，而且触到那些从他的手边经过的舞伴。

音乐停止以后，船夫大声说：

"喂，这儿有一个家伙弹起吉他来像天神一样……而这位大胖子满肚子都是好听的故事……"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大胖子说：

"我有一种感觉：我要在这儿捞到一个女的。"

他们走过去和主人喝了一杯酒，回来以后，经不起黑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他拿起吉他弹奏他最好的桑巴。大胖子唱歌。手风琴手很恨他，可是没有作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奏完以后，手风琴手对他说：

"我们来喝一杯，好吗？你奏得真好……"

"我？我乱奏一通……你才奏得好……"

手风琴手指着女人们对他说：

“这一个很不错……我说，我的老婆有一个女朋友……你为什么不去跟她交朋友？”

他又奏起手风琴来。现在整个客厅都旋转起来。脚顿着地，肚脐擦着肚脐，脑袋碰到脑袋，大家都陶醉了，有些是被酒陶醉，有些是被音乐陶醉。男人们拍着手来配合锣声，腰部紧抱在一起，然后又互相分开，单独旋转一会，再会合起来，肚子对着肚子。

铜锣声继续响着，乐师们也和跳舞的人混在一起，整个客厅翻了身，它倾斜了，蓦地它又恢复正常，紧接着它又颠倒了，人们都在天花板上行走。油灯更增加了混乱。黑影也在跳舞，在墙上跳舞，又庞大，又怕人。土地消失了，人们的脚再也没有土地的感觉，人们只觉得自己触到的躯体在颤动。女人们是富有弹性的，她们的颤动使她们弯下身体，她们的臀部逐渐扩大，屁股仿佛有了独立的生命，单独在那里颤动。客厅也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铜锣声，醉人的烟草香味，和互相擦碰的肚脐。现在轮到欲念也消失了，只剩下纯粹的舞蹈。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河岸的沙滩上写下一个名字：莱金娜。躺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浑身疲倦，带着满足的微笑抱吻了他。可是冲来一个小小的浪头，把他用刀尖刻划的名字冲掉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哈哈大笑。女人生气了，开始哭起来。

手

烟草种植园占据了整个小山，仿佛没有边际似的。它在平原上展开后，沿着小山爬上来，又从山阴爬下去，形成一望无际的一片绿色，都是些低矮的树，树上满布着宽阔的叶子。风使叶子摆动，如果没有小布袋保护着，种子就会被风吹散，落在一些贫瘠的土地上了。

妇女们弯着腰，用疲乏的手摘着叶子，接着挺起腰眼，又忙忙碌碌地活动起来。男人们在前面，他们像驼子似的走着。他们背着摘下来的叶子，然后把叶子放在他们住宅的前面，避免日晒和雨淋。已经干了的叶子让位给新鲜的叶子，新鲜叶子堆在工人住宅的前面，仿佛帷幕一样。四间小屋围成方形，当中的空地是人们聚会、谈话和弹吉他的地方。一个老妇人走进其中一间小屋，她的老伴正在里面注视着他煮的豆。一个年青的妇人逗留在“广场”上和男人们谈话。他们把房子前面的空地叫做“广场”。

大胖子记挂着他的祖母，他说：

“她单独留在家里，只靠仁慈的上帝保佑她……谁把东西给她吃呢？”

“不要担心，她不会饿死的。”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大胖子觉得很窘。“我的意思是……”

那个女人把手靠在椅子上，使她听得自在一点。

“什么呀？”

“你们不知道吗？她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婆。她要人家喂她吃饭。”

女人笑起来，男人们跟他开玩笑：

“我猜一定是他的老婆……喂她！真好笑！她漂亮吗？”

“我跟你们发誓她是我的祖母，我发誓。她的牙齿都落掉了，她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

别的男人也来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躺在地上，露出肚子。大胖子问他：

“我有一个祖母，我喂她吃饭，这是不是事实？”

大家又笑起来。那个女人打断他的话头：

“大胖子，你的老婆年纪一定很大，所以你管她叫祖母吗？”

大家的笑声使大胖子更加窘了。

“我发誓……我发誓。”他吻了吻他的搭成十字形的手指。

“把她带到我们这儿来。我来喂她吃饭，我要跟她结婚，我。她年纪大我不在乎。”

安东尼奥用手肘撑起半身：

“你们要我说出来吗？你们都是傻瓜，一点不假！”他拍了拍额角。“的确是事实，大胖子有一个祖母，而且他还有一个守卫天神。大胖子有许多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大胖

子有一副好心肠，你们也许不知道……”

大胖子觉得很尴尬。男人们不作声了，那个女的露出惊愕的眼光。

“大胖子是好人，我们的心肠不好……大胖子……”

她凝神注视着一望无际的烟草田。

李嘉朵喃喃地说：

“就算年纪大，我也要……”

可是那个女人在进入屋子以前，走到大胖子身边：

“你肯为我祈祷吗？请你求求天使保佑安东尼奥赚四个苏，这样我们就能够到可可种植园去了。”她向烟草叶子望了一眼：“在那里钱多得像水流。”

李嘉朵说：

“今年的工作是艰苦的……年成是大丰收，可是瑟根那不肯多用一个人。我简直想像不出他怎么会雇用你们俩……”

“我们在加索伊拉快饿死了……所以我们才到这儿来。”

“是的，到这儿来赚四个苏一天。”

在原野上一头骡子叫起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那个从屋子里走出来，嘴里还装满食物的老头儿说：

“我说，老头子，向你的父亲问问好：他在高声乱嚷呢。”

大家笑了。巴尔都诺压低了声音又说：

“不要紧，托托娜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你试打打他看……安东尼奥的良心上有四个死人。他不开玩笑的，他瞄得很准……”

“不管怎样，我受不住了。两个月没有碰过女人……”

老头儿笑了。李嘉朵用气愤的眼光望着他：

你倒笑得好，你，你是结过婚的。你有一个老婆。虽然她又老又残，可是她总是个女人。至于我，我的床上没有女人已经快一年了。”

男人们都沉默下来。风摇晃着烟草，阔大的烟叶使人想起女人的身体。李嘉朵只觉得口干难熬，他咽了一口唾沫说：

“我真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够没有女人而工作……这只有两个女人，她们都结了婚。”

“还有罗拉大娘的女儿呢？”

“我愿意娶她，假如她肯的话，”李嘉朵说。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把刀插在地上。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宣布：

“就在这几天，我要向她表示，不管她愿意不愿意……”

“可是她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呀，”大胖子惊惶地提出抗议。

远处的高山笼罩着雨雾。有一条铁路。不时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女人们在车厢门口招手。一条公路上男人们背着一袋袋的果子到市集里去，他们中也有人赶着驼货的骡子，也有人领着家畜到圣亚纳市集里出售。他们长满老茧的手有时拿着大布袋，有时抚摸他们的牲口，有时牵着他们的牛。往高山放牧的牛群一队队走过，只听见牧牛人凄凉的声音唱着：

乌乌乌乌——波衣衣衣衣

这里一些长满老茧的大手俯向地下摘芳香的烟叶。这些手落下去又抬上来，总是保持着均衡的节奏。这种工作使人背上酸痛，痛得像针刺似的，而且经久不断，直到晚上还继续使人痛苦。瑟根那监视他们干活，吆喝着命令，还发脾气。一堆堆叶子积起来，到了黄昏时分，男人们已经赚了二十个苏，可是他们从来看不到这些钱，因为他们早已欠下了老板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多少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挥动他们粗糙而丑陋的手向拉着汽笛经过的火车打招呼。

泥屋子里住着四个男人：李嘉朵，黑人费洛民纳，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大胖子。费洛民纳通常只是静静地听人说话，偶然开开口，所说的总是枪击和杀人。李嘉朵在他睡觉的木板上面的墙上贴了一张电影女明星照片，女明星浑身赤裸，只有一把扇子遮住下体。这是三年以前，老板的儿子到种植园里来的时候送给他的，李嘉朵很小心地把照片贴起来。他把油灯放好，使红色的光线完全落在女明星身上，女明星的裸体非常诱人。大胖子在他的床上放上一张圣像，那是在蓬芬节日他用十个苏“交换”得来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他的床脚下放着茹比亚巴给他的护符和他插在腰带上的匕首。费洛民纳却什么也没有。

晚饭以后，他们集合在房子外面，由于没有电影，没有戏看，也没有夜总会好去，他们就弹吉他，临时凑合些游

戏，他们唱些悲哀或者快乐的桑巴，李嘉朵很善于即兴创作桑巴。他们的手在吉他上滑来滑去。他们的手再也不是被土地和铁锹弄粗了的手，而是又迅速又准确的艺术家的手，能够把恋爱和战争的故事带到人们的心里。在这个没有女人的地方，这些手除了面包以外，还给人们带来快乐。这些灵敏的手沿着琴弦上落，音乐就在烟草种植园里散布开来，种植园在月光底下呈现出奇怪的形状。

等到静寂笼罩着一切，再也听不到吉他的声音，他们躺在木板床上的时候，李嘉朵熄了灯，开始欣赏那幅女明星的照片。他盯着她，她开始活动起来了。可是现在她穿着衣服，他们俩一起离开了烟草种植园。他们在一座大城市里，一座李嘉朵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灯火通明，汽车川流不息，有宽阔的林荫道，这座城市比加索伊拉和圣菲力克司加起来还大。一定是巴义亚，也许是里约热内卢。来来往往的人中有金色头发和栗色头发的女人，他们全都对着李嘉朵微笑，因为李嘉朵很时髦地穿着呢绒衣服，脚上是一对红色的皮鞋，像他在圣亚纳市集的一家商店里看见的皮鞋一样。女人们笑着，她们全都想得到他，可是他不想离开女明星。他是在一间戏院里认识这个女明星的，她挽着李嘉朵的臂膀，胸脯轻轻擦着他的胸膛。接着他们到一间豪华的饭店里吃饭，饭店里全是袒胸露臂的女人，他们喝着名贵的酒。他已经吻过她好多次，她一定很爱他，因为她让他摸她的胸脯，她在桌子底下为他撩起裙子。可是现在她又回到墙上的相框里去了，

扇子又遮住她的下身。因为木板床嘎嘎地响得很厉害，房间的另一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木板床上折腾。愤怒的李嘉朵只好等房间里再静下来。他把他的破毯子一直拉到颔下。然后，他又在饭店里会见了他的女明星，他们马上乘汽车到了一间房里，房里有一张床，满室都香喷喷的。他把她的衣服逐件剥下，欣赏她的美丽。现在他根本不在乎木板床嘎嘎作响，也不在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折腾了。不，并不是他的长满了老茧的手在和他谈爱，而是这个金头发的女明星，她现在既没有衣服，也没有扇子遮掩了。谁要醒过来就醒过来吧；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只不过和一个漂亮的、胸膛结实而肚子滚圆的女人谈爱。

女明星又回到相框里去了，下体又被扇子遮住。马路上闪耀着一盏油灯的光，照耀着烟草种植园。李嘉朵让自己的头搁在木板上，睡着了。

一个星期天，李嘉朵说他要到河里捕鱼。他买了一只火药筒，他希望杀死很多鱼。他邀请同伴们一起去，只有大胖子一个人决定陪伴他。他们一路走一路谈话。李嘉朵在河边拉开了他的衬衫，大胖子躺在草地上。在他们后面，远远地伸延着烟草种植园。一列火车经过。李嘉朵把火药筒准备好，他点着了引线，微笑起来。他做了一个动作，可是他还来不及把火药筒掷出去，就爆炸了，把他的手和臂膀都炸掉，血染红了河水。李嘉朵望着他的断掉的手臂，那情景仿佛他刚自杀似的。

守 灵

罗拉大娘的小女孩亚尔明达惯常在干完活以后，用她的十二岁女孩的轻快步伐，跳跳蹦蹦地越过田野，可是现在她不再跳了，她带着忧虑的眼光在干活。有一次，她甚至请求瑟根那准许她回到家里去。因为一星期以来，罗拉大娘躺在床上，她的身体臌胀起来，她害了一种怪病。以前亚尔明达是很快活的：她在河里洗浴，像条鱼儿一样游泳，以她的小女孩的身体激起男人们的情欲。现在她整天干活，因为不干活的人就要饿死。

这一个星期二，她没有到厂里来。从病人家里回来的托托娜宣布：

“老大娘过世了……”

男人们从工作中抬起头来说：

“她的年纪也到了……”

“她臌胀得像条牛……真可怕”

“怪病……”

“没有人能够使我不相信这是恶鬼附身……”

瑟根那进来了。男人们又低下头埋在烟草叶里。托托娜对着瑟根那的耳朵说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宣布：

“我去陪伴小姑娘。今天晚上要守灵……”

黑人费洛民纳秘密地把心事告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我也去守灵。”

大胖子喝了一口甘蔗酒，因为死人使他很害怕。午饭的时候，每个人都讲起他所认识的死亡的人的故事。大家回忆起各种疾病，各样死亡。黑人费洛民纳没有说什么。他的脑子里早已有了一个计划。

火炬仿佛自己在行走似的。摇曳的火光逐渐走近了那间泥棚屋。看不清持着火炬的人们，只看见战颤着的红色火光，不安的火光好像受苦的灵魂。托托娜站在门槛上迎接那些来守灵的人们。她拥抱客人，接受他们的吊唁，仿佛她真的是罗拉大娘的亲人。她眼睛润湿，对客人讲述死者的痛苦。

“可怜的人。她喊天喊地……害了这种该死的病……”

“我吗，我说是鬼魂……”

“这病使她的肚子臌胀起来，像羽毛被子似的……”

“现在她再也不痛苦了……”

一个女人划了一个十字。黑人费洛民纳问：

“亚尔明达呢？……”

“她在里面，她在哭。可怜的小姑娘，她再也没有亲人了……”

她把酒分给客人。大家都喝了。

在房间里有两张长凳靠墙放着。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赤

着脚，脱下帽子，在尸体旁边守灵。房间的另一边，亚尔明达坐在一张旧椅子上哭，那是没有眼泪的号哭，不时插进高声的呜咽。新来的客人都走到她身边，不发一言地紧握她的手。

在房间正中，死尸放在一张平时用来吃饭的桌子上，尸身臌胀得几乎要爆裂开来。一块印有草绿花朵的麻布盖着死尸，只让人看见死尸干瘪的脸，扭歪的嘴，平扁的大脚，脚趾叉开。从灵前经过的男人们，都偷偷地向死尸的脸瞟上一眼，女人们都划十字。死尸的枕头旁边放着一根蜡烛，烛光照着死尸脸上痛苦的表情。死者的眼睛仿佛牢牢地盯着坐在长凳上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都在半睡眠状态。一瓶甜烧酒在人们手中传递，传到谁手里，谁就在瓶口上喝一大口。两个男人站起来出外吸烟。接着瑟根那来了，他抚摸了亚尔明达的脑袋。于是祈祷开始了，大胖子领头：

“天主，请您挽救这个灵魂……”

在场的人齐声回答：

“为她祈祷。”

甜烧酒轮流传递。他们就着瓶口喝酒。烛光照亮死者的脸，尸体愈来愈胀大。念经的人用悲痛的声音念：

“为她祈祷。”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抬起眼睛望亚尔明达。她在房间的另一端哭着。可是死者的臌胀的脸妨碍安东尼奥看得更清楚一点。

黑人费洛民纳也在注视孤女。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得

很清楚黑人的眼光落在亚尔明达的胸膛上，那个胸膛随着呜咽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突然怒气上冲。他喃喃地对旁边的人说：

“他连死人也不尊敬，这个肮脏的黑人……”

可是他自己也在注视那个在胸衣下面起伏着的胸膛。突然间黑人费洛民纳把眼光从胸膛上挪开。他害怕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害怕什么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他自己的眼光偷偷地从胸衣的新月形边沿望进去的时候，也几乎微笑起来。烛光完全落在那个新隆起来的胸脯上。简直可以说光线想走进去……对的，光线想透进亚尔明达的胸膛上，像一只手一样。光线正在尝试……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红着眼睛注视着这情景。现在可以说光线已经透进了胸衣。毫无疑问，光线正在捏着那个起伏着的胸膛。安东尼奥微笑了，他低声说：

“这个坏东西达到目的了……”

可是现在他也移开了视线，而且哆嗦起来。死者的眼睛不是在愤怒地注视着他吗？安东尼奥望着地下，可是他依然觉得老太婆的愤恨的眼光在追随着他。他想：

“真见鬼！老太婆干吗不管管那个好色的费洛民纳呢？他不是在打小姑娘的主意吗？”

他想起他自己也曾经有过不干净的思想，便躲避死者的眼光。他望着大胖子，大胖子的嘴巴正在一张一合地唱着亡者祷文。

假使这只苍蝇飞进了大胖子的嘴里呢？……可是老太婆

的眼睛总是盯着他，费洛民纳的眼睛却没有离开过那个胸膛。

“恶鬼老太婆；她还在监视着她的女儿……她还没有死呢……”

“什么？……”旁边一个人问。

“没有什么……我没有说什么。”

大胖子继续唱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跟着大家一起念：

“为她祈祷。”

毫无疑问，这只苍蝇一定要飞进大胖子的嘴里。苍蝇正要飞进去的时候，大胖子闭上了嘴。苍蝇继续飞着。它停在大胖子的鼻子上，等待大胖子再张开嘴。嘴张开了。可是苍蝇已经飞了一个大圈子，飞到房间的另一端，停在亚尔明达身上。黑人费洛民纳在椅子上不安地转动。安东尼奥开始幻想亚尔明达的胸膛是什么样子。你说她的胸膛刚刚隆起，事实上在胸衣下面已经像圆球一样了。苍蝇恰好停在胸膛上，正在左乳的尖端。她没有用奶罩，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她为什么哭呢？安东尼奥想……她有一双大眼睛，睫毛很长。一下使她浑身颤动的呜咽几乎使一只乳房突破胸衣。苍蝇逃走了。苍蝇飞到死者的脸上。死尸膨胀得太大了，桌子简直搁不下！死尸的脸变得非常大，皮肤变成绿色，眼睛突了出来。可是为什么她这样望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干了什么坏事？他连亚尔明达那边也不望了（黑人费洛民纳却不然，他的眼光像要把亚尔明达吞下去似的）。那么死者为

什么还紧盯着他，不肯让他安静点儿呢？……她臌胀得多么厉害！她的样子都变了。现在苍蝇停在她的鼻子上。是不是她的脸上有了一颗汗珠呢？她当然希望人家为她祈祷。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和别的人一起祈祷，却在窥探她的女儿……黑人唱了一句：

“为她祈祷。”

他很高兴，因为他唱的声音那么响亮，使费洛民纳吓了一跳，而且不合时宜地跟着说一句：

“为她祈祷。”

他说得太迟了。大胖子已经在念别的祈祷文了。烧酒瓶继续传递。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喝了一大口，喝完以后，他又望着亚尔明达。可是他的视线被死者阻住。现在死者臌胀得那么厉害，他只能望见亚尔明达的半边脸。可是他看得很清楚——太清楚了——死者的眼睛充满愤恨。是不是她预见到他想向亚尔明达要水喝，以便跟她到另一间房间去抚摸她呢？死人是什么都知道的。毫无疑问，她已经知道了，她再也不放过他。他看见了死老太婆的可怕的脸。他从来没有见过同样的东西。亚尔明达的脸是微笑着的。即使像现在这样哭着，她的脸也是愉快的，这是什么缘故？死者的脸是绿色的，布满了小汗点。脸上是黏黏糊糊的。巴尔都诺搓了搓双手，想摆脱这种黏糊糊的感觉。他抬起眼睛望着屋顶。可是他觉得死者的眼光胶着在他身上。他花了好长时间去计算屋梁和黑色的瓦片。突然间他放下眼睛望着亚尔明达的胸膛。他做得好：他骗过了死老太婆。可是结果更糟，非常糟：死

者的嘴巴愤怒得歪曲，眼睛突了出来。一只苍蝇停在她的嘴唇上，有点像被唾沫弄熄了的烟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竭力跟着大家一起祈祷。最后他认为死者再也不望着他的时候，他张开嘴想向亚尔明达讨水喝。可是死者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眼睛，而且死者的眼睛露出敌视的表情。他又继续祈祷。他喝了一口烧酒。这瓶酒经过他手里有多少次了？瓶里几乎空了。剩下的还能喝多少次呢？一次守灵耗费的烧酒真不少……现在死者不望着他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轻轻地站起来，绕过放着死尸的那张桌子，走过去碰了碰亚尔明达的肩膀：

"去拿点水给我喝。"

她站起来。他们一起走到院子深处，那里有一个水桶和一个水壶。亚尔明达弯下腰去灌水壶，安东尼奥从胸衣的开口窥见她的胸脯。于是他拦腰抱住女孩，用臂膀把她的身子转过来，把她惊惶的脸凑近他的脸。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和她的乳房。他正要把她抱紧一点，他的嘴已经凑向亚尔明达的嘴，亚尔明达被他弄得莫明其妙，突然间死者的眼睛隔开了她和他。老大娘罗拉离开了桌子来保护她的女孩。死人是知道一切的，她知道巴尔都诺想做什么。她来了，隔开他们两人，盯着黑人。巴尔都诺放松了亚尔明达，用手掩住脸，打翻了水壶，像个瞎子似的回到房间里来。死者在桌子上臌胀得更大了一点。

黑人费洛民纳冷笑着，似乎他早已猜出了巴尔都诺在讨水喝的时候心里想什么。他自己当然也要这样做的。"傻瓜，"

巴尔都诺想，“他以为他比我更聪明。到了那边，他就会遇见死者在那里等候。死者知道一切，猜出一切……”可是死者的眼睛并没有跟着费洛民纳。难道她让这个邪淫的黑人和亚尔明达鬼混吗？费洛民纳也站起来讨水喝，而死者动也不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喃喃地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说：

“喂！喂！你难道没有看见吗？这个肮脏的黑人……”

可是死者丝毫不理会他的忠告。恰恰相反，她似乎满意了。现在亚尔明达已经回到房间里来：她继续哭着，可是态度已经不同了。在两乳周围，她的胸衣被弄皱了。黑人费洛民纳微笑着回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愤怒地紧握双拳，他站起来高声对大胖子说：

“你不是说过她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吗？那么，这个死老太婆管的是什么？”

瑟根那说：

“你喝醉了……”

有人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

逃　亡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外衣下面，腰带上，插着两柄匕首。

瑟根那手里拿着镰刀向他冲过去。他们互相抓住对方的手，在公路坚硬的地面上打滚。瑟根那倒在地上，镰刀飞出老远。他爬了起来，再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扑过去，可是这时候他看见了黑人手中的匕首。他停下来，踌躇半晌，仿佛考虑怎样进攻……然后他猛然一跳。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后退一步，手一松，匕首落在地上。瑟根那满脸笑容，像猫一样敏捷地弯下身去，想抓住敌手的武器。可是他弯身的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从腰带里拔出另一柄匕首，直插进瑟根那的背上。

那是晚间。黑人逃进了荆棘丛。

他拨开荆棘在树丛里奔走，走过以后树丛又合拢来。他足足奔走了三个小时，活像一条被无赖追逐的狗。在静寂中只听见蟋蟀的鸣叫。他漫无目的地在密林里奔走，两脚疼痛，避开道路，让芒刺划破皮肉。他的裤子从上到下都撕破了。他自己根本察觉不到。无边无际的荆棘丛伸展在他前面。他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他停了下来。他听见了丫枝

折断的声音。谁在那里？难道他们已经开始追逐他了？他窥探着，手里拿着小刀，这是他最后的武器。他躲在一棵树后面，人家不容易看见。一想到谁第一个走过就要长眠在地下，他就微笑起来。他手里的小刀已经打开了。树丛里的一只野兽像鬼影一样迅速从他面前窜过。到底是什么野兽？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简直没有认出来，他笑自己胆小。他继续向前走，用手开辟道路。血从他的脸上淌下来。荆棘丛是不放过任何侵犯它的人的。一根芒刺划破了黑人的脸。可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觉不出。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扔下一个人躺在烟草种植园的地上，这个人的背后插着他的一柄匕首，这柄匕首是他亲手插进去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这件事丝毫不后悔。完全是瑟根那的错。是他的所作所为引起这场争斗的。他迫害他多么厉害呀！这件事是应该发生的。而且，他如果手里不拿着镰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不会拔出匕首的。

荆棘丛不像刚才那么茂密了。从树叶的空隙望过去，黑人看见了闪耀着的星星。天空明朗。一片片白云在奔走。如果有一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会说她的牙齿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他停下来欣赏布满繁星的夜空。他坐了下来。他在一个林中空地上，他已经忘记了他被人追捕。假使玛莉一代一洛亚在这儿……可是她跟着她代母一家人到圣路易一社一马拉农去了。她是从海道去的，乘一条灯火辉煌的黑色轮船。假如她在这里，他就要在静寂的荆棘丛里和她谈情说爱。黑人望着星星。谁知道在这时候代一洛亚是

不是也在望着星星呢？一颗星星是同时在各处出现的，这些星星一定是同样的星星，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代一洛亚看见这颗星，林弟娜尔娃也看见的。想起了林弟娜尔娃他就发脾气。他为什么要想起她呢？她是白种人，她的脸上有雀斑，像他那样的黑人是没有机会得到她的。他还是想想躺在地上，背上插着一柄匕首的瑟根那吧，这比想念憎恨黑人的林弟娜尔娃更好。假使她知道他躲在这儿，她一定会到警察局去告发他。代一洛亚会掩护他躲起来，林弟娜尔娃不会。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半张开他肥厚的嘴唇微笑起来；他想林弟娜尔娃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能够去告发他。他对那些使他想起了林弟娜尔娃的星星发起怒来。矮子维里亚托是憎恨星星的。他曾经对巴尔都诺说过。什么时候说过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记不起来了。维里亚托从来不谈话，一谈总是谈起他自己孤单一人的愁苦。有一天，他走上了回家的道路，就跟一天晚上，人们为一艘瑞典轮船装货的时候，从水里捞起来的那个老头儿一样。维里亚托找到了他的家吗？大胖子说自杀的人是要落地狱的。可是大胖子是个疯子，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怀念大胖子。他也一样，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巴尔多一刀插进瑟根那的背上把他杀死。大胖子离开这儿已经有半个月了，因为他的祖母在巴义亚没有人喂饭，他觉得非常烦恼。大胖子心肠很好，他是不会用刀杀人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打架的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完全记得他们童年时代在巴义亚要饭的日子。大胖子很会求乞，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可是说到打架

他就毫无用处了。小白脸菲力浦时常嘲笑他。菲力浦可真漂亮。他生日那天死在汽车轮下，大家都哭了。那天简直像有钱人出丧。下街的女人们送来了鲜花。一个法国老大娘哭了。她是菲力浦的母亲。人们给菲力浦穿上一套新衣服，打上一条新领带。菲力浦一定很高兴。他是很时髦的，他爱打领带。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曾有一次为他而打架。他想起这件事就微笑起来。他痛快地揍了“没牙齿”一顿。就跟瑟根那一样，“没牙齿”也拿着一柄小刀向他扑过来，可是那一次他没有拿出武器。他打瑟根那的时候拿出了匕首。现在他肯定他不爱瑟根那。从第一天起，他就看瑟根那不顺眼。即使不是他，别人也会给他一刀的。黑人费洛民纳也很恨瑟根那。这一切，都是为了亚尔明达。为什么瑟根那要和她同居？他没有这个权利。他们才是首先有权利的人。守灵的那一晚，如果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带她回家，只不过是因为死者的臌胀的眼睛始终不放松他。黑人费洛民纳难道就没有摸弄过她吗？那么瑟根那干吗要插进来，他为什么要把这小姑娘抢过去？她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大胖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还不是女人，和她干这种事是可憎的。这样说来，和她干了这种事的瑟根那是应该被匕首刺死的……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黑人费洛民纳也会这样做，或者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会这样做。是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是为了这件事才把匕首插进瑟根那的背上。如果他杀死种植园的总管，那是因为在巴尔都诺想和她睡觉的时候他和她干上了。她虽然只有十二岁，可是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妇人了……难道她不是吗？或许大胖

子的话说对了呢？如果她只是一个小女孩，这就是可憎的吗？不管怎样，瑟根那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他已经躺在地上，背上插着一柄匕首。不过这对巴尔都诺有什么用？现在带她回家的一定是黑人赀洛民纳。这是种植园里的规矩；一个女的没有了男人，马上有另一个男人把她带回家去。除非她自己情愿到加索伊拉，圣菲力克司或者圣亚纳市集的风化区里去，那才是令人嫌恶的。由于她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所有的男人都会要她。那时候她就要熬夜，她喝酒，她不再梳洗自己的头发，她的乳房会干瘪，她会害上肮脏的疾病，到她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她的样子已经有四十岁。也许她会服毒自杀。也有一些在漆黑的夜里投水自杀的……她还是和瑟根那住在一起较好，她可以继续在田野里摘烟叶。可是瑟根那被刺死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听见荆棘丛里传来人声。他走前一点仔细倾听。传过来的只是模糊的嘈杂声。是公路上有人走过吗？可是公路离这里很远，它在另一边，这儿只有一条小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再走前一点。现在，他听见了。人们就在近边，他们和他之间只隔着一层叶子的帷幕。他们是种植园里的人。他们全都带着他们的连发马枪，他们坐在小路上吸烟。他们在追寻杀死种植园总管的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们不知道黑人就在他们身边而且几乎想笑起来。可是黑人听见他们说他已经被包围在林子里，只能够饿死，或者出来投降的时候，他也战栗起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轻轻地走回荆棘丛深处。公路在他的另一边。可是这一边也

有人，就像林子四周一样。他被包围了，像一只疯狗一样被赶入穷巷了。他或者饿死，或者被人以杀人者的罪名逮捕。蟋蟀的鸣叫使他烦躁异常。在瑟根那家里，一定有人在守灵。黑人费洛民纳，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黑人费洛民纳也许带着他的马枪在这里，或者在那边守灵，注视着亚尔明达，准备带她回他的家去。假使他把黑人费洛民纳也刺死就好了……可是他像一条疯狗似的被包围，他被围困在林子里，他开始觉得又饿又渴了。

路走得多，脚痛起来。他应该只揍瑟根那一顿。他不是拳击家巴尔多吗？他不是曾经在大教堂广场上打倒过许多人吗？是的，他应该用几拳头把瑟根那打倒在地上。可是瑟根那拿了镰刀。一个男子汉不应该这样打架，对付不正当的手段当然可以使用同样手段，因此他才拔出匕首。他把一柄匕首跌落在地下，等瑟根那去拾的时候把另一柄插进他的背里。从中得利的是费洛民纳，现在他一定是在守灵的人群中窥伺着亚尔明达。假使他能够走到瑟根那家里，他一定连费洛民纳也杀掉。死尸现在一定带着背上的刀伤躺在木板床上。费洛民纳一定把他的匕首插在腰带上，然后把亚尔明达带回家。实际上他应该杀死的倒是费洛民纳。可是现在他被赶进林子里，四面被包围。假使不是口渴的话，一切倒也很好……可是他觉得喉干舌燥。他的脚疼痛，脸上被芒刺划破在流着血，衣服已经撕成碎片，这一切他都不在乎；只是他的喉咙干燥得像火烧一样。他也很想吃东西。这座丛林里没有果子，现在不是石榴成熟的季节。一条蛇嘶嘶地叫着走过。

蟋蟀发出讨厌的鸣声。现在树丛很密，他再也看不见星星。口愈发渴了，他抽起烟来。幸喜香烟和火柴都在裤袋里。现在是几点钟了？也许是午夜，或者午夜已经过了。烟草使他忘记了饥和渴。他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他住在阉割—黑人小山上的时候已经开始抽烟了。为着抽烟他还挨了打。假使他的姑母路易丝现在看见了他，她会说什么呢？她常常打他，可是她很爱他。可怜的姑母，她因为经常用头顶着明果和蒙甘沙到广场的市集去卖，所以害上了神经病。在小山上，她家的门口常常聚集着许多人闲谈。有一天，从伊也霍斯来了一个人，他讲了许多绿林好汉的故事。今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被人追逐，似乎他也是一个出名的绿林好汉。假使伊也霍斯的那个人看见了他，他一定会崇敬他，而且把他的故事加进他原来的故事里，在晚间讲给人们听，一直讲到深夜。巴尔多也想有一首关于他自己的ABC民歌。他想：那个来参观茹比亚巴的玛孔巴的秃头汉子将来有一天会写一首关于他的ABC民歌。啊，假使他能够在这些带着连发马枪的人们的重重包围下逃出这座林子，那他真应该得到一首ABC民歌！追捕他的人一共有多少呢？如果种植园里的人们都来了，人数就该超过三十。可是他们绝对不会都来的。黑人费洛民纳不会来，他留在家里对亚尔明达说谎，向她许下诺言。他知道他的为人，这个黑人……这个黑人说话不多，他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黑人。巴尔都诺紧握着自己的小刀。这件武器已经足以对付费洛民纳，假使现在遇见他的话。这件事也要在他的ABC民歌里

叙述。他只带着一柄小刀，就打败和杀死了一个带枪的强盗……他扔掉烟头。他妈的！喉咙干得厉害，胃里很不舒服，而且他觉得脸上剧痛。他摸了摸脸，碰到了芒刺划破的伤口。那是一条划破整个脸的大伤口。现在血不流了，伤口却痛起来。他的脚也在流血，他的手也受了伤。还有使他难过的口渴，包围他的人们，蟋蟀和它们噪耳的鸣叫……他又从比较稀疏的树丛里看见了星星。只要有水喝就好了，只要下雨就好了！可是天空没有乌云。只有被风吹送的一片片白云。还有升起的月亮，苍白色的大月亮，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月亮更美。他多么想在巴义亚的码头上，拿着吉他，伴着那个有男人嗓音的女人，唱一支圆舞曲，一支叙述爱情的古老歌曲。然后他们两人的身体合而为一，在码头的沙滩上打滚……啊！那该多么好！那边的一颗星星真像是“淹死者之灯”的灯光。他们要去喝一杯酒，听听老瞎子弹着吉他唱的歌，他们要同大胖子和约奥沁姆谈话。也许连茹比亚巴也要来，他要请求茹比亚巴为他祝福。连茹比亚巴圣父也不知道他被围困在林子里。他不知道他杀死瑟根那。可是茹比亚巴会懂得的，他会用手摸他的头，然后用非洲土语说话。不，他不会说人们已经丧失良心，只有坏心肠……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还保持着良心。他杀死瑟根那，这是事实。可是这是因为他想和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交往。不，在圣父茹比亚巴面前撒谎是没有用的。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圣父，他在奥沙拉跟前很有威信。他就像那个死掉的老太婆一样什么都知道……不，他杀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想独霸亚尔明达。她

的年纪还不满十二岁，可是她已经是成熟的妇人……大胖子根本不懂得这些事。怎么好相信他说的话呢？大胖子一点不懂得女人，他只在祈祷里才知道有女人。而且大胖子心肠挺好，他没有坏心肠。最要紧的，是请求茹比亚巴圣父作法治死黑人费洛民纳。黑人费洛民纳很坏，他已经失掉了良心。作法治死他，拿女人的腋毛和死禽兽的羽毛来作法。可是为什么茹比亚巴圣父要摇头呀？啊！他用非洲土语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丧失了良心。他是这样说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拔出他的小刀，喉咙干渴得要死。如果茹比亚巴再说一遍，他就要杀掉茹比亚巴然后把小刀插进自己的喉咙。他看见老黑人在蔚蓝的天空上。不，不是月亮，是茹比亚巴。茹比亚巴再说一遍，又说一遍……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拿着小刀冲过去，几乎落在那些在公路上谈话的追捕他的人们手中。茹比亚巴消失了。巴尔都诺口渴。他飞奔着回到丛林的稠密地区去，他在那里看不见月亮，看不见星星，看不见巴义亚的码头和"淹死者之灯"。他躺在地上，伸出手来指着公路那边：

"明天我要叫他们瞧瞧我到底逃得了逃不了。我是一个男子汉，我。"

他的脸很痛，喉咙干渴。可是他一闭上眼睛，马上就睡着了，连梦也不作。

鸟儿的啁啾声惊醒了他。他向周围望了一眼，他不明白他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种植园他的木板床上。可是使他的喉咙抽紧的干渴和使他痛苦的脸上的伤痕马上唤醒他的记

忆力，使他想起了昨夜的事情。他被围困在林子里，昨夜他杀死了一个人。他口渴，渴得非常厉害。他的脸在一夜之间肿了。他摸了摸脸上的伤痕：

“一根恶毒的芒刺……还多了这样一件鬼事情！”

他蹲在地上，考虑该怎样办。他们也许在白天不会让很多的人来包围他……脸上很痛。他口渴。他轻轻地走出来，躲开芒刺，避免发出声音。现在在日光底下，他更能够辨别方向。公路在他的右边。可是他向小路走过去：小路上的人数一定减少了。假使他不是口渴，倒也没有什么。他暂时还不觉得饥饿，虽然胃里很不舒服，但是还忍受得住。最糟的是口渴，口渴像绳子一样绞着他的喉咙。他一定要走过去，即使有被捕的危险也得一试。他忍受不了口渴。他能够一直打下去，直到被一枪结果性命为止。这真奇怪：没有人喜欢瑟根那，所有的人都喜欢巴尔都诺。可是老板一定下了命令：谁不去追捕犯人就要被开除。如果小路上有人，就免不了要打起来……巴尔多要被打死，可是死的决不止他一个人。

“总有一个人要跟我一齐死。”

他的笑声那么嘹亮，显得很快活。是的，他是快活的，因为他决心结束一切，决心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死。他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打架。现在他才发现这一点。他生下来就是为着打架，为着杀人，为着有一天被人在背上一枪打死，或者在胸前一匕首刺死，或者甚至被小刀刺死。那些回到种植园的人会说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死了，手里拿着小刀，真是一条好汉……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给他们的孩子和他

们的朋友讲安东尼奥·巴都诺的故事，说他是一个乞丐，一个拳击家，桑巴的创作者，喜欢吵架的人。他为了一个小姑娘杀死一个人，在抗击二十多人时战死了？谁知道呢？

这时候他发现了水源，他大口大口地喝水，洗干净脸上的伤痕。

水！水！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水是这么好的东西！比啤酒更好，比美酒更好，甚至比烧酒也好。现在他们尽可以包围他把他当作狗一样围困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了水可以解渴，可以洗干净脸上肿起来使他痛苦的伤痕。他躺在水源旁边，满怀信心地休息，微笑着，非常幸福。他在晚间没有发现水源。其实有好几个水潭。水是充满泥的，污秽的，可是多么甘美呀！他躺在那里好半天，仔细地思索。他一旦逃出这里以后，要到哪里去呢？他可以深入内地，隐藏在种植园里，替人家看牛。国内有多少杀人犯呀……假使他们居然要继续追捕他的话，他可以参加强盗帮，过一种他久已向往的生活。最糟的是他现在开始觉得饿了。他也许能够找到果子，就像他找到水一样。他在荆棘丛里到处搜索，仔细观察树木。毫无结果。可是在整整一天中，也许他能够杀死一只野兽来吃。他有火柴，他能生火。不，他不能生火，这会引起埋伏在公路上的人的注意。于是他想走过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他摸了摸脸上愈来愈痛的伤口。很糟。这一定是一根有毒的芒刺。

茹比亚巴知道医治这种伤口的有奇效的药方。那是一些

植物，田野里的植物。这儿也应该有吧。他望着地下。哪些植物是有用的呀？只有茹比亚巴圣父知道，他是什么都知道的。他走近把他和小路隔开的树丛，窥探一下。他们在那里。他们全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去干活。老板决心消灭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给工人们放了假。他们正在一边吃咸肉一边闲谈。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慢慢地走回来。他把小刀再插进腰带里。他一边走一边沉思，蓦地笑起来：

“他们占不了上风的。”

最糟的是没有东西吃。其次是孤单一个人在这里过夜。他从来不怕孤单一个人。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他开始想起了许多傻事，看见了许多他认识的死者，看见了茹比亚巴圣父，看见他以前经过的地方，还有林弟娜尔娃。如果他看不见林弟娜尔娃倒也不十分重要。他现在想的是亚尔明达，她大概和黑人费洛民纳同居了。这不是黑人的错。假使亚尔明达不跟他一起睡觉，她也会跟另外一个男人睡觉的。烟草种植园里没有女人。为着这样李嘉朵才在晚上把他的木板床弄得那么嘎嘎作响。现在李嘉朵在加索伊拉当叫化子。他能够找到一个老婆吗？谁知道呢？也许会有一个女人肯照顾他。他应该有这种福气，他是一个好同伴，一个肯随时帮助人的同志……假使这时候他还在种植园，他也会包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吗？黑人觉得眼前发黑。他早已听人说过，饥饿是使人眼前发黑的。他心灰意懒地到处去找食物。

夜幕将临的时候，他抽了最后一根香烟，眼睛已经差不多看不见眼前的东西。肿胀的脸使他痛得发狂。

他向水潭那边走去，像喝醉了酒一样踉踉跄跄。他的肚子里只有昨天的午餐，打架的时候他还没有吃晚饭。他颠颠跌跌地向前走，后面跟着一大堆他认识的人。他在哪儿见过这个瘦子呢？这个瘦子大声喊：

“巴尔多是这样的吗？白人克星是这样的吗？”而且瘦子嘲讽地笑了。他在哪儿看见过他呢？现在他想起来了。那是在他打败一个德国人的那场拳赛中。他微笑了。那个家伙已经这样说过一次，可是阻止不了他把那个白人打败，使白人直挺挺地躺在拳赛圈子里。这一次情形也相同：他能够逃脱而且恢复自由的。可是大胖子为什么要念死者祈文呢？他还没有死呀……别的人为什么也齐声应道：

“为他祈祷。”

为什么？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这样会使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难过吗？巴尔都诺肚子饿，脸上有一条丑恶的伤痕，蚊子来叮他的伤痕。他们没有看见吗？他们继续跟上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水潭旁边伏下，喝了水，然后久久地望着那班跟着他的人。他伸出两只手。他请求他们走开，让他安静地死去。

“走开！走开！”

他们并没有走开。老大娘罗拉，亚尔明达的母亲，还刚走到。她的眼睛肿胀，身体肿胀，舌头拖出口外。她当面嘲笑他。

“滚蛋！滚蛋！”

他爬起来。所有这些人都跟着他。连大胖子也跟着他，虽然大胖子是他多么要好的朋友。茹比亚巴说他已经没有了慈悲心。对的，说得不错，对的。可是让他安静点吧，因为他要死了，而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死，他要这样做是无法可想的，他要这样做是无法可想的。

他们在念死者祈文……巴尔多失足踏在树根上，跌倒了。

他伸长四肢躺着，神情沮丧。等到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他的眼光里闪耀着决心。

公路在他的右边。他用坚定的步伐向这一边走去。他挺直身子走着，仿佛他没有挨过饿，仿佛他没有度过两天只见鬼魂不见活人的日子，他的手里拿着小刀：

“总有一个人要跟着我一起死。”

他的突然出现，使公路上的人们惊呆了。他还有相当大的气力把站在他面前的一个人打倒在地。接着他从人丛中穿过，他的小刀在他的手中闪闪发亮。

他在黑暗中消失了。

几下胡乱发射出的枪声响了起来。

货　车

“已经生虫了。”

老头儿在医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脸，伤口使脸红肿得像只苹果。他把一块混和着草和泥的膏药敷在伤口上，就像茹比亚巴所做的那样。

“马上就会收口了。这是祝过圣的草，会创造奇迹的。”

黑人从烟草种植园逃出来以后，跑到这儿已经筋疲力尽了。老头儿住在一间污秽的破房子里，座落在丛林深处，房子前面生长着几株苦薯。他给黑人吃的，让他睡在一张床上，还医治他的伤口。后来他告诉黑人，说瑟根那像奇迹似的没有死，可是老板想抓住巴尔都诺，打他一顿来儆戒其余的人。

“老丈，他随时会来找我……”

他喝了一罐水：

“现在我要逃到别处去了……将来我会报答您的……”

“逃到别处？为什么？你的伤口不会自己好起来的。你还是安静一点较好。躲在这里，他们不会怀疑的，我是一个安静的人。”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等了三天伤口才收了口。他吃老头儿的咸肉，喝他的水，睡在他的草褥上。

最后他和老头儿告别：“您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沿着铁路走。一到加索伊拉，他就恳求一辆运货汽车把他带到巴义亚。他很高兴他有了这样一桩惊险的遭遇，他打了架，被包围了，又逃脱了。他是不可战胜的……他是这地区里最勇敢的人。天上的星星看见了他是怎样战斗的。假使他的勇气没有吓呆那班包围他的人，他就会把其中一个人一起带到星星上去，带到蔚蓝的天空上去。于是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哈哈大笑了，他的笑声使蟋蟀停止了鸣叫，使野兽在巢穴里惊骇。一阵树叶的香味在静寂的夜里散布开来。吹过的风预告雨要来了。树叶摇动，发出香味。远远地在铁路上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和一盏闪耀着的灯。几个人在争论着。那是一列停了下来的火车。这列火车要把今天刚从巴义亚乘船到达加索伊拉的旅客带到圣亚纳市集里去。那些人在察看火车的一只车轮。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从另一边走过，走近了一辆货车车厢。如果车门没有关紧，他就爬上火车。他用尽气力去推车门，车门开了。很好，车门没有关紧。他像一只野兽似的跳了进去，又迅速，又轻快。他从里面把门再度关上，这时候他才发觉有几个惊骇的人影向后退缩，想躲在车厢深处一包包烟草之间。

“敬礼，同伴们……别怕……我跟你们一样：我也不高兴买车票。”

他笑了。

那个女的大着肚子。其中一个男的是个老头儿，拄着一根拐杖。他半睡半醒地在抽烟。香烟的火光在黑暗的车厢里亮起来的时候，那根拐杖就像一条准备扑过来的蛇。另一个男的穿着一条军裤和一件旧呢上衣。他没有胡子，可是他尽力把鼻子下面长出来的几根毛当作胡髭，在谈话中不断地用手去摸。“一个孩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

他们都没有作声，因为火车停了。又出了事故。在这条铁路上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已经有半个钟头没有说话，他们在等待火车重新开动。否则他们一说话外面就听得见，那时候列车长就会对这班偷乘火车的旅客大发脾气。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话的时候老头儿睁开了眼睛，他对黑人说：“孩子，如果你想在这车厢里旅行，你就不要作声……否则他们会赶我们到铁路上去的。”

他用眼光指示了一下那个怀孕的女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心里猜测老头儿到底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父亲。从年龄上看大概是她的父亲，不过也可能是她的丈夫。他想像着这样一个大肚子女人一直步行到圣亚纳市集的情形。她会在半路上生孩子的。黑人低声笑了。穿军裤的男子望了望他，又摸起他的胡须来。他看见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到达并不显得十分高兴。外面人声走近了。那是列车长在向头等车的旅客们解释火车迟开的原因：

“一件荒唐的事故……现在火车要再开了。”

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汽笛，表示火车开了。虽然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躲在这个紧闭着的车厢里，他仍然说了声再见。

“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吗？”老头儿问。

“我没有舍不得离开的人，只舍不得离开那些蛇，”他笑着回答。接着他低下头，不望任何人，加上一句：

“不，舍不得一个姑娘……一个真正的姑娘……”

“漂亮吗？”那个年青人一边卷着他的胡须一边问。

“了不起，我的孩子……简直可以说她是城里姑娘。”

“您扔下了她吗？”

“她跟了别人……那个男的并没有死。”

“我倒认识一个男人，他拐了一个女的。”老头儿说。

“我认识一个男的，他为着一个小女孩在另一个男人的背上刺了一刀。后来他躲在林子里两天没有吃饭。”（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的是自己的故事。）

“因为他害怕吗？”

“看你说的孩子话。你不懂这些事……那是因为他被包围了。假使你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男子汉，你只要过来试一试就行了……”

“那么这个人就是您？”这一下子，年青人就用比较尊敬的眼光望着他了。

女的继续沉默。可是她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老头儿说：

“假使他们坐头等车的有权利抱怨，我们这些免费偷偷地乘车的还有什么可说……”

“我付给行李间职员四十个苏他才肯放我在这里。”那个女的呻吟着说。

“我过去当兵的时候，总是乘头等车的，而且还是免费。”兵士昂首挺胸地说。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有点怀疑。“头等车？”

“当然是头等……怎么，您不知道军人有特权。您住在什么鬼地方，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丘八爷，我不是本地人，我……我只是路过这里，来玩玩的……我生长在巴义亚……你听见人家说过一个名叫巴尔多的拳击家吗？那就是我，在这儿听您吩咐……”

“啊，是您？我看见过你和小砂囊的那场比赛……”

“打得不错，嗯？”黑人微笑着说。

“不错，的确不错。我那次没有买门票。军人是有特权的。”

“那么你为什么又退伍了呢？”

“我的服役期满了。而且后来……”

老头儿睁开了眼睛：

“你遇到了什么事？”

“为着一个伍长……为着他在衣袖上多了一个袖章……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混蛋……”

“他不喜欢你吗？”老头儿倚在拐杖上问。

“不止这样……小姑娘喜欢我。他就到处找我的岔子，我天天被禁闭。这样我即使得到假期也没有法子出去。不过，你们得看看我把他的脸打成什么样子……”

“我喜欢你，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

“你还没有见过世面，孩子……我吗，我对生命已经厌倦了。”老头儿沉痛地说。

“厌倦了？为什么，老丈？”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我的孩子！我什么都干过了，我走遍了这儿一带。这儿所有的人都认识奥古斯特一杜一司埃耶……我叫做杜一司埃耶，是因为我遭遇过的一件事……我得到些什么？一身毛病，如此而已。”

退伍军人拿香烟出来请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点着了一枝。火柴的火光使他看见了那个女人的脸，女人从车门的间隙望着天空。她带着疲乏的神气，像一个久历风尘的人。老头儿继续说：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牲口，我带到圣亚纳市集去卖……我的牲口多得简直叫你们看得眼花缭乱。我也种过烟草，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有到这儿来。我有土地……我有许多财产……”

他停了下来。大家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不是，他又用低沉的声音说下去了：

“我还有过家庭……人家会相信吗？一点也看不出。可是我有两个女儿，我甚至把她们送到公立中学去念书。她们都是可爱的姑娘，两个都是……他们把我的一切都抢去了，你们听见吗？一切都抢去了。有些带走我的牲口，德国人抢走我的烟草。连我的两个女儿也走了……一个白人迷住了其中一个，她拔起脚跟白人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个住在加索伊拉，剪掉了头发卖淫，简直像个疯子。这一个我

还知道她在那里，可是另一个呢？”

女人把眼光从门缝上转过来：

“您们很憎恨卖淫的女人吗？”

“她们是堕落的姑娘……剪掉头发，脸上搽着胭脂……”

“您们简直不知道她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您们一点不知道。您知道些什么？”

老头儿完全惊住了。这时候退伍兵士说：

“我曾经有过一个情妇，她也是妓女……她做生意一直做到半夜，半夜以后我到她家里去，在那里呆到天亮。真是了不起。”

“你，你为什么要开口？”

“我吗，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什么也没有说！”女人愤怒地说。“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你是为说话而说话。我吗，老实说，假如我没有饿死，那是上帝的意思。”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惊讶她居然怀了孕。可是他什么也没有问她。老头儿又睁开眼睛说：

“我倒不愿意说她们的坏话，上帝保佑……假如我没有这个女儿，我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她很尊敬我。我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她就不再接待客人。假使她没有剪掉头发的话……”

火车到站停下了。货车车厢里又沉寂下来。有人在外边近处走着。一个人说：“再见，再见。”另一个说：“替我向约瑟芬问好。”还有一个在车厢附近低声说：“你会忘记我

的。”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的声音里带着忧愁。一个男子的声音说不会的，他不会忘记她的。

“别忘了写信……”

一下接吻的声音，接着汽笛声打断了一切告别声。现在只听见车轮在轨道上行驶的声音。退伍兵士说：

“火车头正在说：‘我到上帝那儿去，我到魔鬼那儿去。’你们听，是不是这样？”

“的确，真像……”

“那是我的母亲抱着我的时候教我的。还有另一种火车头，很大，后面拉着很多车厢，那时候它就发出一种声音。它好像这样说：‘牛奶咖啡，牛油面包。’真是这样，嗯？”

他沉溺在回忆中。

“你还有母亲吗？”女人问。

“我要去和她住在一起……我当兵的时候她哭得多么厉害。您当然知道女人们是怎样的……老太婆直到现在还把我当作孩子。”说完以后他又赶快去捻他的所谓胡髭。

“总是那么一回事。”女人说。接着她对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您看见在车站上叫他的男人写信给她的那个女人没有？”

“是的，我听见他们谈话。”

“她再也看不到他了。就像我一样！”突然间，她沉默下来。

“什么？”老头儿睁开眼睛问。

“没有什么……没有意思的事情。”她吹起口哨来。

“这世界真坏，”老头儿愤怒地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们这些人是生下来受苦的……”

“不，老头子，”退伍兵士笑着回答，“生活是美好的。您这样说是因为您已经活够了……”

“有钱人的生活才是美好的。”女人坚决地说。

“那么你还有母亲，你？”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转过来问年青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我的姑母成了疯子。大胖子倒有一个祖母……”

“大胖子是谁？”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是善良的……”

“善良？”——老头儿的声音里带着苦味。“没有人是善良的。在这世界上谁是善良的……”

“大胖子是善良的……”

可是老头儿好像睡着了。那个女人代他回答：

“对的，这世界也有好人……不过穷人是生下来受苦的。穷苦使人变坏了。”

火车在飞驰。退伍兵士躺了下来。他偷偷地望了望女人的脸。她的样子比年龄更老，她的肚子已经很难看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清楚了她的样子，她的嘴也带着微笑。她从车门的间隙望着天空。

“您知道，这是因为穷苦的缘故……为着这个我才不恨他。他在我大着肚子的时候抛弃了我……”

“谁呀？您的丈夫吗？”退伍兵士很温和地问。

“我是卖身子的。我从来没有结过婚……”

“啊！我还以为……”

“他能够怎样办？他没有一个子儿。他拿什么来养活一个孩子？……他在夜间像小偷一样逃掉了……他把一切都留在屋子里……可是他很爱我，我知道的。”

“他逃走了吗？他看见您快要生孩子的时候逃掉了吗？”

“是的……我不做生意去和他同居。我靠洗衣服过日子。我们像结了婚一样。他是善良的。一点不假，她是善良的。善良得像个圣人一样……有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对他说我快要有一个孩子了。他变了脸色，他望着天空……后来他放开喉咙大笑，他拥抱了我……这一切都是很好的。

“我吗，我在家乡倒有一个小姑娘，”退伍兵士说，“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我们最近就要结婚了。”

女人摇了摇头。她可怜这个退伍兵士。他这么漂亮，但他对人生的认识却这么肤浅。他要去结婚……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后来呢？”

“一个晚上，他逃走了。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扔掉了一切，我后来知道他逃走是为着使小孩将来不致于饿死。”

“现在呢？”

“听说他在圣亚纳市集工作。我去和他相会……”

圣龚萨格车站到了。有些旅客下了车。这座城市躺在它的花园中睡着了。火车的声音惊醒了附近一家房子里的小孩，哭声传到车厢里来。女人微笑了，她觉得很幸福。

“您有了小孩是很好的事，”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她

说。“孩子在晚上会哭的……”

“我希望生一个男孩子……”

火车重新开走的汽笛声惊醒了老头儿：

“对的，这世界上有好人。我刚才撒了谎。我的女儿是善良的。我是指玛莉。不是瑟发。瑟发是一个坏女人。她从来不写信给我。也许她已经死了？可是玛莉，玛莉给我钱……只有一件，她常常和我争吵，因为我喝酒……不过我喝酒是因为瑟发的缘故，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老头儿又垂下头继续睡觉。退伍兵士对女人说：

“他说乱话……哦，您想有一个男孩子吗？我也一样，我结婚以后也想有一个男孩子……听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丈夫也觉着痛的。”

他很高兴，他毫无野心地再望了望那个女人。他的心情很纯洁，他一想起在拉柏等待他的苦难——玛莉，心里就充满了柔情。他微笑着想像她看见他的时候会多么惊讶。只可惜胡子不肯长出来。就是现在她也不见得会认出他……

老头儿醒过来。他冷得直哆嗦。风又起了，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火车被风裹着，在路轨上震动着前进。

“这样穷苦总有一天会要了我们的命。”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

“穷人是生来受苦的。也有人是生来享福的，那是有钱人。穷人是生来受苦的。从来就是这样。”

现在，退伍兵士像个幸福的人似的睡着了。他发出沉重的鼾声。他听不见呼啸的风声。老头儿拖着身子挨到门边张

望。

“要下雨了……”

“老丈，我从一处地方来，那里人们的生活真苦。我每天只赚二十个苏。”

“是在烟草种植园里吗？”

“是的。”

“啊！你还不知道，我的孩子。我是一个老头子。我看见过使人发抖的事情。你要我告诉你吗？（他的眼睛露出奇特的光芒，他放下拐杖想立起来。）穷人太不幸了，即使现在流行拉银子的病，唔，他们也会害便秘。”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笑了。老头儿身体失去平衡，滚倒在烟草包上。女人走过来扶他：

“您跌痛了吗？”

兵士在打鼾。女人走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身边低声对他说：

“我刚才没有说出来，因为我怕惹他悲伤，”她指了指退伍兵士，“可是事实真相是：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罗慕亚德要离开我。也许是为了贫穷……那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邻居的一个女友告诉我说他是为着另一个女人才走的，那个女人叫做杜尔丝。假使这话是真的呢？……不，这是不可能的。他不会这样离开我的！”

兵士睡得很熟，幸福得像个死人一样。

“是的，不会这样……我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擦亮了一根火柴，借着灯光他看见

女人在哭泣，肩膀由于呜咽而抽动。他觉得很难堪，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喃喃地说：

“您不要悲伤……生下来的一定是个男孩子……”

敬告观众

下星期四

晚上八点钟

国际大马戏团

在欧洲所有的国都及巴义亚

巡回演出胜利归来

即将为圣亚纳市集高贵的观众演出

十八日星期四　　　　晚上八点钟

精彩节目

滑稽小丑**布布勒**，使你笑！笑！！笑！！！——喝醉酒的猴子——会拳击的熊——非洲雄狮——著名的空中飞人表演者**飞飞女士**——蛇人——马术表演者**尤尤**——吞火表演——伟大的平衡术表演者**罗拔**

以及

举世无匹的**罗桑达·罗惜达**

感动千万观众的皇后

艺术登峰造极

最后

摔交，美式拳击及技击的世界冠军

黑巨人——巴尔多

摆下擂台，向圣亚纳市集的所有好汉挑战，在国际大马戏团在这个英雄城市演出的十分短促的期间，凡能登台比武而得胜者，可获：

五康托 **奖金** **五康托**

十八日星期四 票价低廉

大家都来看国际大马戏团演出

马 戏 团

他遇见吕义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当晚剩下的时间他在

城里到处浪游。退伍兵士毫不延迟地走上了到拉柏去的道路，老头儿有人在城里等待他，女人去找一个女朋友。第二天早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找一辆运货汽车免费带他到巴义亚去。恰好有一辆正在装货，巴尔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司机身边。

“喂，老哥，到巴义亚去吗？”

“唔，是的……”司机回答，他是一个瘦弱的黑白混血儿，脸上带着微笑。“你有什么东西要带去吗？”

“我希望把在我衬衫里面的这个黑人带去。”

他笑着拍了拍胸膛。

司机眨了眨眼睛：

“你做得对，老哥。现在是多节日的季节。这时候人们在巴义亚正欢笑得发狂。”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司机旁边蹲下来，接受了一根香烟。

“我觉得离开巴义亚太久了，你知道……我离开巴义亚已经将近一年……”

司机唱道：

巴义亚是个好地方，
只要你不住在那里。

巴尔多反对：

“你瞎说。那是一个漂亮的地方。我只有一个想法，就

是回到那里去。

“你想搭汽车去吗？吃过东西就开……”

“可是，老朋友，我没有钱……”

司机笑了：“又是为了女人……”

“有时是这样的……”巴尔都诺眨了眨眼睛。

“不要紧。我的助手不来。你可以坐在他的位子上。”

“好。”

“如果要搬点什么的，你来帮忙。”

“你说几点钟开？”

“吃过饭就开……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

“我准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继续在城里闲荡。他没有什么熟人要找，可是他不愿意司机怀疑他这一天不吃午饭。一到巴义亚，他就要和大胖子，或者约奥沁姆，甚至茹比亚巴，一起进餐。他正这样想着，而且还在动脑筋怎样弄一根香烟来抽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下惊奇的喊声：

“我的圣母！……是巴尔多！”

他转过身来，恰好面对着吕义，吕义穿着一件破旧的上衣，头发稀疏。

“吕义……”

吕义抓住他的肩膀，在他身边兜了一圈，兴高彩烈地说：

“好家伙……”

“您在干什么，吕义？”

"在弄西北风，孩子……弄西北风……"

"真见鬼，西北风跟您有什么关系？"

"自从你不干这一行以后，巴尔多，我样样事情都不顺手……"

他打量着黑人，愁眉苦脸地说：

"你当时正是一步步走上成功道路的时候……真可惜……这样子扔掉一切，也不说明到什么地方去就离开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废话……废话……有哪一个拳击家从来不败的？何况你那天醉得象猪一样……"

"可是您现在在干什么呀？您找到了另外一个拳击家吗？"

"另外一个拳击家？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的……"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快活地笑了，他打了吕义一拳。

"再也找不到……现在我在一个马戏团里……"

"马戏团？"

"不必提起了……苦不堪言……"

他们走进了一间酒店。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他说：

"买些香烟给我，吕义……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他知道对吕义一切都可以坦白说出来，沉默了半晌之后他对他说：

"我被围困在林子里，半死不活的时候，您是唯一的我没有看见的人……"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孩子。什么事？……”

“没有什么……不过我差点儿饿死了。那时候我就看见了所有的人，您知道吗？……所有的人都来守着我唱死者祈文……”

吕义始终弄不懂是什么一回事。于是巴尔都诺告诉他瑟根那和他争吵的经过，他怎样逃到林子里去，怎样看见了许多幻像。他讲得很简单，没有什么修饰，因为他渴想知道关于马戏团的一切。

“马戏团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吕义摇了摇头：

“呸！苦不堪言……你走了以后，我不知道干什么才好……这时候来了马戏团……国际大马戏团，是我的一个同乡佐锡普办的。在巴义亚他赚了点钱。可是他相当尴尬，他欠的钱比他有的钱还多。我以股东身份参加了他们的事业……倒霉的事业……我们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我的圣母！我们真倒运，快要破产了。”

吕义作了一下绝望的手势，继续把详细情形告诉他。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批评一句：

“衰气未退……”

吕义又打量了他一阵，蓦地说：

“我有了一个办法也许可以把一切都改变……我雇用你了。”

“我？不开玩笑？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马戏团干过呀！”

“你以前也从来没有学过拳击，可是我把你训练成一个

拳击家……”

他们俩谈起往事都微笑起来。等到他们离开酒店的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被国际大马戏团聘请为大力士。他走去通知司机：

“我说，老朋友，我不到巴义亚去了。”

“女人不肯放走，”司机吃吃地笑了。

“谁知道呢？……”黑人眨了眨眼睛。

他和吕义订立的口头契约规定马戏团管吃管住，有了盈余才发给钱。可是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根本不在乎有没有钱到手。

海报摊在地上。上面写着蓝色的大字：

国际大马戏团

佐锡普在海报旁边睡着了。吕义说：

“他喝醉了。经常是这样……”

他用脚推了推他。佐锡普喃喃地说了几句断断续续的话：

“我请大家静一静……这一跳是生死关头……只要一句话，就能使这位伟大的空中女郎……丧失……生命……”

许多人在地上挖洞。另外一些人在安排座位。所有的人都在干活，艺人，检场人员，雇工，全都动手。吕义带领巴尔都诺走进篷帐。黑人看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他自己的照片，作拳击家的姿势，那是在巴义亚的一张报纸上登载过的。

吕义投身倒在他的床上（这张床其实只是一张没有扶手的沙发，在表演的时候是道具，和蛇人一起出场的），继续解释给巴尔都诺听：

“打胜的人得到五康托奖金……没有人敢来的，我跟你说……”

“不过总得要比赛一场呀，否则观众吵起来怎么办？”

“谁跟你说没有比赛？我们花二十个密尔瑞斯请一个家伙来。不少人会来的……你狠狠地把他打倒……”

“假使恰巧有一个真正狠的家伙来了呢？假使真的要打一场呢？”

“没有危险……”

“假使真有一个呢？……”

吕义指着墙上钉着的照片：

“有什么关系？你是一个拳击家，是不是？”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点头称是。他用手摸了摸照片，吹着口哨。吕义批评他：

“你已经怀念过去了吗？那么你老了……”

“在那时候我的脸上还没有这条伤痕。”

“有了更加动人。”

有人敲门。吕义开了门。那是一个矮小的女人来讨一个半月的欠薪：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再也不干了……明天不要等我出场……”

“明天您就拿到钱了，我的天。”

“每天都是这样：‘明天您就拿到钱了。’这调调儿我已经听了两个月了……”

“明天一定付钱给您，真的……您不知道您会看见什么景象……”他转过来对巴尔都诺说：“她是飞飞，空中女郎……她生气了。”

矮个子女人望着黑人。

“这位是著名的巴尔多。您一定听说过他……”

她不认识他，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可是她点了点头。吕义滔滔不绝地说着，想给矮女人一个好印象：

“他是巴西最伟大的拳击家……在里约没有碰到过敌手……他今天才到巴义亚，是我聘请他来的。他雇了一辆汽车一直开到我们这儿来……”

女人始终不相信：

“您拿什么钱去聘请这位大人物，吕义？这段故事在我听来不十分像真的……我好像看见过这个黑人坐在这儿的一辆运货汽车的司机位子上似的……喂，你，你听我说，假使你扔掉你的汽车到这儿来，你以为你可以多赚一点钱的话，你瞎了眼睛了……钱这件东西在这儿不是常常看见的……”

她作了一下手势推开他，向门口走去。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把她拉回来，愤怒地抓住她的臂膀：

“等一等，矮小的太太……我是个拳击家，一点不假。我曾经是巴义亚各种重量级的冠军……您看见墙上这张照片吗？就是您的仆人。”

女人仿佛被说服了：

“那么是真的了……您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没有金钱……”

“我是来帮助一个朋友的——”他拍了一下吕义的肩膀——“一个真正的朋友……”

“啊！既然这样……”

“明天您就拿到钱了，钱会像下雨般落下来。”

女人很狼狈地道歉：

“您知道，有一个司机……跟您一模一样……”

走出了门口她还微笑着。巴尔都诺转过来对吕义说：

“您说的这一段里约的故事不够动人，老哥……”

吕义正在拟写明天要到处散发的海报。巴尔多从他的肩膀上望过去：

“我的名字要写得很大……像这么大……”

于是他张开两臂来表示怎样大法。

佐锡普在酒醒以后是非常活跃的。看起来好像他能够挽救一切，解决一切，还清艺人们和检场人员们的工钱。可是他的活跃只限于指手划脚和说话。

“请看这儿。这东西根本就站不住。这些长椅子早就应该搬上去了。真是儿戏。以后呢，你们就来问我要钱……我呢，我干得要死！只要我不在场，什么都做不好。”

当一个艺人向他要钱的时候，他就说：

“你也这样，你只知道伸手要钱……艺术呢？不算一回事吗？我从前是为艺术而工作的，我得到观众的掌声，还有

鲜花。鲜花，你听见吗？……年青的姑娘们向我们掷鲜花，掷绣花手帕。我真应该把这一切收藏起来。可是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从前我们只想到艺术。”

他转过来对飞飞说：

“从前一个空中女郎就是一个空中女郎……”

空中女郎忍住一腔怒火。他继续说：

“现在，怎么样？像你这样一个空中女郎，虽然工作很不错，但是整天只想着钱，好像喝采声不算什么似的……”

“喝采声又不能养活人。”

“可是还有光荣呀！人不能专靠面包来养活，耶稣这样说过。”

“耶稣不是表演空中秋千的。”

“我从前……喝采！鲜花，手帕，手帕，您懂吗？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这么说您是想要钱，嗯？……很好。明天您就拿到钱，您的钱。我全部付清，一个子儿也不欠！”

可是他总是用哀求的话来结束：

“你知道，我的小飞飞，时势很艰难……你叫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一个老艺人。我走遍了整个欧洲。你可以到我的篷帐里看我的照片簿子……一个人要懂得容忍。耐心点儿，飞飞。你是一个好姑娘……”

“不过，佐锡普，我没有衣服穿了。这件绿色运动衣这么破旧，我简直不好意思……”

“我发誓一拿到钱头一个就给你。”

说完以后他走出去发布一些毫无用处的命令，抗议一些

事情做得太慢，批评吕义所做的一切，最后是走到酒店里，对请他喝酒的陌生人大谈其过去表演空中飞人时代的光荣。

这天晚上，他用木炭在无数小孩的头上作了记号，答应他们免费看马戏之后，东歪西倒地向篷帐走回来，他遇见了假装在看星星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事实上安东尼奥是在偷看罗桑达·罗惜达的车子，罗惜达是黑种舞女，国际大马戏团的最卖座的主角。安东尼奥刚才在烛光下望见黑舞女开始脱衣服，露出了背脊……简直是块天鹅绒。

黑人唱起一支他自己最欣赏的桑巴：

我的黑女人浑身铺着天鹅绒，
简直使您看见了就战栗……

他看见佐锡普走过来就假装仰望星星。哪一颗星是卢加西·德·拉·费阿尔的呀？有一次有人指给他看棕榈林的森比升上去的那颗星。可是那颗星不在这儿闪耀。它只在巴义亚发亮光，在举行玛孔巴的晚上，黑人们向狩猎之神奥索斯敬礼的时候放光。这颗星星保佑黑人，黑人们快乐的时候它就大放光明，黑人们痛苦的时候它就熄灭。这个故事是大胖子告诉他的吧？不，是茹比亚巴圣父一天晚上在码头上告诉他的。如果是大胖子，他就会在故事里加上一个天使……现在他能够再向车子望上一眼了，因为佐锡普颠跌得那么厉害，他一时走不到这里。可是她不是已经把蜡烛熄灭了吗？如果不是这个醉鬼佐锡普，他就能够看见她的裸体了。她是一个

放荡的女人……不管有没有工钱，只要她留在马戏团一天，安东尼奥也要留在那里。她多漂亮……这样一个姑娘在“淹死者之灯”里准能使大家轰动。伙伴们都要为她流口涎……

佐锡普来到了。他想向黑人行礼，几乎跌了一交。

“我累死了。活儿把我累死了。我像条狗一样干活。”

“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他继续走过去。他大概花了半小时才找到篷帐的入口。

“他点蜡烛的时候，很可能连篷帐也烧着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他走到篷帐附近。可是佐锡普已经点着了蜡烛，只见他坐在一张跷脚桌子旁边。桌子上放着几本书。黑人在门口像个贼似的偷看，好奇心攫住了他。这些书里有些什么好东西使得佐锡普这么亲昵地抚摸它们呢？简直像黑人抚摸黑白混血姑娘的大腿一样。他温柔地，小心地，陶醉地抚摸那些书。他转过头来，巴尔都诺看见了他的眼睛。今天晚上佐锡普喝了闷酒。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再也忍不住了，他走进篷帐，佐锡普正因为喝了太多的酒而非常愁闷。

那是在意大利，春天时分。照片簿子上那个长着一大把胡子的是他的父亲。他的一家人都在马戏班干过。这一张比较旧，已经发黄的照片，上面是他的祖父，穿着制服……不，他不是将军。他是马戏班的班主。国际大马戏團。可是那时候它是真正的马戏团。光是狮子就有三十多只。二十二

头象。还有老虎……世界上一切野兽都有……

"我只喝了几杯，可是我不喝过量，你知道……"

对这一点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丝毫不怀疑。

他父亲的胡子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那时候佐锡普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他记得很清楚。他的老父爬上高空荡秋千的时候，震天动地的掌声似乎要使马戏团的大篷帐也倒坍下来。观众如醉如痴。他从一架秋千跳到另一架秋千，在空中作非常危险的跳跃，空着两手在半空中打了三个跟斗……使观众的心都停止了跳动。他的母亲是走绳索的舞蹈家。她穿着蓝色衣服，真像一个仙女。她拿着一柄小阳伞来保持平衡。他的父亲死后，他把一切继承下来。狮子，有灵性的马，等等。他花了一大笔钱来支付艺人们的工资。都是欧洲最有名的艺人……

"每星期六发薪。从来不延迟……"

有一天，国王陛下亲自到马戏团里来了。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可以怀疑这一点，因为他眼前的佐锡普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酒鬼。可是这并不妨碍国王曾经为佐锡普喝过采。不仅仅是国王，还有整个王室，他们占据了一个华贵的包厢。那是在罗马，春天时分。他出场的时候，我的亲爱的耶稣！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我以为他们的喝采永远不会停止呢……"

照片簿子里有他在那时候的一张相片。他穿着黑礼服，一点不错。他是这样子进场的。然后，他慢慢地脱去衣服。外衣，裤子，硬胸。他只留下丝的运动衣，就像在另外这张

照片里的样子。他当时很不坏。不像今天的样子。那时候女人们很欢喜他。甚至有一位公爵夫人……金头发，戴满了首饰珠宝，给了他一个约会。

“她到手了吗？”巴尔都诺很感兴趣地问。

“一个绅士是不把这种事情告诉别人的……”

国王来了，坐在包厢里。整个王室的人也来了。那个极端危险的双重翻身跳——人家很难相信这一点——完毕以后，国王忍不住了，也立起来喝采。难忘的一夜！同时也应该承认那天晚上莉索列塔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她和他一起跳的时候，简直非常成功……她把他们俩的照片卖给观众，就是这一张，在照相簿子中间一页的中间。照片上一个女人在谢幕，她向一个穿运动衣的男人伸出一只手。仔细看看，还可以认出照片上的男人是佐锡普。

“一个漂亮的姑娘……”巴尔都诺说。

她售给观众这张照片，大家都买了。那是春天时分，不对吗？她像春天的花儿那样漂亮。她是一朵春天的花儿，所有的罗马人都想为这个逝去的季节留下一个纪念……在这另一张照片上，她骑着一匹举起一条腿的马儿。他管这马儿叫朱必特尔，那是一匹价值连城的马儿。这匹马儿留在丹麦的一个债主手中，是马戏团到那里演出的时候把它留在那儿的。这一张莉索列塔穿着女骑师服的照片是她失事的前几天拍的。那年春天她多么漂亮，多么年轻，使得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种蠢事。可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天晚上马戏团里观众挤拥，简直是人山人海。马戏表演是本季节最吸引人的娱

乐。人人都在谈论蒂亚伏里夫妇——这个名字是他们的化名。莉索列塔从路上走过的时候，妇女们都停下来望她。她们甚至模仿她的化装，因为她是很会打扮的；她不仅在马戏团里，在秋千架子上才漂亮。男人们都为她而发狂。在百花盛开的春天的罗马城，他们的演出最为成功。在这一张照片上她是穿着便装的……

佐锡普瞟了照片一眼。然后他向床那边走了几步，从床上拿了一瓶烧酒。

“再喝点三多·亚马罗酒，嗯？”巴尔都诺笑着说。

可是佐锡普喝得太多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这张女人照片。巴尔都诺也看清楚她的脸上有囚徒似的愁闷表情。佐锡普也知道她是不喜欢这种马戏生涯的……可是谁想得到她在那天晚上会跌下来呢？没有人打破镜子呀……他们在如雷的掌声中进了场。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在开始那个非常惊险的一跳的时候……秋千架子荡得不够远。她没有抓到佐锡普的大腿……到了地上只是一堆模糊的肉。即使狮子力克司扑杀那个英国籍的驯狮人约翰那一次，景象也没有这么惨。莉索列塔变成了一堆肉，没有脸，没有臂膀，什么也没有了。他怎么还有气力走下来，为什么他自己不同样地跌下来，那是他自己向自己提出的疑问。后来马戏团的小丑说佐锡普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她有了一个情夫。人们进行了调查，可是没有什么结果……从这一天起国际大马戏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你相信吗，相信她有一个情夫吗？……他们是这样说

的，他们给我看了一封信，那是从她的东西里找出来的信，可是这是谎话，对吗？在马戏团里有坏人……你对马戏团的人要提高警惕。有许多嫉妒的人。他们嫉妒她的成功……最使我气愤的，就是我想起她其实也可能有一个情夫。我看见过几封信。可是她多么可爱……我不说她喜欢这种生涯。可是她不是一个肯偷人的女人。情书倒的确是有的。信上说起约会……啊！我真希望她还活着，使得她能够告诉我说这是谎话，这一切都是嫉妒的人捏造出来的。你不相信这是嫉妒吗？……”

现在他要哭了吗？

他用手抱着头，闭上眼睛。这一下子，拿起那瓶白来姆酒的倒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倒了满满的一大杯。外边，又是一个春天的夜晚……

小丑布布勒倒骑着驴子。在城中心，马戏团占据了显著的地方，挂满了万国旗，大门左右两侧各挂着一块字牌。今天晚上人们要到这儿来听音乐，黑女们也要到这儿来卖可可糖。全城谈论着马戏团，谈论着那个几乎全裸跳舞的黑女郎，尤其是谈论着向圣亚纳市集所有的好汉挑战的黑人巴尔多。在大市场里，人们在纷纷议论。吕义等到星期一才开幕，因为这天正是家畜市集的日子。小丑正在越过市场广场：

“今天演出了吗？”

“是的，先生，是的……”

从田庄里带赤砂糖和凝奶到城里来的孩子们很羡慕地望

着城里的孩子们，因为城里的孩子们能够跟着小丑到处走，而且他们今晚能够免费看马戏。

别的孩子们正在计划从篷帐下面钻进去。小丑继续在乡下人中间胜利地游行。商店的职员站在门口观看。到了市场中心，小丑勒住坐骑，叫大家静下来：

“可敬的观众，巴尔多，自由式摔交，英国式拳击和技击的世界冠军，特地（他强调‘特地’两个字）从里约热内卢赶到这儿来，参加国际大马戏团，每月薪金三康托，马戏团还包食，包住，包洗衣……”

“真是这样！……”一个乡下人说。

“……他向这个英雄城市的一切好汉挑战，他要和应战的好汉在今晚和以后的每次演出中，在马戏团的场子里比武。假使有人打败了巴尔多，马戏团的经理要赏给这位英雄五康托的奖金。五康托的奖金，请大家记着……巴尔多本人也拿出一康托的奖金。不要失掉机会！我要告诉可敬的观众：已经有两个人到马戏团的办公室来向伟大的冠军巴尔多应战。巴尔多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应战。谁要碰一碰运气，只要今晚到国际大马戏团里来。比武要到其中一个敌手打死了才结束……”

他毫不疲倦地继续在城里到处巡游，始终倒骑着驴子，驴子不时喷一喷鼻，他就装出要跌下来的样子，可是抓住了驴子尾巴又没有跌下来，全城的人都笑痛了肚子。

城里人人谈论这场即将举行的生死决斗……他们已经知道有一个司机，一个商店职员和一个大块头的农民准备去和

巴尔多比武，和这个黑巨人争夺五康托奖金。傍晚时分，全城都兴奋起来了。

农民走进来的时候，一个在顶层廉价座想出风头的小伙子嚷道：

“喂，若瑟！你的两只动物① 中雄的一只来了。”他指了指农民。

所有的人都笑了。那个农民开始时也想发脾气，可是结果他也笑了。他是一个巨人，穿着一双走山路的靴子，头部肌肉隆起。想起他和那个名叫巴尔多的人比武以后就能得到五康托，他笑了起来。在乡间他几斧子就砍倒一棵树，他能搬运粗大的树干。他坐下来以后，脸上露出了战胜者的微笑，虽然他是谦逊和羞涩的。

几个黑人为那些定下包厢的人家搬进来几张椅子。马戏团并没有椅子。观众要自己带来。

“为着这样我才不坐包厢而坐顶层。顶层票价既便宜，又不要带什么。带着身子来就行……”

“瞧，法官的下人来了……”

一个黑人走进来，把椅子放在包厢里，然后走过去和其余的观众一起挤在长凳子上。一个家伙正在被人笑骂：

“什么？西果·白舍罗要在包厢里摆架子哩……”

外边的景象真美丽，旗帜飘扬，灯火辉煌。穿着裙子、

① 原文为quariba，是一种动物。

带着颈饰的黑女人在兜售枇坡加，阿加拉耶，明果和玉米汤。整个广场被马戏团的灯火照得通明。许多顽童设法偷偷地从篷帐下面钻进去。一个男子在卖甘蔗汁，卖冰淇淋的黑人只等桶里的冰淇淋卖完以后就去坐在顶层廉价座上，他也买了票。他一边想着那个小丑，一边呵呵大笑，那个小丑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滑稽人物。在普通座的售票处买票的人拥挤不堪；吕义高兴得频频搓着两手。老太婆们看见这种种骚动的景象都惊惶起来，因为这座安静的城市平时在九点钟就入睡了。这一次真可以说是来了一次革命。马戏团就是新奇的东西，就是旅行，就是别的地方的市集，就是冒险。黑人们捏造了许多关于艺人们的消息。

现在音乐传来了。是从右街传出来的，已经听得出狂欢节进行曲的乐声。在马戏团里面，全体观众像一个人似的一齐站起来。那些坐在最高一排凳子上的，就从篷帐上望出去。等在门口的孩子们都奔过去护送“九月七日音乐女神”乐队。乐队穿着蓝色和绿色的制服，踏着威武的步伐走过来。药剂师罗狄里格先并不害怕吹木箫。喇叭发出的乐声继续在空气中震荡，一直撞击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头上。巴尔都诺走出篷帐来看乐队。多么漂亮的乐队啊！他们都穿着辉煌的制服。倒退着走的那个人就是指挥。巴尔都诺真愿意和这个指挥“九月七日音乐女神”乐队的瘦子掉换一下位置！他打扮得多么漂亮啊！所有的女人都望着他。他真是本城的英雄，圣亚纳市集的光荣。那个木箫手也是一样。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们，都向他们致敬。他们走过的时候，法官也脱下

他的帽子。可是巴尔多的沉思被佐锡普惊醒了。黑人回到自己的篷帐里去，心里带着终有一天要指挥一个“音乐女神”乐队的欲望。乐队到达了广场。他们神气俨然地前进，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威风。到了国际大马戏团门口，乐队指挥下了一道命令，全体乐师都停了下来。顶层廉价座上、普通座上、包厢里，还有篷帐里面的艺人们，全都在听着。所有的人都认为乐队奏得非常神妙，圣亚纳市集可以夸耀它有本州最优秀的乐队。一支巴索度布尔①奏完以后，他们进入马戏场，安顿在保留给他们的、在门上面的舞台上。现在观众要求开演了。

孩子们高声叫嚷，男人们也跟着叫嚷。法官拉出他的挂表，很严肃地对他的老婆说：

“已经九点零五分了。遵守时间是最宝贵的美德。”

可是他的老婆丝毫不注意丈夫的警句。隔壁包厢里几个商店职员用钱来打赌，他们谈论即将举行的比武。

“是不是要比到其中一个人死亡为止？”

“警察局不会准许的……”

据说这个巴尔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家伙。阿格里必诺曾经在巴义亚看见过他和一个德国人比赛。简直象头公牛……”

观众在板凳上大顿其脚。“这些人缺乏教养，”店员们心想。“谁见过马戏团有准时演出的呢？”可是店员们根本不懂得：这样做法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观众顿脚，叫喊，吵闹，因为这样更好玩。马戏表演如果顶层廉价座里没有嘻

---

① 巴索度布尔是一种轻快的西班牙一步舞曲。

笑怒骂，没有催促，没有叫喊，那就不成其为马戏了。最好的马戏表演是：观众喊得声嘶力竭，两脚顿得发痛。一个黑姑娘提出抗议：

“回去捏你娘姨子的大腿……”

左边有人开始吵架。那是有人调戏一个已婚妇女时往往发生的事情。一个男子从顶层座位上跌下来。可是他立刻再爬起来，在旁人的嘘声中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吕义穿着佐锡普的制服走进场子里，因为佐锡普又喝得烂醉。全场立刻静寂无声。

“可敬的观众。国际大马戏团感谢你们来参加它的第一次演出，它希望本团的出色的艺术家们，能够无愧于你们的亲切的掌声。”

吕义故意加强他的意大利口音。这样效果更好。检场人员进来了，他们摊开一条又破又旧的地毯，铺在场子的中间。于是全场处在一种真正的如醉如狂的状态中，全体演员出来和观众见面了。吕义第一个进来，手里牵着一匹名叫暴风雨的马儿，马鞍上喷出火来。接着是飞飞进场，掌声更加热烈。她穿着一件绿绸胸衣，露出大腿。她向观众行礼，把她的本来短小的裙子更掀起一点。一排排的板凳差点儿在掌声中倒坍下来了。然后是布布勒旋转着走进来：

“大家晚上好……”

全场哄笑起来。小丑穿的是一件蓝衣服，上面有黄色星星，屁股上有一个红色的月亮。这小丑多滑稽呀！还有蛇人！他穿着一件紧身衣，上面有许多东西闪闪发亮，真像是

一条蛇。紧身衣下面显现出一个不容易分出性别的躯体；蛇人的样子有点像男孩，也有点像女孩，男观众都拿他开起玩笑来。吞火的人有一头红发。平衡术表演人罗拔穿着一套华丽的燕尾服，使女人们都心醉目眩。他是法国人，从他的名字已经可以知道，他的头发是经过美容化妆的，正当中分开一条纹路。他向观众飞吻，轻浮的女子们虔诚地接受他的飞吻。一个老处女叹了一口气说："漂亮的小伙子"。至于尤尤，她差不多没有被人看见就走过了，因为所有的眼睛都盯在猴子和熊的身上。后面一个笼子里关着狮子，狮子发出一声悲惨的吼叫。这吼声既悲惨又凶猛。尤尤已经可以称得上老了，脸上的化妆已经掩饰不住那些皱纹，不过身体还过得去。现在，穿着巴义亚服装的罗桑达·罗惜达来了。

"晚上好，朋友们。"

她飞奔着兜了一个马戏式的圈子，她的裙子像旋风似的旋转。于是人们忘记了尤尤，飞飞，平衡术表演者罗拔，熊和狮子，连小丑也忘记了，只看见穿着巴义亚服装的黑舞女罗桑达·罗惜达，她的后腰部在扭动。观众的眼睛充满了情欲。店员们靠在包厢边沿上，想看清楚一点。法官戴上了眼镜。她的老婆说这是不道德的。坐在板凳上的黑人们也不再作声了。罗桑达征服了她的观众。

观众还没有看见的只有黑巨人巴尔多。他正在里面费尽气力阻止完全醉倒的佐锡普出来向观众致敬。观众要求黑人出场。吕义向观众解释说，黑巨人巴尔多，拳击、自由式摔交和技击的世界冠军，正在作最后的练习，只能够在比赛的

时候出场。然后全体艺人退场了，节目从尤尤和她的马儿开始。马儿“暴风雨”在沙上快步走着。尤尤手里现在拿了一根鞭子。她穿着一条长裤，一件紧身衣束住她的肥大的乳房。她跳上马背。然后她站在马背上。她像坐在汽车里一样自由自在。她跳下来。观众鼓掌了。她再表演了几下旋转，然后在喝采声中退下。

“我看见过更好的表演，”一个由于走过很多地方而受人尊敬的汉子说。他说起他到过巴义亚，到过里约。那些想鼓掌的人听了都犹疑起来。接着他们又恢复了信心，用尽气力鼓掌。因为乐队奏起一支桑巴，小丑出来表演了。小丑一边翻筋斗一边出场。他和吕义发生争执，他抢了一只打开的手提皮箱（里面露出来一角短裤），拿了一条手杖，装出要走的样子。在变了几套戏法以后，吕义问他：

“你上过学吗，布布勒？”

“我？我念了十年的头发（语法）和算数（算术）……

观众笑得肚子都痛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上帝用几天创造了世界？”

“我知道……”

“那么请你告诉我……”

“您以为我不知道吗？”他举起了手杖。

“说出来……”

“我知道，可是我不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说出来……”

就这样，整个晚上小丑就用这种谈笑来使全场观众快乐。店员们笑了，法官笑了，板凳上的黑人们笑得声音都嘶

哑了。唯一没有笑的人是那个走过很多地方的汉子。他认为这一切都很丑恶，他开始惋惜二十个苏的门票。这是因为他以前在大城市里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失掉了天真，那时候他还没有回来继承他父亲的遗产，还没有承受阿伯杜拉商号。

猴子跳舞。熊喝了一瓶啤酒。没有性别的蛇人用各种方式绞扭身体，使人看了很难过。他表演得很好，可是使观众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把他当作一个女人，还是应该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鼓掌。只有那个走过很多地方的汉子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可疑的光芒。蛇人用天使似的表情谢幕，他像平衡术表演者罗拔那样向观众飞吻，也像空中女郎飞飞那样向观众敬礼。女客们接受了那些飞吻，男客们接受了敬礼。只有那个走过很多地方的汉子离开了座位，因为对他而言，演出已经结束了。他以他的心和他的眼睛把他的不幸带回家去，那天晚上他没有睡着觉。

伟大的平衡术表演者罗拔这一次并没有演出。女客们都失望了。可是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出场表演的是：

举世无匹的罗桑达·罗惜达

感动千万观众的皇后

艺术登峰造极

她开始时跳了一段二拍子的马特西施舞①。在宽大的巴义亚式裙子下面，她不像是裸体的吗？真的，一直到大腿中部还看不见有内裤。她的胸膛上挂着各种颜色的珍珠项圈。

① 这是一种巴西舞蹈，近似探戈舞。

她分开两腿，造成一个大X。法官的老婆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不道德的事情，警察局应该禁止。法官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引证了宪法和法典，说女人们不懂得这一套，又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争论。最值得一看的，当然是这一双举世无匹的大腿。现在更有可看的了。她在旋转后腰部。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她的后腰部，她的臀部，这个臀部装满了整个马戏团，从场子里一直装到屋顶。罗桑达·罗惜达跳舞了。那是玛孔巴的舞蹈，像宗教舞蹈那么神秘，像原始森林那样野蛮。她呈现她的整个躯体，可是她的躯体仍然是一个秘密，因为躯体刚露出来，马上又被裙子掩住了。男人们都激动起来，他们睁大了眼睛，但是没有用。舞蹈太迅速了，他们都被舞蹈控制住了。白人们仍然只看见罗桑达·罗惜达的大腿和屁股。可是黑人们却不同，他们跟随这个玛孔巴舞蹈的动作和节奏，他们认为这个女人已经被一个圣人附了身。最后罗桑达·罗惜达坐在脚后跟上，接受观众如醉如狂的欢呼，观众站起来为她喝采，根本没有听乐队奏起的那支巴索度布尔。这时候，真像海报上说的，她的“艺术登峰造极”了。接着她又开始跳她的“动人的悲剧”，那是一种伤感的马特西施舞，黑人的宗教舞蹈玛孔巴。她的裙子旋转起来，她的项圈和乳房在法官的眼前跳跃。坐在板凳上的黑人们用大腿和屁股跳着舞着，使得板凳几乎倒坍下来。她的艺术真的“登峰造极”，因为法官站起来鼓掌，就像国王为佐锡普喝采一样。罗桑达从裙子下面抽出一些花儿来，她把一些玫瑰花瓣抛在法官的秃头上。这是吕义的主意。轰动的时刻。她

的艺术真的“登峰造极”。等到演出终了以后，一个穿着登山靴的黑人就要走过来很恭敬地捡起一片玫瑰花瓣，藏在怀里带回烟草种植园去，这片玫瑰花瓣还保留着罗桑达·罗惜达身体上的香味。

现在小丑又出来了，人们笑起来，心情又恢复平静，然后吕义出来宣布：

“高贵的观众。你们久已闻名的黑巨人巴尔多，向本城的一切好汉挑战，他要和应战的人作一次生死不论的比武。本团经理部要赏给优胜的人五个康托，巴尔多本人摸出腰包增加一个康托。”

一阵战栗像电流似的从观众传过。吕义走出去，然后带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起回来。巴尔都诺的肌肉发达的身体上披着一件老虎皮，不过老虎皮太小了点，妨碍他的动作。他把两臂交叉在胸前，用挑战的眼光慢慢地从观众身上溜过去。他知道罗桑达在望着他，他希望真的有一个汉子出来应战，使他可以真正的打一场。罗桑达出售了她的照片后，已经回到她的篷帐里去计算卖了多少苏。可是她答应过黑人她要来看比武的。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像是准备出来应战。吕义再一次提醒高贵的观众有两个人曾经到马戏团的经理部报过名。假使没有人出来，巴尔多就要和熊比武。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个很像一只动物的农民已经站了起来，蹒跚地向场子里走去：

“是真的吗，五个康托的奖金？”

“当然是真的，”吕义很不高兴地回答。

于是农民脱下他的破鞋子和衬衫，只留下他的裤子。吕义向巴尔都诺瞟了一眼。黑人用微笑来表示一切都很好。人们在场子中间铺上一块垫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扔掉了他的老虎皮，只剩下内衣。他脸上的伤痕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观众鼓掌欢迎那个农民。吕义向观众发言，邀请观众中稍为懂得比武规则的人出来当副裁判。

一个店员走了出来。他和吕义交谈了一阵。意大利人对观众解释：

“比赛要到其中一个敌手死亡或者弃权的时候才算结束。”

然后他向观众介绍：

“巴尔多，黑巨人，拳击、自由式摔交和技击的世界冠军。他的对手……”

他低声问了那农民一下：

“打擂台的是托托·德·拉·罗雪特。”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过来和他的对手握手。可是农民以为比赛已经开始了，他向黑人扑过去。吕义把他们拉开，解释了一番，然后一切按照规则进行。现在两个对手都站在垫子上，互相打量着对方。

罗桑达·罗惜达在后面，眼睛盯着巴尔都诺。五个康托的奖金是没有的，连薪水也没有，可是比赛结束之后有那个举世无匹的罗桑达的温暖的肉体。这样巴尔都诺就觉得幸福了。假使他有一天能够做到“音乐之神”乐队的指挥，他就再也不羡慕任何人了。店员下令了：

"一……二……三……"

农民向巴尔都诺猛冲过去，巴尔都诺沿着垫子奔走。观众对黑人发出了嘘声。罗桑达对所有的人做了一个鬼脸。可是突然间巴尔多转过身来，用右拳打了托托的脸上一下。农民似乎什么也不觉着。他继续追过去，他又吃了一拳。"我们要来比赛技击了，"巴尔都诺心想。他打翻了农民，用力在他的脸上猛打。可是托托抓住巴尔都诺的大腿，把巴尔都诺翻倒在地；现在托托占了优势。这时候巴尔都诺才明白他的对手是怎样的一个人。托托不懂得用拳打；他只有一股蛮力。他们两个爬起来以后，黑人又很准确地打了托托几拳，农民根本不懂得闪避。他们就这样在垫子上兜圈子，直到托托抓住黑人的腰部，用臂膀举起黑人而且用尽气力把他掷到地上为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倒在地上。接着他愤怒地爬了起来。直到目前为止，他是用儿戏的态度来比赛的，可是现在他发起怒来了。他用技击术一下子就把农民打倒在地，他抓住农民的臂膀用力绞扭。观众热烈地鼓掌。农民杀猪似的叫起来，比赛也不比了，五个康托也不要了。他在观众的嘘声中走了出去，还捧着那只仿佛折断了的臂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谢了幕，在暴风雨似的掌声中退了下去。

在后台他问罗桑达：

"你满意吗？"

她的眼睛兴奋得润湿了。

一个检场人员拿着一块牌子走出来，上面写着：休息。

观众们走出场外去喝甘蔗汁去了。乐队奏起了幕间音

乐。

罗拔穿着曹长制服，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穿着曹长制服。这套法国曹长制服就是伟大的平衡术表演者罗拔所有的最漂亮的服装。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那套太狭窄了，这一套是照着以前在马戏团里的一个吞剑表演者的身材做的。黑人穿了觉得很不舒服！他的身旁还挂着一柄小得可笑的剑。仅仅这样倒也罢了，最糟的是飞飞要在下半场开演以前拿到欠薪！下半场他们准备演出著名的哑剧“三条蛇”。吕义还没有算好帐，只肯明天付钱给她。可是飞飞根本不听他这一套：

“现在付钱给我，否则我就不出场……”

她扮的是第三条蛇；那套男子服装倒很合她的身材。她气愤得涨红了脸，竖起手指威胁地指指戳戳，她叫嚷，吼叫，使得吕义终于不得不笑着说：

“真的，穿了这套服装，您以为您真是曹长了……您真的把自己当成一条蛇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懂吗？……”

这时候醉得半死的佐锡普走过来谈起艺术，谈起观众的掌声，流了两滴眼泪。吕义恳求飞飞，对她说他当晚就要把帐算好，就要付钱给她。可是一定要继续演出。已经听得见观众们的顿脚声了。吕义绝望地扯着自己头上还剩下的稀稀疏疏的头发。罗桑达·罗惜达出面干涉了：

“喂，你不要破坏了演出。今天一切都这么顺利……”

同意，飞飞完全同意。她丝毫没有破坏演出的意思。对

的，一切都很顺利，有很多喝采声，有很多观众。大家都因此而非常高兴，她是头一个。可是在她的胸衣里有中学女校长的一封信。飞飞必须态度强硬，必须坚持，吵嚷。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付学费给她的女孩子的那间中学了。假使在十天之内还不付清，女孩子就要被开除。而飞飞不愿意她的女儿到马戏团里来。什么都可以，只除了这一件事。因此她必须学会强硬。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连望也没有望吕义的哀求的眼睛。吕义一直待她很好，还帮助过她。可是假使她不坚持，演出结束以后他们就要推说再过一天才付钱，再过一天许多必要的开支就来了，而她的女孩子也要沦落到马戏团里来。那时候她的一切计划都完了，她的一切梦想都完了。这些梦想是在悠长的四年中她流着血汗为爱尔维尔筹付学费时日夜充满她的脑子里的。她生下女儿的时候，刚读过那本题名为《爱尔维尔，殉道的处女》的小说，因此她给女儿取名为爱尔维尔。现在她连买小说的钱也没有了。她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中学的女校长才刚刚够。幸喜离毕业的日子不长了。不过假使她不懂得强硬，不坚持要拿积欠的工资，她的一切希望就破灭了……

……在一座小城市里，一座比圣亚纳市集更小的城市里，即使一个小学教员的位子也很难找到。可是在这些地方找一所房子倒不费很多的钱。她的房子前面要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她要在花园里种上鲜花和石竹，她要在花园里放上一张板凳，使得她可以坐在凳子上读她所喜爱的黄皮小说。学校就设在她的房子里。爱尔维尔教孩子们读书，她帮助她的女

儿料理家务，她要烧饭，收拾房间，她要摘下鲜花和红色的康乃馨摆在小学教师的桌子上。她会认识城里所有的人。没有人会知道她曾经当过马戏团演员，曾经在咖啡馆里当过歌女，而且在艰难的日子里曾经做过更糟的事情。她的白头发可以使她具有令人尊敬的老太太的神气。她将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她要为年幼的一代织织花边——她还记得这门手艺吗？——装饰他们的衣服。最后，到她十分年老的时候，爱尔维尔会扶着她，抚摸她的头发，就像她抚摸自己的小女孩一样。可是要获得这一切她必须坚强，必须做一个凶恶的女人，破坏演出的人……

她红着脸拿出女校长的信来，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吕义感动了，他按着她的肩膀答应她：

“我给你发誓，飞飞，演出结束以后我立刻付钱给你。即使我省下钱不给狮子买吃的也要付钱给你。”

观众在顿脚。最后哑剧开始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等了一个钟头才吻到罗桑达·罗惜达。他不十分会扮演他的脚色，他一向记忆力不十分好，可是他却记得很清楚接吻的时刻。他微笑着，向罗桑达眨了眨眼睛，罗桑达装作没有看见。可是这个伟大时刻到来的时候，他狠狠地在黑舞女的颊上吻了一下，而且低声在她的耳边说：

“要在嘴上才妙呢……”

哑剧非常成功。

马戏团的终结

佐锡普大概在他的篷帐里再一次翻阅他的照相簿子。罗拔到咖啡馆里去吊女人膀子，他认为倚靠他的美容化装他是有把握吊到手的。飞飞在给女校长写信，请求她原谅学费迟付，信里附上了两个月的学费。远远地那边篷帐里，可以看见吕义在灯光下算帐。

为什么罗桑达要花这许多时候来换衣服啊？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等她，他背靠着马戏团的大门，正好站在招牌下面，现在招牌上的灯光已经熄灭了。狮子吼叫。它一定饿了。狮子很瘦，瘦得只剩下骨头。那头熊幸运一点，因为它每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总能喝到一瓶啤酒。吕义早已想过要拿水来代替啤酒。他装满了一瓶水……观众看不出来，可是熊却不上当。它不肯喝，这个节目就失败了。罗桑达把这件事告诉巴尔多的时候，巴尔多笑了个痛快。她换衣服真费时间啊。罗桑达·罗惜达，名字真古怪。她的真名字是罗桑达。罗惜达是吕义的创作。

她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女人，她能够使一个最明智的男人昏了脑袋。她很会谈话，她叙述里约的事情，谈起拉·发佛拉小山，萨尔盖洛小山，描述那边几个俱乐部里举行舞会的情

况："可爱的茉莉花"俱乐部、"麻屑的任性女郎"俱乐部、"爱情百合花"俱乐部。她在走路的时候能够很优美地扭动后腰部，活像一条水蛇。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得不承认他爱上了这个黑女人。她满嘴甜言蜜语，浑身娇媚，她在人们以为能够紧紧地抓住她的时候脱身而去，可是坦白地说，他已经爱上了她。她换好衣服了吗？她熄灭了灯，拉开车门。她走到月光底下。

"我等着您。"

"等我？真的吗？您是在等我吗？……"

他们一起散步。巴尔都诺叙述他的冒险生活，她很注意地听。他说到他逃到林子里，后来又怎样突围而出的时候，就兴奋起来。她靠在他身上。她的乳房碰着黑人的臂膀。他说：

"美丽的夜……"

"有那么多的星星……"

"一个勇敢的黑人死了以后，就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

"我只希望我能够在一间大戏院里表演跳舞，一间真正的大戏院，像里约那些戏院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爱跳舞。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收集戏院艺人的照片。我爸爸是葡萄牙人，他开一间饮食店。"

罗桑达·罗借达的头发是烫平的，像白种妇女的头发一样，甚至比白种妇女的头发更平直。

“算了吧，黑女人，你在我面前吹牛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

可是他碰到了她的乳房的边沿，于是他对她说她跳起舞来简直使人要跪下来。

“我本来想演戏的……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人，他认识‘娱乐大戏院’的守门人。可是爸爸不愿意。他要我嫁给他的一个会计员，一个讨厌的家伙。”

“您没有嫁给他吗？”

“我不是傻瓜，嗯？我不喜欢他，怎么办？一个讨厌的葡萄牙人……后来埃马奴爱尔来了。爸爸说他是一个废物，一个没用的人。这是事实。他没有什么职业。像你一样，是个二流子……他爱我爱得发狂，我们一起在‘可爱的茉莉花’跳舞，后来麻烦就开始了。老头子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老头子提出抗议，因为那个葡萄牙人真的爱我。他说我是一个要落地狱的女儿，把我赶了出来。”

“后来您怎么办？”

“起初我和埃马奴爱尔两人留在小山上。可是他一喝酒就爱打女人。我毫不犹豫，我马上收拾包袱滚蛋。我吃尽了苦头。我当过厨娘，女仆，保姆。在里约有一个小丑介绍我进了马戏团。他追求我，我们同居了。有一天团里缺少一个演员，一个拿着响板跳舞的西班牙女演员走了，我代替了她。演出的成功要是您看见的话……可是我对小丑感到了厌倦，我找了另一班马戏团。于是我就到了这里……”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就是人生……”

“可是最近我就要进一间真正的戏院演出。我是黑女人吗？好，以后呢？在欧洲就有一个黑女人被许多白人追求。那是我的一个女主人告诉我的。”

安东尼奥微笑起来：

“您真像天上的月亮。”

“为什么，我的天？”

“您看着很近，事实上却离开那么远……”

“我就在你身边呀……”

黑人紧紧搂住罗桑达的腰。可是她逃进篷帐里去了。

现在他在本城的咖啡馆里。这地方并没有欢乐的气氛。今天人多一点，因为有马戏团演出。平时教堂敲九点钟的时候大家都睡觉了。罗拔占据了一张桌子，打扮得十分耀眼，正在向一个跳舞的女人做眼色。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他旁边坐下。罗拔问他：

“你也到这儿来弄雌儿吗？”

“不，我是来喝一杯的。”

女人很少，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连罗拔用眼挑逗的那个也是一个脂粉涂了半寸厚的老太婆。其余的几个分散在厅里各处，向男人们微笑。

“你为什么不请她坐下来？”

“我没有欠债。”

那边，在角落里，有一个处女。为什么他的脑子里会产

生这个想法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这天晚上已经喝过了酒，可是，在他能够回想起的范围内，他不是一个喝了两杯白林姆酒就醉倒的人。那么什么东西使他认为这个头发平直、脸色苍白的女子是处女呢？她在角落里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她也不瞧任何人。要是大胖子在这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要叫他为这个女人编造一段故事，一段关于一个没有守护天神，没有任何亲人，被抛弃的孤儿的故事。要是茹比亚巴在这儿，他就要请求圣父行使法术害害那个剥削这个处女的汉子，这个汉子强迫她到酒店里来，叫她喝这些烧酒。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望了望向那个老太婆使眼色的罗拔……不过谁说她是处女呢？一个汉子在剥削她倒是很明显的。她到了酒店，躲在一个角落里，两只眼睛谁也不瞧。她在想念她的没有人照顾的小弟弟们。父亲死了。母亲在生病。

她今晚到这儿来卖身，得到钱就去买药，因为她的母亲没有医生医治，没有药吃，快要死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跟她说话，想送钱给她。虽然他身边没有一个子儿，可是他要偷吕义的钱。一个店员邀请她跳舞。那是一支探戈。她要卖身给肯出高价的人。可是她懂得怎样做吗？她不会懂得的，她的母亲会病死，她的弟弟们也会死，这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肚子胀得很大，他们的脸色苍白。一个汉子来了，他剥削她，他拿她的纯洁的身体到市场上出卖。他把她卖给农民们，卖给司机们，她将来也要像她的母亲一样死于肺病。她将来连一个肯为她去当妓女，赚点钱来给她买药的女儿也没有。可是她不是要和那个店员一起走出去了吗？这样一

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不答应的。他要去偷吕义的钱，偷那些留给狮子买食物的钱，可是他不能让她出卖处女的贞操。他走过去插进他们中间，用手按在那个青年人的肩膀上：

“放掉她。”

“我妨碍了谁？……”

那个女的始终望着别处。

“她是一个处女，你看不出来吗？她正在想法挽救她的濒死的母亲……”

青年人一掌就推开了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醉得那么厉害，简直要倒在一张桌子上面。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哭起来。青年人带着女的走出去，临走时女的说：

“这家伙怎么搞的，会相信我是处女！……”

在酒店里，愈来愈醉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唱起歌来，博得了很多掌声，他抢了平衡术表演者罗拔的那个老太婆。他们开始和酒店老板吵起来了，因为他们两个谁也没有钱会帐。回到马戏团里，他走进了罗桑达的篷帐里。他喝了这许多酒并不是为了别的事。

吕义的帐永远算不完。要是狮子吼起来，那不是狮子野性未驯，因为狮子已经差不多和马儿暴风雨一样不近血腥了。它吼号是因为它饿了，马戏团再也没有钱来买东西给它吃了。

吕义的帐算了也是白算。佐锡普已经有两天没有喝酒了，因为他没有钱买酒喝，没有人肯让他欠帐。上帝知道没有酒喝佐锡普的生活会变得多么悲惨！马戏团再也没有第一

次演出时那么多的观众，在圣亚纳市集的半个月没有什么用处。只演出两次马戏团就演完了所有的节目，全城的人都看过了。只在后一个星期一才有一些观众：是那些赶集的农民。人数也不很多，因为没有比武。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找到对手。经理部徒然把优胜者的奖金提高到十康托。巴尔多还亲自掏腰包"加上"两康托，丝毫没有用。黑人的名声已经在附近一带传开来，没有人再敢冒险一试。现在，对着场子里四分之三的空座位，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绳子上跳舞，和熊搏斗，那熊简直不抵抗，最后巴尔都诺弹着吉他为罗桑达·罗惜达伴奏。对他来说，有钱或者没有钱并没有多大关系。

有罗桑达在，这是最重要的。他和她一起度过的夜晚，足够抵偿佐锡普的醉酒，罗拔的沉默，布布勒的抱怨。

为了使马戏团能够旅行到三多·亚马罗，他们卖掉了马儿暴风雨和一部分木板。没有人肯买那头狮子，狮子的消费量很大。一个晚上，罗拔没有留下地址就走了。吕义以为他偷掉了他剩下在银箱里留作明天开消的那一点点钱。可是罗拔没有偷。他大概乘上当晚开到巴义亚去的一条船了。一个汉子报名要和巴尔都诺比武，在第一回合就被打败了，就是依靠这一次比武马戏团才能够雇了二辆运货汽车搬到加索伊拉去。他们在圣亚纳登陆的时候用了七辆汽车来运东西，当时还亏得吕义把东西堆起来才装下。现在只有二辆汽车却绰绰有余。佐锡普提起了过去他们到法国去的时候，简直拥有一支船队：两艘船，陆上是浩浩荡荡的三十四辆运货汽车。

佐钖普喝过了酒，沿路一直谈起过去国际大马戏团的光荣日子。吕义到加索伊拉和圣菲力克司去作最后的挣扎。这两个城市是近邻，圣菲力克司拥有两间雪茄烟厂。

布布勒第一百次把他的生涯告诉蛇人。蛇人毫无表情地听着。在后面一辆卡车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罗桑达·罗惜达纵声大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抓住他的吉他，唱了一首桑巴，开头的一句是这样的：

生……活

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飞飞不同意这个说法，布布勒也不同意，佐钖普哭了。吕义垂头丧气。只有蛇人毫无表情。

马戏团在圣菲力克司演出。马戏就是穷人的戏剧，而圣菲力克司是一座工人的城市。一个汉子报名要和巴尔都诺比武。他是一个黑人，以前当过水手。比武的消息很快传开。吕义已经高兴得直搓双手，对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桑巴也不再感到厌烦了。小丑在城里各处游街，男人们纷纷谈论，女人们都笑了。演出的第一夜，乐队被孩子们簇拥着走来的时候，马戏团灯火通明。黑女们在门口出卖玉米汤。有身份的人物带了靠背椅来，还有许多从加索伊拉赶来的看客。由于演员已经减少了许多，既缺少罗拔，又缺少马儿暴风雨。吕义就删掉全体演员和观众见面这个节目。第一个节目

由飞飞演出，飞飞在绷直的绳子上行走。然后是小丑使观众大开笑颜。接着是罗桑达·罗惜达跳舞。这一次，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没有弹吉他为她伴奏，因为他又恢复为黑巨人巴尔多了。尤尤指挥猴子和熊演出。在高空，高架秋千仍然留在那里，因为飞飞还要演出一次使节目更加丰富。高架秋千在空中动荡。飞飞穿着绿裙出场，她向观众行礼以后就爬上去。她用脚探了探那架秋千，突然间场子里窜进一条黑影，那是一个穿着皱乱服装的汉子，跄跄踉踉地走着。他是佐钖普。吕义在后面追他，可是观众以为他是一个小丑，已经鼓起掌来，吕义只得让他去。佐钖普叫道：

“她要跌下来了，她要跌下来了。”

观众笑了起来。等到他说出下面一句话的时候，观众笑得更加厉害：

“我要去救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阻止他已经太迟了。他以出人意外的敏捷爬上绳索，解开第二架秋千。飞飞在另一边吓呆了，不知道怎样办才好。观众丝毫不知道内情。吕义和两个检场人员也向秋千爬上去。佐钖普让他们爬上来，等到他觉得他们已经很近的时候，他放开秋千，向空中飞去，演出了他平生最优美的致命的跳跃，他的可怜的衰老的双手没法攫住另一架秋千。跌落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苦恼的手还在找寻另一架秋千，样子像是向人间告别。有些女观众昏厥过去，观众拥挤着夺门而出，另外一些观众聚集在死尸周围。那双衰老的手仿佛在向人间告别。

冬　天

冬天把一切都洗干净。连马戏场旧址上的血迹也洗掉了。吕义把一排排木板坐位、帷幕和那只猴子都卖给工厂的一个德国人。他把卖得的钱分给大家，同时宣布马戏团解散了。

在分那些卖不掉的实物时，熊分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罗桑达。罗桑达并不知道吕义和巴尔诺都是预先商量好的。黑人对她说：

"一头熊是没法分掉的。说到卖出去，又卖不到几个大钱。"

"那么怎办？"

"我们带它到巴义亚。我认为带它到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市集去是可以赚几个钱的。"

"或者到戏院里演出。"罗桑达试探一句。

"也可以。"黑人表示同意，他不愿意发生争执。

他们在港口上获悉马努埃尔的木帆船两天后就会到达。他们等待"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可是河上笼罩着冬天。毛毛雨给水面盖上阴影。高涨的河水冲送着从种植园里带来的树身，动物的尸体，人们甚至于看见水里流过一扇门，那是河水从一家房子里冲走的。礁石不露头了，人们再也不到水

里捕鱼来作午餐了。河水是背信弃义的，它像一头猛兽一样咆哮着。一群群居民在桥上凝视河水，河在桥下像条蛇似的流着。上面飘过来烟草的香味。在这个冬季，河水已经吞没了两条木帆船。在其中一间工厂里，一个女工正在居丧。

倾盆大雨在夜间落下来。因此罗桑达·罗惜达是毫无理由在夜间走出唐娜蕾伊蒙达的宿舍，说什么散步去的。她一定是到加索伊拉去。她的目的是叫他像傻子似的呆在家里，藉口说他要在这里看守那头熊，因为熊被屋顶上流着的雨水，河水的声音和烟草的香味弄得精神颓丧。事实上的确不能扔下它单独在那里。可是干吗要夜间出外散步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要是她以为他愚蠢到连这些把戏也不懂的话，她弄错了。她以为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德国人自从佐锡普死亡的那晚起就到处跟着他们。他一直没有放松过他们，他整天整夜都在设法和他们开始搭讪。有两次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差点儿质问他到底目的何在。

一个女人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使你心眼儿闭塞起来的。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瞎子了，他懂得这种鬼把戏。她是到外边去找那个白人。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聚会，她正在为他张开两条腿。狗东西！的确，她是富有刺激性的，可是他不是一个让人这么愚弄的人。他经常自夸能够抛弃他的情妇，现在罗桑达倒想欺骗他。他们在哪儿呢？他们会到旅馆里去吗？很可能的，因为这个洋鬼子很有钱。他要去捉奸，把他们教训一顿。雨落在屋顶上。值得在这种时候走出去找他们吗？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留在家里，扣上房间的门。让她睡在

马路上。可是，他刚这样想，马上又惋惜失掉罗桑达的苗条而温暖的肉体。而且，她在性爱的时候简直像在跳舞。她真有一手！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微笑了。夜晚很冷，大雨倾盆而下。一只找寻温暖的猫蜷伏在他的腿旁。床很旧，可是很软。垫褥很好。在很多价钱昂贵的寄宿舍里也找不到这样好的设备。罗桑达呢，她和她的男人躺在什么样的床上？垫褥也许很硬。她应该挨一顿揍，如此而已。他绝不会为了像罗桑达那样下贱的妓女而去杀他。他曾经刺了瑟根那一刀，那是因为阿尔明达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对人生毫无认识。那个几天以前被判十八年徒刑的黑人杀掉了一个外国佬，那是因为玛莉叶特是他的未婚妻，而且是处女。他所应该做的，是揍那个德国人一顿，同时扔掉罗桑达。可是天气多么冷啊！他把猫抱到脖子上。猫高兴了，用头抵着他摩擦。这样一来，他不要走出去找寻他们了。那只熊焦躁不安。也许它害怕雨，也许它在想念什么人。哦，一头熊也会想念人吗？……可怜的东西！它有多久没有见过母熊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不能够一个星期没有女人的（他满足地笑了）。也许它是阉过的。倒要看看清楚。那只熊愤怒起来，向后退缩。它既没阉过，也不是雄的……它是一头母熊。带它到巴义亚去，能够派什么用场呢？有了：把它放养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人们一定把它当作狼精。雨势稍住。他站起来。他要去找罗桑达。他放开猫儿，让它走开去。可是罗桑达。罗惜达走进来了，满脸笑容，露出她的白牙齿。

她马上注意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脸带怒容。她走到他

身边笑着说：

“你生气了吗，亲爱的？因为熊吗？”

“不要装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找那个外国佬吗？”

“哪一个外国佬，我的天？”

她脸上流露的惊异表情难道是真的吗？巴尔都诺心想女人是最无信义而且善于撒谎的动物。他每次这样想时，总记起爵士家里的那个厨娘亚美莉娅。亚美莉娅撒起谎来脸皮红也不红，还装出她正在说着最最老实的话的样子。罗桑达装出这副老实模样，是非常可能对他撒大谎的。

“那么你到哪儿去？”

“难道我到隔壁女朋友家里谈谈话也不可以吗？”

“女朋友……”

熊愈来愈焦躁。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再也没有兴趣吵架。他准备接受她的任何解释。他所想的只是躺在柔软的褥子上，挨着罗桑达的温暖的肉体。雨又落大了，瓦片上水像小溪似的淌下来。房顶正中有一处漏眼，漏雨在泥地上滴了一个洞。熊绕着铁链兜圈子。罗桑达拉住熊，抚摸它的毛，可是没有能够使它安静下来。她的抚摸没有什么作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躺在床上思索一个与她和好的办法。她在生气，她在爱抚那头熊。他在思索怎样办才好。他闭上眼睛，可是她没有走近床来。外边下着雨，风从街上呼啸着吹过，从门缝里钻进来。这就是一种邀请，她为什么不觉着呢？她十分生气……也许她真的没有错。要是她真的在邻居女朋友家里呢？她脱下袍子。袍子并没有湿。假使她走过远路，假

使她和那个家伙在一起，她一定浑身湿透了。因为他孤单一个人，他才开始感觉苦闷。猫儿蜷成一团挨在他的腿上，给他带来适意的温暖。可是他身体的其余部份仍然冷。雨落在屋顶上。他想起了大胖子熟悉的那些诗句，这些诗句说的是雨落在屋顶上构成音乐声和一个在黎明时分到来的女人。他不十分记得她是步行到来的，还是骑马到来的。罗桑达·罗借达的衬裙落下来了，现在这个黑女人的乳房充满了整个房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别的东西。他扔掉他的香烟。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说了一句：

“你知道这头熊是头母熊吗？”

“什么？”

“是的，它是一头母熊。”

她的胸膛过来贴在他的胸膛上。在雨和寒冷的背景中，在街上呼啸的风声中，罗桑达单独为他一个人而跳舞。他用脚踢开猫儿，猫儿“喵呜”着走了出来。

“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在大雨中进了港。玛莉亚·克莱拉为他们煮咖啡。只等货装完，傍晚时分他们就要开行。熊被系在船舱里。船老大马努埃尔告诉他们关于大胖子的消息：大胖子埋葬了他的祖母，又叫卖起报纸来了。茹比亚巴还活着，继续在行使法术和主持玛孔巴。约奥沁姆每天都在“淹死者之灯”里和活虾老瑟在一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探问所有熟人的情况，也打听城里，港口里以及来往船只的新闻。他又想起海的神秘来了。自从他因为被秘鲁人米盖兹

狠狠地打了一顿而逃走以后，他不懂得怎样笑了。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茹比亚巴所讲的故事，他被打败的耻辱，他的拳击生涯的结束，林弟娜尔娃的订婚。现在，他又学会了笑，他一定能够很愉快地听茹比亚巴的悲惨的故事。因为他在出外的两年中，已经看见过很多不幸。他的笑声现在有了一种残酷的变化，他的脸上有了一条伤痕，那是他被围困在林子里的那晚被芒刺划伤的。船老大马努埃尔想知道这条伤痕的来历。玛莉亚·克莱拉在船舱里窥看他。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开始叙述，一边说，一边想着海，想着码头上的起重机，想着在夜里开走的黑色的船只。

维里亚托投海自杀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小蟹爬上他的尸体，像小铃似的发出响声。沙鲁斯蒂亚诺老头子也到海里找寻回家的道路。还有在脖子上系着一块石头投水自杀的那个女人呢？木帆船在水上摇晃。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曾经想把船撞在礁石上。可是今天谁也看不见露头的礁石。水淹没了一切，船老大绝对不肯让任何人代替他来掌舵。

这种事情会很快地发生的。木帆船会撞在礁石上。玛莉亚·克莱拉和罗桑达·罗借达就会停止她们之间的闲谈。玛莉亚·克莱拉的凌乱的头发迎风飘拂，她的身上发出一股海的香味。也许她从来没有住过一所房子，也许她是海的女儿。马努埃尔的烟斗也会熄灭的。河水会把一切吞没。河里也像海里一样有浪涛。风摇撼两岸的树木。很远的地方闪耀着另

外一艘木帆船的灯光。风吹送着船，使船在水上飞驶。这种时候，在这种暴风雨下面，他们离死是很近的。只要舵把错了一下，他们就要撞在看不见的礁石上。这就是仰露着肚子躺在船上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思想。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只有被风吹送的沉重的乌云。玛莉亚·克莱拉散发着潮水的香味。海近了。他们已经到了水堰的入口。河岸逐渐留在遥远的后边，没有灯光的村子已经入睡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自己说：归根到底，人生并不十分有趣，并不值得活下去。矮子维里亚托早已知道了。海洋的道路是宽阔的。今天，这条道路又宽阔又骚扰不宁。海的绿色脊骨翻腾起来。这又是一次邀请。他是一个勇敢而坚决的黑人，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梦想能够有一首歌唱自己的ABC民歌，这首民歌要把他的英勇事迹告诉别的黑人们。可是，假定现在海水吞没了他的身体，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事迹留下了。一个勇敢的黑人是不自杀的，除非是为了不让警察抓到他。一个二十岁的人还要活很长的时间，还要经过很多斗争才能得到一首ABC。可是大海在邀请：这儿就是回家的道路。玛莉亚·克莱拉谈起大海，她叙述船主人们所过的冒险生涯，叙述海难和死亡的故事。她谈起她的父亲，他是一个渔夫，在一个暴风雨的日子里他在一个木筏上失踪了。海的香味就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在她身上，既友善又含有敌意的大海是始终存在着的，她是大海的化身。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却不是任何事物的化身。他什么都干过，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他在斗争，他还要继续斗争。不过他看这一切像在雾里一样，不十

分清楚。他要发动的战役在开始以前就失败了。他觉得他的气力衰竭，仿佛他打出去的拳头都落了空。现在大海在呼唤他，就像去的时候玛莉亚·克莱拉的嘴唇在呼唤他一样。船老大马努埃尔作了一个手势。远处出现了巴义亚的灯光。风在他们的脑袋周围吹动，把玛莉亚·克莱拉身上的海的香味都送过来了。巴义亚的灯光在闪耀。

罗桑达·罗惜达住在大胖子的家里。茹比亚巴在夜里来了，他们亲吻他的手。老黑人蹲在一个角落里。油灯的灯光照亮了他的多皱的脸。所有的人都在听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讲他的经历。熊在一个角落里睡觉。他们决定第二天全体到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去，设法使熊要把戏来赚一点钱。后来他们下山到"淹死者之灯"去，他们在那里喝醉了。接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带罗桑达到沙滩上。她埋怨说沙擦伤了她的皮肤，又混进她的用熨斗熨直的头发里面。巴尔多愉快地笑了。码头上矗立着起重机的幢幢黑影。

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市集从星期六傍晚开始，一直延长到星期日中午。星期六傍晚是最热闹的时刻。小船在木港靠岸，沿海航行的木帆船在小港口下碇，人们赶着驮满货物的牲口到来，黑女们来卖明果和奶油饭。满载乘客的电车就在附近驶过。所有的人都到阿格·道斯·孟尼诺斯市集里去；有些人是为了购买星期六的伙食，别的人是为了到那里遛达，吃些沙拉伯代尔，弹弹吉他，或者偷一只母鸡。这儿真像是黑人在庆祝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有音乐，有蹩脚的提琴，

有欢笑和吵架。木房子排成行列，可是在木房子里面东西不多，最多的是在外边，在大篮子里，在牲口背上的吊篮里，在柜台里。戴着大草帽的乡下人坐在旁边，和他们的顾客起劲地谈话。在这个市集里一切都有：马加舍拉①和薯蓣，大堆大堆的菠萝蜜、橙子和西瓜，还有各种品种的香蕉。一个带着一只雌鹦鹉的算命先生讨价四个苏算一次命。罗桑达·罗惜达抽了一支签，上面写着：

命　　运

不要相信拍你马屁的人，因为一切都是假的。你还十分天真，不懂得凭自己的力量去判断别人。你的心肠好，你不愿意看出别人的坏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你命里的星宿好。你的青春时代将有一连串不断的恋爱纠纷，使你平添许多烦恼。你最后要和一个你起初不十分重视的青年人结婚，他征服你的心以后，将是你一生一世真正热爱的唯一的人。你要生育三个漂亮的小娃娃，你会费尽心机去抚育他们，他们将使你的心灵获得真正的安宁。

你要活到八十岁。你买奖券第04554号就能中奖

S.U.O.

罗桑达笑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叫她注意："你要养

---

① 马加舍拉是苦薯的一种。

三个孩子呢。"

"一个吉卜赛女人早已说过我有八个孩子，还说我要出门远行。这一点她倒没有说错：我真的远行过了，我不是从里约到巴义亚来了吗。"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着的是她有"一连串不断的恋爱纠纷"和带来的"烦恼"。毫无疑问，他热爱这个女人。简直好像她曾经和茹比亚巴圣父串通用法术迷惑他似的。茹比亚巴还没有来，这时候对他说来还太早。星期六是很多人去咨问他的一天。星期天一大清早街上就挤满了举行诅咒仪式的人。茹比亚巴保护爱情，也结束爱情，他能够使一个女的忘却一个男的。他知道大人物的秘密，也知道穷人的生活，他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他的破房子里什么没有听见过呀？他再过一会就拄着拐杖来了。他医治过多少人，处理过多少事情！大胖子已经和熊一起来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有很妙的办法使大胖子的生活复杂起来。他本来安居乐业地卖他的报纸；好，巴尔都诺来了，把他拉到另一条路上去。他就扔掉报纸跟了他的朋友。然后，突然间一切都完了，大胖子又继续用他的凄凉而嘹亮的嗓音去叫卖报纸。现在他到处都和熊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他害怕，后来他习惯了，现在他的祖母已经死掉，他把全部爱情都倾注在熊身上，熊每顿都吃得饱饱的，即使大胖子自己要勒紧肚子，熊也有丰富的食物。熊的鼻子被系住，它已经准备好要把戏来赚钱。乡下人聚集在大胖子周围，大胖子为熊捏造了一段故事。这当中只有一点小困难：一头熊可能有一个护守天神吗？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起

过。可是没有护守天神的故事不是出色的故事，于是大胖子决定给熊一个护守天神。正在这时候巴尔都诺走了过来，他开始复述吕义一向为那只狮子吹牛的那一段开场白：

“可敬的观众，你们现在看见的这只凶猛的野兽是在非洲森林中捕获的。它已经杀过三次人，三个著名的驯兽家已经被它杀死（他记得吕义每晚重复述说的开场白的每一句话）。它是一个凶手。可是，它依然会耍把戏，大家只要提高警惕，都可以看它表演。不过不要忘记它曾经杀死过三个人。”

大胖子望了望熊的大嘴，发觉它的眼睛像儿童的眼睛那么和善，它是不可能杀死任何生物的。巴尔都诺把它叫做凶手真是太不公平了。熊只管低着头蹓来蹓去，围在它周围的人愈来愈多。罗桑达替男人们看手相。他们都很喜欢，因为她在他们的掌心很古怪地搔了搔，使他们痒得打颤。她懂怎样做才能赚钱。她对一个羞涩的黑白混血儿说：

“有一个小姑娘疯狂地爱上了您。”

黑白混血儿对着罗桑达微笑。也许这个小姑娘就是她，这不是不可能的。她把得来的钱放在一边，钱逐渐堆积起来。大胖子拿他的草帽为熊向看客收钱。周围愈来愈热闹了。

黑人舞会

“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座落在加贝沙街一间房子的二层楼上，由一条狭窄的楼梯走上去。里面是一间宽阔的大厅，沿着墙排列着一行给女太太们坐的椅子，还有一座保留给乐队演奏的舞台。旁边有一个用水泥筑成的庭院，摆着许多桌子，那是喝酒的地方，因为在舞厅内是严格禁止喝酒的。留给太太们打扮的那间小房间是很狭小的，可是里面有一块大镜子，一条长凳，外加一把梳子和一瓶香发油。在快到狂欢节或者蓬芬节，举行盛大舞会的时候，大厅里装饰着鲜花和各种颜色的纸花环。

可是今天是圣约翰节的前夕，因此天花板上悬吊着数不清的汽球和装满气的膀胱。圣约翰节要有声有色地庆祝一番。“巴义亚的自由”的传统要维持下去，它的在六月里举行的舞会是肯定能够吸引最富有人家的女佣们，在街上叫卖糕饼的所有黑白混血姑娘们，第十九联队的兵士们，和散在城里各处的一切黑人们的。这是最著名的黑人舞会。在巴义亚这样的舞会并不多见。黑人们情愿到玛孔巴去跳宗教舞蹈，他们只在盛大的节日里才去参加舞会。“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成功地获得了茹比亚巴的支持，聘请了茹比亚巴做荣誉主

席；这样一来，俱乐部就马上兴旺起来。此外，它还拥有最著名的一队乐队，这队乐队是在当地组成的，可是现在已经能够在节日里演奏赚钱了。有钱人家举行喜庆宴会是从来少不掉“七只金丝雀爵士乐队”的。乐队的乐师们现在已经穿起夜礼服。可是只有在“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里他们才最卖力演奏。在俱乐部举行舞会的夜晚，无论用金用银都不能叫他们到别处演奏。在这儿他们自己也跳舞，他们穿上任何衣服，他们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时甚至还有演讲。“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要认真地筹备圣约翰节的舞会，因为俱乐部正处在辉煌发达时期，它有传统要遵守。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每次看见“七只金丝雀爵士乐队”，总梦想自己也能够指挥一队军乐队或者一队爵士乐队。

他有好久没有创作桑巴了。在烟草种植园里，必须承认他没有空闲时间。可是刚到达巴义亚，他就创作了两支桑巴，这两支桑巴还在无线电台广播过；不止这样，他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棕榈林的森比的ABC民歌，在歌里他按照自己的想像叙述了棕榈林的森比的生平。这首ABC民歌说：森比出生在非洲，曾经和狮子群搏斗，曾经打死过老虎，后来有一天，他受了白人的欺骗，乘上一条船，被人当作奴隶送到烟草种植园里来。可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鞭打，便逃走了，他和别的黑人们联合起来，杀死了很多兵士；最后，为了避免被俘，他从高山上跳下来自杀：

非洲，我诞生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你，
我从前自由自在地狩猎过活，
我吃果子和肉包子。

我曾经在棕榈林里战斗，
我为反抗奴隶制度而斗争，
上千的警察来捉我，
他们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去。

说完了这些话的棕榈林的森比，
从山顶上投下山脚，
他说："永别了，我的同胞！
我死了，因为我不愿意当奴隶……"

大胖子马上背熟了这首ABC民歌，他在所有的节日里弹着吉他唱出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找到那个曾经购买他的桑巴的诗人，问他要不要买这首ABC民歌。诗人不愿买，他说这首歌没有价值，诗句有错误，还说了一大堆巴尔都诺不懂的话。黑人火起来了，因为他觉得他的这首ABC民歌非常成功，他收了两首桑巴卖得的三十密尔瑞斯以后，就对诗人说了几句很明显的客气话，诗人抑制住自己，并没有反唇相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他走去把他的ABC民歌

唱给罗桑达和茹比亚巴听，茹比亚巴认为这首歌很了不起。茹比亚巴和市场的旧书商人耶洛姆打了交道，把这首歌发表在“人民丛书”里。“人民丛书”是荒原①的最优秀诗歌的选集，里面刊登流行歌曲，故事，诗歌，朗诵诗，祈祷经文，实用验方，逸话奇谈，等等，价钱：二十生丁②。巴尔都诺的那首民歌和“神秘公牛的故事”，“加博克勒与婴孩”，刊登在同一期上。不久，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们，木帆船的老大们，都背熟了这首歌；他们又把这首歌教给“圆形港口”③城市里的盲歌手们，和首都的二流子们，其实就是教给所有的黑人们。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参加“七只金丝雀爵士乐队”。

他是“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的会员，可是很少看见他在俱乐部里。他并不缺少参加节日的机会，而且俱乐部里不供给吃的，喝酒也要付钱。除非为了女人他才肯到俱乐部里来。俱乐部的秘书尤文西奥看见了他总对他说：

“好呀，巴尔都诺，您总算肯光临我们的俱乐部了！我们真要说您看不起我们呢。”

事实上他并没有看不起任何人。可是在“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里，跳舞时搂得太紧是不许可的，男人们也不准逗留在大厅中间和他们的舞伴闲谈，喝过酒的人也不准入场。这

① 荒原（sertaó）指巴西东北部的半荒漠地带，这片地带是半开垦地区，周期受大旱灾的袭击。

② 生丁是法国辅币，一百生丁等于一法郎。

③ 即巴义亚湾。

一切他都不能接受。他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到俱乐部时的光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刚到达，他就和尤文西奥吵起来。爵士乐队正在热烈地演奏，奏的那支曲恰巧是他的一支桑巴，是他卖给诗人的一首初期作品。他邀请伊索莲娜跳舞，他当时正在追求这个黑种姑娘。他们跳起舞来，巴尔多开始把黑女搂过来，紧贴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就足够使尤文西奥走过来干涉了，因为尤文西奥对遵守礼节是十分严格的。

“这样是不准许的。”

“什么是不准许的”？

巴尔都诺打了秘书一下耳光。他们吵起来了，茹比亚巴不得不走过来把他们分开。尤文西奥解释说他有责任保护俱乐部的道德。假使他准许人们恶形恶状地跳舞，正派人就不来了，那些把他们正经的年青姑娘信托给俱乐部的父母们要怎样说呢？男女互相爱慕，他是不管的。他不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可是在俱乐部内部，他要求行为端正。这儿不是坏女人的夜总会，这儿是一个供人娱乐和跳舞的会社。完全正确。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觉得他很有理由，跟他和解了，继续跳舞和喝酒，大胖子恰巧也来了，他们非常痛快地玩着。可是将近半夜一点钟的时候，一个陆军下士和一个白种女人在舞场上作出非常猥亵的动作。尤文西奥第一次提出抗议，下士根本不理。他再说一遍，到了第三遍时他对下士说他再也不能这样跳下去。下士推开尤文西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出来干涉，他帮着尤文西奥，一拳就将下士打倒在地，下士狼狈地走出去，嘴里叽咕着威胁的话。巴尔多走去和秘书

一起喝啤酒庆祝。这时候下士带着一群兵士又来了。大家狠狠地打了一场，双方互相殴打。有些人跑到厕所里面关起门来，有些兵士还开了枪。舞会就在打破了几颗头颅和逮捕了几个人中结束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胜利地逃掉了。自从这一次以后，他在“巴义亚的自由”里出了名，尤文西奥看见他来了就请他喝啤酒，为他庆祝。可是事实上巴尔多宁愿参加阉割一黑人小山，伊塔伯意普和红河等地方的节日，也不愿参加俱乐部的舞会。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狂欢节的时候，他要化装成印第安人到俱乐部里来，那时候他插着红色和绿色的羽毛，唱着玛孔巴歌曲。在狂欢节时，到这儿来是值得的。可是圣约翰节，他却情愿参加约翰一法郎梭亚在他红河的家里举行的庆祝会，人们在门口燃烧篝火，有无数的汽球，爆竹，还有大量的甘意加① 和赤根草果汁② 。可是今年他却不得不到“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去，因为罗桑达·罗惜达做了一条舞会裙子，她想在俱乐部试穿，她多么爱慕虚荣，这个黑白混血女人！他倒很想到约翰一法郎梭亚的家里去。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开始发觉罗桑达·罗惜达变得非常讨厌。她想控制他。终有一天他要踢她一脚，把她赶出去。她总想得到什么东西，她叫他卖掉熊来给她买一条舞会裙子，其实她很可以在一个叙利亚人那里买一条价钱便宜的裙子。刚在今天她又要求他买一个项圈，这个项圈值十二个密

① 这是玉米和可可汁制成的甜羹。

② 这是用赤根草的汁同烧酒及糖制成的饮料。

尔瑞斯，是她在智利街的一家铺子里看见的。他去买项圈遇见了文桑特。他给了文桑特十个密尔瑞斯作为克拉里蒙的治丧费，克拉里蒙刚在码头上被起重机压死。工会负责给他安葬，可是码头工人们想筹点钱给他的寡妇，他们发起募捐。他们也想送他一只花圈。可怜的克拉里蒙被起重机的吊桶打在头上（他因为背着货物，看不见上空），留下一个寡妇和四个小孤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捐了十个密尔瑞斯，还负责向茹比亚巴说项，叫圣父设法多给寡妇一点钱。巴尔都诺和黑人克拉里蒙很熟悉，他总是非常和气而且喜欢唱歌的，他的老婆和他完全一样，他的老婆是一个皮肤白皙的混血儿。他是一个好同志，手边一有钱就肯帮助朋友的好同志。现在他死了，他的老婆不得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活了。整整一生辛勤地干活，为轮船装货，在重负下弯着腰，真是不值得！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喜欢想起这些事情。他所喜欢的是笑，是弹吉他，是听大胖子的美丽的故事和活虾老瑟的英勇的故事。可是今天他很不高兴，因为他不能够参加约翰一法郎梭亚的庆祝会，他不得不同罗桑达参加“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的舞会。他首先要到克拉里蒙家里走一遭，因为是路上经过他家的。他要去看看他的死去的朋友。最好就是什么舞会都不参加，留在他家里守灵。不管怎样，他要跟茹比亚巴说一句，叫他来给死尸祝福。茹比亚巴这时候很可能已经在他家里和大胖子谈话。大胖子的房子很近阉割一黑人小山，茹比亚巴不时下山来跟他闲聊。茹比亚巴是不会老的。他能有多大年纪呢？他一定已经超过一百岁。真的，他知道的事情

多么多呀！茹比亚巴使有时感到愁闷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愁上添愁。他的某些话纠缠着黑人，使黑人想起了大海，就是维里亚托投进去自杀；老头儿沙鲁斯蒂亚诺走进去以便忘却自己挨饿的孩子的大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觉得自己也变了，他也不像过去那样快活了。他现在开始有了愁思。想到这里他就在街上高声大笑起来，快活地笑起来。行人惊异地回过头来望着他。他继续笑着，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笑的原因主要是想使别的人生气，而不是他自己想笑。他加紧脚步，简直像在奔走。等到回到家里，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了，他所想着的只是今晚他要穿到舞会去的那套白衣服。

罗桑达·罗措达跳起来拥抱他：

"我的项圈呢，我的亲爱的？"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用悲痛的眼光望着她；真的，他再也没有想到罗桑达的项圈！他交了十个密尔瑞斯给文桑特叫他转交给克拉里蒙的老婆，他的口袋里只有剩下的那块两密尔瑞斯的钱币。罗桑达开始不放心了：

"你没有把我的项圈带回来吗？"

"你知道谁死了吗？"

丝毫没有用，因为罗桑达并不认识克拉里蒙。

"可是我很想得到这条项圈……你还说爱我。好吧，你等着瞧……"

这是圣约翰节的前夕，整个街道充满快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很想自己能够高兴。走过他的身边的人们都带着欢笑。卖烟火的商店挤满了顾客。所有的人都准备度过一个欢

乐的夜晚。人们要烧爆竹和放烟火。黑人们都在谈论约翰—法郎梭亚家的庆祝会和“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里举行的舞会。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今天晚上没法子愉快。克拉里蒙死了，他总是想着他。罗桑达恨他，她撅着嘴。他没有回答她提出的问题，她哭了。他走到门口。在奥斯瓦特家里，他们正在准备篝火，那将是一堆熊熊的篝火。对门楼下，几个年青小姑娘正在一个装满清水的面盆里设法看出她们的未来夫婿的面貌。今天所有的人都很快活。只有他一个人闷闷不乐而且有悲观的思想。克拉里蒙的老婆这时候一定也在哭泣；可是她是有理由的：她死掉了丈夫。他却没有什么愁闷的理由，除非为了罗桑达发脾气，可是这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呀。只要在她身上什么地方踢上一脚，然后去参加约翰—法郎梭亚的庆祝会就得了。她开始惹他厌恶，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出门外。罗桑达在他后面号哭，她说她不去参加舞会了。黑人拿起帽子，到茹比亚巴家里去通知他克拉里蒙死了。

他同茹比亚巴和大胖子谈过了话，大胖子马上就走去为死者守灵。他回到家里，发觉罗桑达还在撅着嘴，不过她已经穿起衣服准备参加舞会了。

“我说，罗桑达，我们得到克拉里蒙家里走一趟呢。”

“谁呀，克拉里蒙？”她带着抱怨的神气问。

“他是一个今天死掉的码头工人。就是为了埋葬他我才把买项圈的钱捐掉的。”

“我们到他家里干什么？”

“看看他的老婆，可怜的寡妇。”

“这样子去吗，穿着舞会的服装去吗？”

“去了以后呢？”

罗桑达为着项圈的事非常气怒，她嘀咕着说这样可不行，穿着舞会的服装去看死人。可是她终于继续准备动身。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喝咖啡。他听见罗桑达在房间里一再嘀咕：

“去看死人……谁见过这种事？”

她真值得挨一顿揍。她多么爱慕虚荣！她想戴着项圈去参加舞会，在舞会里显露她的有蓝珠子装饰着的脖子。可是十二个密尔瑞斯中十个已经给了克拉里蒙的寡妇，剩下的两个在他的衣袋里：足够买瓶啤酒吃。罗桑达的脖子上有一条项圈是很好看的。可是红色比蓝色更好。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穿上他的白色服装，可是因为他要到克拉里蒙家里去一次，他没有打上他的红色领带。他们俩一肚子怨气地去了。两人分开走着，仿佛互不认识似的。气球升上天空。奥斯瓦特家的门口燃烧起圣约翰节的篝火。爆竹和花炮爆响了。

克拉里蒙再也看不见圣约翰节的气球了。在这一天，他向来是不会不在门口点燃篝火和放焰火的。朋友们都要到他家里喝一杯赤根草果汁酒和白来姆酒。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

来过很多次。他们曾经烧过花炮，花炮追逐着过路的人。有一次，他们放过一只六米长的大汽球，样子像齐伯林的飞船，有三个窗户，真是值得夸耀的杰作。第二天报纸把汽球的照片刊登出来。在那些日子里，他家的屋子里挤满了人。今天也一样，也挤满了人，可是门口没有篝火。克拉里蒙躺在他的棺材里，闭着眼睛。气球在天空飞过，可是克拉里蒙看不见了，他也看不见奥斯瓦特门口的篝火了。前几年，他们两人是经常比赛谁烧的篝火更旺盛的。今年，最旺盛的是奥斯瓦特的篝火，因为在克拉里蒙家里没有篝火，只有死者身边点着的蜡烛。死者的脸模糊难辨。起重机的吊桶砸碎了他的头颅，使他的骨头变成碎片飞散，使他的脸变成肉酱。人们又放了一只齐伯林飞船形的气球，就像那一年一样。大家都奔到窗口仰望。只有克拉里蒙没有去看，因为他在码头上工作的时候起重机杀死了他。别的码头工人都在那里。工会负责埋葬他，来吊丧的人绝大部份是接着就要去参加“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的舞会的人。茹比亚巴不会去，他正在念亡者祈文。他的手上拿着一簇叶子，叶子在晃动。大胖子也是肯定不会去的。大胖子要留在这儿为克拉里蒙守灵，他要当茹比亚巴的辅祭。气球在夜的天空经过。克拉里蒙，我的老朋友克拉里蒙，你家的门口今天晚上没有篝火。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要为你的死亡喝一个醉，从今以后他要把起重机视为自己的敌人。

寡妇的声音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口气，仿佛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每一次他出外干活，我总想着终有一天人们会把他的尸体抬回来，因为他被起重机打死了。"

最大的女儿今年十岁，背靠着桌子在哭。最小的女儿今年三岁，她仰望着从天空飞过的气球。茹比亚巴为死者作祈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今晚要喝一个醉。一支桑巴的乐声从隔壁人家侵入死者的屋里。

"巴义亚的自由"俱乐部挤满了人。空气中颤动着笑声。整个大厅弥漫着汗臭，可是没有人感觉得到。"七只金丝雀爵士乐队"已经敲起来。一对对舞伴挤得几乎不能转身。尤文西奥放弃了在大厅里监视的责任，走过来对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好呀，您算肯光临我们的俱乐部了……"尤文西奥穿着蓝色服装。他们留在入口处一直等到这轮舞跳完。乐声停下来以后，舞伴们分开了，他们也走进了大厅。女客们都注意罗桑达·罗惜达。她的绿袍子很成功。所有的黑人都望着她。她对巴尔都诺说："他们简直好像没有见过世面似的。"可是她实际上很高兴，她微笑着，露出满口牙齿。要是她挂着项圈来，那才更好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对她所获得的成功觉得非常骄傲。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们而且窃窃私语。罗桑达走路的时候摇晃着屁股好像在跳舞一样。

他们停在大厅中间，恰好被灯光照个正着。罗桑达一直走进妇女化装室里去整理她的用熨斗熨过的头发。人们走过来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谈话。约奥沁姆已经喝得半醉了。

“很不错，你知道，老朋友。我已经喝了不少了。”

“我以为你去参加约翰一法郎棱亚的庆祝会呢。”

“我当然要去。可是我先到这儿来看看情形怎样……你的雌儿真不错，你知道……”

“罗桑达？你想要她吗？”

“谢谢。我不喜欢吃剩的东西。”

别的人都笑了，有一个人问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脸上的伤痕是怎样得来的。黑人捏造了一段和六个男人吵架的故事。瑟发也在大厅里，眼睛只朝巴尔都诺身上转。他走到她旁边，她埋怨他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罗桑达从化妆室出来，露出她的满口白牙齿微微笑着。瑟发带有妒意望着她：

“你的太太来了。”

罗桑达在她身边坐下，占据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位子，巴尔都诺走到另一间大厅里去和约奥沁姆以及尤文西奥两人喝酒去了。休息延长很久，因为乐师们正在喝啤酒。突然间大厅里响起了狂欢节进行曲的乐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从他的桌子上望过去。跳舞的人太多了，这支乐曲不值得跳。他向他的全新的红皮鞋瞟了一眼。假使他现在跳舞，人家会踏在他的鞋子上的。约奥沁姆觉得这双鞋子非常好看。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说他要去找罗桑达来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可是他站起来的时候，却看见罗桑达和一个白人正在跳舞。

他转过来问约奥沁姆：

“这家伙是谁？”

“哪一个？”

“同罗桑达跳舞的那个。”

“他是查尔勒，一个司机。出名的无赖。”

谁看见过一个和男伴一起到舞会来的女太太不先同她的男伴打个招呼就和陌生人跳舞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事。罗桑达嘲笑他了。她为着项圈的事气得要死，她想激怒他。瑟发没有跳舞。她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边，接受了他们请她喝的啤酒。

“她真漂亮，你的老婆，巴尔多。瞧她和那个白人笑得那个样子。这个查尔勒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约奥沁姆带着瑟发走开去跳舞，瑟发只是不停地笑，她在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疯狂地爱着罗桑达，因为她对他使了法术。他叫侍者拿烧酒来，那个侍者有一条木制的假腿。隔邻的桌子上有一个人想同所有的人争吵。

爵士乐队演奏得再兴奋也没有了。罗桑达在跳舞，查尔勒凑近她的耳边说话。这是禁止的，尤文西奥为什么不去提醒他？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自己问自己她是不是正在拿绿帽子给他戴。那边，那个娇小的黑白混血姑娘多么可爱！她坐在一个肥胖的老太太身边，她没有跳舞，她的样子多漂亮，两只小乳挺出来。罗桑达笑着从窗脚下经过。为什么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能够想那个娇小的黑白混血姑娘呢？他又要了烧酒。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该死的项圈。可是请想一想，难道他能够不拿钱给文桑特叫他转交给克拉里蒙的老婆吗？

克拉里蒙被起重机砸死了。项圈是蓝色的。假使是红色的就更好了！罗桑达又经过，始终笑着。巴尔多终于打量那个司机。啊！他想嘲笑他！不可能的，他不认识他。他摸了摸衣服下面系在腰带上的小刀。这件东西可以在人的脸上留下伤痕。何况蓝色的项圈和绿色的衣服并不相配。再来一杯烧酒。假使是一个红色的项圈……明天，克拉里蒙的老婆就开始为人洗衣服；讨厌的职业；她这么瘦削，总有一天要害上肺病的。罗桑达真该挨一顿揍。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对待过他。大厅里挤满了人。穿着舞会服装的黑女人像时髦妇女那样跳舞。很少人像冉娜那样懂得穿衣服。可是今天最漂亮的是罗桑达。司机很高兴，他和他的舞伴到处出风头。买项圈的钱。他已经给了克拉里蒙。爵士乐队停下来了，可是鼓掌的声音迫使它把这支舞曲再奏一遍。隔邻的桌子上有一个一心一意找人吵嘴的汉子，不管找到谁都可以。巴尔都诺转过来对他说：

"我完全支持你，同志……"

"谢谢，老朋友……你瞧，没有人敢违抗我……"

他申斥侍者，他和同桌的伙伴顶嘴："今天我归根结底要在这里倒楣。"

当然，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可以请求茄比亚巴行使法术，使罗桑达疯狂的爱他。这时候爵士乐队的一个黑人恰巧在唱，"我的美人，你看不起我。"可是他不愿意用这种方法来维系一个女人的心。他丝毫不在乎罗桑达离开他走掉。他所不能容忍的是这样的做法。一阵汗臭散布开来。一个汉

子说服了一个黑白混血姑娘同他一起走了出去。那个司机自然也是这样请求罗桑达，因为罗桑达笑了。巴尔都诺站起来。他走到司机身边，抓住罗桑达的臂膀。“来跟我跳舞。”司机觉得很窘：

“可是她在跟我跳呀！”

“是的，不过我是带她来的。她身上的裙子是我买给她的。她想买一个项圈，可是我把钱给了克拉里蒙的老婆，克拉里蒙被起重机打死了。”

他把罗桑达拉过来，罗桑达很害怕，不知道怎样才好。她知道得很清楚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喜欢打架的。另一方面，司机也不愿意放松他的舞伴。音乐停止了，他们留在大厅中间争吵。约奥沁姆走过来对他们说这是禁止的。司机把他推开。约奥沁姆走过来：

“什么事？”

罗桑达抓住他的臂膀：“巴尔多想打架，只因为我同这个青年人跳舞。阻止他，约奥沁姆。”

现在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们。喝醉了酒刚才想跟人打架的汉子走过来帮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忙。

“我要帮忙吗，老朋友？”

尤文西奥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作了手势命令乐队演奏。乐师们奏起一支狐步舞曲。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抱住了罗桑达。司机说：“好吧。等着瞧吧。”罗桑达撒起娇来。现在巴尔都诺已经把她抢回来了，她很温柔地紧挨着他。黑人心想要是她有一个红项圈，她就更美了。那个想打

架的汉子结果在大厅深处和人吵起架来。司机站在门口，察看着。人们把打架的人劝开。跳舞继续下去。尤文西奥在大厅里拍掌。这支狐步舞曲这么凄凉，简直像是丧礼进行曲。克拉里蒙死了，他再也看不见圣约翰节日的气球了。他们跳完舞以后，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到司机身边：

“你听我说，我刚才不过想教训教训你谁也不能这样抢掉我的老婆。现在你可以带她走了；我再也不要这个老太婆，她到别处去跟人谈情说爱去吧。”

跳舞使在场的人扭曲了身体。乐队指挥喝得醉倒，晚上其余的时间是巴尔多在指挥“七只金丝雀爵士乐队”。司机和罗桑达走得无影无踪。舞会上弥漫着汗臭。黑人们笑着，他们互相比赛似的尽力按照马特西施舞的节奏扭动身子。

《大船加特莲纳特号的恋歌》[1]

林弟娜尔娃坐在阳台上读爱情诗，读荒诞无稽的小说。她爱大船加特莲纳特号的故事：

这就是大船加特莲纳特号，
他能说出多少事情来！

也许——谁知道呢？——终有一天这艘船会给她带来一个丈夫。一个小乞丐有一次曾经对她说过她的未来丈夫要乘一艘漂洋过海的大船到这儿来。她始终在等着他，为了使自己散散心，不要整天想着这件事，她在阳台上读荒诞无稽的小说和爱情诗。

对门那个年青的姑娘结婚以后，棕榈林的森比街连剩下的那一点点诗意也消失了。那个情人再也不越过街道，也不把康乃馨抛上阳台了。一对新婚夫妇搬到一条比较热闹的街道去住。对面的窗户永远闭上，使人再也望不见那个年青军官的照片，就是这个军官的死亡，丧送掉整个家庭的快乐

[1] 这是葡萄牙民间传说中一首最流行的诗歌的题名。

的。他们的结婚使林弟娜尔娃感到悲伤。她一向从自己的花园窥探他们的相会，青年人扔给未婚妻的康乃馨仿佛她也有一份似的。这条街的浪漫蒂克就在这一点。他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同这个女邻居谈过话的林弟娜尔娃更加感到孤独，寂寞。亚美莉娅在厨房里一天天老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逃走以后，过了一年，林弟娜尔娃就为母亲死去而痛哭。爵士鳏居以后，他的日子就在处理事务和乱搞女人中度过。他开始喝酒——邻人们说他是想借酒浇愁，林弟娜尔娃孤单一人住在大房子里，现在这所大房子里已经找不到快乐，鲜花也枯萎了。她读着“大船加特莲纳特号”的故事，她摘玫瑰花的花瓣。终有一天，她的未来夫婿会乘着大船到来。她整天整夜地这样梦想，想得那么厉害，以致她听说古斯塔夫从里约到了这儿来，她也丝毫不觉得惊异。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博士是律师，本城有名世家的子弟，刚从里约带着毕业证书和一颗想发财的心回到这儿来。他在一件案件中当了爵士的律师，因此他认识了林弟娜尔娃。她脸上的雀斑使她称不上美丽，可是雀斑却使她别有风韵，她的瘦削的身体和高而尖的乳房吸引着律师的视线。订婚以后的那段时期是非常幸福的，棕榈林的森比街出现了新气象。他们手挽着手散步，他对她说着情话。在对门的大房子里，虞美人花在墙上弯下来望着一对恋人走过，红色而富有肉感的虞美人像嘴唇一样。

风吹动着虞美人。林弟娜尔娃多么幸福，她简直忘记了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有时她在夜里作恶梦的时候是会

梦见他的。现在她只梦见她的未婚夫，梦见一所小房子，一所小花园，里面长着虞美人，许多许多虞美人像罪恶一样……

爵士破了产；“那是女人把他的一切都吃掉了，”商人们这样说。未婚夫表现出罕有的忠诚。他徒然日以继夜地工作，可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爵士在最低级的妓院里流连忘返，未婚夫每晚都来看望林弟娜尔娃。有一天，他们不得不搬家，把房子留给债权人。他们搬到很远的地方居住，由未婚夫抚养整个家庭。一个暴风雨的日子，他留在屋子里过夜。爵士到妓院里去了。林弟娜尔娃的房门没有关上；只要一推就可以推开。古斯塔夫走了进去。她用被蒙着头；可是她微笑着。

她绝对梦想不到事情会转变得那么快。他们经常睡在一起，起初，在那些爱情的夜里，亲吻使她的嘴唇疼痛，情夫的手揉着她的胸膛象揉碎虞美人一样，一切都很好。可是慢慢地他来得比较疏了，他开始埋怨说生意难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延期了三次。这时候爵士在一家妓院里死掉。报纸刊登了新闻。古斯塔夫认为这件事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宣称他的律师生涯已经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在出丧那天他没有来送丧。过了几天，他送来两张一百密尔瑞斯的纸币。林弟娜尔娃叫人转告他她想见见他。他过了一个星期才来。当时他的神色那么阴沉，那么急于要走，使得她连哭也没有哭，她也没有告诉他已经有了身孕。

林弟娜尔娃当妓女的消息是亚美莉娅告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自从爵士家里遭遇不幸以后，亚美莉娅就变得既温柔，又亲切。她代替了林弟娜尔娃的父亲和母亲。可是在搬家的时候，林弟娜尔娃不许她跟着他们，强迫她到别的人家里工作。亚美莉娅本来很想跟她在一起，可是林弟娜尔娃说什么也不答应，她甚至发起脾气来。亚美莉娅被一个有钱的葡萄牙人马努埃尔·达斯·阿尔马斯雇用了，这个葡萄牙人在城里开了一间糖果糕饼店。这些事情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烟草种植园工作的时候发生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又是亚美莉娅来帮助林弟娜尔娃。她辞了工来跟"小妞子"住在一起，她是把林弟娜尔娃叫做"小妞子"的。她供给了必要的费用，她成为一个这么善良这么忠心的看护，使得林弟娜尔娃简直忘记了羞耻。古斯塔夫这时已经娶了一个议员的女儿，他给孩子送来一百密尔瑞斯，请求她不要声张。林弟娜尔娃叫人回答他：他可以放心，她永远也不会泄露任何事情。然后她再度强迫亚美莉娅去找工做，她自己接受了露露的邀请去当妓女，露露是"蒙特卡罗宿舍"的老鸨，这所"宿舍"是本城最贵的妓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低着头听完了这段消息，他一边听一边抚摸着脸上的伤痕。外边，黑夜里正下着雨。

亚美莉娅带走了孩子，那孩子是一个肥胖的小娃娃，像他的父亲那样，忧郁的神气却和他的母亲相像。这一天晚上，林弟娜尔娃穿着一件胸口大敞的舞会服装在"蒙特卡罗宿舍"开始接客。露露教给她许多方法：要叫许多酒喝，要喝名贵

的酒，最好是挑选那些从烟草种植园、可可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里来的肥胖的“上校”们，——她有处女般的苗条身材，一定能讨那些老头们的欢喜，——还要尽可能地挖他们腰包里的金钱。干这一行，就要这样……

她走进大厅的时候，乐队正在演奏一支缓慢的圆舞曲。她的胸衣里面放着房间的钥匙，谁招呼她坐桌子她就要把钥匙给谁。林弟娜尔娃不想哭，凄凉的是那支乐曲。大厅里有几对舞伴在缓慢地拖着脚步跳舞。时间还早，人还不很多。在妓女中间，只有两个被一些年青男子邀请坐桌子，他们在喝啤酒。

林弟娜尔娃走进一群妓女中间。一个金头发妓女解释：“她是新来的。”其余的妓女毫不关心地望了望她。只有一个喝着一小杯烧酒的黑白混血妓女问她：“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音乐缓慢而凄凉。林弟娜尔娃用战抖的声音回答：“我没有找到工作。”一个法国妓女拿烟卷儿给人抽：“要是彼得罗上校今天来就好了……我需要钱。”

黑白混血妓女凝视着手上的那杯酒，突然大笑起来。别的妓女们只当没有这回事，她们对欧妮丝的怪僻举动已经习惯了，可是林弟娜尔娃却害怕起来。为什么音乐这么凄凉？他们可以演奏些比较快活的乐曲呀，比方一支桑巴。街上传来一阵混杂的人声和电车声：这是生命的声音。妓院里活像一座有音乐演奏的坟墓。这正是欧妮丝要说的话：“我们自己不知觉，其实我们都是死了的人。生命对我们来说早已结束。当上妓女就是死了一大半。”

法国妓女在等待彼得罗上校。她需要钱。她收到了她的父母从法国寄来的一封信，她的父母住在法国外省的小地方。她的小弟弟快要死了。既然她在巴西开的裁缝店生意这么兴隆，他们就请求她寄一点钱回去。她用手指在桌上敲打着："裁缝店……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欧妮丝喝完了她的酒："都死了，全都死了……一座真正的坟墓。"

"说给你自己听吧。我是好好地活着，"一个娇小的栗色头发妓女顶了她一句。"这个欧妮丝总是有这些怪念头……"她微笑了。林弟娜尔娃望了望她。她简直还是一个孩子，一个栗色头发的快活的孩子。金头发的那个老了，她的脸上有了皱纹，神情恍惚，好象她不在这儿，却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似的。圆舞曲奏完了。两个男子走过来，叫了很复杂地混合的酒。娇小的栗色头发妓女走过去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抓住她的大腿，叫了些别的饮料，低声在她耳边说话。林弟娜尔娃的内心涌现了无限悲哀，涌现了一种无限强烈的、想抚摸那个娇小的栗色头发妓女的欲望。欧妮丝讨了一根烟卷儿。难道她也可怜那个娇小的栗色头发妓女吗？她以为林弟娜尔娃在微笑。"当了妓女，人人都朝你身上吐唾沫。"她说。

现在乐队演奏的是一支探戈，一支描写爱情、遗弃和自杀的探戈。许多著名的有钱人走进来了。这一个商人是林弟娜尔娃以前认识的。爵士的生意兴隆的时候，他有一次曾经到过他们家里吃饭。爵士就在像这样的妓女院结束他的生命，他死在一个妓女房间里。这儿有多少妓女曾经认识过爵士呢？

有多少曾经嘲笑过他呢？有多少曾经等他来向他要钱呢？现在轮到林弟娜尔娃等待一个爵士给她带钱来，为她付酒钱，喝酒，使得露露感到满意而不把她赶出门外。探戈描写遗弃。林弟娜尔娃不愿意在妓女院里想念她的儿子。这时候，她的儿子大概正在向亚美莉娅伸出他的小臂膀，如果他叫"妈妈"，他叫的是亚美莉娅；如果他微笑，林弟娜尔娃也不在那儿。那边两个后生继续在娇小的栗色头发妓女身边低声说话。他们向她建议些什么呢？她拒绝了。可是今天生意不好，人来的不多，他们又一再坚持，她终于带着他们上楼了。欧妮丝气愤得吐了一口唾沫；林弟娜尔娃真想哭。露露微笑着指着她给商人们看，对商人们低声说话。欧妮丝对林弟娜尔娃说："轮到你了。"

林弟娜尔娃认识他，他曾经和她的父母同桌吃过饭。她不愿意接他的生意，她宁愿接别的任何人，也不愿意接他，她甚至于愿意接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可是那个人伸出肥胖的手指指着她，露露做手势催她快点。那个娇小的棕发妓女同那两个家伙上了楼。林弟娜尔娃站起身来。欧妮丝举起酒杯："祝初次接客的人交好运。"法国妓女作了一下手势。这有什么关系？她们都死了，全都死了，探戈跟着欧妮丝也是这么说。她已经不是林弟娜尔娃，已经不是在拿撒勒的花园里奔跑的那个脸色苍白的林弟娜尔娃。她死了，她的儿子跟着亚美莉娅。她走过露露身边的时候，老鸨叫她要香槟酒。那个娇小的棕发妓女带着惊惶的脸色回来了，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两个青年人笑着，互相谈论他们的印象。林

弟娜尔娃要了香槟酒。后来在房间里那个曾经在她的父母家里吃过饭的商人问她懂得什么特殊技巧。这没有什么关系，她们全都死了，一个个都死了。欧妮丝继续喝烧酒，探戈在呜咽。这就是林弟娜尔娃的初次接客。

很快她就因为过分衰老而不能留在高贵的妓院里了。有钱的人们再也不要她。现在她的嘴里经常有酒味。欧妮丝早已搬到下街，那里的妓女们只要一百个苏就可以嫖一次。今天轮到林弟娜尔娃了。她在欧妮丝居住的那所房子里租了一间房间。白天，她到亚美莉娅居住的小房间里去看望她的儿子。小古斯塔夫是一个眼睛灵活的漂亮孩子，多肉的嘴唇很像他父亲说过的那种红花，林弟娜尔娃已经记不起这种花的名字了（恰恰相反，她却学会了许多法国粗话和一套妓女的口头语）。每次儿子叫她："妈妈，妈妈"，她就觉得又变成处女那么纯洁。她讲故事给他听，讲的是从前她还是林弟娜尔娃的时候亚美莉娅讲给她听的故事。她要住进去的那所妓院的老鸨告诉她说从今以后她的名字要改为林达。这时候她正在把灰姑娘的故事讲给她的儿子听，她觉得幸福，非常幸福。（假使现在一切都终结，假使整个世界突然间死亡，那该是多么好啊！）

妓女们站在房间里半开着的窗户后面。她们叫唤从路上经过的男人。有些男人走进来，有些男人用开玩笑的话来回答她们，另外一些加紧脚步，拿着包袱走过。喝醉了的欧妮丝坚持说她们全都死了，大家都在地狱里。那个年老的波兰

妓女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昨天，她没有接到客，今天也接不到。也许她不得不到大梁坡去，那里的妓女只要到手三十个苏就什么都干，最后就在那里死亡。林弟娜尔娃离这里很远，她在亚美莉娅的破旧的房间里和她的儿子在一起。老鸨在饭厅里放上一架留声机。欧妮丝的松软的乳房在衬裙下面显露出来。她从窗口叫唤过路的男人。等到小古斯塔夫长大的时候，也许他也从这些街道走过。可是那时候林弟娜尔娃已经死了，他不会再有发现她在窗口后面叫唤男人的危险。只他记得她是一个单纯而漂亮的年青妇女，她把灰姑娘的故事讲给他听。

欧妮丝很固执地一再说她们全都死了。波兰妓女向人借四十个苏。一个戴假头发的青年人让林弟娜尔娃搭上了。欧妮丝说："祝你有好运，林达。"同时装出举起酒杯的样子。到了房间里，年青人问她叫什么，他想知道她的一生经历，他告诉她说他是一个诗人，他背诵诗给她听，和她谈起他的住在内地的母亲的疾病，对她说她像豆球花那样漂亮，把她的头发比为摆动着的麦穗，答应为她写一首诗。在餐厅里留声机咿哑着一支桑巴，可是这个后生喜欢听的是一支浪漫的探戈。他探问林达的政见如何。"唔，这种东西很讨厌，是吗？"

这就是林达接客的情形。

林弟娜尔娃很迅速地愈跌愈低。她已经堕落到离下城很近的大梁坡了。妓女们如果要离开大梁坡，除非是到医院去

或者到公众殓尸所里去。无论怎样她们总是乘车子走的：或者是救护车，或者是红色的收尸车。

在大梁坡里到处可以看见窗口上挂着餐巾，门口上有黑人的脸庞。

林弟娜尔娃去看望刚害过麻疹的小古斯塔夫。他向她伸出小手，对她微笑，非常高兴能够再见他的母亲："妈妈，妈妈。"接着他露出严肃的神气问她："你什么时候才搬来和我们同住，妈妈？"

"就在这几天里，我的好孩子。"

"这样使我很开心，妈妈。"

林弟娜尔娃从古旧的上山电车脚下经过，上山电车是连结上城和下城的。电车司机对她微笑，她也用微笑来回答他，她走到三十二号门牌，她在这所房子里租了一间房间（小古斯塔夫需要养胖一点，他害过麻疹后瘦得很厉害）。她推开那扇装着大铁环的沉重的殖民地式大门。上面一个声音叫喊："谁呀？"

林弟娜尔娃走上肮脏的楼梯。她的眼睛差不多完全闭上，她的胸口起伏着。她昨晚想了一晚。起初她想睡觉，可是刚朦胧入睡恶梦就来了，她在梦里看见许多手指肿胀的害梅毒的妓女，她们聚集在一间小医院门口，在拉一辆救护车。不，这不是一辆救护车，这是爵士的尸首，爵士是死在一个妓女的房间里的。后来又是小古斯塔夫的尸首，古斯塔夫害麻疹死了。突然间一切都消失，却出现了高兴得哈哈大笑的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的手里拿着一张五个密尔

瑞斯的纸币和一些零钱。梦到这里她醒了过来，浑身是汗，她起来喝了一点水。

这是她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可是现在她什么也不想了。归根结底，这是命运。命运是这样的：有些人快乐，有些人痛苦。人生下来命运就注定了，并不是加特莲纳特号大船带来的。她的命运不好，她有什么办法？她像个罪人似的上楼梯。昨天出租四层楼的房间的那个黑白混血女人很坦率地对她说："到了这儿，我的美人儿，以后就只有救济院或者公共坟山了。"接着她从窗口上望着天空加上一句："这种情形我看见得多了……"

林弟娜尔娃上着楼梯，眼神恍惚。从前在拿撒勒花园里欢笑游戏的那个林弟娜尔娃哪里去了？她弯着腰上楼，眼泪在她消瘦的脸颊上淌着。是的，林弟娜尔娃哭了。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冲洗楼梯上的积垢。她弯着腰上楼，她的苍白而布满雀斑的脸庞藏在她的手臂里。她有一个儿子，她想跟他住在一起。可是妓女们要离开大梁坡，除非是到坟墓里去。

四层楼上一个妓女说："红头发回来了。她不说话，她哭了……"说话的声音里包含着热烈的同情。

这就是红头发接客的情形。

大 梁 坡

他们朝"淹死者之灯"那边走，走向码头，码头上的夜是美丽的。他们离开鞋匠下街，沿着大梁坡走下来。大胖子终于发现了一颗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星星：

"瞧……一颗新星……它是我的。"

大胖子很满意，他终于得到了一颗星。今天一定是有一个英雄死了，一个值得享受一首 ABC 民歌的英雄死了，因为大胖子发现了一颗新的星星。约奥沁姆也想找一颗新的星星，可是没有找到。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里在思索谁会在今晚死亡。到处都有英雄。他也是其中一个，他死了以后也要在天空中闪耀发光。将来也许是大胖子发现他的星星，否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在街上要饭，腰带里藏着匕首的流浪儿童。他们喜欢这样在荒凉的街道上遛达，这时候满月的黄色光辉照耀着全城。街上没有一个行人，窗门都闭上，一切都入睡了。他们又变成全城的主人，就像他们要饭的时期一样。他们是城里唯一的自由人，是坏蛋。他们靠运气过活，他们在节日里唱歌。在港口的沙滩上睡觉。他们同女仆们谈情说爱，他们爱睡就睡，爱醒就醒，不必遵守任何规则。活虾老瑟从来没有干过活。他已经开始衰老了，他一直是小

偷，蹩脚的舞蹈家，技击家，未入流的吉他琴手。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他的最好的学生。他甚至于超过了他的老师。他什么都干过：他曾经在烟草种植园里做工，当过拳击冠军，马戏团的艺人。可是他真正的生涯是不时地创作一支桑巴，然后在城里的黑人舞会里演唱。至于约奥沁姆，高兴起来的时候每月工作三、四天。搬运工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帮助他们搬行李。大胖子在巴尔多不在巴义亚的时候，就叫卖报纸。等到巴尔多一回来，报纸就不卖了。他伴着他的朋友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什么也不干，只在入睡的城里到处遛达。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怎样，孩子们，我们到‘灯’里去吧？”

“为什么不去？……”

晚上这种时刻，大梁坡是静静的。古旧的上山电车已经结束了工作，高塔俯向城市。最高一层楼上的窗口露出灯光。那是妓女们从街上回来以后接待她们最后的客人。

约奥沁姆嘴里吹着一支桑巴。他们都没有说话。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想着亚美莉娅告诉他的关于林弟娜尔娃的事情。现在谁都能够占有她，大概她不像过去那么高傲了吧。她再也不是他的女主人，再也不是爵士的富有的女儿了，她是大梁坡的一个廉价的妓女；她只为着几毛钱就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这一切变得多么厉害呀！只要他愿意，他沿着楼梯走到她居住的房间里，就可以把她抱在怀里。他只要肯付钱就得了。他想起了他从棕榈林的森比街逃出来的事情。假使亚美莉娅没有捏造那些谎话，他到现在还在爵士家里，他

还把林弟娜尔娃视为圣女，他也会在商店里工作。谁知道呢？也许他能够使他的主人不致破产。可是他也会继续当奴隶。亚美莉娅以为是害他，其实是做了好事。现在他很自由，假使他愿意，他还可以得到林弟娜尔娃。她有雀斑，有圣女的表情。他从来没有用肉欲的眼光望过她。可是自从亚美莉娅造谣说他偷看她沐浴以后，他的心目中就只有她一个女人。无论他同任何女人发生关系，他总认为她是林弟娜尔娃。连罗桑达·罗措达也不例外。他把罗桑达让给汽车司机。现在她在一间酒馆里免费表演跳舞，她也卖淫了，她已经设法向他借钱。罗桑达是一个爱慕虚荣的黑白混血女人，她现在自食其果了。林弟娜尔娃并不爱慕虚荣，可是她曾经恨过他。她也自食其果了。她现在在大梁坡卖淫，大梁坡是巴义亚最下贱最低级妓女居住的地方。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她。

那么，为什么他不觉得快乐呢？为什么恰恰相反，他觉得悲哀呢？为什么他对一轮明月不感兴趣呢？他为什么不走进三十二号门牌，登上四楼去敲林弟娜尔娃的房门呢？他们恰好到了三十二号门口。他们要从这所房子前面走过。海里吹来一阵冷风使安东尼奥哆嗦起来。突然间，三十二号门口走出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她还没有踏上门槛，巴尔都诺就认出她是林弟娜尔娃。可是她只不过是一个人形的衣架子，一个在大梁坡已经没有名字的肉体。她的有斑点的脸颊深陷下去，她的纤细的手战抖着，她的突出的眼睛发着光。风吹乱她的头发。她在他们前面站下来，做着手势，绞着臂膀哀

求：

“给我两个密尔瑞斯喝一杯啤酒……为着你们母亲的爱，给我两个密尔瑞斯……”

他们惊愕得呆了。她以为他们不肯施舍：

“那么给我一支烟卷儿……一支烟卷儿……我足有两天没有抽过烟了。”

约奥沁姆递给她一支烟卷儿。林弟娜尔娃用她的消瘦的手指紧紧夹住烟卷儿，笑了。

是的，的确是林弟娜尔娃。就为着这样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才像害热病似的哆嗦起来。一阵冷风从海面吹过来。这个女人的出现使他充满了无限恐怖。他战颤，他害怕，他想奔走，想逃到天涯海角。可是他像钉在地上似的站着不动，凝视着林弟娜尔娃的消瘦的脸颊。她没有认出他，她根本就没有看见他，她抽着烟卷儿，用一种温和的声音发问，这种温和的声音使人想起了另一个林弟娜尔娃，那个在拿撒勒花园里奔跑，同黑小孩巴尔多一起玩耍的林弟娜尔娃：

“还有我的啤酒呢？你们不请我喝一小杯啤酒吗？”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终于在衣袋里掏出两个密尔瑞斯来。他把钱递给女人，女人一边笑一边呜咽。他害怕得哆嗦不止，他飞也似的奔上坡，一直到了茹比亚巴家里才安定下来。他哭了，圣父抚摸他，就像路易丝发疯那天一样。

恐怖的感觉过去以后（这种感觉延续了好几天），他回到林弟娜尔娃家里去。房间里，一张双人床占去了大部分地方，林弟娜尔娃正在死亡。亚美莉娅哭得哽咽难分。他照着

在门口呜咽的一个妓女的指示，轻轻地走了进去。亚美莉娅看见他来并不觉得惊异。她用手指在嘴边按了一下示意他不要作声。她向他走过来；他问：

“病了吗？……”他指着林弟娜尔娃。

“快死了……”

临死的时候，她又变成了棕榈林的森比街的林弟娜尔娃。她的脸美丽而平静。她又恢复了圣女的表情。她的手，又变成过去弹钢琴和撕碎玫瑰花瓣的双手。蒙特卡罗妓院的林弟娜尔娃，下街的林达，上山街的红头发，丝毫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又变成住在棕榈林的森比街的爵士的女儿，正在等待她的未婚夫乘加特莲纳特号大船到来。可是她动了一动，另一个林弟娜尔娃又出现了。这一个，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不认识的。她是古斯塔夫的未婚妻，情妇，她是小古斯塔夫的母亲。现在出现的是一个年青女人的微笑的脸。她喃喃地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亚美莉娅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她说她想她的孩子，她要人们在她未死之前把他带来。亚美莉娅转过身来哭泣。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

“医生呢？……”

“医生也没有办法……他说现在只有等她……”

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并不灰心。他有了一个主意：

“我去找茹比亚巴圣父……”

“顺便弯到我家里把孩子带来。”亚美莉娅说。

他是为着报复才到这儿来的，他想来占有她，完事之后

把一个四十苏的钱币扔在床底下；他想来侮辱她，想来告诉这个白女人他怎样看待她的同类，一个黑人能够随意戏弄白女人；可是现在他倒去为她向茹比亚巴圣父求救。假使她死了，他的生命里还剩下什么呢？他只有走上海洋的道路，就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矮子维里亚托那样走上这条道路了。直到这时候，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才发觉假使这个女人死了，他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任何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

他带着小孩回来。茹比亚巴不在家。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巴尔都诺空找了半天。他咒骂了老巫师。他拉着孩子的手带他来，孩子让他这样做。孩子的鼻子很像林弟娜尔娃，脸上也有雀斑。他提出了无数问题，他什么都想知道。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一回答他，自己也吃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耐心。

他抱起孩子上楼。亚美莉娅正哭得哽咽难分：

"进来……完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把孩子放在床边。林弟娜尔娃张开眼睛：

"我的孩子……"

她想笑，可是只能够做出一个怪样子。孩子怕起来，哭了。林弟娜尔娃在他的额上吻了一下之后，亚美莉娅就把孩子拉开了。她本想吻他的嘴唇，他的多肉的同另一个古斯塔夫一样的嘴唇。可是她不能够……

现在她哭了，她不愿意死。以前她却曾经多次祈求早点

死亡！她模糊地觉得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她问亚美莉娅：

“谁在这儿？”

亚美莉娅觉得很窘，不知道应不应该回答。可是安东尼奥低垂双眼走上前。假使现在他的一个朋友看见他，这个朋友就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哭。认出他以后，林弟娜尔娃尽力微笑起来：

“巴尔多，我过去待你很不好……”

“没有什么……”

“不要这样说……不要为我而哭……”

她用手抚摸黑人缩着的头，她一边断气一边说：

“你要帮助亚美莉娅养大我的儿子，巴尔多。保护他……”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扑倒在床脚上，就像一个黑奴一样。

他要买一副白色的棺材给她，像处女用的棺材一样。可是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连什么事情都知道的茹比亚巴也不懂得。大胖子赞成他的主意，因为大胖子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不过他的内心颇觉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妇女用白色棺材的。只有亚美莉娅似乎懂得：

“你以前很爱她，是吗？我害了你……那是因为我妒忌，主人们很喜欢你……我在他们家里已经做了二十年。我是把她从小抚养到大的。她应该得到好一些的境遇……可怜的乖乖……”

可是安东尼奥并不放松他的主意。他伸出两手，用一种

他有时使用的庄严声调解释：

她是处女，你们听见吗？……我赌咒是处女……她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占有过……她卖身过活，可是她从来没有献身……她只同我有过关系，只同我一个……我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她……我要给她买一副白色的棺材……”

对的，没有人占有过她，因为他们都是出钱买她的。只有从来没有跟她睡过觉的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却在无数女人的身上占有过她，在玛莉·代·洛亚的处女躯体上，在罗桑达·罗惜达的摆动的屁股上。只有他一个人和无数别的女人睡觉的时候占有过她。在黑人巴尔都诺和白女人林弟娜尔娃的奇妙的恋爱中，林弟娜尔娃一会儿是白人，一会儿是黑人，一会儿又是黑白混血女人。她甚至于曾经是和平玛莉十字路口的那个矮小的中国女人；她一忽儿胖，一忽儿瘦；她有一晚在沙滩上曾经是一个有男性嗓音的女人；她曾经假借黑女冉娜的嘴巴说过谎……可是她不能像处女那样埋葬呀，安东尼奥！……亚美莉娅尽力向他解释林弟娜尔娃曾经爱过古斯塔夫，古斯塔夫的的确确没有用钱却占有过她。然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什么都不要听；他认为这是亚美莉娅想离间他和林弟娜尔娃的又一诡计。

为着帮助林弟娜尔娃的儿子，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当了起重工人，代替被起重机砸死的克拉里蒙。他就要有职业了，就要变成时间、工头、起重机和轮船的奴隶。可是他

如果不愿意这样做，他就只有走上海洋的道路了。

起重机的庞大的黑影倒映在水面上。绿油油的海水在叫唤黑人巴尔都诺。起重机制造奴隶，杀人，它是黑人的仇敌，富人的盟友。海能够使人自由。他只要纵身一跳，哈哈一笑的时间就够了。可是林弟娜尔娃曾经抚摸过他的头，请求他照顾她的孩子。

罢工第一天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整个夜里为一艘瑞典轮船卸货，那条船装来铁路器材，以后的几个晚上要把可可装回去。他背着沉重的货物遇着瘦弱的黑白混血儿歇维连诺迎面过来，黑白混血儿对他说：

"电车罢工今天已经爆发了。"

这次罢工人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好几次，全城电灯、电话和交通公司的职工，已经要为争取增加工资而发动罢工。他们已经罢过一次工，可是他们被一些从来没有兑现的诺言欺骗了。八天以来，全城时刻在等待着一觉醒来，电车和电话都停顿的状况。可是罢工一天天延期，始终没有爆发。因此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并不十分重视歇维连诺的消息。可是紧接着他就听见一个高大的黑人说：

"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致行动……"

起重机把庞大的铁卷放在码头上。黑人们像巨大的乌龟一样背着铁卷送进仓库，一边搬运，一边继续不断地谈话。工头的哨子在发布命令。一个白人用前臂揩拭了脸上的汗，把汗珠远远地甩开：

"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够得到什么？"

他们用跑步的步伐向铁卷走回来。歇维连诺一边抬起货物一边低声说：

“他们的工会有不少的钱可以维持下去……”

接着他背上了货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 抬起 一 些 路轨。

“每个月他们都捐钱给工会。工会应该支持得住……”

工头的哨子宣布换班的时候到了。日班工人已经等待着，他们马上接替了下班的工人。铁路器材继续向仓库运去。起重机在呻吟。

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去，到了门外，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想起在这同一地方，一个演说的人被带到警局去。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可是他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叫嚷过，当时所有围观的人都抗议这个人被捕。他因为喜欢叫嚷而叫嚷，因为他爱用弹弓弹射警察。今天又要叫嚷了，就像过去一样，那时候他在街道上流浪，看不见那些含有敌意的、随时准备敲破你的脑袋的起重机。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独自一个人走着。他在广场上喝了一杯苦薯甜羹。在出卖苦薯甜羹的黑女郎旁边，有两个男人在谈论这次罢工。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走开去，一边唱着朗标的歌：

> 我的母亲，你是否愿意给我，
> 让我购买一条皮带，
> 还加上一个弹药盒，

我想为朗标而战斗。

一个同伴叫他：

“喂，巴尔多！”

黑人摆了摆手，继续唱下去：

看来他的老婆，
似乎有点不乐意，
她只要拿汽船的烟
来制造一件袍子。

接着他又用低沉的声音轻声再唱：

他是朗普，朗普，朗普，
他是朗普，朗普，他是朗标。

电车罢工使一切工作陷于瘫痪，人们好像在过星期日。周围笼罩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一群群的人们在议论。商店的小职员们步行上班，想起了老板不能够谴责他们迟到就笑起来。一个年青姑娘急急忙忙地越过街道，似乎害怕什么东西。城里充满公司的职员，他们在热烈地谈论眼前发生的事件。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他愿意做的，而他却在这个晴朗的早晨不知做什么才好。一群群人越过了他。他们都是到工会去的，工

会在后面一条街上。巴尔都诺继续在荒凉的街道上独自一个走着。他听见后面街上的人声。似乎有人正在工会里演说。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参加了码头工人工会。工人们甚至曾经说过要选他进领导机构。他们应该知道他不是不热心的人。突然间，一个清晨空腹喝过酒的金头发男人一边嚼着烟卷儿一边叫他：

"你，黑人，你也要罢工吗？这一切都是依莎倍拉公主的错①。你已经看见了吗，你，黑人们罢了工，使得电车都停了下来？应该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们，他们只配做奴隶……去吧，去罢工吧，肮脏的黑人。解放这班贱民不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吗？滚开，不要迫使我用唾沫吐你，狗养的……"

那汉子向地上吐了一口痰。他喝醉了酒，可是巴尔都诺忍不住，终于把他打倒在柏油马路上。完事以后，他揩了揩双手，开始思索为什么有些人要这样来侮辱黑人。罢工的范围包括全部电车司机，电力和电灯工人，电话职员。其中有很多西班牙人，很多白人，比这个汉子更白的白人。可是，就像茹比亚巴解释的，现在凡是穷人都变成了黑人。

广场那边传来嘈杂的喧闹声。面包店的职工们也参加了罢工。送面包工人把面包篮翻倒在街上。顽童们都扑上去抢免费面包，连有钱人家的女佣人也来捡面包。

他们找到巴尔都诺的时候，巴尔都诺正在亚美莉娅的房

① 依莎倍拉公主是葡萄牙王彼得罗二世的女儿，她在1888年签署了解放黑奴的法令。

间里，四肢爬在地上，和小古斯塔夫玩耍：

“你瞧，我就是狼精……”

他跳起身来，歇维连诺按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需要你，巴尔都诺。”

“需要我干什么？……”巴尔都诺问，他已经想到打架了。

“工会要开会……”

黑人亨利揩了揩脸庞：

“找你真不容易……”

他们望了望坐在地上的白小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狼狈地解释：

“他是我的儿子……”

“我们想参加罢工。我们需要你的投票。”

于是他叫大胖子照顾小古斯塔夫，自己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因为他想他也要罢工了。工会里面乱哄哄的。所有的人都同时说话，谁也听不见谁。主席团就了位，请求大家安静下来。一个瘦子对巴尔都诺说：

“警察也来了……”

可是巴尔都诺看不见穿制服的人。瘦子解释：

“他们穿着便服……”

歇维里诺发表演说。吃不饱的不光是交通部门的职工。码头工人也吃不饱。而且支援交通电气公司的同志们也是工人团结一致的义务。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演说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一个工头（一个矮小的红发汉子，在休息的时候他往往同他们在“淹死者之灯”里掷骰子）发表演说，他认为

罢工是蠢事，一切都很好，没有理由要罢工。可是大家嘘他下来，赶他出去。黑人亨利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说：

“我是一个愚笨的黑人，我不会说漂亮的话。可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些人，他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开电车的司机们也在挨饿。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可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挨饿。”

大家投票赞成参加罢工。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一票决定了投票的胜利。事情过后，大家才发觉投反对票的人都不是工会会员，他们连码头工人都不是。

他们起草了一篇宣言。他们委派一个小组去号召别的工人们和码头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想起了他能够打架，叫嚷，吵闹，就非常高兴，因为他最爱这些事情。

交通电气公司的同志们：

码头工人在他们的工会领导下开会决定参加交通电气公司的同志们的罢工运动。他们无条件地支持罢工同志们为了他们的正义要求而展开的斗争。交通电气公司的同志们，你们可以信任我们。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取消罚款制度！

签名：主席团。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全场兴奋中宣读了这篇宣言。电车司机们互相拥抱。面包厂的工人已经同他们采取了一致行

动。现在码头工人们又参加进来。毫无疑问，罢工一定获得胜利。

电话和电车全部停顿。晚上人们也看不到电灯光。工人们给公司的经理部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他们的要求。经理部回答说他们不能同意，并且说他们要向政府求援。由于没有电力，报纸也不能出版。街上挤满了人。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一群群的工人在谈论。许多骑马的巡逻兵走过。谣传交通电气公司要用重金雇用失业工人来破坏罢工。一个律师，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博士，工会的主席，为着这个问题同州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结束以后他向工会宣布政府认为他们的要求很有理由，他马上就要同公司当局开始谈判。大家热烈地鼓掌欢迎他。年青的律师伸出两只手，仿佛他已经得到了当选议员的选票。歇维里诺高声说：

“骗人的话。”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被太多的演说压倒了。可是他很高兴。罢工对于他是一桩新鲜事儿……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儿。他有一种感觉：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时候是全城的主人。真正的主人。他们只要这样想，就能使全城没有电灯，没有电车，也没有电话给恋人们使用。根本谈不到为瑞典轮船卸下铁路路轨，也谈不到为三号仓库运出堆在里面的可可。起重机陷入瘫痪状态，被它们屠杀的人们征服了。那些占有这一切的人们，命令他们做这一切的人们，都躲藏起来，没有勇

气露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本来对所有干活的人们非常轻视。他宁愿走上海洋的道路，宁愿在夜里投入河塘而不愿意干活，假使林弟娜尔娃没有把她的儿子托孤给他的话。可是现在他对劳动者非常尊敬。他们再也不是奴隶了，因为没有他们别的人什么也不能做。这些从西班牙来的瘦弱的人们，他们一生就消耗在电车的踏板上卖票收钱，这些像大力士似的黑人们，他们在码头上搬运沉重的货物，或者在中央发电所操纵机器，他们都是坚强而有决断的人，他们把整个城市握在手中。现在他们笑着走过，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有许多还赤着脚，他们还听见那些自认为受到罢工的损害的人们的咒骂。可是他们笑了，因为现在他们知道他们有力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发觉了这一点，对于他，仿佛是开始了新的生命。

穿大衣的汉子在酒吧间里站了起来。他对一个工人说：

“您为什么要罢工？”

“为着增加工资。”

“可是您需要什么呢？”

“需要钱……”

“您也想发财吗？”

工人不知道怎样回答。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财。他所想的是多一点钱，使得他的老婆不致于一天到晚向他伸手，使得他能够有钱请医生，能够买一件新衣服，代替他穿在身上补得不能再补的那一件。

“您要的东西太多了。谁曾见过一个工人需要这许多东

西的？”

工人露出羞愧的样子。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走到两个谈话的人身边。穿大衣的汉子继续说：

“我给您一个忠告：取消罢工。那班人是扰乱治安的人。他们叫您相信……您费尽了气力结果要落到失掉工作的地步。想得到一切的人，结果必然失掉一切。”

工人低下头。巴尔都诺插进来说：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叫你到这儿来说这些废话？”

“啊！您是罢工的一个领袖，对吗？”

“我是一个毫不迟疑要给你一下耳光的人……”

“您知道您在跟谁说话吗？”

“我不高兴知道……”

的确，既然他们是全城的主人，知道不知道对方是谁又有什么关系？今天他们想到什么就能说什么。

“好吧，我告诉你，我是马拉盖塔医生。”

“啊！交通电气公司的医生吗？……”

最后这句话是歇维连诺说的。他同一班工人走过来。黑人亨利身躯魁伟。穿大衣的汉子偷偷的溜走了。刚才同他说话的那个工人走过来和大伙儿一起。歇维连诺说：

“同志，罢工就像你看见在橱窗里的颈珠一样。假使其中一颗珍珠散了开来，其余的也就完蛋了。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你懂了吗？”

那个叫做马里亚诺的工人点了点头。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和他们一起到交通工会去等待政府

和公司经理部会谈的结果。

在工会办公室里，一个黑人正在结束他的演说：

“我的父亲曾经是奴隶，我也曾经是奴隶，可是我不愿意我的子孙也是奴隶。”

有很多人站着，因为没有足够的坐位。

送面包工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来，表示他们支持罢工工人。在他们的宣言里他们号召全体无产阶级起来罢工。大家喊口号：“总罢工。”在门口有一个警局的暗探在那里吸烟。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可是大家都不注意他们。现在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发言。他说，劳动者在世界上占最大多数，有钱人只是渺小的一小撮。那么为什么允许他们剥削穷人，用穷人的血汗养肥他们呢？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大鼓其掌。这一切对于他是新鲜的事情，可是他已经预感到了。ABC 民歌里也这么说，不过没有这么清楚。也没有加上说明，就像过去在阉割一黑人小山上一样，他一边听一边学会了许多东西。青年人从他站着发言的椅子上走下来。那个最先发言的黑人站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身边，安东尼奥拥抱他：

“说得好，老朋友。我也不愿意我的儿子做奴隶。”

黑人微笑了。现在是一个学生代表发言。法科学生联合会宣布支持罢工工人。演说的人宣称所有的工人、学生、穷苦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兵士，应该团结起来，为反对资产阶级而斗争。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十分听得懂。可是他身边

的黑人向他解释：资产阶级和有钱人是同样的东西。于是他就尽力表示赞成。突然间，他产生了站在椅子上发表演说的欲望。他用手肘推开众人，站上一张椅子。一个工人问：

"他是谁呀？"

"一个码头工人……他曾经当过拳击手……"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发言了。他并不想发表演说，他只向同志们叙述他在流浪的生涯中看见过的一切。他叙述烟草种植园里农民们的生活，那些没有老婆的男人们的工作情况，在雪茄工厂里的女工们的工作情况。他叫大胖子作证，证明他说的都是事实。他把看见的一切都说出来。他说他过去不喜欢干活的人。可是他为着他的儿子也开始参加劳动。现在他懂得了劳动者如果愿意，是能够不做奴隶的。假使种植烟草的工人们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也要罢工的……

大家几乎把他抬起来作胜利游行。他还不十分明白他自己的成功。为什么大家要这样为他鼓掌呢？他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他也没有打败任何人，他没有做出任何勇敢的事。他只不过把自己看见的事讲出来。可是大家热烈地为他喝采，大家拥抱他。一个暗探盯住他，决意要记住他的面孔。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愈来愈为罢工而兴奋。

戴眼镜的年青人走了，一个暗探尾随着他。州长办公室打电话到工会里来。那是巴来拉斯博士告诉他们说谈判要延长到晚间，一直要到获得结果才停止。

"进行得顺利吗？"工会的秘书问。

“非常郑重而且满意。”博士在另一端回答。

钟楼敲响六点钟。全城沉没在黑暗中。

罢工第一夜

黑夜很美，天空无云，一片蔚蓝，充满繁星。简直好像是夏夜。可是人人今天晚上都留在家里，没有出外遛达。因为全城沉没在黑暗中，没有一盏路灯放出亮光。周围一片黑暗，连“淹死者之灯”也熄灭了。

港口从来没有这么静寂。起重机入睡了，因为今晚码头工人们停止工作。瑞典轮船的水手们分散在妓女区。可是城中心区都兴奋热闹。人们害怕黑暗。在屋子里汽油灯的红色灯光扩大了黑影。这种景象使人想起守灵的夜。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回忆起烟草种植园。一个汉子挨着墙边走。他的手里拿着公事包。他的样子仿佛捧着他的心。传来铜锣的乐声，那是从茹比亚巴的玛孔巴里传过来的。今天的乐声是战歌，是解放之歌。棕榈林的森比在明朗的天空闪闪发亮。有一天，一个学生曾经讥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说这颗星星是维纳斯星座。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反过来嘲笑那个学生。因为他知道这颗星星是棕榈林的森比，是那个无所畏惧的黑人，他曾经为着不肯当奴隶而死亡，现在他注视着巴尔都诺为使小古斯塔夫不做奴隶而斗争。今天，罢工是他生平最美好的一天。就跟他逃到林子里那天一

样美好。也像他打败文桑特而获得拳赛冠军那天一样美好。甚至更加美好。因为现在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斗争。现在他去把新闻告诉给所有参加圣父茹比亚巴的玛孔巴的黑人们！他要告诉大胖子，告诉约奥沁姆，告诉活虾老瑟，甚至告诉茹比亚巴。他弄不懂为什么懂得一切的茹比亚巴没有告诉过他罢工这件事。天空中棕榈林的森比——他们叫作维纳斯——向他眨眼睛。

“哀杜罗一代民一罗囊一哦一爷！”

这难道不像是埃苏，魔鬼埃苏，在和人们捣蛋？这难道不是人们忘记了用法术驱走它，把它赶到远处，赶到海洋的另一端，到非洲海岸上去吗？到维及尼亚的棉田里吗？埃苏固执地要扰乱节日。埃苏要人们唱歌和跳舞向他致敬。埃苏要人向他敬礼，他要茹比亚巴向他叩头而且对他说：

“啊一翁波一可一瓦一约。”

同时还要旁边的人同声应和：

“奥开！奥开！”

埃苏不肯走。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在茹比亚巴的玛孔巴里发生。铜锣的声音沿着山坡传下来，一直到山脚下，到罢工的城市的十字路口才消失。初入道的姑娘们继续跳舞。奥冈们愕然互相注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偷偷地参加了仪式。他是奥冈，他正要走进正在跳舞的初入道的姑娘们的行列。他刚走进去埃苏就离开了。大胖子宣布现在奥索斯降临了。可是狩猎之神还没有附在一个初入道的姑娘的身上跳舞，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开口说话了：

“朋友们，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正在想：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应该去参加罢工。你们向奥索斯祈祷和唱歌有什么用？有钱人要禁止奥索斯的节日。你们忘记了年老的奥索卢方降临的时候，警察禁止奥沙拉的节日吗？圣父茹比亚巴还被他们带走，到监狱里去。黑人有什么权利来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什么权利也没有，黑人连跳舞祝圣的权利也没有……其实，你们都是傻瓜。黑人什么都能够做，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黑人能够罢工，使起重机，电车，电灯都停下来。电灯哪里去了？只有星星。黑人操纵电灯和电车。黑人和穷白人是同样的，他们的手里掌握一切。只要大家有这样的意愿，就可以不当奴隶。应该去参加罢工，朋友们，因为罢工就像一串颈珠一样。所有的珍珠都在一起的时候，这串颈珠非常美丽。可是有一粒珍珠跌落下来，其余的也就散失了。去吧，朋友们，去参加罢工，这样才不致挨饿。我们要去同他们在一起。”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也没有看跟随他的人就走了出去。大胖子跟着他，约奥沁姆和活虾老瑟也跟着他。茹比亚巴伸出两只手说：

“埃苏迷住了他们。”

在工会里，还没有得到州政府会谈的任何结果的消息。歇维里诺一再向周围的人重复着说：

“我告诉你们，这是骗人的话。你还看不出这个博士是一个假的同志吗？”

听见的人都反对他的意见。他是律师，是有学问的。目前他正在为着被剥削的工人保卫权利而斗争。一个电车查票员为古斯塔夫博士说了一番赞美的话。人群中有各种不同的行动。

在州政府大厅里谈判正在进行。可是还没有任何结论。古斯塔夫作了一番漂亮的发言，要求当局满足工人的要求，"我不是请求，我是坚持……"他提起人道主义，提起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工人，他们每天工作十八小时，还被肺病杀害。他认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有引起社会革命的危险。

公司的代表——一个年青的美国人和一个年老的先生，后者是公司的律师，过去曾经当过议员——表示坚决的反对。他们说，他们最多只能同意工人要求的百分之五十。这还是为着爱惜人民的关系，为着使全城不致断绝交通、电灯和电话。可是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马上把整个企业交给他们呢？股东们会怎么说呢？职工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他们并不关心外国人是否相信他们的国家，把资金投到巴西的企业里。外国人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他们的钱被巴西人抢了，这对于本国的荣誉是有损害的（美国人说了一句"也司"表示同意）。发言人不能相信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博士，一个十分聪明而且富有教养的人（古斯塔夫鞠了一躬），居然不爱国到这样的地步，肯让外国人侮辱本国的荣誉。工人们想不到这些后果，那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他们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还不想一想自己

多么可怜，因为他们被一些和他们的行业无关的煽动者牵着走。当然，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指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博士，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博士是富有天才和品格高尚的人（古斯塔夫再鞠躬，喃喃地说："当然；我在这件事情上毫无个人利益，这是无可怀疑的"。）总而言之，公司为了使居民不致短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供应，很愿意照工人们的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这是公司最后的让步。

晚饭时候到了，谈判还得不到任何结果。州长已经退席。美国人请古斯塔夫坐他的汽车一齐走。公司的律师提议：

"我们去吃晚饭吧：肚子饱了，就能够谈判得更好。"

"这辆赫德生①真舒服呀，"古斯塔夫想，他在汽车里很得意地坐在公司律师和美国人之间。美国人请他们吸雪茄。汽车在静寂中向前驶了一会儿，驾驶汽车的是一个穿制服的司机。车轮胶着在电车路轨上。突然间律师问美国人：

"您不是有一个主意吗，汤玛士先生？……"

"啊，也司……"

律师就向古斯塔夫解释：

"这真是非常偶然的巧合……请您想一下，博士，前几天我们正在谈起您呢……"

"也司，也司，"美国人喷出一口口雪茄烟雾，附和一

① 赫德生是美国的一种汽车牌号。

句。

“我很疲劳，我老了……”

古斯塔夫表示反对：

“您开玩笑。”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放弃执行律师事务，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个职务对我说来是太繁忙了。我们，汤玛士先生和我，我们曾经想过要为公司另请一位律师做第二法律顾问。两位法律顾问并不嫌多，不对吗？于是我们就马上想到了您……不要向我们道谢……（古斯塔夫中止了他的一个手势，他想用这个手势来表明他抗议说他的良心不允许妥协，而且他要说明他丝毫没有想到盖代斯博士在设法收买他）。公司想到了您，或者，说得清楚一点，汤玛士博士和我想到了您（古斯塔夫致谢），因为您和公司工人的工会有密切关系。您是他们的律师。您可以在公司里代表卑贱者的观点。您要成为工人与公司间的纽带……您还年青，您的面前有美好的前途。议会在等着您。尤其是我们这地方非常期待您发挥大才。请注意在这件事上公司的动机是无比地高尚的。有许多人以为公司不关心工人的命运。错了。这儿就是证明：我们聘请他们的勇士做公司的法律顾问。这样一来，他们在公司经理部就有了一个辩护人。而且是多么出色的辩护人！……这样就能够相当清楚地向您证明公司的善意……”

汽车向前滑驶。古斯塔夫的老婆朱莱卡老是要他买一辆汽车。踏进公司是踏进议会的第一步。美国人是讲究实利的，他宣布：

“工资待遇：每月十康托。”

可是古斯塔夫抗议说他对金钱并不感觉兴趣。他感到兴趣的是保护工人们的权利。工人们的要求可能过份一点，他并不否认，可是也有正当的地方。假使他接受公司的聘请，唯一的原因只是想当公司的工人的前哨。当然，他是不维护那些过份的要求的……

晚餐结束时，盖代斯博士说：

“现在您可以把好消息带给工人们了。告诉这些孩子们（“是的，他们是些孩子；”古斯塔夫表示同意；“他们只要得到很少的东西就满足了”）明天复工。他们的工资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这都是您的功劳……”

巴来拉斯走出去以后，美国人吐了一口唾沫：

“我已经看见过这种不要脸的东西了……”

年老的盖代斯笑痛了肚子，叫侍者拿香槟酒来庆祝罢工的结束。

给朱莱卡买一辆汽车，当选议员，在可巴卡巴那海滨有一所别墅，大概还可以有一座可可种植园。加薪百分之五十已经不错了。加薪百分之百是过份要求。别的地方也有要求增加百分之百而仅仅得到百分之十的。这是胜利，毫无疑问。有了这个胜利他还可以使祖国的荣誉不致被外国人侮辱。

在工会里，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发表了三次演说。为什么？为的是使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博士的儿子不做奴

隶，不要像他那样，像所有白种和黑种搬运工人那样，像送面包工人那样。像电力、电灯和电话公司的职工那样做奴隶。

黑人亨利用一根鱼骨在剔牙。他抱起他的儿子放在膝头上，问他：

“你明天的功课温习好了吗，孩子？”

黑小孩笑了，他的手指插进扁平的鼻孔里，他说他已经把功课背熟了。爱尔丝狄娅从厨房里走出来，预先告诉他们：

“明天还是吃鳐鱼……”

“只要有鳐鱼吃，那就很不错了，黑女人。”

黑人和黑小孩一齐笑起来。这小家伙已经背熟了功课，他会做算术。

“小家伙是个优等生，对吗，爱尔丝狄娅？”

黑女人微笑了。黑小孩要他的父亲给他讲故事。黑人亨利于是说：

“有一个了不起的黑人在工会里发表演说。他说我们的儿子再也不会当奴隶了……孩子，你再也不会当奴隶了。”

“罢工进行得顺利吗？”

“怎么不顺利！没有我们，他们能够怎么办？你等着瞧罢工的进行情况吧。一切都很顺利。有一个叫做巴尔都诺的黑人说这是最神奇的事情……”

他把当天的事情告诉他的老婆。他的巨人的肌肉在斜纹布衬衫下面鼓胀起来。然后他抱起他的儿子，把儿子放在他的前面站着：

“小家伙，你不会做奴隶……你要做州长。我们是最大多数。我们应该统治他们。”

他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权利。未来的州长被他很友爱地拍了几下头部。黑女人爱尔丝狄娅对她的丈夫甜蜜地微笑：

“明天还是吃鳊鱼……”

古斯塔夫·巴来拉斯从出租汽车上跳下来，一步四级地登上工会的楼梯。他一走进来大家都静下来。他走过去坐在桌子上，工会主席把自己原来坐的地方让给他。他要求让他发言：

“先生们，你们的律师和公司的负责人谈了一个下午。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和我最大的忠诚，现在我带给你们好消息。我简单地说一说。事情完全解决了……”

听众伸长了颈项想听清楚一点。

“……这应该归功于你们的律师的努力。我们争论了整个下午以后，达到了这样的结论：假使双方都肯让步的话，事情就能以双方都保持荣誉而结束。”

窃窃议论的声音。

“公司方面改变了它的顽固态度。假使你们肯放弃百分之五十的要求的话，你们其余百分之五十的要求就可以达到目的，新的工资明天就开始实行。”

“这是律师的策略还是工人的策略？”欧维里诺质问。

“这是最好的策略，”古斯塔夫带着最亲切的微笑回

答。“这种策略可以使我们逐步获得一下子不能全部到手的东西。要是你们听从那些职业煽动家的指挥的话，你们的斗争必然失败；不仅这样，这个斗争还会像双刃刀一样，反过来对你们不利。饥饿会来叩你们的门，不幸会走进你们屋里。”

“工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罢工。”

“即使罢工永远继续下去也能够吗？”

“罢工必须结束；本城不能够没有电灯和电车。他们必须答应我们的全部要求。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不能丧失勇气，对吗？”

古斯塔夫博士气愤得涨红了脸：

“你们简直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我吗，我是律师，我懂得怎样办事。”

“可是我们呢，我们知道需要多少钱才不会饿死。”

“说得好，黑人。”巴尔都诺支持他。

一个青年人要求发言。他一站上去大家就鼓掌欢迎。

“他是谁？”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问黑人亨利。

“他是彼得罗·柯龙巴，一个老战士。一个老罢工工人。他曾经在锡叶普，里约，圣保罗等地罢过工。我认识他，待会儿我给你介绍。”

“同志们，我们被出卖了。我不是第一次罢工。我知道什么叫做背叛。工人只能够信任工人。别的人当面出卖我们。这个家伙（他指着古斯塔夫）是一个伪装的同志。我敢打赌他已经在公司里得到一个位置。也许他已经拿到了出卖我们的

钱了……”

古斯塔夫博士连连猛击桌子，抗议说人家侮辱了他，提出种种威胁。可是所有的工人都注视着彼得罗·柯龙巴，彼得罗继续说：

“同志们，我们被出卖了。我们不应该接受公司的建议。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力量微弱，他们想利用这一点，用一只手取回他们另一只手所给予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了，就要坚持到底。我们一定会胜利。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力量，假使他们知道怎样做，怎样坚持下去，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一切东西。我们被骗够了，被出卖够了。打倒古斯塔夫·巴来拉斯和交通电气公司！无产阶级万岁！罢工万岁！”

“说得好。”

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马里亚诺微笑着，黑人亨利露出了他的犬齿，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发言：他概括地说明码头工人同意柯龙巴同志的发言。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支持交通电气工人们的罢工，他们也等待交通电气工人们用同样的行动报答他们。他们不愿意空口说白话。他们提议把叛徒古斯塔夫·巴来拉斯从工会里驱逐出去（假使巴尔都诺认出他就是林弟娜尔娃以前的情人，律师就不能够活着走出去了）。叛徒由暗探保护着走了出去。楼梯上一阵阵嘘声伴送着他。接着歇维里诺要求大家静下来。他说，现在斗争更加困难了，因为敌人要说他们不愿意继续让步。他提议向居民们发出宣言。他宣读了他起草的一份草稿。大家都表示赞成。宣言里说明他们被人出卖了，可是他们要斗争到底，除非公司

接受他们在开始罢工时所提出的条件，他们不复工。

一个棕色头发的青年人要求发言。他宣称他反对继续罢工。他同意接受加薪百分之五十。这已经不错了。古斯塔夫博士说得对。工人们有什么依靠呢？警察只要高兴起来，就能够把一切结束……

"嗯？什么？"

"怎样……"

他们应该满足于对方所提的加薪比例。他提议停止罢工，而且通过一项对古斯塔夫博士表示感谢的议案。

大家叫喊："叛徒！奸贼！……"

另外一些人要求大家让发言人说下去。有几个已经差不多要表示同意他的发言。加薪百分之五十，他妈的，已经不错了。棕色头发的青年人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几下掌声。可是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从他的位子上叫起来：

"朋友们，你们的良心已经完全丧失，只剩下坏心肠了吗？老实说，你们好像已经忘掉我们曾经和你们在一起了。假使你们愿意被人出卖，很好，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可是假使你们已蠢到为了狗屁似的一点东西就放弃罢工，我向你们保证：谁第一个走出这门口，我要打扁他的脑袋。我要继续罢工，一直到我们完全胜利为止！"

歇维里诺微笑了。可是听众还迟疑不决。到处都有人在低声商量，温和派似乎愈来愈得到更多的人拥护。

主席正要投票表决，用坐着或者站起来的办法来表示赞成或反对继续罢工。可是投票还没有开始，一个年青的工人

像一阵风似的走进大厅，大声说：

"阿代玛尔同志今天下午从这儿走出去的时候被逮捕了。公司当局收买了许多人来破坏罢工。"

他停下来喘气。

"……据说警局就要强迫送面包工人明天早上继续送面包。"

于是到会的人全体像一个人似的站了起来，一致通过继续罢工，他们都伸长臂膀，紧握着拳头。

罢工第二天

在这么美好的夜里，为什么要睡觉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就不要睡觉。他在整个夜里带着大胖子和约奥沁姆在城里散发歇里维诺起草的宣言，宣言里说明罢工要继续下去的理由。在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这篇宣言。大家进行了分工：黑人亨利率领一班人在红河这一带散发；安东尼奥他们沿着自由大街散发；别的人在索舍一带；另外一班人负责下城一带。全城贴满了宣言，现在全体居民都知道工人们为什么要继续罢工。大家对公司都没有好感，那些乘“马里涅蒂斯”①去上班的小商人们都同情工人们。公司当局散布谣言说假使罢工胜利，电车、电灯和电话的价钱就要增涨了。这个阴谋也失败了，所得到的效果只是增加居民对公司的仇恨。天气很好，天气帮助了居民们保持愉快的心情，这样对工人们的罢工是非常有利的。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天知道他在一天一夜里学会了多

① 马里涅蒂斯是巴西的一个未来派诗人，他初次乘船到达巴义亚那天恰好巴义亚市开始有公共汽车，因此巴义亚人以诗人的名字代替“公共汽车”。

少东西！）把罢工解释给大胖子和约奥沁姆听。他很惊讶地证实了茹比亚巴对于罢工一无所知。茹比亚巴熟悉关于圣人的事，熟悉奴隶时代的历史，他是一个自由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把罢工的办法教给小山上被奴役的居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觉得很惊异。

在比洛里坡那边出了事。许多行人奔走逃避。在工会里听到了一下枪声。一个人走进工会说："警局强迫面包工人送面包。"工会派出一班人走到出事地点，可是冲突已经结束了。地上躺着许多面包篮，里面装着已经发硬了的面包，面包厂老板想强迫工人们送这些面包。

一个送面包工人的一只眼睛上吃了一拳，肿胀起来，他解释说："他们连骑兵也出动了。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送面包。"另一个送面包工人提出警告说加利西面包厂就要补送昨天的面包。他说，老板们雇用了许多失业工人，给他们双薪，保证他们今后一生都有工作。一个老工人叫起来："不能让他们这样做。"许多人挤在窗口，从交通电气工会那边一刻不停地有新的人涌来。许多声音一再表示："我们去告诉他们破坏罢工是不好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提议"去打扁他们的脑袋"。"绝对不能这样，"歇维里诺回答，"我们要到他们那边去，可是目的是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不应该被人利用来反对像他们一样的工人。我们不需要打架。"

"可是为什么要跟这些工贼们多费口舌，既然我们有办法打扁他们的脑袋！"

"他们不是工贼。他们只不过不懂道理。我们要把道理

解释给他们听。”

歇维里诺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作声了。慢慢地他懂得了在罢工中不是一个人在指挥，他们全体要团结一致。罢工就像一串颈珠一样……

他也丝毫不惋惜他自己不能当罢工的领袖。他们全体都是领袖，因为他们全体都服从合理的东西。这一次他参加的斗争不同于他过去整整一生所进行的斗争。他过去一生所进行的斗争有什么结果？没有别的，只是把他造成为起重机的奴隶，使他把海视为得救的道路。恰恰相反，在罢工斗争中，他和别的许多人将要解除一小部分奴役，得到一点自由。将来终有一天，他们要进行规模更大的罢工，他们能完全摆脱被奴役的状态。茹比亚巴不懂得这个斗争的意义；那些被收买去送面包的人们也不懂得。歇维里诺说得对，打架不能解决问题。最有用的是说服教育。黑人跟着一班人向加利西面包厂走去，那间工厂座落在鞋匠下街。

送面包工人一群群先后走出来。他们头上顶着面包篮，有点像狂欢节上的人物。歇维里诺爬上一根柱子，用一只手吊在上面，开始说起话来。他向送面包工人解释：他们应该同要求增加工资的兄弟们团结一致，不要为老板们的利益服务。为老板送面包就是出卖他们所属的团体。

“可是我们失业呀！”其中一个送面包工人打断他说。

“这难道是抢别人饭碗的理由吗？一个同志在为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你抢掉他的饭碗，这难道是公平吗？不，这是背叛。”

一个送面包工人倒翻了他的面包篮。别的工人也学他的

样。群众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即使那些最固执的人，就像那个打断歇维里诺的话头的人——他要养活整个家庭——也放下了他们的面包篮。两个坚决要送面包的工人被他们自己的同志们留住了。最后在“罢工万岁！”的口号声中，他们齐声唱着歌，向面包工人工会走去。

可是，傍晚时分，情况开始向不利于送面包工人方面发展。大胖子走去吃中饭，很迟才回来，带来了一个消息：“联合面包厂”的老板派人到圣亚纳市集去雇用工人。他用汽车载他们回来，明天就有面包，因为新雇的工人当晚就开始工作。

送面包工人中开始产生恐慌。他们秘密派人给电车工会和码头工会送信。假使“联合面包厂”能够生产面包和出售面包，送面包工人的罢工就可视为结束，罢工工人不仅达不到他们增加工资的目的，而且连原有职位也得不到。这样对电车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送面包工人的失败仿佛砍掉罢工的一条臂膀，其余有利害关系的工会也就更容易被人战胜了。在面包工人工会里，开始出现无数演讲，同时在卡斯特罗·亚尔凡斯广场上也举行群众大会，要求释放昨晚被捕的工人。大会开到一半，有人来报告“联合面包厂”破坏罢工的计划。这样一来，大会的情绪马上变得激烈，参加的群众成群结队向面包工人工会走去。码头工人们早已这样做了。大胖子跑到电车工人工会去通知他们。

面包工人工会的大厅太小了，简直容纳不下这许多人。面包工人代表，码头工人代表，电车工人代表，学生代表相

继发言。一家鞋厂的工人代表到会上宣布他的同志们准备参加罢工，假如形势需要他们这样做的话。继续不断地有别的人到来。歇维里诺用沙嗄而且几乎嘶哑的声音说话。他们发出了宣布总罢工的宣言，同时决定阻止从圣亚纳市集来的面包工人们进行工作。

“联合面包厂”一共有三间厂，一间在鞋匠下街，另一间在胜利胡同，第三间在中心区的一条街上。罢工工人分成三队，分头向这三间厂出发。歇维里诺只留下几个工人同他一起去和某些工厂的工人们谈判，去和公共汽车的司机们，出租汽车的司机们谈判，目的是准备总罢工。交通电气公司和码头仓库公司拒绝同罢工工人们谈判，只要他们一天不恢复工作，公司当局就不考虑他们的要求。至于面包厂的老板们，他们却在设法破坏罢工。

说服那些受胜利胡同的面包厂雇用的工人们是比较容易的。老板用一些美妙的诺言引诱他们到来，可是厂主雷义滋已经开始拒绝遵照诺言预付他们一半薪金。他只肯在明天工作完成以后付钱。罢工工人们号召他们维持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从罢工工人们的脸上看出罢工工人坚决罢工的表情，这一切，使新来的工人在“罢工万岁！”的口号声中乘汽车回到圣亚纳市集去了。

在鞋匠下街那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罢工工人们到达那边的时候，他们发觉面包厂已经被警察占领。警局的巡官一只手按着他们的手枪，混杂在人群中。工人们在马路中心等待

那辆载运附近地区工人的卡车到来。他们一看见卡车驶进街口，一个罢工工人马上站上前阻止卡车继续前驶，他开始向圣亚纳市集来的面包工人解释罢工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老板们的意图。街上挤满了人。毫无关系的过路人也停下来看看事情怎样演变。大家交换自己的看法：

"我打赌他们一定回去……"

"我赌一百个苏他们全留下来。"

在邻近一条小路上游戏的孩子们也奔过来看热闹。他们觉得这种情形很有趣，就像多年以前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觉得码头上逮捕一个罢工工人的事件很有趣一样。工人们喊口号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喊，他们觉得这样非常好玩。那个爬上柱子的工人继续发表演说。卡车上的面包工人在听着，有好几个工人已经决定往回走。

突然间，子弹像雨似的落下来。巡官们开了枪，骑警们也向工人进攻。街上顿时大乱：有许多人被践踏，大家互相肉搏。演讲的人继续在枪林弹雨中发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已经打倒了一个敌手，突然间他看见大胖子在他前面奔走，两眼突出，下颌在打战。他看见大胖子托起一个刚被枪弹打死的黑女孩的尸体，一边走一边叫喊：

"上帝在哪儿？他在哪儿？"

圣亚纳市集的面包工人乘着运送他们来的长车回去了。两个罢工工人的尸体躺在马路上。一个已经死了，可是另一个还有气力微笑着。

这个伸着两条臂膀走遍城里冷静和热闹的街道的黑人是谁呀？为什么他咒骂天主？为什么他问上帝在哪儿？为什么他伸着两条臂膀像抬着什么似的？为什么他走过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既看不见那些望着他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又看不见周围熙熙攘攘的景象，也看不见明亮的太阳？他这样对一切漠不关心到底要到哪儿去呀？他温柔地搂抱在怀里而人类的眼睛没法看得见的那件东西是什么呀？是的，这个双眼忧郁的胖黑人，在城里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在街上走着，他是为什么呀？对所有走过他身边的人，他都提出这个悲惨的问题："上帝在哪儿？上帝在哪儿？"他的声音里带着绝望的悲哀，没有人知道这个吸引行人注意的汉子是谁。

不，那些罢工工人是知道的。他们知道他就是大胖子，那天群众集合在鞋匠下街的面包厂前面，大胖子看见一个黑女孩被巡官一枪打死在厂门口，他就疯了。他们知道他托着孩子的尸体一直走到圣父茄比亚巴的家里，一路上重复着这个问题："上帝在哪儿？"他是很虔诚的，他失掉了理智。现在他伸着两条臂膀走着，好像他还托着黑女孩的尸体。他不危害任何人，他是一个平静的疯子。

可是工人们也不知道全部真相。他们不知道从群众集会那天起，大胖子始终托着那个女孩的尸体，因为他相信上帝终于会想起她，上帝会大发慈悲，使她活过来，使她能够继续和鞋匠下街的孩子们一起游戏。只是到了那一天，大胖子才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他的臂膀才会放下来，他的眼睛才不再忧郁。可是假使他知道她的确死了，她的破棺材已经埋葬很

久了，他自己也就不能再活下去了，因为这样就表明无限伟大的上帝的慈悲心已经死了。那时候，他就要失掉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要忧郁而死。因此他才变成一个平静的疯子，伸着两条臂膀向前走，仿佛还抱着黑女孩的消瘦的小身体。人们看不见这具被一颗子弹洞穿的小尸体，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大胖子感觉得出尸体压在他的臂膀上的重量，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的时候，也感觉得出她的体温。

罢工第二夜

城里已经失掉节日的气氛。枪声一起，全城就被各种各样的谣言控制，街上的交通很快就减少了。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可是乘客很少，这些稀少的乘客也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因为他们害怕打架闹事，害怕中流弹。“枪弹是不长眼睛的，”他们说。

在人们家里也笼罩着恐怖，或者接近恐怖。罢工的面包工人和警察在鞋匠下街的冲突被扩大得很可怕。据说有十八个人被打死，几十个受伤。谣传当局即将袭击工会，又说罢工工人已经被枪击冲散了。女人们哆嗦着，在燃点蜡烛或油灯以前堵塞住大门。全城处在忧郁不安之中。

在克洛维西家里晚餐还没有着落。他答应过从城里买些吃的回来，海伦娜空等了整个下午，他并没有回来。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在流传。她一听到鞋匠下街开枪的消息，就赶快走出屋子。人家告诉她克洛维西不可能在那边，因为他在另一队到胜利胡同去封闭面包厂的工人中。稍为放下了心，她就回到家里等待丈夫。她的三个孩子在门口玩耍。她拿什么给他们吃呢？熄灭了的火炉在厨房里空等着。连面粉也没

有了，昨天就吃得一点不剩。午餐她还是向邻居借的，她答应丈夫一回来就还给她们，因为大家都是穷人，她们也同她一样短缺食粮。这条街的男人不是面包工人就是码头工人，他们都参加了罢工。海伦娜不好意思再向邻居们借。当然，这是罢工的缘故，人们说大家应该互相帮助。海伦娜并不反对罢工。她认为他们做得对，薪金的确太低，不够用。他们有权要求加薪，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他们有权停止工作。可是她害怕将来的日子。在她家里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在邻居家里用不着多久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到那时候工会哪儿有钱维持这许多人呀？假使罢工再拖延几天，饥饿就要征服他们了。

海伦娜走近窗口。她看见隔邻房子里的爱尔丝狄娅：

“怎么样，海伦娜，克洛维西还没有回来吗？”

“还没有，爱尔丝狄娅。”

“很可能他不回来了……亨利叫我不要等他。罢工的情形今天不怎么好，男人们要留在街上。”

然后，她微笑着加上一句：

“我相信我要不等他吃晚饭了。”

她还微笑着。可是海伦娜为什么不用微笑来回答她呀？她好像在哭。爱尔丝狄娅走出屋子走进海伦娜家里。

“什么事，海伦娜？”

她看见厨房里火炉熄灭。黑女人于是抚摸着海伦娜的脑袋，对她说：

“不要为这些事烦恼，妹妹。我家里有鱼，够大家吃。

你瞧：他们的罢工获得胜利以后就有更多的钱了。”

海伦娜从眼泪中透露出微笑来。

克洛维西留在工会里听演讲。自从发生枪击事件以后，罢工就有了不同的性质。人们很激动，他们想还手，简直没有办法抑制他们。他们通过了决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各种最最无稽的谣言在流传。突然间，一个工人像一阵风似的走进工会大厅，宣布说警察马上就要来袭击工会。他们准备全力抵抗，可是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每一分钟都等待警察的袭击。晚上九点钟，码头工人们获悉他们的罢工已经胜利；可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会里开会决定继续罢工，直到面包工人和电车工人的罢工也获得胜利为止。然后他们成群结队向面包工人和电车工人的工会进发，去报告他们码头工人所采取的决定。在演说中，一个消息像炸弹似的爆发了：警局逮捕了相当数量的工人，想强迫他们工作。工会里沸腾起来。到会的人成群结队地走出去。他们派出代表团去和公共汽车的司机们和出租汽车的司机们谈判。另外一些代表去同各个工厂的工人们进行接触。绝大部分工人向交通电气公司的办公处所走去，想在办公室外组织示威游行。人心激昂到了顶点。那时是晚上十点钟。

一辆汽车停在公司办公大楼的门口。那是经理的赫德逊牌汽车，经理就是每月赚十二康托的美国人。美国人嘴里含着雪茄，从楼梯上走下来了。司机在准备开汽车。在罢工

工人中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大声喊："弟兄们，我们抓住他，这样我们也有人质了。"守卫办公大楼的警察们从四面八方奔过来。经理被包围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手抓住了他，一下子就把他的白色上衣撕破了。人们叫喊："用私刑处死他！用私刑处死他！"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举起臂膀正要一拳打下去，突然一个声音说起话来。那是歇维里诺，他说："不许打人。我们是工人，不是杀人犯。我们要带他到工会里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气愤地放下了臂膀。可是他懂得这是必要的，罢工是大家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大家把美国人带到电车工人工会里去。

消息像火药的导火线一样在城里传开来。警局要求释放经理。美国领事馆也动起来了。罢工工人坚决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立即停止用暴力强迫工人工作的措施。十一点，被捕的工人在工会里出现了。他们说，那是美国领事同警局交涉要求释放他们的，因为美国领事害怕工人们采取报复手段杀害那个经理。结果经理在听了不少毒骂之后，平平安安地走了。工会里笼罩着极度兴奋的气氛。

半个钟头以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工会宣读了一个决定：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的司机们，两间纺织厂的工人们和一间雪茄烟厂的工人们一致决定，如果到明天为止面包工人和电车工人的要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的话，他们也参加罢工。彼得罗·柯龙巴发表演说，他说："工人们联合起来可以征服全世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拥抱一个他向来不认识的人。

午夜，在州政府里，交通电气公司的代表们和面包厂的老板们通知罢工委员会：他们决定接受工人们的要求。新的工资标准从明天起开始实行。罢工以罢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结束。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到茹比亚巴家里去。现在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圣父了。他告诉他说已经发现了ABC民歌所传授的秘密，他找到了真正的道路，有钱人已经丧失良心，可是他们，穷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够消灭坏心肠。于是巫师茹比亚巴对着他鞠躬，仿佛他就是奥索卢方，就是年老的奥沙拉，一切圣人中最伟大的圣人。

水 手 汉 斯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紧紧抓住裤袋里的一百二十个密尔瑞斯，这笔钱是他赌彩票押在鳄鱼上赢来的。黑夜逐渐笼罩全城。曾经有过两天电灯没有亮。罢工使一切陷于瘫痪。一切吗？不。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以前他的生命差不多瘫痪了，罢工使他发现了另一条道路，唤醒了他的勇于斗争的雄心。这件事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可是今天他还哼着一首名为“罢工的胜利”的桑巴，这首桑巴是工人们罢工胜利的第二天发表的。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唱一边回想那两天里的种种轶闻：

一个工人阶级的
工会，
开始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
各阶级参加进来，
增强了罢工运动的力量。
于是交通电气公司
遇到了坚强的对手。

歌词是伯尔甘米尼奥·里拉作的。人们用“她其实是愁苦的”那支曲子配起来唱。这支歌在城里大量出售，罢工结束的第二天，电车恢复行驶以后，人人在街上唱的就是这支歌。罢工对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是一次真正的启示。起初，他对罢工感兴趣，只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斗争、吵闹和打架的机会，这些事情是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的。可是慢慢地，罢工对这个前任拳击家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件比单纯打架更严肃的事。这是一种能够获得一定结果的斗争，一种明确本身目的的斗争，是崇高的事。在罢工中所有工人都变成了朋友。他们一致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共同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罢工值得用一首ABC民歌来歌颂，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思索一边唱着的那首桑巴还不足以表达罢工的全部意义：

没有电灯照明，
也没有面包。
交通停顿了；
电话成了哑巴。
在罢工期间
报纸不能出版，
在每一条电车路上
也没有电车行驶。

的确，桑巴歌词里所说的都是实情。这些过去一直被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认为是不会反抗的奴隶因而加以轻视的人

们，却使全城的生活陷于瘫痪。过去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认为是自由人，是强者，是圣城巴义亚的主人的，是指他自己和他的流氓朋友，那些手里拿着小刀过活的小流氓。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不得不在码头上做工的时候，他才感觉那么悲哀，几乎想自杀。现在他知道他错了。劳动者是奴隶，可是他们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桑巴歌词里说得对：

所有的工厂
停工了一些日子，
一直等到工人们，
获得胜利为止。
现在人人皆大欢喜，
我们巴义亚的工人万岁。

夜降临了，从海上升起的月亮走去和星星们会合在一起。在这种时候，大胖子大概在智利街徘徊，两只臂膀交叉着，询问上帝在哪儿。天空中棕榈林的森比在闪耀。白人们说那是维纳斯星座。在黑人们的眼中，在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眼中，那是森比，是宁愿死也不愿当奴隶的那个黑人。森比早已知道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刚刚学会的那些事情。沿海航行的木帆船在酣睡。只有“没有港口的旅行者”号点着灯，载着一船菠萝蜜开走了。玛莉亚·克莱拉站在船上唱着歌。她的身上散发着浓厚的海的香味。她在海洋上诞生，海洋是她的仇人和情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也爱海洋。海洋对于

他始终是回家的道路。林弟娜尔娃死后，他认为他已经永远得不到一支ABC民歌来歌颂他了，他什么都不做了，那时候他曾经想踏上海洋的道路，享受死亡的幸福。可是码头上的人们，海洋的人们，教会了他罢工。大海给他指出了回家的道路。他望着绿色的海洋，海面上闪耀着黄色的月光。远远地传来玛莉亚·克莱拉的歌声：

大海的道路是宽阔的，玛莉亚，

荒凉的码头上有一个老人在转着八音琴。琴音低沉地传过来，散布在沿海航行的木帆船，小船，远洋轮船和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的神秘的大海中间。假如没有罢工，大海早已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吞没了他的躯体。没有罢工，他早已放弃了被ABC民歌歌颂的愿望，也不愿意再看见棕榈林的森比像维纳斯星座那样闪耀了。远处一个人影走过。会不会是很神秘地从马戏团里失踪的平衡术表演者罗拔呢？是不是也没有关系。八音琴的乐声在呜咽。玛莉亚·克莱拉的歌声在海上消失。一定是船老大马努埃尔在掌舵。他懂得大海的一切秘密。他和玛莉亚·克莱拉在月光底下实行性爱。海浪会打湿他们的躯体，那只能增加他们的兴趣。码头上白色的沙滩被月光镀上银色。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曾经在码头的白色沙滩上和许多姑娘谈情说爱，她们每个人都是红头发林弟娜尔娃的化身。如果没有罢工，他从海里捞上来的尸体早已摆在沙滩上，小蟹要在上面蠢动，就像它们在矮子维里亚托的尸

体上面蠢动一样。又看见一艘沿海航行的木帆船的灯光在闪耀。不知道风能不能够把那个意大利老头的八音琴的旋律吹送到船上？“终有一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我要出外旅行，我要到别的国家去旅行。”

终有一天，他要乘上一艘轮船，一艘像眼前这条灯火通明的荷兰轮船一样的轮船，沿着宽阔的大海远航。罢工救了他。现在他懂得怎样斗争了。罢工就是他的ABC民歌。轮船就要启碇。水手们听说过罢工的事情，他们要告诉别的国家说黑人们斗争过了。那些留下不走的人在说再会。那些离开的人们在揩拭眼泪。人们离开的时候为什么要哭呢？离开是一件很好的新鲜事，即使像矮子维里亚托那样离开这儿沉到海底也是好的。可是最好还是为着罢工而离开，为着斗争而离开。终有一天，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要乘轮船离开这儿，他要到所有的港口去进行罢工。到了那一天，他也会说再会。“再会吧，好朋友们，我走了。”棕榈林的森比在天空中闪耀。他知道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不会再投海自杀了。罢工救了他。终有一天他要同人们告别，他在轮船的上层甲板上挥舞着手帕。八音琴在呻吟，奏出一支别离的歌曲。可是他不要像头等船舱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那样告别，他们对他们的朋友说再会，对亲戚们和兄弟们，对流着泪的妻子们，对悲愁的未婚妻们说再会。他要像那个金头发的水手一样同人们告别，那个水手在船上的一个窗口挥舞着他的水手帽，向全城，向大梁坡的妓女们，向那些罢过工的工人们，向“淹死者之灯”里的流氓们，向包括棕榈林的森比在内的天上星

星们，向清彻的天空，黄色的月亮，向那个转着八音琴的意大利老头，向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告别。他也要像那个水手一样告别。“所有的人们呀，再见！”因为他参加过罢工，他学会了要爱所有的黑白混血儿，所有的黑人，所有的白人，这些人也许在陆地上，也许在海上航行的船上，都是正在要打碎锁链的奴隶。于是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伸出他的长满老茧的大手，回答了水手汉斯的告别手势。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拳王的觉醒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著郑永慧译责任编辑：白丁
页数＝３４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４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３年０２月第１版